

媚娘孩兒



媚娘孩兒

作者： 熊沐

电子书制作： 知识混子 | 8x8.page

作者简介



熊沐，本名高光。生于 1952 年。满族人。编剧、作家。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，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。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。第一部作品为《骷髅人》。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(部)，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(部)，在东南亚甚受欢迎。

共创作 39 部作品，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。先后著有历史小说《秦王恨》、《虎符》、《西施泪》、《岳飞与秦桧》、《孔子》《司马迁》六种(部)，为昆仑出版社出版；现代小说《生死荣辱》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。现代小说《北方图腾》由昆仑出版社出版。编剧作品：2007 年电视剧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导演：赵宝刚、2006 年电视剧《我想有个家》导演：郭少雄、小说《挣扎》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《葵花劫》，在日本大受欢迎。

第一章 三师兄被杀

看瘦不瘦，看胖不胖，像是个好丫头。

但她对自己不满意，像她这样的性格，怎么能是一个女孩儿呢？

她喘气也粗，睡觉时打呼噜，还不愿意洗澡。更可气的是，她从不愿意妆扮，连胭脂红粉的名字都叫不上来。譬如那口唇纸，人家都叫“印红”，她可不知道，她叫那是“红纸”。

再人家女孩子笑时，都是不启齿的，哪里像她，一笑便露出几粒小虎牙，嗤嗤地乐，那脸上笑得绽开了花。看她的兜子里，便更够叫人头疼了，她的兜子里满是一些男孩子喜欢用的玩艺儿：弹弓是必备的，而且是金丝缠的弹弓，石头是一小块一小块的，打着玩。

还有扇子，画的是济公斗蟋蟀，济颠的手是脏的，但那蟋蟀却是活灵活现，在地上蹦来蹦去。周围围观的人跟着拍手叫好。

一个大丫头拿着这扇子就够惹眼的，一看她的衣着，更是叫人气破了肚皮：她上身着一件破衣，破得露肉。

要是乞丐也就罢了，可她是一个大丫头，腰里总是别一些大大小小的玩艺儿，脸是不怎么洗的，总是泥魂画鬼般。

就这么一个丫头，她姓毛，没有名字，人都叫她毛毛虫。

毛毛虫没有家，她先是睡在人家的门槛里，再就是睡在杀猪人的板案上。到了初九那一天，她看到了杀猪的在板案上一刀刀剁肉，那肉剁成了酱，她哇地一声吐了，再死活不肯在那板案上睡了。

没有人知道毛毛虫的家在哪里，也没有人知道她有没有亲人。她只是独自一人。

这种人本来没有什么故事的，但毛毛虫偏偏就有故事。

这一天，她睡在人家的天井里，那院子香气馥郁，闻得到满院的花香，她睡在树下，睡得很香。

就来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没看到毛丫头，他走到了那树下，轻轻地蹲下，用手挖，挖一个坑。

本来这也没什么稀奇，但奇的是他挖土时用手，不一会儿，他的手便鲜血直流，但他不在乎，仍是忍痛在挖。

毛丫头看着他，见他挖完了，放入一个包裹，人跪在地面上，念叨叨地说些话，毛丫头听不懂。

那人念叨完了，高大的身躯从地上站起来，真是很壮很坚实的一个汉子。斜着眼看他，毛丫头看到了他的臂膀，手仍是鲜血淋漓，一步步走回屋去，听得他的脚步声，像是惊雷。

他埋什么？既是要埋起来，怎么完事了还那么大的脚步声？不怕人听见吗？如是他不怕人听见，怎么还偷偷地用手挖地？

毛丫头看那汉子，见他方方正正的四方大脸，昂藏七尺的身躯，满是气力的体魄，把她吓也吓坏了。要是叫出声来，他钵一般的大拳头打在她的脑壳上，一拳便打她个半死。

毛丫头还没睡着，便听得细细碎碎的声音传来，再过来了两个人，正好站在那刚刚埋过东西的地面上。

是一男一女，他们站在那里，不再动了。先是男人摸着女人，女人有些毛病，像气管不大好，直喘。男人再摸她时，她就哭了。（毛丫头看得清楚，那女人的身体一定不好，不然她不会哭。但她像是怕那个男人，委委屈屈地在他怀里，男人看她哭得厉害了，

就舔她的眼泪。原来男人要吃女人的眼泪的，毛丫头想，男人是渴了，女人的眼泪想必是很好吃，不然他不会在夜里不吃茶，跑出来吃女人的眼泪。)女人哭时絮絮地念叨，说些悄悄话，对着男人的脖子说。男人听着，只是吃眼泪。

看看再也没什么景儿了，毛丫头觉得很乏味，她看那两人站在那里流泪吃泪已有一个时辰了，怎么他们还不走？她要打哈欠了，要睡着了，忽地听到一声尖叫，那个男人的身体忽地软下去了，站不直，女人扶着他，男人叫道：“你为什么……那么狠心……”

男人倒了，女人放下了他的身子，看来那男人是出了一点儿事，女人放下了他，看也不看，便匆匆地跑了。

毛丫头有主意，她想：那男人一定是累昏了，吓得女人去叫人了。但等了一会儿，也不见人来。就是叫人也该到了，看那些房子，一间间黑黢黢的，好吓人，再无一个人走出来。

毛丫头决定去看一看，她要看看那个男人睡在地上，为什么好久也不醒。她磨磨蹭蹭走出来，正走过去，忽地从房里冲出一个人，那是一个年轻的公子，他只有十五六岁，很英俊的。他一冲来到了那个昏过去的男人前面。(他一定是救那个昏过去的男人，但他到了前面，忽地停住了)如果不是偷偷地在这里睡，毛丫头一定喊他，告诉他，那个昏过去的人在他前面只有几步远。但毛丫头不敢出声，只是盼着他，快啊，快啊，再向前走几步，人就找着了。可那个男孩子站住了，他傻傻地站在那里，对着树林双手合什，默祝什么。真是傻啊，再走走就找到了，偏偏不走，站在那里傻念叨，像进庙的人，都是傻瓜，跪在那里一劲儿地叩头，对着泥菩萨，叩什么劲儿？

那男孩子默念出声，毛丫头听得清清楚楚：“祝我爹爹长寿，祝哥哥们都武功高强！”

毛丫头听清了，这人是个傻子，他祝别人的事儿，毛丫头有时也祝，愿她那没见过的爹娘在天之灵，保她一辈子平安。她不敢让爹娘保她别的什么，爹娘见都没见过，怎么会保她那么多事儿，能保个平安，也算是有点儿情义了。

那个公子的身材不高(岂止是不高，他简直就是有一点儿矮，他十五六岁，应该是六尺的汉子，可他个子很矮)，他对着树林作揖，还说道：“七哥对我不那么好，我应该体谅他，他脾气坏，我不跟他一样就行了。”

他正在说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冷冷的嘲笑，那是他的七哥。

“好啊，七哥对你不好，要诅咒你七哥吗？”

七哥是一个精瘦的汉子，他双手抱膀立着，一双腿有一点儿罗圈儿。

年轻公子笑了，说道：“七哥，我说你呢。”

七哥冷笑：“你是说我，我听到了，我对你不太好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一抓抓在你胸上，你胸有一点儿疼，对不对？”

年轻公子忙说道：“不疼，不疼！”他护着胸，不想让七哥看。可哪里由得他分说，那七哥抓过了他，一爪抓实，像提鸡一般提过来，一撕撕开了他的衣服。

哗——衣服破了，他带哭腔：“七哥，我的衣服！”

七哥笑笑，说道：“明天再叫二哥帮你买一件新的。”

年轻公子说不出话，灯下，影影绰绰看得见那年轻公子的胸前有一道深深的血痕。

七哥惊讶道：“哎呀，怎么伤得这么厉害？你看你，伤得这么厉害也不吱声。我以为你只是伤了皮，哪会这样？你怎么不对师父说？”

年轻公子一咧嘴，傻笑道：“爹爹不知道的好。”

七哥的脸一沉，说道：“师父会护着你，会斥我，你会开心的。”

年轻公子说道：“我不会开心的，爹斥责哪一个哥哥，我都不会开心。”

忽地听到了叫声，叫声甜甜的，如莺出深谷：“天鹰，你在哪儿，你在哪儿？”

人随声到，那个身影好快，一闪便到眼前。

这是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儿，她长一张圆脸儿，满面都是笑，脸上有一双大眼睛，眼睛很长，忽忽闪。灯下她的皮肤很白，像一个仙人。她的头扎成一束，高高结在头上，

再偏右边垂下来，好看。

毛丫头想她是一个千里挑一的美人儿。有时毛丫头忘了她自己也是女人，使用闲人的眼光看来来往往的人，走过一百个，便评定一个美人儿，算是百里挑一，走过了一千个，便算是千里挑一。虽说她从未有那个耐性等着走过一千个女孩子、小丫头、中年婆子、老奶奶、漂亮姑娘，但她肯定这个女孩子是千里挑一的，她长得太美了。

女孩子一见两人都在，而且沉默不语，便很聪明地笑，说道：“师兄，我打扰了你们谈什么吧？”

七哥满面是笑，说道：“师妹，哪能呢，我与师弟正讲你呢。”

美人儿一听讲她，顿时来了兴致，问道：“师兄，你们好坏啊，讲我的坏话吧？”

年轻公子不语，他不愿说，怕说得不好，惹七哥生气。

七哥笑说道：“不是啊，我听你天鹰哥说你任性，不像是大家闺秀。我说你还小，不必那么苛责。”

那美人儿看看年轻公子，看他并不出声，便气嘟嘟地嘟着嘴说：“哥，你说我，你当面对我说就是了，何必当七哥怨我？”

年轻公子还没出声，那个美人更是挂不住了，她上去，叫道：“你坏，你坏！”

她伸出那粉琢的拳头，轻轻地在年轻公子的胸前打了几下。

那个年轻公子失声叫起来，他疼，毛丫头也知道，他的胸前很疼，他胸前有伤，肉都抓进去很深，怎么能不疼？

美人儿眼一斜，眉一挑，问：“天鹰哥，你怎么了？”

年轻公子再恢复了淡淡的神情，说道：“没什么。”

美人儿跳脚，说道：“你欺负我，你看不起我.....”

她又呜呜哭了，跑了。（这一夜没睡，毛丫头看到了两个哭着的女人，她们都是美人，但前一个哭一哭，便打昏了一个男人。这一个哭一哭，竟把自己哭跑了。）

那个七哥叫道：“师妹，雏儿！”

他急着去追，也不见了。

只剩下了那个年轻公子，他看着树林，说道：“师妹！”

他也哭了，可他只流泪不出声，用劲儿擦一擦，脸上的泪没了，他再回头。（他忘了找那个昏过去的男人，毛丫头想，他也是一个傻子。）

毛丫头再等一等，那个昏过去的人也该醒了，她凑过去，想叫一叫他。但那个人身子冰凉，叫也叫不醒。

毛丫头一摸，摸到了一块暖和和的东西，一扯，扯下来了，竟是一块玉牌。

毛丫头挺喜欢别人的东西，是好东西就更喜欢，她也没有什么好东西，除了早些年有人给她的一只弹弓，她再也没什么好东西了。她决定拿走这块玉牌。

她心想：我拿走了玉牌，他们会怨我的，如果这个男人醒了，他会来找那玉牌的。

毛丫头决定走开，拿了人家的东西就开溜，这就是她的本事。

第二章 一把匕首

毛丫头逃走了，拿了那一块玉牌。她知道有哪一天，她可以拿这块玉牌去换东西，换几只馒头来吃也是好的，但她挂念着那个躺在地上的死人，他究竟是谁，为什么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要刺他一刀，而且刺他时也不叫一声？（据毛丫头听来的故事，所有的江湖人物在对别人用兵器的时候，都是要大喝一声的。）她知道那是洛阳最好看的一家宅院，他家的人都姓方。但昨夜的事儿，她打算谁也不告诉。

天一亮，毛丫头决定上街去寻一点吃的，她晃荡在街上，看着炸耳朵眼儿的、挑寿面的、切年糕的，都贪馋地看一会儿。但寻不到吃的，就再晃开。

已经走了十几家铺子了，忽地看到有几个人站在那里吵嘴。

原来是几个大男人，在吵一件兵器。那是一把剑，那个兵器铺子的老板浑身肉厚，他的嗓门很大：“你们这算什么？打了剑，就该交银子，莫非五两银子的账也要赖吗？这里是天门派的重地，你敢在这里赖账？！”

一个脸上生有一对儿丛毛的汉子尖声笑，他一笑像公鸡打咯咯儿：“这里是天门派的重地，就不讲理了吗？”

店老板说道：“不是不讲理，天门派的方老先生最讲理，你有什么事不讲理，怕过不了方老先生这一关！”

那一丛毛的汉子冷笑：“我就不知道是谁不讲理，你愿意去找天门派的人，便去找好了，我等在这里！”

忽地远处有人朗声叫道：“什么人在此吵闹？”

店老板一看，远处来的正是天门派的二师兄火鹰，他厉声问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那一丛毛见到他来，气焰便弱了许多，笑说道：“你是天门派的师父吧？我打了一柄剑，请这位师父打的，谁知道尺寸也不对，样式也不可心。与他一讲，他不讲理，竟拿天门派来压我，这可就让我没那么心服了。”

这位二师兄是好脾气，他笑一笑说道：“好，我来看看。”

他拿剑看着，后面的那个汉子忽地抢来，问道：“你的剑是长了，还是短了？”

那一丛毛的汉子说道：“长了，长了足足五分。”

那汉子从二师兄手里抢来剑，叫道：“长了，那还不好办？我把它弄短就是。”

他倏地伸出手来，叭地一掰，剑便折断。他大声道：“这就足够了，你看看，不长也不短。”

那一丛毛见他出手不凡，一伸手像是折树枝一般折了他的剑，心里害怕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断剑就断剑，我拿走好了。”

刚想放下银子，那位二师兄忽地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你没买好剑，五两银子你拿去三两，再不你就都拿走，我替你拿这五两银子。”

那一位见二师兄如此仗义，大喜道：“都说方二仗义，如今见了，真个好汉，这五两银子算什么？在下打扰了。”说罢对着二师兄行揖，便走了。

毛丫头看着那个二师兄对后面的那人说道：“七弟，师父说过，要待人和气，仁义为先，师弟何必对他那么凶？”

那个七弟正是头天夜里毛丫头在那家宅院看到的人，他凶巴巴地道：“他明明要讹人，你还向着他！？”

正说间，忽地有人叫道：“二师兄，七弟，三师兄没了，被人暗杀了，快去看看！”

毛丫头一看，便知道那事儿才发现，原来那个死的人是三师弟。他们才发现院子里有了死人，这才大惊失色的。

两人叫道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便见三人匆匆向回走，一直冲回方家宅院里。

方家宅院，是这洛阳城里最大的庄院，门前能同时停驻上百辆马车，那大门须得走上二十九阶方才能上得门阶，真个是天下第一家的大气魄。毛丫头看他们远远冲进了院子，再看到他们时，更是匆匆而出，便有数百弟子冲出来，从后面传来叫喊声：“找出那个杀人的混蛋来，我要宰了他！”

那是方家的大弟子方栋，他脾气最暴，此时一见三弟死于非命，心里又怒又悲。

冲出来的人开始搜客店、市街。三师兄死于一个高手手下，死时来不及叫喊一声，竟是在家内院子里暴毙。那人一定是一个熟人，不然三师兄不会人至眼前还不急呼。但人手快，一匕首便刺在小腹上，竟从那伤处看出，黑黑的肉变得像铁块一般，匕首有毒，毒性剧烈。最糟的是，那个行凶的人拿了天门派的九令牌之一水鹰令，如果被他在江湖上行令，怎么得了？

天门派必须在近日内夺回令牌。

天门派的九鹰令牌，是江湖上的免死牌。

天门派的九鹰令牌是江湖人梦寐以求的杀人令！

如果你要杀谁，你自己又没有那个本事，便可用天门派的令牌调动武林中人去杀人，天门派还会保你杀人后不死，没人敢杀手持天门令的人，除非他满门都不要命了。

毛丫头哪里知道这些，她在街上看着那些抓人的大汉，心道：原来那个人死得不明不白，但有没有人知道，是那个女的杀了人？那个女人很漂亮，看上去很是好看，就是在夜里，看她也像一朵花似的。白天看她，那还了得，不得像是神仙天人？

但毛丫头没在白天看过她，只见那些来来去去的大汉在街上搜人。

毛丫头叹了一口气，再抬头时，便看到了那个矮子公子来了，他带着两个大汉，也来街上看。

他看到了毛丫头所在的那一家铺子，竟是一家铁铺，便来到店前，问道：“请问老伯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看这一把匕首，看它是哪一家铺子做的？”

那老头儿说道：“好好，八公子要看，我就看看。”

那公子拿出匕首，递与老头儿。老头儿看了看，说道：“八公子，这匕首看样式极是普通，得看看打的铁质，才能知道是谁做的，只怕一弄就坏了。”

那八公子笑笑说：“你弄一弄看看。”

那老头儿听得他说，便拿那匕首去炉火上烧，烧过之后，再在铁砧上打，打了一会儿，使用铁钳子挟着来给八公子看：“公子你看，这匕首上的毒是先淬上去的，有的匕首有毒，是后涂上的，但这种匕首毒不在表，而在其里。这种毒有一个好处，你在外表看不出来，如对人行刺，刺入肌肤，毒被热血一激，全都激得出来，毒一发便沾入人血，急中无救。如是平时，你拿着这一匕首，谁用手试，也试不出它的毒性来。”

八公子说道：“好了，多谢老爹，只是不知道这种匕首哪里能造得出来？”

那老头儿说道：“我上一次看过一柄匕首，说是蜀中唐门的，只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造这种匕首，存心只为杀人的，你在桌前案后，总有一个人揣着一柄匕首，他一掏出来，你便毙命，想上一想，真是可怕！”

毛丫头见那八公子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匕首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原来却是蜀中唐门的暗器？怪不得……”

正在那里琢磨，忽听得有人脆声叫道：“八……”

不待得叫完，人便咯咯而笑。原来是那个昨夜与他在一起的女孩儿，她一叫便笑，毛丫头恍然，对了，她叫那个矮子是八哥，但如是真正叫他八哥，就意思说他像是那个尖嘴怪舌的鸟儿了，所以她一叫便笑。

她的个子很高，比她的八哥高一头，依在他的身旁，像是一个大人，而那个面色严肃的八哥反像是一个孩子了。

这个八哥一见她，竟是严肃起来，说道：“你告诉没告诉爹，便走出来了？”

她笑咪咪，说道：“人家找你嘛，你走时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不找到你，怎么会放心？”

看她魂牵梦绕的样儿，至少知道她是把一腔心思都放在了八哥的身上，连毛丫头也看得出，她是喜欢上了八哥，不然怎么会那么缠他？但八哥对她很严肃，说道：“你回家去，这里有事儿要办。”

她看不出人家是烦她，也许是看得出来但装作看不出，只是笑说道：“八哥办什么事儿，我跟着办。”

方八忽地肃然道：“你走，你在这里，我能办什么事儿！？”

那个店主看着女孩儿，忽地笑说道：“八公子照应小姐，你得小心，看这匕首，都是有毒的，小姐你小心些才是。”

这小姐忽地来了脾气，大声叫道：“小心，小心，你们和我爹一样，都是小心眼儿，

怎么不拿小心把身子都包起来？我已经够小心的了，再小心，我就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好不好？”

那个八哥倒是不生气，他说道：“那也不必，只是人家走出来，你也不能出来。人家做什么事，你最好是不去。你是方家的大小姐嘛。”

那女孩子大叫道：“方八，你别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，我看不上你！”

她气冲冲地走了，连毛丫头都觉得她火气是太冲了一点儿，见到方八脸色不好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是没什么本事，我连一个管家都不如，我有什么本事？”

毛丫头只在店前那里蹲着，听得清清楚楚的，是他的伤心话。但她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个丫头要缠着方八，不缠着她的那几个哥哥，看去那几个像是比方八更有本事，她为什么只盯着方八？那夜里来埋包的大汉像是那个二师兄方二，但夜里看不清楚，究竟是不是方二，她也吃不准了。

方八带着人刚刚走出铺子，忽地失手匕首便坠，一直落在毛丫头的眼前，那匕首当地一声响亮，正落在毛丫头的面前。

她看得清清楚楚，忽地失神了：这一把匕首不像是杀过人的那一把，因为那一把匕首的皮把手儿是用鱼皮做的，她当时摸到玉牌前摸过那一把匕首，那把手的粗糙劲儿，她是知道的。可这一把匕首是细细的，把手上的玉是亮的，两片暖玉包着匕首，怎么会是那一把？但见那八哥脸色苍白，抓起那一把匕首冲出去，叫道：“且回家去！”

人都缕缕行行跟着他回去了，毛丫头看着街上，阒无一人，忽地那街市便冷清了许多，像是有一种大不祥笼罩着街市。

毛丫头哪管这些，她寻找到一点儿吃的，便去睡了。

她有一个睡处，是她最常去的地方，尽管她不喜欢那儿，却不得不常去那儿睡。

那儿是一座庙，庙是娘娘庙，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坐在上面，令人恶心的是，她的坐像残破，抱着的孩子不成孩子了，只是一堆破草，像是孩子被人撕烂，流出了肠子。

这庙很破，只是一间，有一张供桌，有一间正堂，至于还有什么，便看不出来了。

毛丫头在那里睡觉，忽悠地便睡了一夜，到了夜深，忽地来人惊醒了她。

来人是丐帮中人，丐帮中人时常来这所破庙里，这一回来的是两个汉子，一个说道：“太晚了，睡一会儿，睡一会儿。”

另一个说道：“听说方家出了大事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一个说道：“三少爷死了，是外人杀的，说是唐门的人杀的，还把唐门归来的八少爷赶出来了。”

忽地另一个乞丐对着他，又是挤眼又是咳嗽，但那个乞丐看不见，只是低着头扯草铺睡处，便说道：“听说八公子是唐门的弃儿，他自小便被人丢弃，是方老爷子拣来的，也是可怜。他怎么能做凶手，杀死那个三少爷？”

这一个乞丐咳嗽起来，像是餓了嗓子似的。

忽地那乞丐抬起了头，看到了眼前忽地多了一个人，是那个在方家堂堂正正做过八公子的矮子，他的舌头像是短了一块，叫道：“哎呀我的妈呀，我不说了！”

他起身就跑，一溜烟地跑没影了。另一个乞丐叫道：“老食儿，等我一等！”

他也追出，再不复回来。

只剩下了八哥对着毛丫头，他的眼睛很亮，衣服是破的，看得出他的身上被人搜过了，连腰带也被人解去。他看着毛丫头，忽地笑了，说道：“你是在这里睡的？”

毛丫头大声道：“可不是，你们一会儿来一个，一会儿来一个，我怎么能睡得着？”

那个八哥对她笑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躺在这里，不会再耽误你睡觉。”

方八把那铺草再弄一弄，人躺在上面，忽地哎哟一声，看来他是受了一点儿伤，只是不知伤在何处，不小心弄得疼了，才叫出声来的。

毛丫头忽地冷笑，说道：“有一点儿伤，没什么了不得，哎呀呀地叫，不像是个爷们儿。”

方八笑了，说道：“我才十六岁，怎么是个爷们儿？”

毛丫头坐起来，大声道：“你就是十岁，你也是一个爷们儿，干什么咳声叹气的，有什么了不得？至多是像我一样，吃不上穿不上，有什么了不得？”

方八很惊讶地看着她，心里惊异她的安然，只见她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睡在这里，你不管有什么人来，都不让他们出声。”

她像是给那个方八下命令，下过命令，自己也觉得好笑，便大声说道：“好了，睡吧。”

一觉睡到了天亮，看来天是好的，今天不用东跑西颠了。

忽听得那庙门大开，有人在外面叫道：“请问，方八公子在吗？”

毛丫头一下子就醒了，她听得方八在门外对人说道：“轻声，你是谁？”

那个人对方八说道：“看来阁下便是方八公子了，进去说话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庙里有人。”

那人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那么说是不方便？”

方八笑笑，说道：“是自己人，只是她在睡，不能扰她的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外面说话不便，还是进去说的好，最多在下说话时嗓门小些便了。”

两人进来，在庙内地上坐定，那人看着方八，说道：“看来八公子是落魄了，在下一来，正是为此而来的。”

说完了，那人便在地上摆摊子似的，摆上了一地的东西。

第三章 收买方八的人

毛丫头看着地上那些东西，竟是一堆白银，一堆金叶子，还有一堆是珠宝，另有一

小小盒子，看不出里面装着什么，只见他小心翼翼放在地上，便知道是宝物。

只听得那人说道：“小人是海沙帮的余引子，得帮主令，特来请八公子去海沙帮帮忙。”

方八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天门派不要我了，你要我去海沙帮做什么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帮主有命，请八公子乔装而行，到了海沙派，只是在外援手足矣。这一些东西不成敬意，望八公子笑纳。”

方八厉声说道：“我自幼长在方家，虽说此时蒙冤，相信早晚必有雪冤之时，你要我去你小小的海沙帮，莫非是笑我落了平阳不成？”

虽说他只是十五六岁的年纪，但一说起话来，竟是虎虎生威，让那个海沙帮的余引子不敢小觑，他陪笑道：“公子误会了，我帮主看公子蒙冤，心里也为公子不平，不如帮公子一下，岂能陷公子于不义？我帮只是有些大小事儿，要请公子帮忙，并非要对天门派有什么恶意，也不敢对天门派有恶意啊。”

方八看看毛丫头，看她双目炯炯，正盯着那银子金叶子，不由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虽说是没看过这么多的黄白之物，但我决不会要你的，你走好了。”

那余引子再要说话，方八喝一声：“还不快滚！？”

那人正要收拾地上的东西，忽听得有人阴恻恻而笑，那笑声像是在人心肺里闹：“嘻嘻嘻，你走便走了，还拿地上的东西做什么？”

便从庙外走来一个人，那人是一个瘦子，一身黑衣，显是夜行人，他慢慢说道：“你走吧，地上的东西归我了，不要拿走。”

他像是对那海沙帮的人下命令。

余引子说道：“阁下是哪里人，这些东西是我自己的，你怎么能拿走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你听没听说过一阵风？”

一阵风，江洋大盗，是一个只听得名姓不见首尾的家伙。

毛丫头也听得那大名，只因为她看到有大人吓唬小孩子：“你别再叫了，再叫，一阵风就来了。”那时小孩子就马上不敢再叫。

原来他就是大盗一阵风？

他过来坐在地上，面对着方八，也不看那个余引子，谅他也不敢拿那东西走。

他盘腿坐在方八的对面，毛丫头噗哧一声就笑了。那一阵风看着毛丫头，大声喝问：“你笑什么？莫非你看不起我吗？”

按理说，江湖上的人，只要是听说一阵风的，都对他存着一股惧心，你不怕他的功夫，但你怕他偷你。越是名气大的人，越是怕人偷。一阵风对于这个黑黑的小乞丐不怕他，有些奇怪。

毛丫头更是笑大了，她捧着肚子笑，一阵风更是大声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毛丫头指着他的腿笑，说道：“你.....你看.....”

世上没有人再比一阵风坐姿更怪的，他的腿坐下，小腿竟盘回到屁股下，如古人膝跪于席，但他的腿是怪的，你看他，腿只是一条，根本看不出他有一节小腿，只像是一个没有下腿的人。他的腿太瘦了，瘦得看去只有一条，像他这样的瘦子，竟是大盗一阵风？

毛丫头仍是笑个不停，她一笑，那个海沙帮的人也偷笑，眼看着那一阵风的怒火要上来，一出手便会扼死毛丫头，但忽地方八也笑了，他笑得更是放肆，他看着一阵风的腿说道：“你的腿像一条柴杆.....”

说罢更是哈哈大笑，看着毛丫头，两人笑得开心极了。

一阵风的脸先是有一些惶惑，再就是开心些了，他再大声说道：“你们两人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一阵风忽地扯开了他的腿，他的腿是一根骨头，骨头上只有一层皮肉，瘦瘦的。他说道：“我的腿先是坏过，不能走了，瘫痪，后来我练成了。”

毛丫头还在笑，忽地方八叫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但不待愕然的毛丫头醒腔，方八也哈哈大笑起来。那个一阵风也忽地哈哈大笑，笑够了，他说道：“你真是一个有趣的人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没有趣，我只是一个被赶出天门派的罪人。”

一阵风看看方八，问道：“你做下了恶事？”

方八摇头，但他又点点头。

一阵风说道：“你杀了人？”

方八摇头。

一阵风道：“你杀了天门派的人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不是，我原来是唐门的弃婴，后来唐门在外的唐四叔把我收养了，长大时，交我与方家，我拜了爹，也做了他的徒弟。”

他想到拜方顿师父时的情景，师父大笑，一一指给他看，这个是大师兄，二师兄，还有七师兄，他只是八弟了，师父扯着那个小不点儿的方环儿，说道：“她是雏儿，你叫她师妹。”

小方环瞪圆了眼，说道：“七位师哥都叫我方块儿，你别叫我方块儿，你一辈子不许叫我方块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他当时说：“我为什么不叫你方块儿？”

小方环说道：“他们叫我，我叫他们七傻子，三痴子，你叫我，我更有厉害的叫你呢。”

说完，小方环便吃吃笑个不住。他问道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小方环一边跑一边叫道：“我叫你八哥，八哥鸟！”

哈哈一路着笑跑了，从此便有了一个调皮的小师妹。

但他再也不叫她方块儿，她也不叫他八哥，只是叫他天鹰哥。

忽地从天鹰的眼里流出泪来，他哭了，虽说他是唐门的人，但他已经是方家的人了，怎么会知道那一柄匕首是谁的？再说今天早晨看义父的震怒，像是要杀他一般，他怎么分辩？从前义父不是那样的，他待人和气，只是如今他病了，便变得暴躁，多疑且易怒，对他更是凶狠。原来众师兄弟看，他是最有可能成为方家的继承人的，但看来在八个义兄弟里，只有他最可悲，他最先被赶出方家。

一阵风问道：“你愿意不愿意做一个强盗？”

方八摇头，他不愿意。

一阵风说道：“那个海沙帮的人要你去海沙帮，你去海沙帮，不如做强盗。”

方八低声说道：“我不去海沙帮，也不与你做强盗。”

毛丫头忽地大声道：“我跟你去做强盗！”

一阵风看看毛丫头，忽地说道：“你不是做强盗的料儿！”

毛丫头大叫道：“我怎么不能做强盗，我起码比你的腿强些！”

一阵风看看他自己的腿，笑了一笑，他不愿意说自己的腿，如果说起腿来，会有许多更伤心的事儿，他不愿意自己伤心，也不愿意让别人伤心。

一阵风说道：“做强盗起码得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你行吗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为什么不行？我就知道，你正与我说话时，那个海沙帮的人拿起了地上的东西，他看了你两眼，看你两眼，是想看对你出手行不行。他的手里有那种有毒的海沙，他想扬一把给你，但他怕你杀他，他就溜了。你根本就没看见他溜，你算有本事吗？”

一阵风惊讶地看着毛丫头，说道：“你要不是一个女人，你能做强盗了。”

毛丫头大叫道：“我不是女人，我只是一毛丫头，人家都叫我……毛毛虫！”

毛丫头说这话时，还有一些不好意思，但你与人说话，就要直说不爽，否则你怎么算是一个好人？

一阵风看看方八，再看看毛丫头，忽地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在江湖上走了这许多年，都没遇上像你们两个这样的直人，今天我很痛快。”他似乎忘了那个海沙帮的人拿走了那些珠宝金银，忘了有他那么一个人存在过。

方八突然说道：“一阵风，我与你一见，便喜欢你的性格，可惜我是一个落魄的人，不然我们可以结拜成兄弟。”

一阵风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正合我意，难道你落魄时我不与你结成兄弟，等你发达时我再与你结成兄弟不成？来，我们结拜！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可告诉你，我从今便在江湖上是一个灾星了，谁要与我在一起，准不会好过。”

一阵风昂然道：“我就不想好过。”

两人拿来那香案上的香炉，把它摆在地上，插上两根香头，便欲行礼。忽地毛丫头大叫道：“慢着，慢着！”

两人惊愕地看她，毛丫头指他两人的鼻尖问道：“莫非我不是一个人，只你们两人结拜？”

一阵风与方八互相看一眼，忽地大笑，说道：“与一个乞儿也结拜，那又何妨？”

他们两人来扯毛丫头，毛丫头更是威风，她心道：我活了一十四年，还从来没有人来扯着我，像人家贵小姐一样，扭扭着屁股，装模作样让男人来扶着，今天他们两个扶我，好笑死了。

一想到了笑，毛丫头便咯咯地大笑起来。两人不管她笑不笑，只是扯她在地上，拜了下去，一阵风说道：“一生一世，共富贵，共命运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！”

方八问道：“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告诉你了，我没有名字，人家都叫我毛毛虫。”

方八笑笑，说道：“方八愿与一阵风大哥、毛毛虫小妹结成生死弟兄，一生一世，

愿富祸同享！”

毛毛虫跪叩着头，声音很响，她大声说道：“毛毛虫愿为两位哥哥而死！”

三个人算是结拜完了，那一阵风说道：“二弟，三妹，我们走吧？”

三个人正欲起身，忽听得有人大声大笑，那笑声之人说道：“方八小崽子，滚出来！”

三人走出那破庙，正看到一个高大的汉子站在那庙石上，他身子长大，肩头特宽，背上背一把苗刀，人立在那里，真是威风八面。方八说道：“你有什么事儿找我？”

那人叫道：“我是快刀苗哲，你是不是方家的八崽子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是方八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”

那苗人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你家方顿在苗疆，坏了我妹妹的名头，他污了我妹妹，我找他算账。他病了，不肯见我，我要带你去苗疆，拿你替他！”

一阵风大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他义父的事儿，自有他义父去做，他如今已被……”

那个快刀大吼道：“我知道，他是方家被废除的义子，但我打不过他的几个师兄，我只能打他，拿他去我苗疆，你让开，我要拿他！”

一阵风正要再说，忽地方八扯住，慢慢说道：“你说我义父坏了你妹妹？我不信，我义父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儿？我与你走，我要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！”

苗哲冷笑，说道：“你家老头子色心不褪，他去云南那一次，就来过苗疆，你敢说没有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义父病前哪里没去过，何止是苗疆？但义父是一个汉子，他不会做坏事的，你有什么事儿，我去看看，如果真是义父错了，我愿死在你刀下！”

苗哲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那就走！”

一阵风叫道：“等一等！”

他回头看着毛丫头，说道：“三妹，我不放心二弟，我要跟着他去苗疆！”

毛丫头大笑，拍胸道：“莫非你是他大哥，我就不是他三妹？我也要跟他去苗疆！”

苗哲叫道：“我不带你们两人去。”方八对一阵风说道：“大哥，我听得人说你一个故事，我便知道你是好人，你带着三妹在这里，别去苗疆了，那里人蛮地荒，你与大哥去不方便。”

一阵风知道方八宁可死了，也要洗清方顿的冤屈，他相信义父是好人，一定要弄清这件事，便不顾一切去苗疆。他心忖道：二弟蒙冤，去苗疆避一避也好，不然在这里，总有一些狗屁人来扰他，他又年纪小些，怎么能抵得那些人的骚扰？

他笑说道：“大哥一世东奔西走，苗疆也未去过，这一次去苗疆，就要看看那里有什么好看头的，你别拦我！”

那个苗哲再也不说了，他只是手提着弯刀，看着他三个一齐走出庙来。

远远来了一乘轿，那轿到了庙前，停下了，站在前面的正是那个清瘦的汉子方七，他看着方八，恍若不见。朗声道：“我师妹要看看被逐出师门的叛逆！”

毛丫头便看到了，二哥的身子一抖，原来他心里是有师妹的，但见那轿帘被打起，从轿子里走出一个小丫头，正是那一夜毛丫头在院子里看到的丫头，她与那方八、方七在院子里的事儿，毛丫头都记着。

她眉头紧蹙，说道：“天鹰哥……”

方八冷冷说道：“我不是天鹰了。”

小丫头被噎住了，那个七哥叫道：“你这个叛逆，莫非要我杀了你吗！？”

小丫头忙说道：“七哥，不要，他不是天鹰哥了，他再也不是方家的天鹰了，我怎么忘了？”

她皱紧眉头，那漂亮的脸蛋上有一丝愁苦，再说道：“我只叫你八哥了，以后我叫你八哥，好不好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不是你的八哥。”

那个苗哲忽地叫道：“他是方顿的女儿，好！”

一声好，冲那小丫头挥刀便斫！

那个七哥正在那里鼓气，忽地看到了苗哲出刀，便气恨不打一处来，他吼道：“敢欺我师妹，莫非天门派的名声是唬人的吗？！”

他一冲而至，手一伸，拿住了苗哲的刀，叭地一声震折了他的刀，说道：“蛮子也敢来中原撒野！”

他再上去，便要震伤苗哲的心脉，方八一见不妙，上去一拦，便拦住了他。

方八一拦，方七便大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你个逆贼！你敢胆反我天门派？！”

方八低头，说道：“不敢！”

方七正要再打方八，忽地那小丫头说道：“七哥，莫打他。”

那个七哥倒是听话，他站在一旁，气哼哼地看着她。

小丫头上来，对方八说道：“八哥，你小心在意，别与这些人在一起。”

一阵风只是冷笑，毛丫头看不过，她叫道：“和我们在一起有什么不好？强似你家，狗屁事儿多！”

她说此话时，更是想起了那一夜她看到的情景，那个男人死了，再看到了有一个男人在那院里埋东西。方八是一个好人，方顿竟把他赶出来了，岂不是个混蛋？

小丫头说道：“我与我八哥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”

毛丫头也不让她：“我与我二哥说话，你来插什么嘴？”

那个小丫头眉毛一扬，说道：“八哥，她真的是你的……”

方八只好说道：“对，她是我义妹！”

方七冷笑道：“什么狗屁东西，也称什么义兄义妹？”

方八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根本就是狗屁东西，所以不配与七哥在一起，我便只好与义兄义妹在一处了。”

那个小丫头对方八说道：“八哥，我对你好生失望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你失望便好，只是望你能看好义父，他生病，你总出来走，大是不妥。”

小丫头大声道：“你别假惺惺来劝我了，你不是人，你不是好人！”

她飞身上轿，哽咽道：“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，我再也不要看到你！”

哭声在轿子里，轿子慢慢远去了。

第四章 怪事特别多

方八对一阵风说道：“大哥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在方家是一个罪人，他们说是我害了三哥，如今师妹也不待见我了，我真是一个罪人。”

毛丫头忽地叫道：“她有什么了不起，只是坐着轿子，长得好看，就了不起吗？”

但她在叫嚷中，也心知那坐着轿子，长得好看的女孩子确实有些了不起。人家是贵门的女孩子，坐着轿子，长长的眼睫毛那么好看，难怪二哥一看到她，便心里沉重。想到了那一夜，二哥看得起她，她对二哥也很好，只是后来说是方家的事儿是二哥家的唐门杀人，他们就赶走了二哥，不再让他在方家做什么八哥了。看来那个方顿也是一个混人，他怎么能说是二哥杀了人？要是二哥是坏人，他能这么伤心吗？

苗哲叫道：“你们去不去苗疆了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快刀，我一定去，我们约一个时间，我必到苗疆，好不好？”

苗哲喝道：“你能去吗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你是苗人，苗人重信不？”

苗哲大声道：“为什么不重信，你要说一句话，刀砍了头也得做！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们八月十五在苗疆会，我必是会去，好不好？”

苗哲道：“好，我去，如果你不去，我先到中原杀了你。”

苗哲收起弯刀，转身走了。

毛丫头说道：“二哥有些惦念那个小丫头，是不是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自小便被送至方家，义父待我如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赶我走，我要去方家看看义父。”

一阵风忽说道：“那可不是皇宫，那是方家。”

在大盗一阵风看来，皇宫也比方家好办些。毛丫头也叫道：“二哥，你疯了？他方家赶你出来，就是要你丢人，你再也不是他方家的八公子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你莫吵他，他要愿意去，我便陪他去。”

毛丫头大声道：“我去过那里，我带你去。”

一阵风惊问道：“你怎么去过方家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他家好大啊，我时常在他家睡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被义父赶出来，我看义父那眼神，像是有话要对我说，但他说不出。我想是不是他病得糊涂了，才赶我出来。我不怪他，我再去问一问他，他有什么心事。”

果然是方八，他被人赶了出来，不想着自己的冤屈，还惦念着方顿的病情。

一阵风拍拍胸说道：“大哥陪你去。”

毛丫头也说道：“我也去，我怕那个小美人儿骗你！”

三人到了方家，远远看到门前戒备森严，方八说道：“我们怎么进去，自打义父生病后，大院戒备极是森严，只怕进不去。”

一阵风冷笑道：“他这就挡住我了么？只是三妹你……”

他想说毛丫头进不去，毛丫头一听明白，说道：“二哥，你说那方老先生在哪里住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义父在后院第三进，正中间的那一间房便是。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好，好，你们先去，我一会儿便来。”

毛丫头不像他二人有武功，自然就只好钻狗洞了，她自语道：“你们可好，什么有苦同当，你们两人飞进去，我一个人钻狗洞。”

她钻洞进去，反是比那两人先到了后院，看到后院更是戒备森严，有十几个亲信在院内巡守，来来去去，一会儿一遍。

毛丫头闪在大大的花树下，看着方八与一阵风进来，到了那间正房前。

一阵风一挥手，比划一下，让那方八敲门。他与毛丫头两人闪在一旁，看着方八敲门。方八轻声敲，笃笃敲门。

有人问道：“是谁？进来！”

方八闪进了屋，毛丫头与一阵风也一齐闪进屋。

屋内床上，正坐着一个慈眉善目的老者，他看到了方八，有些惊讶，又有些欣喜。他说道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怕义父的病，我有些担心……”

毛丫头本来想好了的，到了方家时，一定不说话，但一看到了方顿，不由得气从中来，她喝道：“跟他说什么，他只是一个糊涂蛋，你跟他能说明白吗？”

方顿看着一阵风与毛丫头，忽地笑了，他再变了脸色，紧皱眉头，像是病疼一般：“我说过，决不能把外人带入方家，你怎么带他们来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义父，他们不是外人，他是我刚刚结义的大哥一阵风。”

方顿看看一阵风，忽地问道：“你偷江湖人的东西，你偷过我什么没有？”

毛丫头一见，就是怔住了，哪里有这样问话的？但听得一阵风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只在三年前偷了你家一只鼎。”

方顿大笑，说道：“那一次你是先进了后堂，在佛龕下蹲了半夜，才起来偷鼎的，是不是？当我去上香的时候，你还抓起了一只抓爪，想向我出手，对不对？”

一阵风默然，说道：“方老先生并不糊涂。”

方顿一叹，说道：“那时我并不糊涂，但如今可是糊涂了。”

方八再指着毛丫头，说道：“她是……”

方顿看着毛丫头，忽地他叫了一声：“慢！”

他对着毛丫头，神色很是郑重，说道：“你过来！”

毛丫头看他慈眉善目的，再说他又是二哥的义父，怎么也得走过去了。她走到了方顿面前，方顿看着她，说道：“丫头，你姓什么？”

毛丫头咧咧嘴，说道：“我叫毛毛虫。”

方顿笑一笑，知道她身世辛酸，也不便再问，只是捏一捏她的肩头，再说道：“让我摸一摸你的肋骨。”

毛丫头经他一摸，禁不住咯咯笑起来。

方顿闭上了眼睛，方八说道：“义父，我这一次来，不是来气你的，我只是不放心，想看看你的病怎么样了。”

方顿闭着眼睛，轻声说道：“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但找到了有什么法儿，我有什么法儿？丢了，丢了，我也完了。”

他泪流如雨。方八一见，更是惊慌，说道：“义父，你不愿意见他们两人，我跟他们走，愿义父身体康健！”

方八跪地上叩头，叩了几个头后，起身要走。方顿忽地睁开了眼睛，他说道：“我听得大盗一阵风是一个侠盗，你与他结义有什么不好？再说这个丫头……咳，不说也罢。”

方顿忽地叫一声：“快，快，你们三人都躲在我的床后。”

三个人都躲在他的床后。便听得有脚步声，慢慢走过来。方顿说道：“你们三个听着，不管有什么事儿发生，你们都不要出来，躲在后里的那格子间里，如果你们出声了，我必得一死！”

三个人也不知道方顿为何这般惊慌，但听得脚步声渐近，便由方八扯着两人，直奔后面格子间而去。原来这后面却是像闺房一般，放着一只便桶，再放着一些用什，因方顿身体不好，放在这里随时以备应用的。三个人躲在那格子间，听着脚步声到了方顿屋内。来人是一个女人，她是那个小美人，她轻声说道：“爹，你怎么不说话，你赶八哥出去，做得不对，他并不曾与唐门的人勾结，他虽说是唐门的弟子，可并非近支，再说他来我们家时才是一个小娃娃儿，怎么会勾结外人来害三师兄，我看害三师兄的另有其人。”

听得一阵子干咳声，看来方顿不想与爱女再说此事，他只是说：“你出去吧，我要解溲。”方雏儿叫道：“我帮你解。”

方顿大声道：“快，快，你快出去，叫你庄姨来帮我。”方雏儿叫道：“我是你的女儿，我怎么不行，非得那个妖精才行？”

方顿看来内急，但对这个任性的女儿也是无奈，他叫道：“我的乖女儿，你出去好不好？你那么大了，也不是小孩子，做什么事，总得三思而后行，再不能乱闯，乱闯会丢了性命的！”

方雏儿笑笑，说道：“爹爹言重了，我是天下第一大门派掌门人的女儿，谁敢要我的性命？”

方顿大声道：“你再不出去，我便生气了。”

方雏儿叫道：“爹，你还没回答我，要不要八哥回来！”

方顿生气，叫道：“你八哥回来不回来，由我做主，你快出去！来人！”

方顿看来内急，急得只好叫人了。

便听得有人咯咯脆笑，那笑声十分妩媚，渐入方顿的内房，她笑道：“老爷子怎么又和大小姐生气，雏儿，你出去吧，他一看到你就生气，你就别来烦他了，好不好？”

方雏儿叫道：“你别管我，你也不是我娘，你管我做什么？”

那女人仍不生气，只是笑盈盈：“我不是你娘，但我是你爹的妻子，我不管你，再哪里有人管你？”

方雏儿大声叫道：“我不用你管，爹不管我，你管我做什么？”

那女人再劝她说：“你爹的身体不好，管不了许多，只是你还小，只是任性胡为，做出了错事，非同小可，你别那么任性，气你爹，他再生病，你有多后悔啊。”

听着那女人温柔声语，就连毛丫头也觉得她很是通情达理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面，说不定是一个很可爱的中年妇人。听她如此对方雏说话，必是一个很懂情理的人。但不知道她是谁，为什么方雏儿不服她管，而那方顿又不吱声，按理说她像是方顿的一个很知近的人，如果她来管方雏儿，方顿会吱声的。

可方雏儿再哭几声，大喊道：“我不服你管，我不服你管！”

她冲出门，咣地一声摔门而去。

只剩下了那个女人与方顿，那女人媚声道：“主人，你要不要去如厕？”

方顿哼一声，说道：“不去。”

看来方顿与这个女人有很大的仇冤，那女人朗声而笑，说道：“你不必生气，我这么侍候你，就是你的那位天天惦念的死夫人肖巧儿在，她也不会这么侍候你，你就依足好了。”

方顿笑笑，说道：“不是你，我不会如此。”

那女人悄声说道：“方顿，你到了阴曹地府，方才能与你那个妻子会合，你要不要去阴曹地府？”

方八听得那女人说话声气不对，心里更是大大起疑，在方家，谁敢对老爷子方顿不敬，看来这女人是要找死了？她是谁，怎么能得老爷子这般敬重？又怎么能对老爷子如此不敬？方八要冲出去看一看此人。亏得一阵风扯住了他，示意他不能妄动。

只听得方顿哈哈大笑，他说道：“庄重，我看你是一个好女人，我才娶你。”（在后

面的方八听得清楚，原来她是老爷子的小妻，他们师兄弟都叫她小娘的，她叫庄重，据说是峨嵋派的一个弟子)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谁说我不是好妻子，我不是你的好妻子吗？你娶了一个妻子，你们情深意笃，但她死了，你又不能与她做同命鸳鸯，你再娶我，本来就是负情。你再对不住我，岂不是人兽不如了吗？”

方顿笑笑，说道：“好一个人兽不如！”

那个庄重坐在老爷子对面，她悄声说：“方家虽大，但与你在一起的，只是有那么几个人，你心情不好，但不要紧啊，我陪你，你愿意做什么，你说好了。”

方顿大声道：“我看见你，就像看见一只虫子一样！”

那庄重仍是在笑，说道：“是吗，是什么虫子？”

方顿大声道：“毛毛虫！”

忽地方顿想到了在后面格子间里的那个满身污垢的毛丫头，她说她叫毛毛虫，真个是一个好名字，毛毛虫，好好的一个丫头竟叫毛毛虫，哈哈哈！

方顿在大笑，那个女人的声音很是平静，她说道：“看来你今天的心情很好，对不对？”

方顿仍是大笑，不愿理她。

忽地那女人啪啪打方顿的耳光，几个耳光打过，方顿的笑声嘎然而止，那女人媚笑道：“我看不惯装腔作势之人，你也是，你要笑便偷偷地笑罢了，何必那么大声？像是要笑给天下的人看？你方顿做戏做惯了，我来帮你改改！”

方顿不笑了，对那个女人说道：“我当初看错了你，我娶了你，便是娶了一个祸害……”

那妇人笑，说道：“你后悔了，我要你再不能后悔，你再后悔，我便打你，打得你耳鼻流血！”

妇人笑笑，说道：“如今你会好好心平气和了，我得去找我的快乐去了。”

那方顿大声喝道：“淫妇！”

那女人笑说道：“你个老骨头渣子，幸亏你院里还有那么多的年青人，不然我岂不是得闷死？你好好呆着吧，你要去后面格子间，你自己爬吧。”

那女人咯咯笑着走出去了，门光当一声，脚步声渐远了。

听得方顿喘粗气，再一会儿，他轻声说道：“八儿，你们出来吧。”

方八一个箭步，冲出去，伏在方顿的床下失声而哭。

方顿抚摸着他的头，说道：“你是一个好孩子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”说着，竟连他自己也有泪，只是有那么几滴眼泪。

他看着一阵风，说道：“家门不幸，望一阵风能替我守口如瓶！”一阵风大声说道：“好！”

方顿再看着毛丫头，忽地说道：“我有一件事，将来托与八儿，如是有福气，你将会得福的。”

毛丫头不知道方顿要说什么，只是点头，她此时看那个老人怪可怜的，只知道他是什么病，怎么呆坐在病床上，一动不动？如果要毛丫头这么坐着，一天也得闷死。

方顿说道：“八儿，你知道，我的病……”

方八大声道：“不行，我要看一看，我要看一看你怎么了！”

按说方家的几个师兄弟，哪一个也不敢对方顿不敬，但方八是血气方刚，他冲上去，一扯扯开了方顿的被子。

他呆住了，方顿的两只腿怎么能像一阵风那样放着，都坐在股下？莫非他也像一阵风那样，是他的腿自幼便有病吗？

方八叫道：“义父，你怎么了？”

一阵风上去，一扯，一拽，便拽起了方八。他说道：“方老先生，你的腿断了脚筋？”

方八大声道：“怎么回事儿？怎么回事儿？”

他发现，刚才他去扯义父的被子，义父的手挡了一挡，那手也没什么气力。莫非义

父他.....

一阵风忽地叫道：“有人！”

真的有人来了，那人来时脚步颇响，一步步渐渐走近，像是在量地，一步步走得很慢，一步步走得好齐整。

到了房门前，那人朗声大笑，叫道：“方老儿，你出来，我与你再大战三百合！”

方顿一听得这个声音，顿时大喜，他指着那格子房，说道：“快，快，再藏起来！”

方八看他那么急切，便扯着两人再藏起来了。

他忽地意兴飞，叫道：“老混蛋，你来了，你进来吧！”

便来了一人，他迈步入室，身子狼狽腰围很粗，但细看看，却不是腰粗，原来是腰间系了一圈儿的酒坛子，他大声道：“方老儿，我来与你赌喝酒！然后再打上三天三夜！”

第五章 桑木头

三个人看着那个老头儿，满面红光，脸膛极大，只是下颏有须，胡须半白半黑。他的腰间系着一圈儿酒坛子，身子不动不摇，便来到了屋内。

方顿一见是他，顿时大喜，像是见了老朋友，招呼道：“木头，你又哪里弄到了几坛破酒？”

老头大叫：“方老儿，你是不是说胡话了，我这是破酒？你闻一闻！”

忽地他停住了，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我与你未比划，怎么会叫你闻酒，闻一闻你也是占了便宜，不行，不行！”

方顿大笑，说道：“桑木头，我与你比，只是我生了病，无法与你再比武功了，算你是天下第一，好不好？”

桑木头皱眉说道：“我与你比过三次，一次十年，三十年了，我没胜你，你也别说熊话，你能胜我，便算你是天下第一！”

方顿笑笑，说道：“你是天下第一了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！”

那桑木头吼叫道：“你怎么不是我的对手？我十年来天天想着如何与你斗，已经想了十年了，你一句话说不与我斗，不行不行！”

此时屋外响起了二师兄方为的声音：“师父，有什么事儿？”

方顿笑笑，说道：“老友来访，无事无事。”

门忽地开了，从门外走进来六七个人，他们是大师兄飞隼方栋、二师兄秃鹫方为、四师兄子鹰方生、五师兄金鹰方霸、六师兄毛鹰方才、七师兄瘦鹰方刚，还有小师妹雏鹰方环。

大师兄方栋看着那人，知道正是师父三十年的仇敌桑木头，便喝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，我来与你动手！”

桑木头只是冷笑，他根本不屑理睬这几个人。方顿喝道：“方栋，你退到一旁，等我与桑前辈说话。”

桑老头冷笑道：“我看你是退到一旁，我与你师父说话，轮到你们了吗？”

方栋想再说话，但看看师父眼色，便忍耐住了。方顿说道：“我的身体大不如前，这一次无法与你较量。”

那桑木头说道：“方老儿，我等了十年，再来找你，有许多好法儿得再试试。你休要躺在床上装死，起来好了。”

他飞身上去，一扯那被子，方顿的手指一勾，但桑老头更快，一扯便扯开了被子，他忽地失色惊叫道：“混蛋，是谁挑了你的脚筋？”

这一惊喝，连藏在室内的几个人也怔住了，连方八、一阵风都是呆怔住了，想不到方顿的脚筋被人挑断，怪不得他天天躺在床上，似有苦难言，被那个臭女人打了几个耳

光也不还手，看来他真是没有功力了。

桑木头飞身上去，叭叭叭叭，一连打了他们师兄弟每一人两个耳光。看他的手法很是奇妙，明明眼见得他打大师兄，打了两个耳光，但知他手法怪异，第一下打在他的右颊，大师兄躲不过，眼见得他再出手，打向他的左颊，大师兄一躲，竟是躲不过，叭地一下，还是打在脸上。桑老头笑道：“你是大弟子，竟是这等手段，方老儿，莫非你不会教徒弟吗？”

轮到他来打二师兄，方为大喝道：“你休来打我！”

他先上去一挡，因为师父不曾说要他们动手，他不便进攻，但只是一挡，便也让桑老头不易打他。但桑老头笑笑，说道：“这就挡得住吗？”

他的手臂如鬼魅一般，竟从二师兄的手臂间探出去，一打打在二师兄的脸上，叭地一下，打得实实在在。

二师兄一吼，也顾不得师父的教诲了，他一伸手，一拳打出去，直打那桑老头的胸前。

看桑老头的胸前，还挂着几个酒坛子，就是打不着那个桑老头，也足以把他胸前的酒坛子打碎，那样桑老头便出了丑。

桑老头只是一躲，坛子不动不摇，身子便换了一个位置，叭地再一下，正打在二师兄的右颊上！

二师兄方为是一个不惊不怒的角色，他只是看着桑老头儿，冷冷一笑。

桑老头大声道：“方老儿，你这个徒弟老家伙可是看好了！有点儿本事，且遇事不惊，比你的那个大弟子强！”

方为不敢看大师兄，人都说他比大师兄强，他哪里敢想这件事，大师兄比他早入门五年，是师父的开山弟子，他怎么能与大师兄比？

桑老头再冲过去，叭叭叭一路打，打了那四师兄子鹰方生、五师兄金鹰方霸、六师

兄毛鹰方才，直打到了七师兄瘦鹰方刚时，忽地那方刚在他未打之前，先打了自己两个耳光，且冷冷问道：“打两下够不够？”

桑老头愣住了，他忽地扬头大笑，笑道：“方老儿，你也有这种惫赖的徒弟？”

方顿看看方七，不语。

方七说道：“做大丈夫，就是能屈能伸，你要打我，我打不过你，被你打徒增其辱，不如我自己先打自己好了。”

桑老头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真是不错！”

方七说一句，他点一下头，如鸡啄米，看去十分好笑。

桑老头看着方七，忽地笑对着方顿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了，一定有人暗算了你，对不对，你说出来，天下还有谁能算计得了你？你说，你说！我一掌便拍死他！”他眼光锐厉，在那六个人中间看来看去，直看得那六师兄弟都是胆战心惊。

忽地他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虽说不在你身旁，你的事儿我却是一清二楚，听说你还有一个八徒弟，他在哪里？”

方八在暗中看看毛丫头，再看看一阵风，他心道：大哥三妹，你们两人可是要跟我受苦了，如是师父说出来，我被赶出师门，竟还偷偷回来，就是师父不说，我也丢师父的脸。还是不要出去的好……

正想着，忽地听得师父说道：“我的八弟子，他……嗨，一言难尽……”

师父似有无数话语要说，但说不出来，只是瞪眼看着桑老头。

桑老头也鬼，他看着方顿的样儿，心道：他是一代宗师，怎么会被人弄成这样子，是谁弄的，看来他也有难言之隐。我且问他一问。他笑嘻嘻问道：“方老儿，你这几个徒弟，哪一个把你弄成这样？”在他眼里看来，方顿是天下奇才，怎么会被外人挑了脚筋？要不是他的弟子亲手所为，怎么会受此大难？桑木头看看方顿的弟子，想看出哪一个要害方顿的凶手，但七个人都看着他，他怎么能瞅得出哪一个对方顿不怀好心？但他

看着方玉，心道：方老儿的八个徒弟，再加上一个女儿，只有一个女儿是亲生的，她必是知情。

他喝道：“方丫头，你老爹是被谁害成这样子的，你说！”

方玉说道：“他们说，是蜀中唐门，有人说是我八哥，可我不信，我八哥……他不是那种人！”

方刚忽地说道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！”

二师兄大声说道：“七弟，我看未必是八弟做的，他虽说是唐门的弃婴，但他未必会害师父！”

忽地大师兄说道：“只知道有唐门的人，便够了。”

他是大师兄，他一发话，余人再无法插嘴。

只有方顿在默默地笑着，众人不知道他笑什么，他知道那个挑了他脚筋的人是谁，但他从来不说。

桑木头叫道：“方老儿，我与你无法一拚，真是气死了！”

他脾气暴躁，一想到熬了十年也无法与方顿再战，他不由得再是焦躁，叫道：“我不管，方老儿，你不与我斗，我便杀了你的八个弟子，连你的女儿我也不放过！”

方顿说道：“他们不是你的对手，你放过他们好了。”

桑木头大叫道：“放过他们，谁让他们挑了你的脚筋！？ ”

此时众弟子眼里都闪着怒火，虽说是师父病重，但江湖人哪一个敢不敬天门派？如是有谁敢对天门派不敬，便是在老虎头上抓痒痒。

桑老头可是不管这些，他大叫：“哪一个坏了方老儿的腿，他就是我的仇敌，站出来，不然我就——杀人！”

方玉叫嚷：“你凭什么杀人，你敢杀我们？！”

桑老头一冲而至，大师兄方栋一掌击来，他还了一掌，身子一飘，正掐住那个方刚，

叫道：“我看你阴阳怪气的，必定不是好人！”

方刚被他一掐，竟是再也无力，身子软软的，他想叫喊，但一想：我要是叫，惹怒了他，他一掌击死了我，我还有什么办法？师父如今也不会救我了，我只是看着他做什么就是了。那桑老头恶笑，大声道：“你们八人上来，一一与我对敌，我手里抓着他，也不会输与你们，不然你们就一齐上！”

大师兄方栋喝道：“上！”

忽地方顿一叹道：“你们七个人也不会是他的对手。”

方栋当然知道师父一叹是什么意思，他顿住了。桑老头大喝道：“方老儿，我叫三声，如是你不说出哪一个徒弟挑了你的脚筋，我便杀了你这个弟子！”

桑木头看着方顿，叫道：“一！”

方顿微微一笑。

桑老头叫道：“二！”

方顿索性闭上了眼睛。桑老头怒火冲天，叫道：“好，你不说，我便杀他！”

方顿难道不管他弟子的生死，只是一味装痴么？忽地有人叫道：“慢，是我干的！”

冲出来一个人，那人正是方八！

他叫道：“是我挑了义父的脚筋！”

桑木头不料得会出来这么个人，他看方八的个头极矮，且人也很是年轻，便惊讶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方八叫道：“我是方八！”

众师兄不料得会是方八冲出来，都是愣了，注目师父，不知道师父知不知他来此处，躲在师父的房中？

忽听得方顿冷冷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他来了，他为什么要到我的房里来，我想知道。”

那大师兄方栋叫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说！”

方八只想解救师父，他知道，如果不说他是害了师父的话，必是会被那桑老头杀了几个师兄。他不冲出来，岂不是丢了师父的脸面？至于他自己是不是会死在桑老头的手下，他没想过。

桑木头看着那方八，大声道：“你还带了两个人，为什么躲在后面？”

方八大声叫道：“我躲在后面是要骗他们，我骗他们，说我师父有好东西，要他们来偷。”

桑老头大声问一阵风：“你是谁？”

一阵风冷冷道：“你一辈子最怕谁，我便是那个人。”

桑老头大喝道：“我谁也不怕。”

一阵风乐了，说道：“你的武功天下第一，但你还是怕一件事。”

桑木头大喝：“我任谁也不怕，你说出来，我怕谁，我凭什么怕你？”

一阵风道：“你最喜欢喝酒，你会用很长的时间弄来许多瓶酒……”

桑木头怪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酒？”

一阵风不理他，自顾自说：“你把好酒藏在酒窖里，就是要了你的命，你也不会放弃那些酒。”

一阵风盯着桑木头腰间的酒坛，他的腰间系着十二个大大小小的酒坛子、酒瓶子，瓶子的模样也千奇百怪，有方形的，有圆形的，甚至有一种不扁不圆形状的。有的是宋时定窑制的“进儿瓷”，有的却是一块玉石做成的酒瓶。看得出他弄这许多酒瓶颇是不易。

桑老头瞪大了眼睛，大声道：“你凭什么能偷了我的酒？”

一阵风不怕他，说道：“你是天下第一，我也是天下第一，你把所有的酒瓶就是抱在怀里睡，我也一样拿走，你要不要赌一赌？”

桑老头忽地大叫：“你就是那个大盗一阵风？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不错。”

桑老头的脸真的忽晴忽阴，他自语道：“对，我得杀了他，我得杀了他。”

毛丫头看他脸露凶相，便冲到了一阵风面前，拦住他，叫道：“不得伤害我大哥！”

桑老头看着她过来，竟是一个肮脏的丫头，不由一愣，叫道：“你是谁？你怎么拦得住我？”

毛丫头大叫：“你凭什么动不动就要杀人，你站在那里，看我杀你！”

桑老头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便叫你杀。你要杀不死我，我再杀你！”

毛丫头拿过一柄剑，抽得也快，一剑剑正刺在那桑老头的胸前，那是正心窝处！

叭叭叭一连三剑！

毛丫头大叫道：“我不愿意杀你，只是你要杀我大哥，我必得杀你！”

她刺了三剑，就杀掉了桑老头，有什么了不得？但那些人怎么都站在那里看她，像看着一个傻子？

原来她刺了三剑，虽说劲儿很大，但桑老头只是看她，毫无伤损。

桑老头大笑，他昂头笑，怒气大发，叫道：“该我杀你了！”

他扬起手掌，决心先杀了这个毛丫头，就连她这么一个脏丫头也敢对他不敬，天下岂不是乱了吗？

正要杀人，忽听得方顿一叹，说道：“你要杀了她，我与你便比不成了。”

桑老头马上不杀人了，他提着毛丫头，像是提着一只鸡，问道：“方老儿，我怎么与你比？”

他一心与方顿比，就像方顿看到了他腰间的酒瓶，一心要喝酒。但他看到方顿如此模样，怎么能比？灰心失意，惹他要大出手杀人。此时听得方顿说还能与他一比，顿时喜出望外。

他叫道：“怎么比？”

方顿看看周围的人，再看看他手里提的毛丫头，突然说道：“你摸一摸她的骨头。”

桑老头脸上有些怪相，他摸着毛丫头，忽地脸上升起更是怪异的神情，他大声道：“方老儿，她是肋生双骀？还是清秀骨格？”

原来毛丫头的身体是怪异的，她不但平时不觉得怎么冷，而且身上的肋骨是连生的，像传说中的菩萨转世一样。这种人是天生的，但世上极少，她如果练功夫，进境会一日千里。

桑老头说道：“我要与你比试，你告诉我，她是天生的奇才，那又有什么用？”

第六章 赌具

方顿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除非你这个臭木头一心想欺我，我腿坏了，你如何能与我比试？我看只有一法儿，我与你那想得出的法儿都能一试，你愿意不愿意玩一玩？”

桑木头大喜，叫道：“方老儿，我大老远的来，就是要与你玩，你不让我玩怎么行？你说有什么法儿能玩上一玩，我们便试一试。”

方顿看看他的几个弟子，脸上竟带着恶意的笑，他乐道：“我的弟子中，谁也没那本事，能与你斗上一百招而不败。就是七八个都上，也不是你的对手。再说你打伤我的徒弟，我怎么会高兴？莫如我跟你另换一个好法子玩一玩。”

桑木头叫道：“快说，快说！”

方顿大声道：“这个丫头从来不会武功，便也不会是哪一个门派的人，她的骨格十分奇妙，如是做了你的徒弟，会怎么样？”

桑木头忽地有些惑然，他拍拍头，说道：“方老儿，你莫非又在玩我？你可是最有心眼的了，我除了斗心眼斗不过你外，再没什么我服你的。你叫我收她做徒弟干什么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她骨格清奇，学什么东西必快，我给你几个月的时间，你在我天门派住着，我窖子里有七七四十九瓶好酒，加上你的，便是五十多瓶，要我与一天一瓶酒，喝得酒也没了，便叫你的徒弟与我的七个徒弟一斗，如果她斗得过我的徒弟，便算是你赢，如斗不过，便是你输了。”

桑木头摇摇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怎么能斗得过你的七八个徒弟？不可，不可！”

方顿笑一笑，说道：“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，莫非你做不到？”

桑木头大叫：“我做不到，方老儿，你与我比试，看谁有本事，莫扯闲篇！”

方顿冷冷道：“我也有我的本事，你也有你的本事，两人斗了几十年，谁也斗不过谁。要不是我的腿完了，你也胜不了我，要不用一个新法儿，你怎么处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要么你教那个丫头，要她与你的徒弟斗，那样才好。”

他咧开嘴笑了，方顿看着他，说道：“这法儿好，莫如你教一场，我教她一场，让她与我的徒弟斗，便看出我徒弟的本事，如是不如她，便算是输了。如是你教她一场本事，与我徒弟斗，斗不过我的徒弟，便是你的本事不强。”

桑木头沉吟道：“只是她要耍奸，我岂不是输了？”

方顿仰头大笑，说道：“你是桑木头，莫非你真的是一块木头，人家用你的武功，是不是尽了气力，难道你看不出？”

桑木头大声道：“方老儿，她是从你屋子里走出来的人，那一个是你的八徒弟，看他那小个子，便知道他鬼头鬼脑的，不是一个好相与的！你想出来的诡计，是不是算计我啊？”

方顿笑说道：“这个徒弟被我赶出去了天门派，他是唐门的人，杀死了我的三徒弟，我赶他出天门派，他找来了这两个人，说是他的兄弟，谁知道是不是要害我？我可不与他们亲近。”

桑木头看看毛丫头，忽地毛丫头大声道：“走，我们走，谁稀罕你的武功，我不要你教我武功！”

桑木头看着她扯住一阵风，再扯着方八，起身便走，也不出声，只是盯着他们出门。

几个师兄弟看方八出门，没有师父的命令，谁也不敢动。

眼见得毛丫头三人便要走出天门派了，桑木头叫道：“站住！”

毛丫头根本就不听他，仍是在走，一阵风扯着毛丫头，恍若不闻，忽地冲来了一阵狂风，那风扯着三个人后退，桑老头的手掌正吸着大力，把他们三个人吸回来。

一阵风叫道：“莫动手！”

他一出手，便把那条金丝甩向桑木头！那是一条刀砍不断火锻不折的金丝！

但那桑老头只是一扯，便把一阵风扯一个趔趄，他叫道：“躺下！”

一阵风便躺在地上，嘴角沁出了血。

本来那师兄弟几个心里跃跃欲试，想与那桑老怪试一高下，但一见他出手，便心内暗暗吃惊，原来他有这等深湛的功夫，就是与师父比，也只高不低。

桑木头叫道：“她不愿意，我也不愿意弄，太麻烦，太麻烦！莫如我先杀了他！”

桑木头一出手，便欲杀了一阵风。方八忽地叫道：“快救大哥！”毛丫头嗷地一声叫，冲过去咬那桑木头！她的嘴咬在桑木头的臂上，叫吼连声，恨不能撕下一块肉！

但桑木头软软的臂忽地变了，变得像是油泥鳅，咬也咬不住。她急得乱叫，直咬。

方八叫道：“三妹，不是要你咬他，你求他，让他教你武功，便会救了大哥！”

毛丫头从来不求人，就是晚上无处可住，也不求人。可她看着大哥要死在那个桑木头的手上，便不顾自己了，大叫道：“学武功就学武功好了，你放下我大哥，我同你好商量！”

桑木头大喜，叫道：“方老儿，看我的本事，我能叫她学我的本事，把你的徒弟杀光！”

桑木头此时心里也想得明白了，如是这个丫头能胜得了方老儿的几个徒弟，便是我大大的光彩。如果她胜不了，丢我的人。我杀了她也就是了。但她要是胜了方老儿的徒弟，再学方老儿的功夫，胜了方老儿的徒弟，方老儿岂不是也很丢脸？看来就是怎么打，我桑木头也不会输啊。他大声道：“好，我就住在你这里，再看看是哪一個王八蛋把你的脚筋挑断的，我宰了他！”

他——看着那几个方顿的徒弟，叫道：“你们给我听着，哪一个挑断了你师父的脚筋，我要他不得好死！”

两人拿毛丫头做他们的赌具，此时那桑木头忽地大声叫道：“好了，我有法儿了。”

他出手顺便点了一阵风的七八个穴道。那是他和独门点穴功夫，别人哪里解得开？他看着一阵风，说道：“我要那个丫头好好跟我学本事，你得躺在我的身旁，如果她不听我，你便一死！”

一阵风冷冷一哼，道：“莫非我怕死？”

毛丫头叫道：“死老头儿，我大哥是好人，你放开他！”

她冲过去，对着桑木头一顿老拳！桑木头任她捶打，说道：“我要你学我的本事，不要你叫我师父！”

毛丫头大叫道：“我就是学了你的本事，也不会叫你师父！我要打死你！”

她扑在桑木头身上乱捶，也不知捶了多少次。看那个七哥竟是满面幸灾乐祸的神色，一阵风叫道：“三妹，别打了！”

他知道那个桑木头是一个怪老人，他喜怒无常，若是他一怒发威，他与方八、毛丫头三人都不得好死。看到那几个师兄弟，竟只冷冷看着毛丫头打他，知道他们也愿意祸大，心里暗叫糟糕。

忽地桑木头扯起了毛丫头，扯着她的乱头发，把她脚也扯离了地，狠狠道：“我不杀你，你心里难受？”

他狠狠举手，只要一掌，便可把毛丫头拍死。毛丫头怒气冲冲看着他的手掌，叫道：“你打死我好了！”桑木头看着那几个师兄弟，再看看微微笑着的方顿，忽地悟道：我不能杀了她，就先忍了她的气好了。待得我方老儿这一场闹完了，我再杀她不迟，难道我不是想什么时候杀她就什么时候杀吗？我急什么？

桑木头大声叫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便在这里睡了，你记着，我要杀你的大哥，你不学我的本事，我便杀他！”

众师兄看着那桑木头竟是说睡就睡，躺在师父的床上，十分放肆，不由大怒，一个个便要上来与他动手。

方顿说道：“你们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就是他睡着了，你们也制服不了他。”

几个师兄弟听得师父说，心里生惭，竟是一语也无，全都走出去。

待得师兄都走出去了，方八叹气道：“三妹，对不住了。”

他想着刚刚结识的三妹竟是一个资质极佳的人，便也是高兴，他心里想道：这里是我不能再来的地方，我来看看师父，便要逃走的。看众师兄看我的眼光，便知道他们仍是恨我，恨我坏了师父的大事，该不会是唐门的人把师父的脚筋也挑断的吧？他跪在地上，问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，是谁挑了你的脚筋，师父……”

他涕泗交流，抓着方顿的手，急煎煎地问。

桑木头哼了一声，躺在床上，说道：“方老儿，弄几个狗屁义子，都是徒弟也就是了，还叫什么爹？看来是分家产不匀，害了你老东西！”

方顿只是看着方八，说道：“我不会告诉你，你还是走吧。”

方八看着师父，心内诧异：师父刚才还说要告诉我什么话的，此时竟是守口如瓶了。莫不是他改了主意，再就是他不愿意当着那个桑木头说？不管怎么说，我呆在这里，总是不行了。他对着毛丫头说道：“三妹，我要与大哥走了。”

一阵风不愿意呆在这里，他是一个狷傲的人，根本不愿呆在桑木头的眼前，受他点

穴之苦，还要对手看着自己受苦，就是死了，他也不愿。他大声道：“三妹，我与二弟走了，你多保重！”

毛丫头心内一阵凄苦，心里不愿让他二人走。但也知道，如是他二人不走，呆在这里更是不便。她说道：“大哥二哥，你们走到哪里，告诉我一声，我学完了武功，便去看你们。”

桑木头哼了一声，大是不然。一阵风心里也苦，他心道：看桑木头那样子，一定是个心狠手辣之辈，他待得三妹习完了武功，一定不会放过她。我与二弟得想一个法儿救她才是。但一想到他受桑木头点穴之苦，说不定会死，也就黯然。方八说道：“我与大哥不会走远的。”两人蹒跚而去，一直走出了院子。

毛丫头忽地大哭，叫道：“大哥二哥，我恨这个死老头儿，他害死我了！”

她想上去再捶桑木头，忽地方顿说话了：“丫头，你要想救你大哥二哥，只有你学成了本事，才能救他们。”

毛丫头不哭了，她大声道：“我大哥二哥出去了，他们能活得好好的，要我救他什么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你大哥是江湖黑道的人，他的仇人一定不少，他这样子，见了人怎么动手，只能逃。你二哥他……咳……”

说到了方八，方顿忽地咳起来，他是不愿意说方八，还是真的在咳？

毛丫头看到了那个美人，那个给了方顿一个耳光的美人，她光彩照人，对着方顿笑：“老爷子，你的床有人躺着，我是不是给你再拾掇一间屋子？”

桑木头大笑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方老儿，你有美人陪着，我不要那东西，是不是我去别处啊？”

方顿一笑，说道：“有美酒，何必再要美人？”他看着桑木头，他此时嫌那些酒坛子、酒瓶子碍事，早就解下来，都排在床头，此时叫道：“妙啊，有美酒，还要美人做

什么？何况美酒不会背叛你，美人就说不定了，看你老了，她就会欺负你，给你戴一顶有颜色的帽子。你看她，一身骨头轻轻的，怎么会跟你白头偕老？”

女人冷冷说道：“桑老头子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名字叫庄重，你懂不懂，什么叫庄重？”

桑木头不怕她瞪眼，哈哈大笑，摸一摸她的背，说道：“我看你一点儿也不庄重，何必假作庄重？”

桑木头对方顿说道：“方老儿，我看先喝我的酒，然后再喝你的，喝上两个月，我们就比试。只要酒没了，比试比试，再分手如何？”方顿大笑，笑道：“好，好！就喝！”

只剩下了毛丫头，她坐在那里看着两人喝酒，只见桑木头拍开一坛好酒，叫道：“好酒，闻这味儿，便知道是好酒！”

毛丫头见他两人一齐闭眼、紧鼻、闭嘴，再深深地吸气，一直不吐气。

有好久不曾再呼吸，先是方顿呼吸，原来他没了内力，便不能如桑木头那般呼吸绵长。桑木头叫道：“方老儿，方老儿，你怎么这般不济？对了，你的内力也没了，害你的人是谁？你说，你说！”

方顿大声道：“你喝酒不喝？你要不喝，尽说些没用的，酒还有什么味道？”

桑木头大笑，说道：“对啊，只是喝酒，别的都没味道。”

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喝。

刚刚喝过两口，那方顿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能这么与你喝。”桑木头瞪圆了眼，叫道：“又怎么了？方老儿，你怎么这般多事儿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你一口喝得多，我喝得少，岂不是你多占了许多便宜？不行，不行！小丫头，我的床下有一个小匣子，里面有几个杯子，你拿出来，好不好？”

毛丫头拿出来杯子，递与桑木头一只杯，递与方顿一只杯。方顿大喜，说道：“我脚不好，但我的酒量可不差，桑木头，你休要占我便宜！”

桑木头气哼哼道：“我何尝占过你的便宜？好，一杯一杯地喝！”毛丫头闻着那酒香，

忽地叫起来：“不对，不对！”

两人正要举杯，忽地听得她叫，便停手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不对？”毛丫头说道：“你们两人欺负我一个，你们两个喝酒，怎么不要我喝？”

两人都是瞪大眼：“你也要喝？”

毛丫头叫道：“可不是，我怎么不喝？你们两人比，我来拿酒坛！”她抢来酒坛，给自己也拿一只杯子，说道：“毛毛虫，你也是一个人，人家不拿你当人，你只好自己斟酒了。”

她举杯子，对着两人，叫道：“干！”

一饮而尽。

方顿看着她，忽地笑了，说道：“你让我很开心。”

毛丫头看他，摇头道：“我看到了你，就不怎么开心。”

桑木头大笑，说道：“对啊，她看到你，怎么会开心？她看到我时，才会开心的。”

毛丫头吼起来：“我看到你，更是倒霉，我从来没那么倒霉过！”三个人坐在床上，毛丫头抱着酒坛，两人争着喝酒，桑木头大声豪气，方顿在微微笑着。他们像是忽视了，也像是根本没看到，就在门前，站着一个美人，一个满眼都是仇怨的美人。

第七章 小人心

方八扶着一阵风出来，一阵风道：“我看你的师兄眼里都有杀机，是不是他们要图我们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不会的，他们虽说恨我，以为是我害了师父。但他不会来杀害我们的，放心好了，我与他们毕竟是同门一回啊。”

一阵风只是冷笑不语。方八扶着一阵风走出了镇子，到了野外，听得有人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在等你们，看你们哪儿跑！”

站在面前的是那个瘦瘦的七哥。

方八看到了七哥瘦鹰方刚，心里暗暗踌躇：原来是遇上了七哥，要是遇上了二哥他们，许是不会为难我。只听得瘦鹰说道：“你逃出方家，还回去干什么？你说，师父对你都说些什么？”

方八心里难受，脸上就流出泪来，说道：“我与师父见上了一面，师父说他有话对我说，后来……后来就来了桑木头，师父也没对我说什么。”

方刚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说话，以为我会信你？”

方八大声道：“我与大哥都在的，你不信我，毕竟得信大哥吧？”方刚看看一阵风，仰头大笑，说道：“要我信他？鸡鸣狗盗之徒，你也信得过？”

一阵风冷冷看他，心头恨恨，恨不能上去用牙撕他个粉碎。方刚笑道：“老八，你要我信你，除非我搜你一搜。”

方八摇头，说道：“我说过我在方家从不曾做过恶事，你为什么要搜我？”

方刚说道：“你要我搜搜，我便信你！”

方八说道：“好！”

一阵风喝道：“不能信他，看他一脸奸诈，你怎么能信他？”

方八心里凄苦，心道：我不曾拿师父的东西，偏偏人人都不信，我就让七哥搜上一搜，也好洗清自己。他大声说：“搜好了。”

方刚上前来，一阵风喝道：“傻瓜蛋，你怎么随便信他？他会害你的。”

方八心里苦，便闭上眼睛，等着方刚来搜。他是一个孤儿，人家对他凶狠，又有什么？他只是一个孤儿，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。

方刚上来，搜他的身子，看有没有异物。他冷笑道：“方八，你虽说被赶出师门，

但在平时，你是爹最信的人，保不准你拿走了那部书。”

方八只是咬着牙，不肯出声。

方刚在他的身上摸来摸去，连一旁的一阵风都看不过眼去，大叫道：“你再摸，就揍你！”

他扑过去，打在那个方刚的身上，方刚一拳便打得他飞起来，冷笑道：“你这个鼠辈，也来找我麻烦？”

方刚摸索够了，他说道：“你身上没有，但不保你没拿。你告诉我，你把那一部秘籍藏在哪里？”

方八说：“我没拿。”

方刚突然点了他的穴道，大声道：“我宰了你，看你拿没拿？”一阵风大怒，吼道：“方家怎么尽出这种鼠辈无耻之徒！”

他扑上来，要打那方刚，方八站在他身前，叫道：“大哥！”

方刚拿出刀来，叫道：“平时你个矮子，尽得师妹的欢心，你有什么本事，只是长得俊一点儿，可你是一个矮子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凑在师妹眼前干什么？你走远一点儿！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离开了方家，再也不会与师妹在一起了。”方刚大笑，说道：“就凭你，你也不看看你的模样，一个矮子，想得师妹，岂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”

方八不语，一阵风忽地笑了，说道：“看样子你想吃天鹅肉是不是？你看好了你师妹，你师妹未必看好你一双拐腿，你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？”

方刚一听大怒，叭叭打了一阵风几个耳光，叫道：“再说，再说我宰了你！”

方刚拿出鹰爪来，对着方八，说道：“这玩艺儿你必是很熟，你要不说出来那秘籍在哪里，我便杀你！”

方八不语，再对这个狠心的师兄说什么，他也不会相信，不如就死在他鹰爪下算了。

一阵风大叫道：“你是死人，就让他杀了你？！”

方刚刷地一声，一爪抓下，血淋淋而下，从方八的胸前流出。方八的胸前烂了，他啊地一声惨叫，倒在地上。

方刚再扯起来他，喝道：“你叫啊，再大声点儿叫，师妹便会来帮你。每一次你叫得凶些，师妹都会来帮你，叫你天鹰哥哥，你是师妹的天鹰哥哥，是不是？”

方八哑着嗓子，说道：“是。”

方刚大怒，叫道：“你是个屁啊，你只是一个王八蛋，一个野种，你是哪儿来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是唐门的人在山上拣的，你只是一个野种，说不定是哪一个农夫的野种，哈哈哈哈！”

他扯着方八，把他扯倒，叫道：“平时你总是自高自大，我看你也活到头了，我就杀了你，让那个你的狗大哥帮你埋尸首！”

他把那鹰爪对准方八，叫道：“谁也再帮不了你！”

方八对着那鹰爪，心里万念俱灰，心道：不知道三妹在方家怎么样了，想到从前与诸位师兄在一起的酸甜苦辣，竟是大大担心起来，三妹一定会受苦的，在方家，谁也不会好过。只是三妹的性子不那么好，她受不了人家欺负，一定会大吃苦头的。他忽地叫道：“师兄！”一阵风正扑向那个方刚，方刚知道他此时没什么内力，便理也不理他，只是要一爪抓向方八！忽听得方八叫一声师兄，不由冷笑：“你叫师兄也没用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师兄，死不足惜，我只惦念一件事儿。”

方刚叫道：“你说出来秘籍藏在哪里，我便放过你。”

方八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什么秘籍。”

方刚大怒，叫道：“你耍我？”

他一爪正要抓下，方八叫道：“我只拜托师兄一件事，我三妹在方府，还要师兄多

多照应。”

方刚忽地扬头大笑，说道：“要我照应你那个叫化子的三妹？好，好，我会照应她的，我一定好好照应她。你去死吧！”

方刚正一爪抓下，一阵风扑上去，一扯扯开他，他一耳光打在一阵风的脸上，叫道：“死去吧你！”

一阵风被他打得栽倒，嘴也出血。

方刚一爪抓下！

忽地他的手被人扯住，扯他的是二师兄秃鹫方为。

方为说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杀八弟？”

方刚说道：“他偷了秘籍，还不承认，我要杀了他！”

方为说道：“八弟，你拿了师父的秘籍，说出来藏在哪里，便就算了。像你这样小，有一点儿贪心，也是一时错失，你说出来就算过了这一次。好不好？”

二师兄笑咪咪看着方八。

方八平时最信服的，就是二师兄，此时看他与四哥、五哥在一起，心头一酸，便落下泪来，他说道：“我没拿秘籍。”

二师兄说道：“七弟怀疑你，也算是事出有因。那一天师父昏迷，夜里忽地失了秘籍，我与几位师弟冲进了师父的屋子，师父只是念叨你的名字，待得师父再醒来，他不再说了，定是你拿走了秘籍，不然师父怎么会在昏迷中念叨你的名字？”

方八一想到了师父，不禁泫然涕下，心道：也许师父是惦念我，才在醒来时念叨我的名字。师兄们对我怀疑，就有些道理了。他说道：“师父或许是惦念我，或是有一件事要交与我去办。”

二师兄的眼睛很尖厉，他看着方八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平时师父有什么大事交与你办了吗？”

想一想，也是没有，方八只好摇摇头。

二师兄再问：“师父平时最惦念你吗？”

方八想一想，只得再摇摇头。

二师兄笑笑，不再问了。众师兄也只是失望地看着他，忽地四哥方生说道：“八弟，我看你还是拿出来秘籍，你拿那秘籍也没用，师父从前也想练，也练不成。你拿他有什么用？不等你用它，便会死在这秘籍下！”

看着众师兄都看他，方八心里很苦，他突然吼道：“我没拿什么秘籍，我要那东西有什么用？我不要秘籍，再不要对我说秘籍！”方八看着二师兄，说道：“二哥，我能不能带我大哥走开？”

四哥方生冷冷说道：“我只知道你有一个大哥，叫做飞隼方栋，你还有什么大哥？”

方八一丝苦笑，指着一旁的一阵风，说道：“我大哥是一阵风，他受了伤。”

此时一阵风也站不直身子，他的嘴角都是鲜血，二师兄方为看着，也知道是七弟干的，他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四哥方生说道：“八弟，你怎么尽交些鸡鸣狗盗之徒？”

他们走了，只剩下了一阵风与方八。

山坡上只有衰草，劲风一吹，衰草起舞，更增荒凉之感。

一阵风说道：“二弟，我们歇一歇。”

忽地围上了许多人，当先的正是那海沙帮的余引子。他大笑道：“方八公子，我们帮主请你，你去不去啊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余兄，我这样子，你们帮主还请我做什么？”

余引子大笑，说道：“八公子此时是龙困泥塘，一旦飞举，不得了呢。我看公子还是去我帮中，与我帮主再商大事，好不好？”

他一招手，也不由方八分说，便喝道：“招过轿子来！”

方八看着那一乘轿子，说道：“请大哥先上轿！”

一阵风想推托，但一迟疑，便上了轿子。

余引子说道：“那只好烦公子步行了。”

到了海沙帮的驻地，看着那水滨弯来绕去，一直到了里面，一间大大的凉亭看去很清爽。在亭子正中间坐着一个莽汉，他看到来了方八，从轿子里走出那一阵风，便大喜，过来拍着一阵风，叫道：“八公子，你能来，那可是太好了！”

余引子在一旁看着，指着方八道：“这一位才是方府的八公子。”大汉一愣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两人落座，那大汉拍胸道：“我便是海沙帮主海食天，你八公子有名，如雷灌耳，请得来八公子，也算是我海沙帮的福气。”

方八苦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与大哥都是江湖弃人，如是帮主不嫌，便来与帮主盘桓，只是为你添累了。”

大汉拍胸道：“哪里哪里，你来是海沙帮的福气，我是说过的。”这里正在讲，忽地有人莺声道：“有人说来了贵客，不知是哪一个？”

便从屏风后转出一个妙龄少女来，看她笑靥生春，一脸快活，让方八与一阵风都是一震。

她咯咯笑，说道：“我只当是说笑，哥哥，你从来都是只交一些粗俗朋友，今天怎么变了？”

她一双乌溜溜的眼睛盯着方八看，看了几眼，再盯着一阵风，竟眼珠也不转了。看她的神色，像是要把一阵风吃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小偷。”

她嘻嘻笑着：“你真会说笑。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我真的是小偷。”

她忽地拍手，笑说道：“好，我从来没有一个小偷做朋友，你做我的朋友，好不好？”

她依偎在一阵风的身旁，要靠他身上。方八看到了大哥的神色不那么好看，便说道：“海姑娘，你还是坐在一旁，我们来说话，大哥受了伤，不能劳神的。”

那个海姑娘竟是伸手去摸一阵风的额头，说道：“你怎么了，病了吗？”她的手很软，人很美貌，只是性情直爽，弄得一阵风也很窘迫，他脸红了，大声道：“我只是被人点了穴道，不碍事的。”他直躲着那位热情姑娘，但那海姑娘却不知情，只是笑道：“好啊，我也懂得点穴，我来为你解穴，好不好？”

一阵风大声道：“姑娘，你是女人，我是男人。”

海姑娘一怔，眼里有些失意，但眨眼间便即释然，她笑道：“那有什么了不得，你也是江湖儿女，何必那么拘泥？”

她凑上来，果然为一阵风解穴。方八心道：看来大哥不喜欢这个女孩子，我得为他解围。他笑说道：“海姑娘，大哥的穴别说是海姑娘，就是我义父来了，也未必解得了。他是被那个天下第一的老怪物桑木头点的穴，你是解不开的。”

那个海姑娘正满腔热情要为一阵风解穴，一听得如此说，也知道自己的本事不行，便讪讪地退下去，说道：“是吗？那可怎么办才好，那可怎么办才好？”

她的手捻着手指，一副心神不安的模样。

方八心忽地一动，他心道：这个海姑娘是一个热心肠人，还不做作，也是一个好人。大哥怎么看不上她？莫非大哥有心上人了？但没听说过啊。仔细一想，不禁哑然失笑，与大哥在一起也不算久，但从未一次谈起过女人，只是说武功，说江湖，从未说过女人，不知道大哥心目中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，也不知道大哥有没有心爱的女人，这事儿以后得问一问。

海食天大声道：“妹妹，我有大事要与两位兄弟说，你先退下去。”

海姑娘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我去给你们做一点儿吃的。”

海食天看着妹妹退下，便说道：“有一件事，要求方八公子帮忙，请万勿推辞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有事请说好了。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三天后，我海沙帮与一个江湖帮派有一场纠葛，请八公子帮我一下。”

方八愁上眉头，说道：“我也想帮你，只是我是天门派的弟子，虽说义父不要我了，但我不能忘师训啊。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公子的难处，我也知道，只是这一次要受灭门大祸，况对方又是一些恶人，敢情能请八公子帮一次，也算是好的。”

忽地一阵风说道：“有什么事儿求我，你说得明白些。”

海食天说了，原来是与海沙帮一向不和的鲸鱼帮如今要劫海沙帮，先是要他们每年交出纯金千两，再要他们一切都听鲸鱼帮的。海沙帮自是不服，但他们帮中有一个帮手，那人像是蜀中唐门的小角色，有一些淬毒的暗器，能射三十六枚暗器，便坏了海沙帮的大事。有一次，海沙帮的十几位兄弟喝酒，与他们相遇，几句不合，便即动手，结果，海沙帮的人被杀了几个。

海食天恨道：“我那几个兄弟有家有口的，他们死得极冤，我想请你帮我，你只是化装易容，也没人能认得出你，请方公子帮我一帮，好不好？”

第八章 多管闲事

海浪滔声，撼人心魄。

海边的一条鱼船上，坐着几个人，那是海沙派的人。他们在静等着鲸鱼帮的人来。

风吹得呼呼响，海浪越来越大。忽地有人指着海中，叫道：“看哪，他们来了！”

只见那鲸鱼帮的人真个坐着一条大鲸鱼来了，飘风引浪，一直到了眼前。

原来那船是刻成了鲸鱼形状，远远看去，还有一脊喷水，不像鲸鱼，却像什么？

到了眼前，只听得一声呼哨，便有十几个人飞身而起，有几个是身子一摇一飘，便飘来船上。更有几人踏浪而行，长吟飘引，来至船上，当先一个长髯飘拂，一脸肃然，正是鲸鱼帮帮主飞奇。

飞奇喝道：“海沙帮的人听着，你们在海上杀人夺货，多行不义，今天便是与你们算账的时候了！”

海食天笑笑，说道：“莫非鲸鱼帮是海上霸王不成？你做下的事儿，都是正义么？”

飞奇怒目喝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行得直坐得正，做下苟且之事，不觉得丢人丢脸面吗？要不要我说说你海沙帮的恶事？”

海姑娘在海食天身后，一只手总去扯一阵风。一阵风恍若不觉，只是躲着她，躲却是躲，偏偏拿方八在他身前挡着，好像是他的替身防护人一般。

方八不觉有些好笑，心道：大哥却是怕女人，这个海姑娘人长得不错，也直性子，大哥与她好好熟络一下，也未必好事不谐，何苦如此峻拒？但他说不出，只是看着那个中年文士飞奇，看他一脸正气，莫非他真的胸怀正气，海沙帮真个是烂门恶帮？

飞奇坐在椅上，说道：“海帮主，你帮上一次在星滩礁杀了几十人，弃下了人家的客船，就连船上的几个孩子你也不曾放过，此等做法，也太恶了吧？”

海食天大怒，叫道：“飞老儿，你别以为你鲸鱼帮能有什么大本事？你怎么知道那事儿是我做的？海这么大，你怎么偏偏找我的麻烦？”

飞奇说道：“我在那死人的脸上看到了毒砂。”

海食天大笑，说道：“我海沙帮有几千人，就是毒砂，也不算是什么秘器，只是防身的毒物罢了，像丐帮人弄的蛇、唐门人弄的暗器，你没找到人，怎么能断定就是我海沙帮所为？如果你来央我，求我替你找到那杀人的家伙，我肯定帮忙。只是你嫁祸与我

海沙帮，便是居心不良。”

飞奇大喝道：“你休胡说！我已把那家伙的尸体用腌法腌了，不怕你不认！带上来！”

便见两人划一条小船，从那大鲸船下过来，抬上来一具尸体，放在舱板上。

海食天看看方八，再看看一阵风，冷冷笑道：“欲嫁祸与人，何患无辞？我想方公子也被人害过吧？”

方八看看他一脸气愤的样子，心道：也许他说的是真话，但看这具尸首，真不知道是不是海沙帮害的。如果是海沙帮干的，我与大哥也无法帮他。

正思忖间，忽听得那鲸鱼帮主说道：“海食天，你看看他的脸，便知端的。”

果然那死人的脸上有一块黑黑的腐肉，是被毒砂所中，死得极惨。飞奇说道：“你是海沙帮主，带人杀人越货，本是丧尽天良的勾当，你不该连妇孺都杀，赶尽杀绝，真是灭绝人性！”

海食天的脸色一忽儿一变，他冷笑道：“飞帮主，你也休说。我说不是我干的，你偏说是我，何时是头绪？不如你我一较短长，谁输了，便认倒霉！”

飞奇忽地仰头大笑，说道：“就凭你，还是凭你海沙帮？”

他显是看不起海沙帮，方才如此大动干戈，想一举灭了海沙帮的，不料得海食天竟敢再与他挑战。

他细看看海食天，海食天仍是那个莽汉，并无什么异样，只是他的身后，站着一个矮个子的孩子，一个瘦弱的黑衣人。他有什么本事，敢再来挑战鲸鱼帮？

海食天轻声说道：“是非不论，便来灭我的海沙帮，方公子，如今看你了。”

方八刚要推辞，忽地衣袖被人扯了一扯。他看到了大哥的眼睛，大哥竟是直瞪眼看他，那神色分明是要他应承下来。方八心道：是了，大哥如今被人点了穴道，只有我一个人在，他怕我不应，今后的日子更是难过。但他不知道，我不愿意与人斗气，就是与师兄们练武，我也是常被人打，而不愿意有伤人之心。我不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海

沙帮，便得罪一个鲸鱼帮。那是何苦？我不必那么做.....

但他看着一阵风的眼睛正盯着他，心里便是一软，心道：算了，便帮他们一回，大哥也愿意帮他，我为什么不做？

方八慢慢走了出来。

此时看对方竟是走出了那个孩子，让飞奇也是大惊，他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不必说出我的名姓，我只是天下最倒霉的人。”

飞奇道：“莫非你也想插手此事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劝你好好查一查，再下决断。这样便定下来是海沙帮所为，怕不那么令人信服。”

飞奇大怒，叫道：“明明是海沙帮的毒砂伤人，怎么能说不是海沙帮所为？你如此说话，明明是护短！”

方八心道：我想明白了，当初师父说是我做下的恶事，也许杀三师兄的人也是我，偷秘籍的也是我，便逐我出师门。他没问青红皂白，便赶我出门，也是冤了我。海沙帮的毒砂怎么样？就不会是别人所为吗？再说了，真是海沙帮所为，也得查清了，才能讨罪。如此没有公道的事儿，是万万不能做的。

飞奇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真的要与我一斗了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世事强不过一个理字，如果你不愿意，便来一斗。”两人站在海沙帮的船头，真要一斗。

一阵风叫来方八，说道：“小心他的袖子。”

方八轻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大哥放心。”

方八心道：大哥对我好，他心细如发，难怪他是做那种事儿的。但他没有看不起大哥的意思，心里反是涌起了一股感激之情。因他在此世上，除了平时义父对他还好，几个师兄弟里有人对他还算好的，再就没有什么亲人了。此时得一阵风做他的大哥，有毛

丫头做他的三妹，心里很是快乐。他对一阵风笑一笑，再看着飞奇，说道：“好，来吧！”

飞奇身子一旋，竟来到了他面前，出手便来点他的穴道。

要知道，天下点穴名家，当数方家为第一，看到飞奇来与他比试点穴，方八笑了笑，心里料定有些胜算。他也出手，疾啄飞奇的腕脉。

飞奇一见他出手精妙，不由得一叹：“果然是名家出手！”

手腕一缩，便缩回去了。右手一缩，左手反出，再来疾点他的前胸！

看对方直奔他胸前的八大死穴，方八一惊，回手一护，便来拿那飞奇的腕脉，宛如截水，直奔源头！

飞奇一见，再朗声一笑，复手再翻飞，一连几式，都在变化中出。

方八也复再变，一变再变，应他变式，不离他手腕左右。

飞奇看看无功，便再复一啸，身子在空中复旋，盘旋而落，直扑下三路！

方八笑一笑，手一变成爪，抓向飞奇的头顶！

飞奇只觉得头也发麻，当然不敢让方八的手抓在他头上，他双手回护，一挡而起。他再出拳，一击打向方八的后背！

方八的后背当然无眼，看看打中，方八却来一式“凤啄”，忽地退出去，再复一上，便来拿飞奇的手！

一旁看呆了海沙派的人，开始时都跟着叫好，再叫了一阵，便都累了，只是呆呆看，看他两人奇妙姿势。那海食天心道：我要与那个飞奇动手，只要三五招数，便落下风，此时该是性命不保了。看这小矮子，虽说年纪小，但他功夫却是不凡，与这飞奇动手，竟是三十招不落下风。而且看他每一招一式都是大家风度，出手狠稳且准，哪里有一个孩子的样儿，分明一派宗师的气度。他大声喝叫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一阵风看着方八出手，也在心里暗叹，看来方家的名声果然不虚，这二弟与飞奇动手，竟是稍占上风，让人真个难以置信。尤其是他不喜不怒，不焦不躁，不贪不枉，真

个是涵养功夫到家的角色。若是假以时日，必是君临天下的高手。

飞奇忽地跳开，叫道：“你是谁？你的功夫怎么那么好？”

方八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义父不要我了，我师父不要我了，我是谁，告诉你有什么用处？”

飞奇说道：“看你的功夫，像是天下四大家的功夫，只是你是方家，还是离家，还是江门，再不就是北方的钟家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从前是方家的人，我只求你不要冤了人，你再好好查一查，再来定是谁做下了坏事，好不好？”

飞奇一听他说此话，顿时火起，他怒道：“我查了再查，分明是海沙帮做的，你要我再怎么查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在下也曾被人冤过，被人冤枉的滋味并不好受，相信帮主能细查一查，才好定论是不是海沙帮所为。”

飞奇看看海食天，大声道：“好，今天便算是过去，我找到了罪证，再来找你。”

海食天大声道：“好，好，你找罪证去好了。”

好酒、好菜。

有海食天与他的妹妹陪着，两人陪着一阵风与方八。

一阵风只是默不作声，看着酒杯，不肯喝酒。他说他的伤不适宜再喝，海白菜便不要他喝，时时护着他。只要海食天要一阵风喝酒，她便拦着。

海食天神色忧郁，他是怕鲸鱼帮再来扰他，他根本就不是飞奇的对手。他说道：“我虽说是一帮之主，但我的本事也有限，我拜的那个师父比我也强不多少，只愿意喝酒，他喝酒的本事，怕是天下第一。”

此时方八已有些醉了，他大声笑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你师父怎么会喝酒的本事天下第一？我义父的喝酒本事，才算是天下第一。他什么样的酒都能喝，而且喝得很快。他

也不怕醉，醉时也是清醒的。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他想着义父，忽地哇哇大哭。越是伤心，越是喝酒，只是须臾，便喝得酩酊大醉。

一阵风看着他，忽地心里也一阵酸，二弟的心里满是苦楚，就让他喝醉一回，也算是轻松一下。

但他看着那个海白菜看着他，暗里咬着牙，很是焦急的样子，心里有些疑惑：她怕什么？莫非她真个也担心二弟再喝得多了，言语有失？不像。他看着海白菜，突然说道：“海姑娘，我有一句话要说，如是说错了，请海姑娘海涵。”

海白菜一见他起身说话，便也慌忙站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有什么话，直说好了。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我与二弟来贵帮，也很久了。这次也算是帮了海沙派的忙，我与二弟便要告辞了，希望帮主能放我们走。”

海食天大笑，拍拍他的肩头，说道：“怎么会不放你们走？怎么会？”

他盯着一阵风，那眼神分明有些不对，他浪声而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又不是名闻天下的美人，我怎么会不放你们走，但你们要走，我也得表示一下心意嘛。”

他喝令一声，便有一个海沙帮的人捧着一盘金银来放在桌上。方八圆睁着醉眼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海食天大声道：“这是一点儿谢仪，不成敬意，还望收下。”

方八冷笑，说道：“我帮你，只是为了银子？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二弟，既是帮主要赠，我们便拿着好了。”

方八大声道：“大哥，你也不是没见过银子，你连那一次他们的馈仪都没要，这一回怎么贪这一点儿银子？”

一阵风的脸都红了，他低声说道：“我们总得拿一点儿路费，去苗疆不带路费怎么行？”

方八睁大了眼睛，问道：“我们去苗疆，你怎么说我们要去苗疆？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我们去找东西啊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方八弄不清大哥搞的什么鬼，只是呆呆看他，看他的身影都是几个，在眼前晃。心道：大哥的样子很是可笑，只是瘦弱了些，心太细。他说是去苗疆，怕是说去看看那个苗哲，看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，我就与他去好了。

海食天忽地满面是笑，说道：“既是有事儿，明天再走也不迟。我看请你们两位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再走。”

一阵风扶着方八，两人去睡了。

方八一进了屋子，咚地一声倒在床上，便昏睡过去。一阵风叫道：“二弟，二弟，二弟！”

他再怎么叫，方八也不醒。

忽地面前来了那个海姑娘。她一身薄衣，站在一阵风面前。

她眉目含情，只是淡淡地看着一阵风，就是个傻子，也看得出她的心意。

一阵风偏比傻子更傻，他问道：“海姑娘，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儿？”

海姑娘笑一笑，说道：“难道你就这么走了么？”

一阵风不语，海姑娘扑过来，抓住了他的衣襟，说道：“你是一个傻子，还是我是傻子？”

一阵风得她一抓，竟很是惊慌，叫道：“二弟，二弟！”海姑娘笑盈盈道：“我喜欢你，不喜欢你的二弟。他只一个矮子，有什么好？你的身子伤了，是谁伤了你，你告诉我，好不好？”

一阵风看着她，香气袭人，直逼过来，心也扑扑乱跳，哪里见过这等阵势？他嗫嚅道：“海姑娘，我与二弟是落魄之人，你最好不要来理我们。”

海白菜笑了，她说道：“人说慧眼识英雄，我虽说不是什么慧眼，但也看得出你两人不凡，我看好你了，你对我好一些。”

她偎在一阵风的怀里，趁势要摸他。

一阵风大是恐慌，他叫道：“你是不是一个好姑娘？”

海姑娘愣了，说道：“我是一个好姑娘。”一阵风说道：“你与男人在一起，总得羞涩难当，脸儿绯红才是啊。你这样子，岂不是吓坏了我？”

海姑娘心忖：看来他不喜欢张狂的女人，我要装作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姑娘，才能讨他的欢心。想到此处，海姑娘笑了，她轻轻移开身子，说道：“我与你好好说一阵子情话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第九章 命不好

睡到夜里，忽地有人大叫：“火起，有人来劫寨！”

惊慌中，方八跳起来，背着一阵风便跑。看看跑到了外面，只有那两只大船无火，只见那海食天站在船头，叫道：“快上来，快上来！”

两人很重，便爬不上去。那些海沙帮的人只是看着他两人，却没有一丝帮忙之意。只有海白菜过来，扯着方八，扯他上了船。看看那些杀入寨中的人冲得近了，寨中却是火起，风吹火旺，烧红了半面天。海食天恨声道：“飞奇，我与你誓不两立！”他手提大刀，在火中来去寻觅飞奇。奈飞奇不在，只有鲸鱼帮的徒众在火中奔突，叫道：“烧死海食天！”

海食天气得七窍生烟，叫道：“鲸鱼帮，我与你们拚了！”

火中奔来了海白菜，叫道：“哥哥，叫人马都撤出去，上大船！”所有的人边斗边撤，到了大船上，海食天看到大船上有布幅飘拂，上写血红大字：放你一条船！海食天叫道：“都上船，上船去再说。”

所有的人都上了船，海白菜招呼方八背着一阵风，上了大船，便启锚而去。船顺风势，一路而行，沿着海岸便走。看看寨内，风顺火势，已成熊熊烈火。任是有再大本事的人，也救不得了。在风中火中，来去奔突的都是鲸鱼帮的人。他们已是得手，此时在岸上手舞足蹈，意似狂欢。

海食天叹气道：“鲸鱼帮太过狠毒了，我操他奶奶！”海沙帮众挥刀舞杖，大声嘶吼，叫道：“帮主，去砍了他鲸鱼帮的龟孙子！”

海食天挥手，叫道：“异日有时机，我们定报此仇！”

帮众一齐声吼：“定报此仇！”

海白菜的心思全都在一阵风身上，她盯着一阵风，说道：“让你受惊了。”

一阵风苦笑笑，说道：“我这弱不禁风的身子，变得婆婆妈妈了，咳……”

叹息时，只是看着方八。

方八笑笑，说道：“大哥不必担忧，我们自会脱险，如有时机，我们再去会了三妹，一齐闯江湖。”

说到了毛丫头，两人都是眉飞色舞，说起毛丫头与他们两人结拜事，想着她，心里好过一些。

海白菜心道：他们整天说那个毛丫头毛丫头，看来她定是一个很娴静文雅的美人了，不然他兄弟不会如此挂念她，听说她在方府里学本事，看来定有大出息了，只是他们兄弟两人那么喜欢那个毛丫头，这可不是好事。她盯着一阵风，看着他清秀的脸，越看越爱，心道：我怎么能占了他的心，让他再也不想别的女人才好？

正思忖间，忽地听得有人呐喊，原来从上游冲下来一艘大船，看看来势凶猛，冲得近了，才看得清，原来是一只包着铁头的大船，顺风顺势，直冲下来。那船上的人都是鲸鱼帮的人，都挥舞着刀枪，嗷嗷叫吼：“噢噢——”

船重风顺，直撞在船上，海食天叫道：“小心，冲上去，与他们拚了！”

海白菜看鲸鱼帮众冲来，叫道：“方八，你看着他！”

她身子一飞，纵到了大船上，与那些鲸鱼帮众动手。

海食天大吼：“不知道海沙帮人不怕死？！”

他也飞身到了大船上，与那帮众动手。当先过来一个人，一刀狂吼，砍向海食天！

海食天大吼一声，夺刀抓臂，便把那人一拳打下海去。

海沙帮的人一声声吼，有人能冲上大船，有人冲到了船头，却被一刀砍翻。

乱军中，方八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一阵风叫道：“二弟，你放下我，去帮他们。”

方八一狠心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帮不了忙了，如果帮忙，也只是一死！”

看着众人混战，你砍翻了我，我砍翻了他，只是一瞬间，舱里便满是鲜血。海沙帮的人叫吼道：“报仇，报仇！”

他们的人已是不多了，看看来了几个鲸鱼帮的大汉，叫道：“把那两人砍了！”

便冲来砍方八与一阵风。远处海白菜叫道：“快走，为我和哥哥报仇！”

方八看看那刀砍到了眼前，突地一声大吼，吓了那人一跳，方八顺手夺下了他的刀，叭地掰折，叫道：“有本事吗？！”

那人吓得躲向一旁，被一个海沙帮的人一刀砍没了头，身子咕碌碌栽到海里。旁边的人再吼一声，抱着那鲸鱼帮的人便跳海去。

海里也有人在叫，在撕掳。

方八背起了一阵风，听得他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海沙帮也算是对我们有恩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，也不太妥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依大哥说，我们去与他们拚？”

海白菜在大船上，此时已是力竭，叫道：“方八，你是混蛋，你背他走，异日替我们报仇！”

她扑通一声跳入海中，人被浪涛卷没。

船早就漏水，此时更是渐渐沉没，人站在船上，已是半身入水了。方八说道：“大哥，再不走，我们也走不了。”

他跃身一跳，身子停在一块木板上，身子斜斜一趁，水板便向前飘动两丈，看看离礁石群也不远了，方八叫道：“大哥抓紧！”身子一飞，便飞至那礁石上！

脚下刚刚立定，忽地一阵寒风，从脚下起，方八叫道：“不好！”原来眼前站了十八个壮汉，他们人人手执钢刀，砍向方八！

方八身子一滑，便向前栽去。

他叫道：“大哥松手！”

一阵风却绝不松手，看来就是方八栽在海里，他也情愿一起淹死。方八心道：不好，我得再起。但他身子直沉，又是两人一齐，便栽得极快，一直向下沉去。

偏有一个不知死的壮汉，把刀砍来，正砍向方八头上！

如是他慢砍了一步，便没了方八的一跃了。方八一出手扯着他的刀。这壮汉有些呆，刚才看着他两人要栽入海中，心里想着一入了海，他两人便得逃生了，才砍这一刀。但被方八抓着刀，便忘了自己栽入海里，也可逃生，就拚死抓着刀不放。他用力一扯，方八顺势便起，身子凌空一飞，落在礁石上。

远处礁石上，站着那个文雅的鲸鱼帮主飞奇。

飞奇说道：“方八，你一个小矮子，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，为什么有人花那么大价钱买你的人头？”

方八愣了一愣，说道：“什么人要买我的人头？”

飞奇笑一笑，说道：“这里是‘死人礁’，你与那个一阵风都是死人了，我就是告诉你.....”

但他忽地噤声了，头四外顾，像是怕有人在窥视他，他再回头看着方八，忽地失声

而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飞奇笑道：“你做梦也想不到的人，他要买你的头！还有那个大盗一阵风的脑袋！”

一阵风声音很是软弱：“什么人有劳帮主的大驾，说来听听。”

飞奇绝口不提是谁，只是哈哈狞笑，说道：“你两人都是死人了，还想着是谁害你？不如去了地狱，那时再问阎王，他一准会告诉你。”说罢再是大笑。

他喝令道：“谁砍了方八的脑袋，赏银子千两！谁砍了那个一阵风的脑袋，赏银五百！”

十八壮汉是飞奇手下最凶悍的人，他们嗷嗷吼叫，扑上来砍人。十八壮汉围在礁石下，没人敢一直扑上，因他们也知，方八不是一个好相与的角色。他们持着大刀，围着方八转，在寻找机会。

方八听得一阵风说道：“二弟，放下我，我能护住自己。”

方八一想也是，他放下一阵风，看一阵风手里握着那一条钢索，对着那些大汉，心中稍定，他心道：要是大哥不被那个臭老头儿点了穴，何必受这许多的苦楚？他恨死了那个桑木头。他叫道：“大哥，你顶住，我与你杀了这些虫子，再去看三妹！”

一个壮汉看着方八个头矮小，欺他而进，一刀砍向他的足踝！

刀在他脚下，方八的身子忽一闪，手抓在那个大汉的头上！

这是天门派的鹰爪，一抓在头，哪里还有那人命在？他一声狂吼，刀向上一扔，人便跌下去。

再有两个壮汉扑上了礁石，一左一右，因惧方八的功夫，便一蹲在礁石上，方八一爪抓去，那壮汉用刀来迎。方八一抓在那刀上！刀咯咯响，便成碎裂，那大汉一见，心惊胆战，身子便向礁石下滑。方八刀头砍下，正砍在那人的额上，那人啊一声惨叫，跌下礁石！

一阵风此时也得了手，那大汉看他依趴在礁石上，欺他受伤，便拿刀来砍！不料一阵风手里有钢索，一勒一扯，那人的脖筋便暴胀，人喘不上气来，便脸胀通红，跌在石上。

飞奇远远看着，叫道：“全都扑上去！”

有三个人扑上了礁石，砍向方八，方八一声怒吼，三把刀都是砍在他的身上！一刀砍在他的臂上，一刀砍在他的手上，再有一刀正砍在他的后背！

那手上的一刀被格开，臂上的一刀也被挡开，只有背上的一划，虽说不是甚重，却也让他怒吼声声。

他格开了那刀，手便抓在那人的臂上，一扯一拉，那人便惨叫，他的手臂与身子分开了，人跌下了礁石！

方八再回头一抓，正抓在那人的眼上，生生挖出了两只眼珠！这人再也看不到眼前的方八，只能跌下礁石！

只剩下那个从背后给方八一刀的人，他大叫一声，再来一刀。刀未砍到方八时，只觉得身下一热，原来方八的刀早就插在他的肚腹上，他带着那一把刀，栽下石去！

再有两人扑上来，一阵风忽地掏出银两，正打在一个人的面门，他身子便不稳，一落落在方八的眼前。不待他出刀，方八一拳正打在他的太阳穴上，那人叫了一声，便即了账。

方八杀红了眼，此时看着刀光，看着眼前的人，都是仇恨，他怒喝道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啊！”

好像他眼前的人都不是飞奇的鲸鱼帮，而是逐他出师门的仇人。

飞奇冲了过来，他与方八一动手，那几个大汉便把一阵风按住，让他不能再动。

飞奇说道：“方八，你死定了，你先看着你的这个大哥死！”

他扬手便要命那大汉砍了一阵风。

方八忽叫道：“慢！”

他不与飞奇动手了，飞奇点了他的穴道，说道：“方八，你死定了，有人买你的尸首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有人买我的尸首，没人买我大哥的尸首，是不是？你放了我大哥，派人把他送到方府去。”

飞奇叹息道：“方八，你怎么这样傻，既是有人要杀你，你的大哥也不会活着。你还有一个三妹，也是必死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好，你要杀我，便由你杀，你告诉我，是谁要你杀我。”

飞奇的脸上闪出一丝恐惧，他说道：“我不会对你说，就是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对你说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忽地从飞奇的身后闪出一人来，他怒吼一声：“我杀了你，看你说不说？！”

那人一刀砍向飞奇。

飞奇不曾防得有人从他的身后出刀，他匆匆回头，一闪跳开。但那刀还是划破了他的衣服，血流如注。

壮汉们叫道：“帮主，你负伤了！”

飞奇怒叫道：“我看不见？你们拦住他，我杀了那个方八！”

几个大汉拦住海食天，再看到远处，海白菜叫道：“杀人，杀人！”她如飞而纵，一纵而至，直至那眼前。叫道：“杀，杀死你！”

几个大汉喝道：“帮主，快杀人！”

海白菜身后远处更有几人冲来，叫道：“别放了鲸鱼帮的恶人！”飞奇看着来人越来越多，喝道：“放过他们，走！”

鲸鱼帮的人呼哨声声，连尸体也不顾，全都撤走。

天要黑了，海食天说道：“你们去几个人，摸一点儿吃的，点火来烧。”

点着了篝火，拿来了几条大鱼，串在枝上烧。

海白菜躺在那里，一语不发。她的眼睛只是盯着一阵风，看他轻轻咳了几声，也是关切。

海食天说道：“过了明天，我们再去召人，把人召齐，再看要不要回去跟鲸鱼帮算账。”

众人恨声不已，他们恨鲸鱼帮，从前两帮虽说是水火不容，但也没有明火执杖地干，如今两帮一拚生死，死了海沙帮许多兄弟，让他们又是仇恨又是伤心。

吃过了，海食天说道：“方公子，睡好了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们兄弟两人到了海沙帮，寸功未建，反是害得你们流离，我心不忍。”

海食天大声豪气说道：“兄弟，你说这话就是见外了，他们是什么好东西？是鲸鱼帮，一心做海上的霸主，我们早晚与他们也得拚一场。你来了，只是早几天罢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方八睡不着，躺在那里看月亮。

不知道三妹习武，学得怎么样了？依三妹的性子，她不会老老实实在地习武的，一定会出一些花招。不知道会不会气坏了义父与那个桑木头？气那个桑木头，那是最好了。但气坏了义父，就不该了。义父那一天说有话要对我说，为什么后来不说了呢？他是想避开谁？是避开我三妹与大哥，还是要避开继母？还有众师兄？再有一个师妹，从前听得有人隐隐说过，义父是看中了我的，想把师妹许与我。但众师兄不以为然，他们哪一个不强过我？义父会把师妹许与一个师兄，绝不会把她许与我。我是不是与师妹很有情份？我想来想去，也有也没有。看师妹平时对我，像是比所有的师兄都好，但说她喜欢我，就未必了。

正在胡思乱想，忽地觉得大哥在动，原来他是向自己这边挤。一阵风的另一边躺在

那个海白菜，她正在睡梦里向一阵风挤来。一阵风只好来挤方八。

忽地，那海白菜再挤过来，对着一阵风没命地挤。

海食天咳嗽了，他一声声咳。

三个人不挤了，但都惊觉了，他们睡不着了。

因为海白菜喜欢一阵风，她就不会让两人稳稳睡觉。

忽地，有人一跃而起，扑向方八！

那是海食天，他一扑而至，扑到了方八的身上，疾点他的大穴。方八叫一声：“海帮主，是我！”

海食天不语，只是疾忙点他的八道大穴，直到点完了，方才狞笑道：“我要找的就是你，难道是别人吗？”

第十章 害人之心谁都有

方八被点了穴，撂在沙滩上，再把那一阵风也点过了穴，放在沙滩上，两人背贴背靠在一起。

海食天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两人以为我是谁？”他指着他自己的鼻子，说道：“我是海沙帮的帮主，海食天，你知道不知道我名字的意思？就是海……”

那几个帮众大声喝吼道：“海比天大，海能吃天！”

海食天大笑，说道：“小子，你懂了吧？海比天大，足有能吃了天那么大！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方八忽地噗哧一乐，连一阵风也笑了。

方八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海比天大？”

海食天呸地吐了他一口，说道：“蠢货，你怎么连这一点事儿都不懂？你看看海，你能不能看到边儿？”

方八一愣，说道：“看不到边。”

海食天拍拍肚皮，说道：“那就是了，你看不到海的边，却能看到天的边，你说海大还是天大？”

众帮众都叫吼道：“海大！”

一阵风看看方八，方八看看一阵风，两人失声而笑。

海白菜忽地哭起来，叫道：“你们两人都是笨蛋，要死了，还笑，笑，笑死吗？”

方八看着海白菜，忽地再笑说：“你叫海紫菜得了，别叫海白菜了。”

海姑娘一展眉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方八笑道：“你一哭，脸儿一胀，只好叫紫菜了。”

海白菜用她的小手捶着方八，叫道：“二弟，你坏死了！”

方八说道：“慢一点儿，你叫我什么？”

海白菜脸儿更是胀红，悄声道：“他叫你二弟，我自是也叫你二弟了。”

一阵风一直闭着眼不吱声，此时忽地说道：“海姑娘，劳你告诉海帮主，有什么打算，要他快一点儿。”

海食天大笑，此时那帮众从水里捞出几只大大的鲜贝来。那贝壳如磨扇般大小，且表皮很是光滑，白白的，有一圈圈年轮似的漩线。海食天笑对方八道：“方八，有人要买你的命，我杀了你，也不为过。但我知道，你得了一部方家的武功秘籍，你拿出来，我就放了你！”

方八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秘籍是有，不过不能拿给你。”

海食天喝道：“你为什么不给我？”

方八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那是女人养颜生孩子的，怎么能拿给你？你能生孩子么？”

一阵风也噗哧乐了，两人看着海食天，哈哈大笑，笑出了眼泪。海食天扑倒了方八，骑在他身上，吼道：“你个矮小子，竟敢耍我？”他喝道：“拿来那蚌壳！”

那壮汉忙拿来一只大贝，递与海食天，海食天大吼：“气死我了，我只要那贝壳，不要那贝！”

几个大壮把那贝放在沙滩上，用刀撬它，撬了好久，方才撬开了一只，扒得血淋淋的，把它递与海食天。海食天狞笑道：“方八，你没吃过这大鲜贝，今天便要你好好尝一尝！”

方八笑说：“那就不必了，不必那么客气！”

海食天冷冷道：“你是天下第一家方府的贵公子，我对你怎么能不客气？”

他爬在方八的背上，拿起那一片大大的贝壳，看去像拿着一把大刀，他叫道：“方八，你说不说，秘籍在哪里？”

方八大声道：“我看你还是别要那秘籍了，你妹妹喜欢我大哥，就拿它给你妹妹做嫁妆了，好不好？”

海食天怒道：“不宰了你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厉害？！”

海食天竟拿蚌壳来划方八的脊背，一划一道血痕，血沟深深的。

海食天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在我的眼里，也不过一条大鱼，我吃鱼时，总是一块一块地吃。”

方八的背没有一块好肉，一阵风突地像是发疯一般，叫道：“海食天，你不怕天谴？”

海食天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狗东西，从来不把我们海沙派看在眼里，一阵风你竟敢看不起我？我派余引子去收买方八，你竟敢小觑我？不杀了你，让你成我眼中刺！”

他拿着那蚌片来划一阵风。

一阵风此时反是情愿他来划自己，只要他来划自己，岂不是就放过了二弟？他笑道：“来啊，来啊，我让你划我后背，我不怕死！”

海食天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不划你后背，我只划你前胸！”

一阵风一向衣着整洁，此时忽地被他一叫，要划自己的前胸，不由得惊慌起来，他叫道：“海食天，我要你好看！”

他想跃起，但身子只是一跃，便在空中跌落。海白菜急得直跳，叫道：“哥哥，你怎么把他……”

她恨得直掉眼泪。

海食天说道：“你真是一个傻瓜，你看不出，他是……”

说罢，海食天与那些壮汉都笑，他们看着一阵风的眼光是淫邪的，是怪怪的。一阵风忽地厉声喝道：“海食天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海食天笑咪咪：“你要杀我，不一定是谁杀谁呢？我不杀你，我只对你好，好不好啊？”

方八看着大哥凶悍悍的神色，知道海食天必是对大哥不利，但他能怎么样，至多是杀了大哥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但看大哥的神气，知道是怕海食天，他怕什么呢？

海食天拦住了壮汉，说道：“吃鱼要自己抓的才有趣。”

他走向一阵风，一阵风忽地叫道：“二弟，我先去了！”

他抓起一个壮汉的刀，便向自己脖颈抹去！

刀不如剑便，这一刎便不成，只见海食天挡开他的刀，一顺手抓过他来，说道：“你愿意跟我，我便与你方八是一家了，对不对？”

他哗地撕开一阵风的衣服，看他的衣内，竟是紧紧地裹着一条布带。一阵风撕掳着，叫道：“放开我，我宰了你！”

他的头发也披散开来，人也疯一般抖动，但他的臂荡来晃去，竟再被海食天抓住，海食天再一扯掳，便把一阵风的布条扯开。

海白菜看着一阵风，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她看到了一个很美的女人，她的胸是那

么有味儿，她的肩是斜斜的，瘦瘦的，她的头发披散开来，看去好有神采。她的胸乳那么浑圆小巧，看去令人怦然心动。

海食天看着一阵风，冷笑道：“我早就看出你是一个好货色，我看得不错。”

一个壮汉大笑，说道：“帮主的眼力好，十几里飞着的鱼都一眼看得出是公的母的，你一个母子，竟敢来骗我们帮主？！”

海食天大笑，得意已极，他对方八说道：“你个狗男女，与她在一起，还拜什么大哥？她只是一个女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拜狗屁大哥！”

一阵风对着方八说道：“二弟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从来都是一个男人，十六年前我就当自己是一个男人了，我再也不曾做过一次女人……”

十六年，有很苦的经历。

方八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，他说道：“大哥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终是说不出什么来。

方八怔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海食天，人要有一点儿羞耻心，你拿我大哥当什么人不说，你至少要尊重你自己，你自己是不是人？”

海食天大声道：“我是海沙派的帮主，我怎么不是人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你看到了女人，应是尊重她，你这么做，与禽兽何异？”

海白菜忽地叫道：“哥哥，你也够了。”

她走过去，给一阵风披上了衣服。

一阵风此时的心里真是滋味儿难述，她低着头，对海白菜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负了你一片好心。”

不说还罢，一语说完，海白菜突地哇一声哭出来，大叫着跑了。海食天大叫道：“白菜，白菜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！”

他叫一个壮汉去追，三个人撵着去追海白菜了。

海食天看着方八，说道：“方八，你告诉我，那一部书在哪里？你只要告诉我那一

部书在哪里，去拿了书，我便告诉你，是谁要我杀你的。他也是你的亲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方八冷冷道：“要杀我的人想杀就杀好了，我也不想杀他。我从来不想着要杀我的亲人。”

海食天大声吼喊他：“狗屁，你知道个屁！你要被人杀了，还数银子给人家呢，你这算是什么？大傻瓜！我告诉你，你拿出来那秘籍便罢，不然我便叫人在这沙滩上，所有的人都来与你的大哥亲热亲热。”

一阵风看着方八的眼睛是那么热，她心内说道：我在江湖上身负奇仇，奔波了十几年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当我是亲人。只有这个矮矮的热心人，他做了我的二弟。我虽说是一个女人，但我也是一个热心的人，怎么能给二弟添烦？她慢慢说道：“你们要杀我都不怕，更不怕你们凌辱我。你们愿意做野兽，你们就做好了。”

看着一阵风坦然自若的神色，方八大喊道：“海食天，如果你敢动我大哥一根毫毛，我便让你海沙派的人灭了九族！”

海食天看他恶狠狠的样儿，大是心虚，心道：我能杀了那个一阵风，但不能杀他。他手里有那秘籍，传说是方府人世代相传的武功秘籍，如是我得了，从此海沙派就再也不是不入名流的小帮小派了。我怎么能杀他？但我不杀他，他的本事强过了我，我怎么办？

海食天正在犹豫，那个壮汉在一旁说道：“帮主，不如拿他‘挂鱼’。”挂鱼，是海上的一句话，吃不完的鱼，便在船上划膛拾掇净，挂在船桅上风干。鱼在海上顺风一吹，便吹成了鱼干，这叫做挂鱼。

海食天大笑，说道：“对啊，我不杀他，有人不满。我要杀他，我心不甘。如今我拿他做挂鱼，岂不是皆大欢喜？！”

方八看着海食天，知道他们杀鱼杀生惯了，拿人也不当一回事儿。只是这一次他要

怎么做，还不知道。他说道：“你要污辱我大哥，我便一死，决不告诉你秘籍所在。”

海食天大声道：“你说，你知道那秘籍在哪里吗？”

方八一叹，说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我知道秘籍在哪里，你只要放了我大哥，我便告诉你。”

海食天看着一阵风，一阵风此时手掩着胸前，但那羞怯的神色，让男人更是心动。但女人毕竟只是女人，秘籍只有一部，得了秘籍，天下的女人还不都是他海食天的？他要这一个女人，丢了秘籍，岂不是大不划算？

海食天问道：“你真的拿了秘籍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拿了秘籍，我因为拿了秘籍，才被义父赶出方府的。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你把那一部秘籍藏在哪里？”

方八呲牙乐了：“我再傻，也不会告诉你秘籍在哪里。你只要放了我大哥，把我大哥送去方府，直接交与我义父，我便告诉你秘籍在哪里。”

海食天大乐，说道：“我怎么能相信你？”

方八笑得轻松，说道：“你是有求于我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秘籍是天下人人垂涎的东西，你要拿到了，也得赶快逃命，不然让人追上了，岂不是死路一条？你看看我，原来在方府，本来是威风八面的，但一拿了秘籍，便成了人人追杀的亡命人。你可是想好了，你拿是不拿？”海食天说道：“我要秘籍！”

他的声音有些抖。

海食天命人端来海水一盆，再端来一盆淡水，放在面前。他从包裹里掏出一块黑黑的东西，再掏出一块红红的东西，再掏，就掏出一块绿的长着长长的毛的玩艺儿，一齐放在面前，排成一排。

他的神色很是郑重。

他说道：“这都是海里的东西，我弄的，配成了药。如果你吃下了，一个月内不服

我的解药，便是一死。你死时也很怪，身上一片片掉肉，烂得身子也成一个个窟窿。你吃下它，我才会放你大哥走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好，如果大哥无恙，我便给你秘籍，如果大哥出一点儿错，我要宰了你，让你海沙派无人活命。”

海食天满目赞许神色，他大笑道：“果然不愧是方老头的义子，你说的，我都办得到。你吃这毒物好了。”

一阵风大声叫道：“二弟，你不要吃，你不要吃！”

方八看也不看一阵风，他只是吞下一块红的东西，只觉得肚肠里像有物在绞，绞得他五脏六腑都是不安。再过了一会儿，便见汗水淋淋而下。怪的是，他的汗水也是红的，像是淡淡的血。

海食天说道：“你再吃那黑东西，不然你就会没命了。”

一阵风再也不叫了，看到方八已是吃下了一块，只是瞪着眼，流着泪看他。方八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要知道你也是女人，我何必与你和三妹结拜，你们都是女人，我有多麻烦？”

一阵风哽咽道：“我是女人，三妹也是女人，你全当没与我们结拜，你活你自己的好了。”

方八突地大笑，他吞下了那黑黑的东西，这一次喝下的是淡水，他的脸也变得黑一块红一块了。他大声道：“你真是胡说，哪有把结义的事儿当儿戏的？我与你们结成兄弟，就是兄弟。别人当你是女人，我当你是我的大哥。你说什么，我听就是。”

一阵风的泪水成串：“你根本不听我的，你根本就不听我的。”

方八此时觉得，一吃下这黑黑的东西，像是全身的筋骨都被抽掉了一般，再也挺不直身子了，直想身体蜷缩成一团。再缩，再缩，一直缩到了再也不能缩起来为止。他的眼睛也睁不开了，只是想躺下。

海食天叫道：“方八，你不能睡，你得挺过一会儿，你才能活下去，不然你一定死！”

方八看着一阵风，一阵风过来，抱着他，说道：“二弟，二弟！”方八忽地出有些温暖，他觉得他的身体很舒服，在一张软床一般的身上，那是什么？他再睁开了眼，看到了大哥的脸。如今大哥已不是大哥了，只能叫他大姐了，可他怎么能叫她……大姐？

她说：“二弟，你得挺住。”

她的眼里都是泪水。

方八笑一笑，他好温暖，有一阵风，有三妹，他在世上并不是孤孤独独一人。

他慢慢起身，说道：“还要吃哪一种？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那块绿的，长着长长的毛的东西，你吃了以后，你的大哥便可以走了。”

方八看着那东西，海真是怪啊，长出一些谁也叫不出什么玩艺儿的东西，这长着绿毛的怪怪的玩艺儿必是比那两种更怪更毒，方八看着它，说道：“拿过来，我吃！”

第十一章 老有少心

三个人都喝得醉醺醺，方顿叫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！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除了想办法对付你，再就是想办法找酒了，找得好累。我有一日在山西临汾，到了薛大户家，找到了他的几瓶好酒，正想偷来。巧的是他看见了，跪下就哭，说他只弄了这几瓶酒，喝都不舍得，怎么能让人偷去？不如他给我一个两个侍妾，叫我领走。”

方顿大笑，说道：“让桑木头领走女人，吓也把他吓死。”

桑木头笑道：“我看着那两个胖胖的女人，吓得我要跑，但那老家伙反是得意，他

叫我，别跑啊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啊，你虚度了一宵，我要收你一千两银子。我就跑，好不容易跑得远了。第二天想想不对，去找那几瓶酒。我带着几瓶好酒，坐在他家天井喝。他就再使那一招，嬉笑来问我，我给你一个女人，你送我一瓶酒好不好？我这一次来本事了，真的扯过一个女人来，我说这是我从丽香院弄来的，最当红的红妓，你拿去吧，给我你的酒。不料得那老家伙真是喜出望外，真还把那几瓶好酒给了我……哈哈！”

方顿也是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不吃肥肉，别人也不吃么？”

两人复又大笑。

毛丫头说道：“那女人有什么好，能当酒喝么？”

两个老人看着她，忽地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待得真是知道毛丫头的话是真意，两人复又大笑，说道：“心无纤尘，真个是习武的好才质！”

毛丫头见他们笑，更是不摸头脑，她大声问道：“有什么好笑？说出来听听！”

她扯着方顿的衣襟，叫道：“你说，你说！”

方顿从来不被人扯衣襟，自从他父亲过世后，再哪里寻一个人来扯他的衣襟？他忽地笑笑，大喊道：“你扯我的衣襟？！”

毛丫头喝道：“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不愿意，你就也扯我好了！”

方顿大笑，说道：“对啊，你扯我，我也扯你，大家扯平好了。”

方顿也来扯着毛丫头的衣襟，说道：“你扯我，我也扯你！”

两人扯来扯去，方顿的脸上竟有虚汗了。桑木头笑指着方顿道：“老了老了，还与孩子扯什么劲儿？”

方顿此时心里得意，悄声道：“我好几十年都是脸儿板板的，只有见了你桑木头才好过一点儿，你让我玩玩好不好？”

原来方顿自三十岁便做武林盟主，到了如今已是六十岁了，哪里有过玩乐的日子？与毛丫头一玩，让他心里顿时舒服不少。

毛丫头说道：“你愿意玩，我带你去玩好了。你可以与我一样，夜里睡人家的院子，走时连一声招呼也不用打。还可以随便问人讨要，人家不给，你就一撇嘴，走了好了。”

方顿大喜，再复脸色阴沉，叹道：“我好久没那么开心了。”

桑木头与方顿喝得醉了，两个躺倒了。忽地桑木头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你睡在床上，我睡在地上，这不合理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是病人，你别与我争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也是病人，一喝了酒，人都是病人。不行，不行！”

两人正在争竞，忽听得有人一笑：“都老了老了，怎么还孩子似的？”

就见门帘一掀，走进来那个小妇人庄重。她真个是端庄严肃，手里拿着被子，笑盈盈看着方顿，语声变婉：“方顿，你好好招呼他们，都是客人，何必大呼小叫？再说你一个老年人，不能多喝酒，酒大伤身，你是知道的。”她的手轻轻放在方顿的肩头，方顿只微微一皱眉，却也没说什么。

庄重说道：“桑老爷子，你也是老人了，怎么也喝那么多的酒？”桑木头忽地大叫：“你是我什么人？你管我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管他还可，管我可不行！”

他气得脖子也粗了，叫道：“我一生都不近女人，女人是祸水，红颜祸水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方顿忽地笑了，说道：“你说说看，怎么是红颜祸水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一笑倾城，害死了国君。”

方顿忽地也说：“掩袖工谗，做尽了恶事。”

方顿再说：“竹林嬉戏，进堂比襦，夏姬淫乐国君，造成弑君之祸。”

桑木头怒道：“你个成天掩在女人裙下的方老儿，莫非我比你知得少么？你听着，看天像示警，送武则天入庵为尼，终再披发承恩，看来女人心还是让臭男人牵挂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韦氏媾臣，致使唐宗天下大乱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行了行了，我说不过你，像你专是研习女人，怎么竟还与女人在一起？”

庄重看着桑木头，那神态竟是笑盈盈，没一丝恼恨。她笑说道：“古往今来的恶女人都被你们说尽了，你们还要女人做什么？”

桑木头大声道：“我从来不要与女人亲近！”

庄重笑笑：“那一定是女人伤了你的心，你才再不接近女人。”

桑木头忽地吼叫道：“你别来烦我，有女人在，酒都没味儿了！”

庄重把被子放在床边，说道：“你们喝酒吧，喝醉了，就成了死人。”

毛丫头忽地抬头说道：“他不喜欢你，你为什么不走？”

庄重蹲下，脸儿凑在毛丫头的脸旁，一股浓香冲她的鼻子，庄重说：“你要是嫁了一个老人，你慢慢就会变了，你再也不会急着赶路，也不会说话急匆匆的，你也会磨蹭，时间好多，你的时候比他可是多多了。”

她媚态十足地看着方顿一眼，说道：“你说是不是？”

方顿的神气没了，看着她时，像是一个迟暮老人，他再也没什么能为了。是不是他与女人在一起时雄风不再，便惹得那个庄重如此待他？这对毛丫头、桑木头都是一个谜！

忽地，方顿说道：“桑老头要教那丫头用功了，你还是出去吧？”

庄重笑盈盈走了，走前还回头意味深长地看方顿一眼。

桑木头捂着头说：“受不了，受不了，你怎么受得了这个怪物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她只是在我眼前晃，晃来晃去，就成了我眼前不可少的一个人。”

人就是这样，时久便生情愫，便再也离不开。

他神色黯然，恐怕只有在毛丫头与桑木头眼前，他才会如此。忽地他抬头笑了，说道：“桑老头儿，你快教她，我看你只有二十多天，怕教不出好人来，我的那几个弟子

都心狠着呢，只有八儿心地仁厚，但他不在。你要学得不好，只怕一爪便会死在我的弟子手下.....”

毛丫头大声道：“我怎么能学好，你是害我！你说我二哥心地善良，你怎么还赶他走？”

方顿不理她，当没听见一样。

桑木头大声道：“我先打通你的任督二脉，你便是绝顶高手了，好不好？”

不由分说，他扯过毛丫头，便在她的百会穴上拍上一掌，毛丫头的身子在他的身前团团转，桑老头叫道：“方老儿，你看我的本事！”

方顿仍在喝酒，说道：“桑木头，你的本事有限，如是我的功力还在，我胜你多多了。”

桑木头一听，顿时吼叫：“胡说，你与我比过三次，哪一次你胜了？”

方顿笑说：“是谁的拐折了？”

桑木头叫：“你的剑也断了。”

方顿再说道：“第二次你吐了血。”

桑木头叫道：“你也折了两根肋骨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其实第三次我们也算是没动手.....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怎么算是没动手？你落下悬崖，我也落下去，我不扯你，你就是一死！”

方顿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带我落下悬崖的，我把你向上扔，你记着不记着？”

两人吵过了，再争，又是弄得面红耳赤。方顿说道：“你是独行人惯了，自高自大，谁也看不起，你自己也本事有限。”

桑木头大吼道：“胡说，你！”

他冲过去，对着方顿便饱以老拳。

只是一拳便把方顿打倒，在床上咯血。毛丫头大喝道：“你疯了，他那身体有病，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，你打他，算什么本事？”

桑木头冷笑：“从来没有人敢训我，你敢对我发威？！”

他冲来，对着毛丫头饱以老拳，喝道：“他不经打，想必你有挨打的本事！”

他一拳再一拳，一直把毛丫头打得晕了，方才住手。

方顿叫道：“快，快把她放在床上。”

桑木头把毛丫头的衣服也剥了，人赤条条放在床上。方顿拿一条被子，把她的身体盖上。

他说道：“你先拿捏她的经脉，再看她的胸肋。”

桑木头叹息道：“方老儿，我只是在书上看过有人生有双肋，但从未真正看过，她是第一个。你说，真个能习武极佳？”

方顿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。”

两人正在摆弄那个毛丫头，忽地有人咯咯而笑，说道：“爹爹，你有什么好玩的事儿，让我看看。”

说话间，突地冲进来一个姑娘，她就是方顿的女儿方雏儿。她一冲进了屋，便看到了躺在床上的毛丫头。毛丫头乳尖胸突，看去就是一个女人。方雏儿吃惊地大叫，起身便跑。她冲出门，再冲出院。看到她脸色不对，二师兄叫她一声，她也不应，只是向门外冲。再看到了四师兄，也不理他，只是冲出门外。

方雏儿满面是泪，她叫道：“我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！你不是人，你不是人……”

方雏儿在荒郊野外疾走，她漫无目的，想不通父亲何以那么好色，有一个狐狸精还不够，怎么再弄一个小丫头去，还与那个老不死的桑木头一齐，两人玩弄女孩子，真是让人羞于见人！

忽地，她面前站了二师兄方为。

方为的头是秃的，但人脸色很慈和：“师妹，回去吧。”

方雏儿急地抱头大哭：“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。我回去做什么？”她坐在地上，也不怕弄脏了她的裙子，只是痛哭失声。心里想念早逝的母亲，若是母亲还活着，她怎么会受此苦凄？她要是一有委屈，母亲便会抱着她，千方百计安慰，直到她破涕为笑才行。

二师兄看着她，忽地说道：“义父只是心疼你，你不必哭了。”

方雏儿仍在哭，她想不通爹为什么对她那么不好，只要她一走进爹的屋子，明明他在笑，也拉下脸来，对她一顿训斥。爹为什么一见那个庄重(她还叫个庄重，亏她叫了这个名字，多不要脸！)脸上就有笑意，但一见了她，就像是后爹，怎么看她也不顺眼。她呜呜哭道：“二师兄，我不回去了，我要走，我要离家自己走。”

二师兄笑了，他说道：“你走不了，就是义父不惦念你，你也惦念他。”

方雏儿说：“我不惦念他，有那么多的人惦念他，我顶什么用？”

二师兄笑了，说道：“义父从来疼你，只是近年来你大了，他对你便严厉些，你千万不要在意。”

方雏儿说道：“我看他是老糊涂了，怎么一听得有人说，那个害他的人是唐门的，便赶八哥走？八哥就是唐门的人，也只是三四岁时便不在唐门了，他要赶八哥走，想八哥是害他的人，真是胡思乱想！”

方雏儿能诉说方顿的不是，但四师兄与二师兄不能，他们只是呆呆地站在她的眼前，劝也不是，不劝也不是。

待得毛丫头醒来，发觉已是晚上，掌灯时分，两个老人仍是坐在床上一个，坐在床下一人。两人仍在吵。

吵的原因是桑木头多喝了酒。

方顿说道：“木头，你别当我是傻瓜，你用内力逼住那杯子，满了杯子，你还能倒进去一些酒，你当我不知？”

桑木头得意极了，他摇头晃脑，说道：“非也，非也！我不曾那么做，就是我那么做了，也是我的杯子比你的好。你要不要换我的杯子？换我的杯子，你自是能多喝酒！”

方顿叫道：“木头，我说你赖，你不承认，你堂堂一个桑木头，怎么那么赖？！”

桑木头大笑，拍拍胸道：“我桑木头做事，你得佩服。我看你方老儿家事理不清，哪里像我，一个人来来去去，好生悠闲自在？你的那个女人看去不是一个好人！”

忽地有人朗声而笑，那笑声清脆，撩人心动。看看那庄重再换了一套衣服，袅袅到了床前。她瞪眼看着桑木头，说道：“世上最惹人烦的人，最惹人恨的是哪一种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桑木头看着她，仰头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庄重笑了，她摸着桑木头的头，说道：“只知道你的头是不是木头做的，要也是木头做的，你这个人岂不是再也不会开窍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偷听男人谈话的女人都不安分。”庄重笑说道：“我嫁来方家，本来也不要安分，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。”

桑木头大叫：“那你方老儿就该是一个安分的人了，你娶一个不安分的女人，你只好做一个安分的男人。”

毛丫头看他两人言来语去，像是不甚服气对方，心道：看来方老头娶的这个女人也不是一个稳当人，她依稀就是那个在夜里刺死男人的女人，只是方老头知道不知道他的老婆杀了人，那就难说了。看他那样子，也不像能管得住她。

庄重说道：“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我主方家的内事，你有什么事儿要办，尽管对我说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只有一件事，你告诉你的厨子，别在我吃的东西里下毒。”

庄重急急地瞟了方顿一眼，笑道：“你真会说笑，我的厨子都是安分的人，我知道，尽管嫁与一个不安分的丈夫，但厨子无论如何，总得找一个安分的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桑木头大笑，说道：“我是一个不近女色的人，如果我喜欢女人，一定会喜欢你。”

庄重笑了，说道：“我要嫁人，还是嫁方顿，我不喜欢你，再说我不喜欢游荡。”

庄重走了，桑木头忽地大笑，给自己倒了三杯酒。

方顿看他，忽地叫道：“桑木头，你错了，怎么你能多喝三杯？”桑木头道：“我没错，我就是该多喝三杯，你娶错了一个女人，我多喝一杯。你再让她主了你的家事，我再多喝一杯。你让她在你屋内颐指气使，我就再多喝一杯。你说，我错了吗？”

方顿低下了头，他再抬头时，叹息道：“你没错。”

第十二章 为人师母

夜更深，方家宅院有一种深深的凄凉。

自方顿躺在床上，方家的威风便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夜深了，再有没有毛丫头看到的阴森？有没有可怖的鬼影？

后院的房屋很高，院内隐约可见的是那些名贵的树木，它们在风中轻轻地摇曳，阴影笼罩着庭院。

有一个人影在走，慢慢来到了一间小屋。

方家的几位师兄都是独自住的，他们到了晚上，很少在一起相聚。

这是四师兄的房间。

那个阴影来到了房前，她轻轻推开了门，“吱呀”，门开了，她很快闪进了屋。

四师兄坐在床上，他正在习练师父教的内功，看到了眼前的女人，他声色不动。

女人轻轻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是师父最看重的弟子……”

方生笑一笑：“师父最看重的人不是我，是大师兄与二师兄……”

她叹气，说道：“你很聪明。可你的聪明不用，有些可惜。”

方生说道：“师母有什么吩咐，请直说好了。夜深人静，师母与我在这里，有些不便。”

她咯咯而笑，走到了方生的面前，说道：“人都说，师如父，我便是你的母亲了，你说你的母亲与你在一起，会有什么不便？”

方生说道：“我母亲是一个很和气的老太太。”

她搔首弄姿：“我不老，是不是？你们兄弟几人，我最看重你。你的义父病了，我很寂寞，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寂寞？方府很大，但女人很少。你们师兄弟都是习武心重，很少有人出去玩一玩。你心里头有没有喜欢的女人？”

方生不语，只是看她。

她笑了，说道：“方生，你三师兄死了，他对我可是最好，如今再也没有对我最好的人了。你愿意不愿意对我最好？”

方生说道：“我不能。”

他的眼睛瞪得圆了，看着这个女人。是他的师母，但她只有十几岁，比方家的八弟还小，她怎么会是他们的师母？

但偏偏她就是他们几个的师母！

方生再闭上了眼，他觉到了女人的香气，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气，她凑在方生的鼻前，呼息相闻，人也贴近，他的心扑扑乱跳。

他不语，再也不睁眼看。

庄重说道：“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夜很长，人也无聊，你愿意与我在一起就好了。”

这最后一句吐出，像是莺语燕歌，婉约动人。

方生突然大声道：“你杀死了三师兄，我知道是你杀死他的。”

庄重笑了：“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也会杀死你！你也知道，我是你师母，你师父没休了我，你便不能把我怎么样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她慢慢走出去了，消失在暗夜里。

金鹰方霸脸红，他盯着眼前的女人。

他有些气也喘不匀。

女人轻声道：“你偷偷看我，看我在你四师兄的屋里，是不是？”方霸不语，他瞪眼看着这个女人，他的胸起伏极大。

八个兄弟中，他是最魁梧的。

庄重抚摸着他的胸，说道：“我一到了方府，便看中你了。我看你的胸，连方顿问我话，我都忘了回答他。我想，如果我夜夜依在你的怀里，那是什么滋味儿……”

方霸不敢抬头。庄重的话像是催眠：“你抬起头来，看我，看我，行不行？”

方霸大声道：“不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他冲了出去，去敲四师兄方生的门：“四师兄，我有些闷，我来找你，喝酒，好不好？”

四师兄方生看看他，忽叹一口气，说：“好，就喝酒。”

女人再走，走到了七师兄方刚的门前，她连停也不停，便过去了。屋里的方刚咬着牙，他听着那脚步声，像是对他的讥讽，像是讥讽他不是男人，他恨恨地一拳，砸在桌上。

女人仍是脸上笑吟吟，直走过六师兄毛鹰方才的屋前，毛鹰听到了她的脚步声，吓得躺在床上，不再睁眼，装作熟睡。

女人的脚步飘进了门。

她也知道，自从方顿的父亲莫名其妙地死去，他便下令，方府的弟子都依一个规矩，夜里睡时不能关门。

她看着睡熟的方为，笑叹道：“只知道睡，算是男人么？”

她轻轻扯过被子，盖在毛鹰方才的身上。

这一盖，至少让毛鹰方才半夜睡不着。

她轻盈地走出去。

走过了三师兄水鹰方水的屋前，像是有鬼赶她，急急走过去。看看到了二师兄方为的屋前，她就笑了，轻轻咳了一声：“你睡了吗？”

秃鹫方为大声道：“是师母来了吗？请！”

进了屋，满面是笑，还不失郑重。

秃鹫方为很恭敬地站着，站在这个比他小几岁的小师母前。庄重说道：“我是想看一看，你们都睡了没有？”

方为说道：“我没睡。”

庄重再说道：“方为，你义父的病是不会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什么法儿能治得了他的病？”

方为想一想道：“有一个人，叫做医不好马聪，听说他的传人能医好这种病。只是我对师父说起这件事，他只是哦了一声，再没说什么。看来师父是不愿去医吧？”庄重说道：“我会劝他的。”

方为一揖道：“多谢师母。”

两人僵持。再一会儿，庄重说道：“方为，师兄弟们中，你最有心计，你说，那秘籍会是谁偷去的？”

方为想一想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不可妄猜。”

庄重再笑，说道：“如果你义父问我，我会猜是谁，你想不想知道？”

方为说道：“弟子不想知道，如果义父问及师母，是师母的事，不是方为的事。”

庄重笑了，她媚气十足地撩一下她的头发，但方为对她的美貌竟是视而不见，她恨

恨地想：我要杀了他，他才肯就范。她笑说道：“方为，如果我真心求你，你能不能帮我把那个偷秘籍的人找到？”

方为说道：“我想，那个人或许是三师弟。”

女人愣一愣，忽地笑了：“不会是他，不会是他的。”

方为说道：“为什么不是三师弟？”

女人说道：“他死了，死人不会去偷秘籍的。偷了秘籍有什么用？”

方为说道：“三师弟拿秘籍的时候，或许他还没想到他会死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也许是，只是他死了，我再哪里去找秘籍，给你师父解忧？”

方为说道：“师母放宽心，如果你对师父体贴入微，他会开心的。”

庄重更是笑，她媚声道：“方为，你说我对你师父不是体贴入微吗？”

方为的声音高声了：“我盼着是那样，如果师母能对师父更好一点儿，是方府的福气，也是弟子的福份。”

庄重笑了，她的手放在方为的身上，说道：“我很饥渴，如果你能对我更好一点儿，我对那个老人就会脸上带笑。”

她的手要摸着方为了，她的手是急急的，是忍耐不住的。

方为忽地说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

走廊里有脚步声，方为说道：“师母请回吧。”

庄重急急走出来，一直走到大师兄的门前，她忽地一折，走过去了，一直到方雏儿的屋里。

方雏儿在睡，但庄重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着急看着别人的人是不会睡得那么香的。”

方雏儿忽地睁开了眼：“我睡得香不香，干你屁事儿？”

庄重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看你的样子，便知道是没有家教的任性女儿，莫非你没爹娘教吗？”

方雏儿冷冷道：“我娘早死，我爹不会教我，我也不用你教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比我只大那么几个月。”

庄重悠悠道：“大一天也是大，何况我是你爹的妻子？你莫忘了，我是你的后娘。前娘后娘都是娘，我是你娘啊。”

方雏儿的嘴也抖：“我没有娘，我娘死了。”

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既然你娘死了，你就不必再天天看着我，看我在哪一个师兄的屋里，你便在外面来回鬼似地走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”

方雏儿冷笑，说道：“我看你早早死了好了，省得丢我方家的脸！”

庄重笑说道：“我比你爹要活得长久，你信不信？看来他会不久于人世，可我能活得好好的。我能看着你嫁人，看着你生孩子，甚至能看着你的孩子叫我奶奶，给我叩头。你说那样好不好？”

方雏儿忽地尖声大叫，她躺在床上，用被子盖住她的头，叫道：“你给我滚！”

庄重边笑边走，说道：“孩子再说娘时，别那么无礼。如果不是你爹病着，我会叫他教训你！”

方雏儿大叫：“你滚，你滚！”

庄重仍是笑盈盈，她站在大师兄飞隼方栋的面前。

方栋说道：“你别闹了，你嫌方府还不够热闹？”

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你是大师兄，你说我怎么办？”

方栋说道：“我看你还是稳一点儿，莫要弄出什么事儿来。”

庄重笑笑，她伸出尖尖的玉指，抚弄着方栋的头发，说道：“我要你跟我，你跟着我，与我交欢给我快乐，不然我要让你们都变成鬼！”

方栋叫道：“你不要……”

庄重笑了，说道：“我自小时便是我二叔的玩物了，他看我像是看一个玩具，我时

时得给他快乐，不然他不给我吃饭，不给我买首饰，不带我去吃酒馆。我知道，从那时起，我便是男人的好玩物了。我嫁与你方家老头儿，但耐不住那寂寞。我天天想着你们几个，都是鹰雏儿，我喜欢。你是成年的男人，你愿意不愿意陪我？”

方栋说道：“不管你多大，你总算是我们的师母，你要我做那种事，我不干！”

她再笑道：“你还是听我的好，如果不听我的，哼！”

她是在威胁大师兄方栋。方栋忽地说道：“至多像你对待三师弟，把他害死就是了，我不听你的。”

她笑了，尖尖的手指绕来绕去，缠着方栋的发稍：“你要听我的，我会好好对你的义父的，我给他来一点儿好吃的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方栋叫道：“你，你敢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再给你的师妹一点儿厉害瞧瞧，你说行不行？”

方栋大声道：“不可！”

庄重说：“如果你不愿意看方府衰败，只有一个法儿……”

方栋叹气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庄重凑近他，吹气如兰，说道：“我只是一个女人，只是一个很不愿意寂寞的女人，你愿意不愿意帮我？”

方栋的身子如一段枯木，静静地立在屋内，他怎么办？要他与这个女人媾乱，他怎么能够？他是天门派的大师兄，他做下那种事，怎么对得起他的师父？但他不做，这个女人丧心病狂，会对师父不利，对师妹不利。

庄重说道：“我会对你师父说，让他把你师妹许与你，你已经三十来岁了，还没有找人。我知道你心意中的女人是谁，你惦念着师妹，你要与她结成连理，那是最好不过的。”

方栋长吁了一口气，这不是一个女人，她只是一条毒蛇！

庄重说道：“我仍是你的师母，但我要你，你给不给我？”

方栋说道：“你肯对师父好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肯对师妹好？不害她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他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肯对她好，我也没什么说的了，我要你对师父好，对师妹好，那就是了。”

普通的帐子，一张很简陋的木床，躺下了大师兄方栋。他躺在那里，看着天棚，说道：“如果你真的能那么做，我便由你。”

女人笑了，她要得到的东西，准会得到。她要的是一个说得算的男人做她的入幕之宾，这就是方栋，或许是方为，方为不肯，就只是方栋了。

女人的气息很绵长，她盯着男人看。

尽管是生疏的男人，但做这种事，在她早就不生疏了。

男人的喘息声，本来他是半推半就的，但渐渐就忘了他的本来了，他想着应该看这个女人是毒蛇，但渐渐只看到了她的美貌，看到了她的婉变，看到了她美美的笑靥，看到了她美妙如斯的身体，他忘情了……

毛丫头睡着了，她在梦里忽地惊醒了，她看着方顿。他的睡态很好笑，身子斜斜的，可能因为他的脚筋断了，便真的有些可怜吧？毛丫头看他只是一个温和的好脾气的老人，她没看过那个暴躁的方顿。可那个桑木头哪里去了？

毛丫头睡不着，忽地看到有一个人悄悄地走来，他捅一下毛丫头，悄声说：“出来说话。”

毛丫头悄悄与他走出来，月光下，看得出他是七师兄方刚。他的手里端着一只碗，那只碗里有汤汁，他悄声说道：“你听着，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，你愿意不愿意听？”

毛丫头问道：“什么消息？”

方刚悄声说：“你喝下这一碗药。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什么药？”

“迷药。”

毛丫头想大叫：“我为什么要喝迷药？”

七师兄方刚笑了：“你的大哥一阵风与你的二哥方八都要没命了，你要不喝下这药，我便会杀死他们！”

毛丫头乐了：“我不信，你胡说！”

方刚笑：“信不信由你。你记着，如果你真的胜了我们师兄弟，你的两个哥哥一定会死。”

毛丫头看着他把那药放在地上，溜走了。

走来了桑木头，他看着毛丫头，大声道：“丫头，你是不是也睡不着啊？你是年轻人，怎么会睡不着？一定是作恶梦了，对不对？这里怎么有一碗汤啊？啊，真好闻啊，我喝了它。”

毛丫头大声道：“不行，那是迷药。”

桑木头大声道：“我正馋哪，你把它给我喝。”

毛丫头大叫道：“那是迷药，人家拿来迷我的，你喝了它，是不是想死啊？”

桑木头哪管那些，一端那只碗，咕咚咚把它灌下去。

忽地，他捂着肚子，叫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”

他坐在地上，脸色有些灰败，喝道：“丫头，这哪里是迷药，是毒药啊，你怎么叫我老人家喝毒药啊，快，快！”

毛丫头问道：“那怎么办，我去叫他！”

桑木头悄声道：“别叫方老儿啊，让他笑话我？你扶我去那院墙边，我坐一会儿就

行了。”

毛丫头扶着他，到了墙边，坐在地上，桑木头说道：“只要有一刻调息，我就没事儿了，你看着点儿！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要不要我去叫人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就是死了，你也别去叫方老儿，叫他听说他的弟子把我毒死了，他岂不是很快活？我可不能让他快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毛丫头心里怪他，就要死了，还那么倔脾气，但她只能答应他。只听得桑木头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调息一刻，便会无事。”

忽地听到有人在冷笑，那人压低了声音，说道：“你要死了，再也不会没事了。你只能死在方府，世上再也不会会有一个与我师父争雄的人了！”

桑木头回头看，他的眼前站了几个人，有二师兄方为、四师兄方生、五师兄方霸、六师兄方才、七师弟方刚。

他们在笑，手里都拿着鹰爪。

毛丫头急了，她大声叫道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七师兄突地出手，封住了她的哑穴，说道：“你别叫，我们杀了他，也会一起杀了你，师父如是问起，我便会告诉他，是桑木头杀了你的。”

桑木头的头上冒出了汗，他故作冷静：“你们几个秃鸟，就杀得了我吗？”

几人渐渐走近他，二师兄方为说道：“别怪我，你只能一死！”

第十三章 提亲

院墙下，急得毛丫头头上出汗，她想大叫，只要叫得方顿听见，便会来干涉他们，

不要他们杀桑木头。

方刚冷笑道：“毛丫头，你也死定了，你要想学成什么武功，等来世吧！”

几个人围住桑木头与毛丫头。忽地桑木头一叹，说道：“你们都是方老儿的弟子，方老儿一向最是吹嘘的，是他的仁义，你们不愿意放过我，放过这个丫头？”

方霸低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你是师父啊？”

二师兄低喝道：“少废话，动手！”

几个人扑上来。

毛丫头此时才知道什么叫武功，看他们飘忽来去，身子灵便，一击便扑向那桑木头。桑木头大叫道：“反了，你等小辈，想害我，那么容易？！”

他身子一飘，飞在空中，一拳击去，把那方霸的身子打飞。后面的二师兄吼道：“四师弟，小心！”

但不等他话落，方霸的身子便飞出去了。

毛丫头叫道：“打得好！”

方为低吼道：“别近他，只远斗！”

桑木头骂道：“什么狗屁一堆，方老儿的狗屎徒弟，一个个都是贪生怕死之辈！”

二师兄方为冷笑，说道：“你快死了，还嘴硬？”

几个人也不凑近，只是远远地隔空抓他，那鹰爪功也很厉害，只听得嘶嘶风生，看出桑木头像是不行了。

忽地，桑木头抱起了毛丫头，叫道：“我要走了，你们休来赶我！”他一飞飘起，便向院外飞去。后面的二师兄方为叫道：“走到天边也赶得上你，休走！”

桑木头一阵狂笑，说道：“要想赶我，真是作梦！”

他如飞而去，只看得见他的背影，闪一道青烟。

方雏儿推出一辆小车，车上坐着方顿，那是一辆孔明车，方顿叫道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二师兄方为上前敬礼，说道：“师父，那个桑木头把毛丫头带走了。”

方顿一怔，说道：“他说要喝完我的酒，与你们比试武功，怎么带走了她？”

方刚冷笑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他是怕了。”

方顿喝道：“胡说，桑木头嗜武如狂，怎么会怕比武？”

方霸说道：“他怕我们知道他的武功，带着毛丫头自去找一个僻静处练功。”

方顿不语，忽听得有人莺声而笑，说道：“他要害我们方家，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吗？”

看时，却是那个小妇人庄重。

她来到了方顿的车前，说道：“有风，怎么把他推出来了？”

她上去给方顿塞一塞被子，那一双腿虽说是无知觉，但还是给他盖上了被子。

庄重是做样子的，在众师兄面前，她总是拿捏作势。

在她的身后，跟着那个一脸正气的大师兄方栋。

他低着头，像在沉思，不看师父，也不看众位师弟。

方顿说道：“你们做自己的，桑木头的事儿，我自有分寸。”

方雏儿看不惯庄重，忽地说道：“不知道小娘做什么去了，吵得这么厉害，你怎么才出来？”

庄重叹一口气，对着方顿说话：“我太累了，一个家上上下下都要我操心，我睡得太晚了，再说晚上，总是睡不着，刚刚睡好，听得吵，便来了。你没事儿吧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没事。”

方雏儿冷冷说道：“爹，我推你回去，好不好？”

方顿点头，不能一家人都在院里，都在风中吹着。

庄重咯咯笑，说道：“我有一件事，你们听着。”

方顿抬起了头，他的额头上又有了皱纹，庄重又弄什么花样，她要说什么？

庄重不看暗地里的大师兄，刚才她与大师兄还缱绻一度，如今她的身体还有那种奇

妙不已的冲动，她很快乐，整个身子都在兴奋快乐中，她要说话，谁不让她说也不行。

庄重说：“雏儿也大了，再说你们师兄弟都大了，我也知道，你们都对雏儿不错。”

方雏儿突然叫道：“你说我干什么？你做你自己的事儿去！”

庄重不理她，只是看众师兄弟一眼，说道：“雏儿不婚，你们七兄弟都不娶，岂不是误了大事？我是方家的女人，自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我看还是说破了此事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她的手很亲切地搭在方顿的肩上，像是患难与共的老夫老妻。

方顿忽地哆嗦了一下，他问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庄重轻声俏笑：“雏儿不小了，我知你也难心，不如我来说。”她再看看七兄弟，看他们都眼光炯炯地看自己，满意地笑了。

他们想着雏儿，如果他们谁娶了雏儿，岂不就做了方府的主人？

庄重很满意她自己，她笑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都对雏儿不错，但看你们几人中，当数大师兄方栋最是稳重可靠，再说长幼有序，按说也该是大师兄先娶妻子，我和你义父就定下来，先给大师兄方栋娶亲，让他先娶雏儿做妻，你们都该成家了，我再替你们留心。”

忽地方雏儿高声叫道：“你算老几，你替我定亲？你是我爹，还是我娘？”

众人头一次看到方雏儿当众顶她，便看着她，替方雏儿捏一把汗。

大师兄方栋大声说：“我不配，我不配得到师妹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他像是有话要说，但说不出，只是恨恨地瞪着庄重。他恨庄重不与他相商，若是师父不答应，他岂不是在众师弟面前大大难堪？再说师父决不会答应他，他自己也心里有愧，刚刚与师母庄重交媾，再去娶师妹方雏儿，他怎么能做此事？他大声说道：“我不……”

庄重正色道：“七兄弟都说不字，不把一个师妹耽误了？雏儿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你的娘。就是在你爹的脚旁呆一宿，我也是你的娘。方家是大家，是最有规矩的，莫非这

个规矩也没了？”

方顿看也不看她，此时方顿像是一个睡着的老人。

庄重再说，方雏儿盼着爹爹出面来斥她，像当年她那么耍娇，摔了娘的灵牌，爹叫她跪在灵前，长跪不起。虽说那时庄重流了许多泪，但她也无奈，谁叫她嫁与方顿？可如今她跋扈起来，竟当着众师兄的面儿训斥她，她算什么？真个当她是方雏儿的娘吗？

方雏儿厉声叫道：“我不是你的女儿，你也休来管我！”

可方顿怎么不说话，他要么说方雏儿，再不就说说庄重。可他只是低着头，什么话也不说。

方雏儿大声叫他：“爹爹，你说，你要我嫁人吗？”

等了许久，方顿才抬起头来，他慢声说：“女孩子长大了，终是要嫁人的。”

方雏儿满心委屈，只等来了爹爹的这一句话，顿时心内冰凉，她心道：爹是向着她的，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爹的小媳妇儿，她说句什么，爹怎么能不向着她？

方雏儿说：“我走，我走，我再也不会回方家了！”

她起身便跑，一溜烟跑出去了。

方顿只是看着她的背影出神，看她的背神，很像她早死的娘，方顿此时的心境，谁会知道？

大师兄看着师父，他的嘴里像是塞了麻核，一句话也吐不出。二师兄方为大声道：“四师弟、五师弟，你们两个去追师妹，看好她。”

两人应声而去了，只是匆匆走出，只拿着他们的鹰爪，便赶去。

方顿只看了方为一眼，看来他心里对二弟子此举颇是满意。

庄重说道：“她跑了，一有不满，便离家出走，算是方家的规矩吗？”她摇摇头，说道：“老爷，我还是推你进去吧？”

方顿也不点头，更不摇头，只是看看二师兄，他似有话要对方为说，但说不出。

毛丫头被桑木头拎在手里，只听得忽忽风声，哪里看得到什么？只觉得飞快，便离开了方家，再出了城，一直到了城郊。看看前面到了一座庙，桑木头便把毛丫头往地上一扔，说道：“到了。”

毛丫头再看桑木头，他脸上根本就没有汗。

毛丫头怪道：“你喝了那药，怎么没事儿？”

桑木头哼了一声：“想毒死我，没那么容易。”

他再对毛丫头道：“可惜了，可惜了。”

毛丫头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儿可惜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可惜了我那些酒，不行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拿我的酒。”

毛丫头哼了一声：“你那十几瓶酒早就没了，早就喝光了。”桑木头挠头，说道：“是啊，我的酒喝光了，我的酒喝光了。不对，不对，我的酒喝光了，可方老儿的酒没喝光，对不对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那是他的酒，干你什么事儿？”

桑木头愁眉苦脸，说道：“是啊，他的酒，不是我的酒，不是我的酒。”

可他再猛拍一下大腿，叫道：“你个臭丫头，你唬弄我，不对，我的酒是喝光了，可不是我一个人喝的，你也喝了，方老儿也喝了，你没酒，白喝了。方老儿可是有酒的，我得拿他的酒。他喝了我的一半酒，他的酒一半就是我的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对啊，他的酒一半都是你的，你再去拿啊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我去拿，能拿几瓶？不如我和你再去方家，去那酒窖里住，如何？让方老儿也不知道我们住在哪里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毛丫头叫道：“我不去，我去那里，住的是酒窖，吃什么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他家有那么大的厨房，还会缺你吃的，你去吧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不去，不去。”

她直摇头，桑木头忽地大怒：“你听我的，你便是我的徒弟，你不听我的，你就不是我的徒弟了？”

他抓起毛丫头，抓得筋麻，他再说道：“我们再回去。”

他再飞纵，直跑得飞快，眨眼间便来到了方府门外。此时已是更深，没有一丝声音，他再飞进了院子，来到了酒窖，掀开那窖门，跳了下去。把毛丫头往地上一扔，说道：“好了，你愿意做什么，自做好了。”

方府果然大家气派，就这一间酒窖，也足有平常人家的十间八间房大，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酒桶、酒坛、酒瓶。桑木头大喜，说道：“好，好住处。”毛丫头说道：“只怕人家再给你下毒。”

桑木头眼睛一瞪，说道：“你当我是谁？你当我是方老儿，让人家给毒住了，再挑了他脚筋？他拿我怎么样？治得了我？！”说罢抱起一瓶酒来大喝。

方栋躺在床上，恍如梦中。他想着庄重的体态，心里有万千滋味。

她是美妙的，当她变成一个疯狂的女人时，她的疯狂让大师兄如醉如痴。

她的身体会说话，会呼唤，唤来了大师兄的野性，让他的身子在那呼唤中渐渐变了，变得有灵性起来，变得更知晓冷热，更敏感。她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女人。

忽地，他的眼前多了一个人，那是二师兄方为。

他说：“师兄，你不能与雏儿成亲。”

方栋自己也知道他不能与雏儿成亲，但由方为说出此话来，他的心里便来了怒气，他冷冷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方为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也知，你也知，你要与师妹成亲，便是害了她。”

方为再不听他说，起身走出去了。

自从师母死后，师父便下令，让所有的弟子都不得随便关门，就是他们入睡了，也得开着门。师父当时说得是：“没有什么人能来方府害人，你要睡，尽管踏实地睡。”从

那时起，方府的上上下下都不得关门睡觉。

待得方栋再起身来，方为早就走开了，他呆呆看着远处，心里极不平静。

要是二师弟知道他与师母有染，他会怎样？方为只是说出你知我知的话来，并不曾说出他与师母有染的事儿，但方为不说，不是说他不知道，他知道，方才说出那种他不配与师妹成亲的话来。

想到师父如果知道了他与师母的事儿，一定会雷霆大怒。一想到师父大怒的样儿，他不禁忧从中来。师父把八个弟子养大，恩重如山，他怎么能与那个狐媚女人交媾？但他想来想去，也无法从那个女人美貌的容颜中醒来，他如今心头如被虫噬，想到那个美貌的女人，总是意动神驰。

她来了，悄悄来到了他的面前。他不动，意犹抗拒。她根本就不在意他做什么，想什么，只是凑上来，不慌不忙地亲吻他。他心道：原来女人做这种事，一向都比男人胆大，到了此时，她兀自像是在自己家中，根本就没有一丝慌意。她就不怕师父知道么？她就不怕众位师弟知道吗？

她轻声说：“吻我！”

是给他下命令，他听了，不得不听，去亲吻她。从她的唇边吻出一股轻轻淡淡的香气来，他的心头一爽，便忘了他的烦恼，忘了他的不安，急煎煎地亲吻起她来。

她说：“我要你娶那个小妖精。”

方栋说道：“我不能，你就是说服了师父，我也不能……”

庄重再笑一笑：“为什么不干？你喜欢她。”

方栋说道：“我喜欢你了。”

庄重冷笑：“我只是你的师母，你别忘了。”

方栋说道：“我不配娶她。”

庄重狠命推开他：“你不配，她算个什么？她是千斤小姐，金枝玉叶？就算是，也

是你的!”

方栋说道：“我不能做，我真的不能!”

庄重指着他的鼻子，说道：“你别傻了，我是你的，方家都是你的，你懂不懂？只要我是你的，方家的一切就都是你的。你师父不能顶起门户了，你就是主人，你为什么不主人？做奴才比做主人更舒服吗？”

她的尖尖手指在他的胸前动，让他有些痒，更有些血脉贲张。他说：“我对不起师父.....”

庄重冷笑：“他也对不起你们，教你们十几年，还不教那秘籍神功，他还是留了一手.....”

他推开她：“你胡说，你是女人，不懂得师父的心。”

庄重悄声而笑：“你懂得他，还是我懂得他？你别自以为是了，他一心要做天下第一，他的心也狠着呢，你以为他只是一个文雅的儒者，那就错了。”

她轻声说：“不想她了，我要再看到她，一定让她做你的人。我愿意看到她在你的身下呻吟，在你的威风下服服贴贴。没有比那样让我更高兴的了。”

她悄悄地笑起来，她一笑，那满嘴如贝的牙齿便闪光，她长得实在太美了。

方栋扑倒了她，两人忘了日夜。

第十四章 逼人自杀

冲出方府，方雏儿的眼里都是泪水，她发誓，再也不踏入方家的门，听听爹说什么，他只是说一句：“女孩子长大了，终是要嫁人的。”

他说那些做什么，他是不是雏儿的爹？他是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方顿？她突得很

伤心，但哭过了，就不再哭了，她身上流的是方家的血。

她掏出怀里的玉牌，笑了。

方家的九个人都有一块免死玉牌，是武林盟主方顿的信物。

她也有一块，她要到江湖上去，凭她方雏儿，难道就不能有一番作为吗？

她决心好好做一做，让爹看看吧！

× × ×

中州，大侠郭免家。

十二个人在那里一聚，他们是江湖上的正义道，都是招呼一方的霸主，郭免说道：“自盟主方大侠病了，江湖多事了，我看早晚会起风波，我们这些人又不能制服他们，真是急人，我请诸兄来，就是想议议此事。”

暴戾脾气的朱亭大声道：“议什么议？我看让方顿拿出武林盟主的信物，我等再选一位盟主好了。”

众人虽说是早在心底里有此心思，但谁也是肚内自忖，没有人敢吐出声来。

虎瘦雄心在，病了方顿一样有威风，他们怎能说出此话？

× × ×

朱亭一句话，惹得大家都不敢再说，只是怔怔看着他，像他中了邪毒一般。

朱亭大声道：“看什么看，他病了，再也不能做武林盟主了，我们再选一位做武林盟主，有什么不对？”

对是对，但谁敢吐声，说出此意？

× × ×

忽听得有人轻声冷笑，那笑冷在众人心底。

是一个姑娘，她什么时候站在众人眼前，谁也不知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方雏儿。”

众人心内一惊，方顿有一个女儿，她叫方雏儿，谁都知道，只是没人看到过她。原来她是这么一个小小丫头？

方雏儿冷笑，说道：“方顿虽说是病了，但他仍是武林盟主，是不是？”

众人不敢吭声。

方雏儿冷笑，说道：“朱亭，我知道你是朱亭，刚才你还在说话，这时怎么不说了？”

朱亭狠狠心，厉声道：“我为什么不说？你要我说什么？”

方雏儿悄声说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，再说来听听？”

朱亭的脸憋得通红，半晌说不出话，忽地大声道：“说就说，有什么了不得？我说的是方顿病了，他再也做不了武林盟主，得再选一位武林盟主，有什么不对？”

× × ×

众人都替朱亭捏一把汗，要知道十几年来，没有人敢说方顿的不是，如今朱亭竟当着方顿女儿的面，说方顿不能再做武林盟主，真是胆魄过人，但方顿一定会对他不客气，朱亭危矣！

× × ×

方雏儿竟笑吟吟，说道：“依你说，谁做武林盟主合适？”

朱亭大声道：“反正不是方顿！”

方雏儿笑吟吟，说道：“就是我来做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× × ×

众人都失笑了，这一回他们笑得很解气。

十二个人都在那里笑，笑得很开心。

方顿啊方顿，你一个武林盟主，丢脸丢到江湖上了，你的女儿竟要做武林盟主，笑话，笑话啊！

方雏儿待得他们笑过了，慢慢走上前去，纤纤素手放在那大理石的桌面上，说道：“很好笑，是不是？”

不见她的手用力，只见那块大理石的桌面慢慢开裂，渐渐裂开了。

能有碎石之力并不难，在座的几人也可办到。但能不动声色，便使那一块大理石桌面开裂，这就难了。

众人盯着她，看她的神色，只像是恶作剧，谁料得到她竟当面对十二个人示威？

朱亭大声道：“你想吓唬我？休想！”

方雏儿忽地一跳，身子一纵，便对朱亭使出十二招鹰爪功来，真是开石裂碑的鹰爪功！

她一抓一拿，真个是风云突变，瞬间千姿，朱亭躲她不及，身上的衣服被撕开了，肩头沁血，十分狼狈。

朱亭气得大叫：“方丫头，再有本事，你来欺我，我也不服！”

方雏儿厉声说道：“我不是爹那样的儒者，我对你们决不会客气！”

她拿捏得十分准，只是一逼，便让出朱亭的一只臂来，“咯”一声，朱亭的臂便断了。

朱亭大叫：“混蛋，王八蛋，方老儿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混种来？！”

× × ×

众人看不过眼去，便欲前来逼方雏儿。

方雏儿正有此意，她出道来，并不是想要当什么武林盟主，只要她爹爹伤心？让他没了女儿，女儿死了，看他伤心不伤心？再让武林正义道都知道他的女儿不走正路，那才最好。

她大喝一声：“好，看爪！”

她疯狂抓向大侠郭免。

郭免是众人中最具威望的一个，如果真的方顿不再做盟主了，恐怕武林盟主就非他莫属。

他厉声喝道：“方丫头，你休要欺人太甚！这些都是你的叔辈，你休无礼！”

方雏儿冷笑，叫道：“动手吧，只怕你们在方家的武功前显得没用！”

方雏儿再奚落他众人，说道：“我也奇怪，在我小时，看到你们一个个见了我爹，陪着笑脸那模样，我就不明白，你们也是人，站起来与我爹一般高，怎么那么低声下气？原来你们也来就是愿意做奴才的，那就怪不得别人了！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抓住她，送与方顿，再作道理！”

十二人都气咻咻，他们一齐扑向方雏儿！

× × ×

方雏儿却不像是开玩笑，人都知道郭免的话意，是要拿住她，再送去方家问罪，也知道此举最是妥当，便不想送了她的小命，全都小翼翼，来抓她拿她。

不料得方雏儿大喝一声，把那许不思的胸前抓裂，血淋淋地流。

许不思大叫：“我杀了她！”

这一叫叫出了怒火，武林盟主能怎么样？他的女儿便可为所欲为吗？杀了她，方顿能怎么样？他如今只是一只病虎，有什么威风？

一声吼喝，便引出了无限杀机，那十二人中，只有五个没有杀心，他们的剑与掌都慢，但另七人都是拳掌交加，还有一柄剑，直刺向方雏儿！

危在即刻！

× × ×

方雏儿却偏在此时，闭上了眼睛。

她想死，要死在侠义道的人手中，让她的父亲哭吧，哭着后悔，后悔他要雏儿嫁与大师兄，后悔他慢待了女儿！

剑刺在她的身上了，她已经觉出那剑的寒气正逼向她的心脏！

× × ×

她在笑，她在苦笑，她得死了，再也不用嫁人了！

× × ×

叭！剑尖折了。

眼前突地出了一人，他威风凛凛，喝道：“想杀人吗！”

他左手拿出一块玉牌，右手一挟，便挟断了那武当派徐知子的剑。

徐知子大叫道：“敢伤吾剑？我与你拚了！”

但那人身后再上来一人，一出手再折了他的剑，说道：“折一次也是折，何不折它两次？”

× × ×

方雏儿一见了这两人，顿时哇地哭出声来。

她的怨气有得伸诉了，他们是五师兄与四师兄。

× × ×

方生大喝道：“武林盟主令在此，你们休得胡来！”

郭免苦恨，他心里恨恨不平，是这个毛丫头胡来，怎么说他们胡做？

他说道：“就是盟主来了，也得有理可说。她无故伤人，怎么不拿下她来，交与盟主发落？”

方生说道：“好，我拿下她，盟主改日定给诸位一个交待。”

方生扯住雏儿，说道：“走，回去交与盟主发落！”

方霸手握鹰爪，一语不发，只是瞠视众人。

众人敢怒不敢言，心道：他们是盟主的人，要是不能杀了他们三人，回去便落下大难了。但人虽受了伤，但无深仇，怎么能再动杀机？

可此时方雏儿忽地大叫：“我不是方家的人，我不是方家的人，你们放开我！”

× × ×

徐知子一声断喝：“站住！”

他对方霸、方生说道：“她叫了一声，想必你们两人也听见了？她说她不是方家的人，那我不明白了，她既不是方家的人，你们何必急着带走她？”

方生陪笑道：“各位前辈，她是师父的女儿，也是我们的师妹，怎么会有假？再说就是诸位叔父没见过她，总见过在下。就算是给盟主一个面子，让在下带走师妹，得罪之处，改日由师父当面陪罪。”

十一个人都看着郭免。郭免本来想罢休了，但忽地想到：在此时，我不为众人说话，还有什么威望？

郭免说道：“她是不是你师妹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她得罪了诸位。你们两人也不能轻易走开。你看看徐知子道长的剑，也知道武当派的剑说是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的。你们折了徐知子道长的剑，想轻松地一走了之，有那么容易？”

× × ×

一句话搅起了轩然大波。

众人都对方顿不满，但都无处发泄，这一句话轻轻挑起了仇视。

徐知子说道：“久闻方家的八鹰厉害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出手不凡，我与你们好好一斗，如是胜了我，我徐知子当场自尽。如是你们胜不了我，留下一条手臂。”

方霸看看师妹，他心道：今日的事儿，必是不能善了，我就留给他一条手臂，那又怎么样？

看着方雏儿垂泪，他心里好生心疼。要知道师兄弟中，他最是怜惜小师妹了。他说道：“好，我便留与你一条臂！”

说罢，方霸使用鹰爪去击手臂。

方生抓住了他，方雏儿也垂泪叫道：“五哥，你不能那么做！”

徐知子冷笑，说道：“不能，不能，我就知道你不能，好，你动手好了。”

× × ×

人都站在院内，看盟主的人与十二家大侠动手。

郭免说道：“他们虽说是盟主的人，但在场的人都看到了，他们专横跋扈，根本就没有侠义之心，今日就给他们一个教训，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。”

徐知子再换一柄剑，使来虽不顺手，但剑已折，也无法了。他喝道：“好，使出你盟主的威风来，莫叫我失望！”

方霸对方生说道：“四哥，你带九妹走，我与他们拚了。”

方生摇头，他知道，就是想走，也不容易。他们看着三人在此，好容易得一机会，怎么会放过他们？他悄声说道：“你我只能胜了所有的人，方才能走。”

方霸与徐知子杀在一起。

剑来爪往。

嘶——，一声撕裂处，是方霸撕碎了徐知子的衣衫，再一声怒喝，是徐知子的剑刺在了方霸的腿上。伤不甚重，但血流不止。

方雏儿叫道：“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”

她想扑上去，与徐知子死战。方生扯住了她，扯得死死的。

方霸怒吼道：“徐知子，我愿为你陪罪，你还不愿，莫非真要死战？”

徐知子说道：“天下乱了，武林再复无主，盟主有什么威望，能使人膺服？我杀了你，再去问他！”

方霸冷笑道：“你能杀我，天下早就不再是方家的盟主了，你可横行天下，所向无敌！”

徐知子笑道：“不知羞，妄自尊大，岂不让江湖人好笑！？”

× × ×

剑来爪往。

方霸的手流血，腿也流血，但徐知子更怪，他的头上发髻被抓散，人更是狼狈。

郭免叫道：“徐兄，就罢手不斗了，如何？”

徐知子长吟道：“我命犹在，我剑仍存！”

武当派视剑如命，他的剑折了，决不肯轻易罢手。

只听得一声叫，原来那方霸的鹰爪正抓在徐知子的头上，只要他轻轻一拍便夺了徐知子的性命。

他说道：“徐道长，你肯放手了吧？”

徐知子的脸色惨白，他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好，好。”

方霸说道：“那好，改日定来武当谢罪。”

× × ×

方霸正向回走，他心想着：我与四哥和九妹这一次可以走了，他们多半不会再拦我们。我们回方府，省得九妹在江湖上再惹祸事。

忽地他看到方生的脸色大变，扔下了九妹，扑向前来，叫着：“道长！”

怎么回事？待得方霸再看时，徐知子已是倒在血泊中，他的长剑正插在身上。他吃力地看着那借剑与他的怨复我，说道，“怨兄，弄污了你的剑，对不起……”

怨复我大叫道：“徐道兄，徐道兄！”

× × ×

仇怨已结，十一个人再也不看徐知子，只是看着方家的三人。

郭免说道：“你们听着，别想走出我郭家，快束手就擒！”

方生说道：“郭大侠，此事也怨不得我们，是徐道长他……”

他想说出是徐知子太过自尊，折了一剑，就要寻死，那岂不是要死几个来回？

方雏儿大声道：“他是自刺而死，莫非你眼睛不好使，看不见吗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不来，徐道长坐在这里好好的，怎么会自尽？你折了两次剑，莫非不敢认吗？”

方生说道：“我折了他的剑，是因为他要伤我师妹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师妹虽说是胡闹，但她不曾伤人，我们也不会伤他。如今逼死了徐道长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方霸说道：“我自断一臂，以做补偿。”

郭免冷笑：“莫非你认为徐道长的性命只值你一条手臂？”

方霸说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× × ×

郭免看看众人，众人都是义愤填膺，他心道：方顿已是百足之虫，虽死不僵，但要我再服他，我却不服了。此时是一个机会，我不用它，难道白白放过？

他拿起那柄怨复我的剑，一腿跪地，说道：“徐道长，我誓不再与方顿为伍，愿道长英灵，在天佑我！”

他拿起剑来，在食指上割一下，血流下来，滴在地上。他再复叩头，把剑递与怨复我。

怨复我大声道：“既是郭大侠能如此做，我就不能吗？”他也一遍做下来，滴血做誓。

只是一会儿，十一人便都誓罢，郭免说道：“方生，你们走吧，异日去你方府，问你师父，你们走好了。”

方生看看方霸，方霸再看方雏儿，此时的方雏儿早就没了脾气，知道闯下了大祸，她低头，只不吭声。

方生心道：我看早早回去，与师父报知，师父一定会拿一个主意。就是与他们十一

人一决，又有什么了不得？

方生说道：“好，我们带着师妹回去，待得诸位前来，再由师父陪罪好了。”

第十五章 难言之隐

夜更深了，只有方顿坐在床上，看着他手里的那一块玉牌。这是真正的武林盟主的信物，一块血红血红的玉牌，上面蟠龙扬凤，看去很是精美。

“是谁？”

慢慢进来了大师兄方栋。

他看着师父。是师父第一个从垃圾堆里拣来的他，那时他只有四岁。

从此他便跟着师父了，如今已是近三十年，他看着师父的斑斑白发，心里好生堵得慌。

方顿说道：“为什么不睡？”他的声音很平和，仍是那么慈爱。

方栋的心一抖，他说：“师父，我对不住你.....我.....”

他扑通一声跪倒，要对师父说些话。

忽地看到师父床前闪出了一个人，那是娇美的庄重，她媚笑着，说道：“我以为是誰，原来是你。要与师父说说真心话么？要不要我出去啊？”

她知道方顿是最痛恨暗里弄事儿的人，他一向力主要做事光明磊落，一定不会要她出去的。

果然，方顿说道：“都是自家人，有话你说吧。”

方栋看着师父，忽地说道：“师父，我有一件事要问你。”

庄重笑了，说道：“有什么话，直说吧，不必那么认真啊。”

方栋看看庄重，再看看师父，忽地说道：“师母，你能不能走开，让我对师父问一句话？”

方顿低下了头，看来他的大弟子执意要惹庄重不高兴。

庄重笑了，说道：“你小心些，我走了，你们师徒两个说说悄悄话好了。”

只剩下了方栋与方顿。

说什么？他要说什么？

方栋说道：“师父，我对不住你……”

方顿的脸上没有表情，他莫非知道一点儿什么？

方栋哆嗦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我只想知道一件事，师父，是谁挑了你的脚筋，你告诉我？请你告诉我！”

他跪在地上，长跪不起，他一定要问出是谁害了师父，他要舍了性命，也为师父报仇。

方顿不语，他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栋儿，我知道你心里苦，我一倒下，方家都靠你。你是大弟子，凡事都要好好思忖，决不可胡做。你知道，武林盟主一位，也不是轻易得来的，如果你弄不好，便会丢了位子，那时后果不堪啊！”

方栋心头一震，他心里后悔，好生后悔。他与庄重有事，也不能对人说，他不能说。庄重是他的师母，如是说出去，岂不是让方顿的脸没地方放？再说庄重也不是一个稳当的女人，如是她闹起来，岂不会闹得天翻地覆？到了那时，他再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
他再扯住方顿的腿，问道：“师父，我问你，我求你告诉我，是谁害了你？”

方栋哭了，他泪流满面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从垃圾堆里把我拣回来，我对不住你，我对不住你啊……”

方顿抚摸着他的头，说：“你是一个脏孩子，你师母把你洗啊洗的，怎么也洗不净。我还记着她总是说，怎么洗不净呢，怎么洗不净呢？我说他太脏了，你嫌他不嫌？你师

母笑说，他不脏，只是洗不净.....”

泪水从方顿的眼里流出，哗哗淌的泪水把方栋惊呆了，他从来没见过师父这么动情。

方顿说：“自你师母死，我再也没听过有人那样说话了，她的声音很好听。”

方栋想求师父说出是谁害了他，但方顿死活不肯说。方栋心想：师父对我恩重如山，如今方府正是多事之秋，我得寻一个机会报答师父，就是为师父而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

方顿低着头，他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。

再进来了一个人，他轻声说：“师父，我有一事问你。”

目光炯炯的是二徒弟方为。

方顿笑笑，说道：“几个弟子里，你最在意闲事，你说吧，有什么事？”

方为说道：“我看师父对三师弟的死不太在意？”

方顿一叹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他的许多事，他做的事，有些.....”

方顿咳起来，他不咳，再说什么？

方为说道：“师父，我知道三师弟的死，师父知道些原委，能不能告诉弟子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你只当他没拣回来就是。”

看师父再流泪，方为心里恍然，他知道，三师弟就是不死，也伤透了师父的心。他做下了什么恶事，竟惹得师父如此不快？他想不明白，再问道：“师父，我想知道师父对那件事怎么想？”

方顿问：“哪一件事？”

方为说：“师妹。”

无语，静默。

再复说话，仍是小心翼翼，像搬一件很古老的古董。方顿说：“我看她喜欢你们几个师兄，我也不知道她喜欢谁。”

方为说道：“她真正喜欢的，怕是八师弟。”

方顿忽地咳起来，该死的咳啊，害得人心难测。

方为说道：“师父，你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都是你从小领大的。要怎么做，你直说便是，不然师兄弟们难做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看她喜欢方八，也不像是真的，她的心事，也从不对我说。庄重要她嫁与你大师兄，或许那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”方为咬着牙，莫非师父看不出，他也喜欢小师妹？

如果他说出大师兄的事儿，师父会不会对他更好些？

方顿说道：“庄重说什么，我也不在意。她毕竟只是一个女人。但你们师兄弟的感情，我是犯些踌躇，怎么能让你们都快乐？我想不明白。”

方为看着师父，他心里恍然，师父自脚筋被挑，一定想着师兄弟的团结，怕他们吵嘴，便乱了方寸。方为说道：“师父，我明白了师父的苦心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”

方顿看着他，忽地抓住他的手，说道：“方为，你大师兄为人老实，做事常无主见。你知道他的，你要好好撑持方府。有人要看武林盟主的笑话，每三年一次的赏善罚恶又要来了，我们从前杀了那么多的人，他们不会忘的。”

方为说道：“师父放心，我凡事与大师兄商量，一定要好好做，不会灭了自己的威风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那好，我就放心了。诸事和则有救，分则必败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为儿，我带大了你，你做事不能任性。”

方为点头，他慢慢走出来。

院里，正站着大师兄。

方栋说：“师父不肯说是谁挑了他的脚筋。”

方为说道：“一定有难言之隐。”

他看着大师兄，忽地说道：“其实不一定要找师父问的，还有人知道。”

方栋大喜，抓住他的手，问道：“还有谁？你说，你说！”

方为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医隐医不好马聪的后代，那一个医不坏马愚。”

忽地他们身后站出来一个人，她叹息说道：“既是你们师父不愿意说出来是谁，必是不想让你们去报复，你们何必强自出头呢？”

师兄弟两人都知道，这是那个方府无所不在的小师母庄重。

她在夜里仍是浓妆艳抹，站在那里，香气逼人。方为不敢看她，生怕她的目光盯着自己。方栋更是惊慌，他说道：“师母，我们想为师父报仇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依我看，他这样子说不定更好。”

她走了，留下了缕缕飘香。

方为问道：“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方栋说道：“我们去找那个医不坏。”

两人找来了毛鹰方才与瘦鹰方刚，说道：“四弟与五弟去找师妹了，我们也有事，放心不下，要去看看。你们两个在家里，好好守着家。要小心那个桑木头，他会再来的，如果他来扰师父，你放信鸽与我。”

两人答应，看着方为两人走出院，一直走在暗夜里。

庄重来了，她坐在方顿眼前，两人像是客客气气的主客，不像是夫妻。

方顿说道：“静则思动啊，静则思动。”

庄重抬起头，看着方顿，方顿的眼里像有云翳，他瞪着眼看暗夜，是不是他对方雏儿独自出走仍是放心不下？再不就是他不愿意让方为、方栋两人去找什么挑他脚筋的凶手？

庄重看着方顿，忽地说道：“我要去睡了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好好睡一觉，今天再也不想别的事儿了。”

她慢慢走出去，看来她似乎想着方顿能招呼她，能对她温柔如水，能轻轻地爱抚她，

哪怕是吐几个好温暖的字眼，暖暖她的心也好。但直到她走出去，方顿也不曾出声。

看来方顿恨意颇深，对她没什么好感。

方为与方栋到了医不坏马愚的家。这是医生之家，门庭前挂了一块字牌，上写着：

久病的人，

要死的人

死去的人，

可以求医。

医不坏马愚。

方为大声道：“马神医在家吗？”

院子里无声，他两人互看一眼，直闯厅堂。

堂上，挂着一幅字画，上面画的是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。那华佗的眼睛闭着，关公意却甚豪。一旁是周仓，拿着大刀。

出来了一个人，是一个年轻人，他说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有什么事？”

方为大声道：“我们请神医治病。”

那年轻人问道：“是谁要死了？”

方为说道：“我家里的人。”

那年轻人问道：“是什么人？穷人，还是富人？”

方栋大声道：“穷人富人，有什么分别？”

年轻人说道：“当然有分别，要是穷人要死了，找一片竹席抬出去埋了算了。富人就不一样了，至少要试一试，看能治不能治啊。”

方为嫌恶极了，医者德也，他没有医德，算是什么医生？方为说道：“他是富人，烦你去一次。”

那年轻人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不愿意去。”

方为拿出一块金子，说道：“这是出诊费。”

年轻人看着那块金子，仍是摇头，说道：“医不坏，医不坏，就只值这些？”

看他贪得无厌，方为两人更是恨他，方栋心道：看来他也是一个恶人，不如就真的给他一点儿颜色看看。他说道：“请神医去看看，酬劳一定从优。”

那年轻人瞪大了眼，看着他们：“你知道不知道医不坏总是先收酬金的？我去看了病人，如果真的医不坏，再问你们要酬金，你们就不愿意给了。世人心难测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总得先付好酬金，待我收好了，再随你们去。”

方栋问道：“听说你是神医医不好的孙子？”

那年轻人笑笑，说道：“不错啊，给不给？”

方为突然大声道：“好了，给就给！”

方为皱着眉头，拿出几块金子，放在年轻人的面前，年轻人抿着嘴，高傲十分，居然看也不看那金子。

三个人走出医不坏的屋门，到了门外，那个年轻人拿个大大的“不”字木牌，把它挂在“可以求医”四个字的前面。如今再念就是：

久病的人，

要死的人，

死去的人，

不可以求医。

医不坏，马愚。

三个人走，到了斜路上，那年轻人忽地笑说道：“两位要去城里，是走这一条路啊。”

方为说道：“不是那个城，是枉死城！”

忽地他探出鹰爪，一抓抓在那年轻人的咽喉上，他喝道：“别动，一动便没性命！”

那年轻人喝叫道：“不要命了，你们的病人还要治啊！”

方为问道：“只问你一句话，你说不说？”

年轻人说道：“有什么话，直问好了，何必动粗？”

方栋说：“你说，我师父的脚筋是谁挑的？”

那年轻人愣了愣：“你师父，谁是你师父？”

方栋喝道：“别作傻！我师父是武林盟主方顿。”

那年轻人笑了，说道：“那一日去看你师父，还真是医不好。来找我的一个小娘子，她长得那真是.....那真是.....”

方为手下狠了狠，叫道：“说正经事儿！”

年轻人说道：“是，是，她来说，方盟主的脚有些毛病，要我去看。她还，还.....”

方为喝道：“她怎么样？”

年轻人沮丧道：“她拿毒逼我，如是不去，她要毒死我。”

方栋说道：“你看了我师父的病，他的脚筋怎么回事儿？”

年轻人低下了头，他不愿说。

方为说道：“如果你不说，我就杀了你，正好弃尸荒郊。”

年轻人抬起了头，说道：“这个恕我不能说。”

方为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他可能只是一个庸医，说不定是打着医不好的名号，在这儿弄钱的。我们可不能信他，他有什么本事？”

传说中，这人可是极有本事，那些看去要死的人、死去的人经他救治，有的可活，有的能看出毛病来，他也名声大震。

方栋说道：“马神医，你要不说，便杀了你！”

他刷地一爪，如风驰电掣，竟撕扯下年轻人的胸襟，前胸露出一大块雪白的肉来。

那年轻人如杀猪一般吼叫：“杀了人了，杀了人了！”

再叫一会儿，觉出没了疼痛，方才再看，胸前只是没了衣襟，方为喝道：“再不说，

只好杀了你！”

马愚说道：“我看了他的脚，他的脚筋被人挑了，但也说不定是他自己挑的。”

方为大声道：“胡说！我师父被人害了，他怎么会自己挑了自己的脚筋？”

习武之人，如是没了脚筋，便是没了性命一般。要是他们师兄弟，宁可没了性命，也不会让人挑了脚筋。师父决不会自己挑自己的脚筋，他是胡说！

方栋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：“你再胡说，我真杀了你！”

年轻人苦着脸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是谁干的，但他当时血流满床，看样子刚挑了脚筋不久，满头大汗，看着我，几乎要昏过去了。我问那个女人，他是怎么断了脚筋，那个女人也不说，只是要我看，能不能医得好。我说道是医不坏，但医不好。她说，那好，弄药给他医一医。我给他医了……”

方为喝道：“你还看到了什么？”

年轻人忽地失声道：“他的血，对，他的血，他的血是黑的，一定是中了毒……”

两人放了那个年轻人，放他回家了。

方为说道：“有人毒了师父，再害师父，那个人一定是师父的亲人。”

方栋沉声道：“那会是谁？”

方为突然大声道：“师兄，我有一句话，不知当不当问你？”

方栋心一沉，说道：“有什么话，你说好了。”

好久，方为才说道：“你说，是不是那个小师母害的师父？”

他双目炯炯，看着师兄方栋。

第十六章 废人做盟主

方府，门前的石狮仍是那么勇猛。

站在门前的大汉仍是那么壮硕。站在门外的郭免等人看着那门楼。门楼有些旧了，好久不曾粉刷了，是不是方家的主人志不在此？再不就是方家的主人没有精力，露出了捉襟见肘的窘迫？

他们站在风中，等着盟主召见。

与以往不同的是，站在前面的十一个人都是满面怒气，冷冷而视。风中的方府再也不是他们想往的圣地了，它只是方家权势的像征。

郭免说道：“你们两个扶着朱兄弟一下。”

朱亨的臂是断的，早就接上了，但仍缠着厚厚的布。后面的怨复我手里捧着那两截断剑和一件徐知子道长自尽的血衣。

方顿要见他们。

院子里布满了人，一直走到了厅前，郭免才高声道：“中州郭免与十位豪杰求见方盟主！”

里面传来方顿的声音：“有请！”

他们看到了方顿，他坐在椅上，微笑着看众人。

郭免说道：“方盟主，在下有一件事不明，特来请教。”

方顿微笑，只看着他。无事不来，知道了他的伤病，再人人胥气而来，必是不善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来找方盟主，是望盟主给我一个交待。三日前，我等正在家内聚会，来了方盟主的爱女，出言不逊，伤了武当派徐知子道长，又口出狂言，中伤我等。徐道长气不过，要拿下她来，交与盟主处置。可此时方盟主的弟子方生两人冲来出手，击折了徐道长的剑，徐道长气不过，便与方霸一斗，当场自尽而死。虽说徐道长是自尽而死，

可方盟主的弟子方霸却是凶手，这事躲不过的。这里是徐道长的血衣与折剑，请盟主过目。”

递上来了血衣与折剑。

方才与方刚两人站在师父身侧，接来了断剑，交与师父。

方顿看过了断剑，再看血衣，他沉吟半晌，不能出声。心里也猜知是方雏儿闯下了祸，师兄见她罹祸，才出手相救的。

方顿忽地大声道：“才儿，他们两人在哪里？”

方才一怔，师父明明知道，四师兄与五师兄都追师妹去了，为什么要问他？他一怔间，方刚躬身答道：“师父，四师兄与五师兄均不在，弟子派人急马去追。”方刚大声喝道：“来人！”

上来了一个大汉，这是铁骑百人中的一位。方刚喝道：“持盟主令旗，去追回四师兄与五师兄，令他们必得日夜兼程，赶回府内！”

大汉领命而去，只是须臾，便听得蹄声得得，人已杳远。

方顿抬头对众人道：“早说我已是残人，但盟主之令不可废，在新盟主未出之前，我不得不勉力而行。此回事关我小女，更不得不禀公而断。请诸位在方府小住，待得女儿与弟子回来，再作处置。”

郭免看看十人，心道：他是盟主，总得给人一个交代，我看他如何处置好了。他总不能把他的弟子杀了，以谢徐知子。如是他不能，便是偏心，我自有话要说。他扬声道：“诸位，盟主处事公允，我等只须等待。”

有酒有菜，喝得微醺。

忽地郭免说道：“酒不要再喝了，须知不是来作客的。”众人意会，方才与方刚怎么再劝，也是无用。

方才黯然，出来对方刚道：“七弟，依师父的脾气，四师兄与五师兄岂不是不妙？”

方刚说道：“他两个闯下了大祸，也是无法。”

方才气道：“就是你在，师妹被人欺负，你也得出手，别说是断了他的剑，就是出手再重些，伤了他的人，也算不得什么。但他自尽，你就难办了。”

方刚冷冷道：“都是那个狗屁武当派，技不如人，认输也就是了，何必自尽？我要与人打，输了就自尽，怕不死几十回了？”

两人来到了师父屋里，看到庄重正在为师父端药。师父愁眉不展，坐在那里叹气。

方顿说道：“他们怎么样？”

方才说道：“想不吃不喝，一心等着师兄回来。”

方刚问道：“师父，师兄也是救师妹，怎么责罚他？”

庄重冷冷道：“郭免有什么了不得？他来责问盟主，他比盟主更有威风吗？”

方顿黯然道：“我病了，他们看不起我。如果我不是脚残了，他们不会来的，就是来，也会比如今更客气些。”

方才问道：“师父，四师兄五师兄回来了，那不好办。”

庄重站起来，她的身影在暗夜里也是美的，她微微笑着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江湖事，但也知道有事弟子服其劳这一句老话，你们不能看着师父为难。”

方刚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去办好了。”

方顿叹气，说道：“你们小心些，我很难照顾你们。”

两人走出来，方才问：“你要怎么办？”

方刚说道：“他们来找盟主，像是从前的楚子问鼎，自然不安好心，我们何必客气？”

方才打了一个冷颤，说道：“他们可都是侠义道的英雄，你想怎么样？”

方刚说道：“有一个人，你也认得的，他与师父总是要比试，功夫与师父不相上下，他可是恶人一个……”

方才说道：“你是说桑木头？”

方刚笑笑，不说了。

方才一拍腿道：“对啊，要桑木头去与那几个臭东西纠缠，只是他在哪里？上一次得罪了他，他早就无影了，哪里去找？”

方刚笑笑，说道：“你去酒窖时，没注意酒窖有什么不同？”

方才茫然摇头。

方刚大笑，轻声道：“他在酒窖里，他在那里与那个毛丫头练功……”

桑木头在酒窖里，大都是躺在酒桶上，醉意醺然，看着毛丫头练功。他嘟哝一句，毛丫头也听不清，有时他一觉醒来，看毛丫头也睡，便大怒，用酒瓶来打毛丫头：“都叫你害死了，你怎么不练功？”

毛丫头忙跑，叫道：“你忙你的，见酒不要命，我怎么练？”

正吵间，忽听得有脚步声，桑木头抓着毛丫头，便向酒窖里逃。来的是方才与方刚。两人来搬酒，到了酒窖边上，方才说道：“怎么像是有人动过？”

方刚说道：“这几天他们来，着实喝了不少的酒，一个个硬装大侠，酒肉穿肠，侠气仍留嘛。”

方才说道：“他们来做什么？”

方刚说道：“还不是有人多嘴，说是那个桑木头在此，他们要师父交出来他。师父怎么肯？就与他们吵起来，那个郭免有什么了不得，竟说桑木头也不算什么？要知道，师父不病，也未必是他的对手？几次与他相争，都差一点儿输了给他。你们怎么敢小瞧他？你看郭免那大话说的……”

方才说道：“他未必是说大话，听说他本事不差，只比师父差一点儿，说不定他能对付得了桑木头。哎，要不要他再来时，要他与郭免动手，看他两人争一个高下，好不好？”

方刚叹气，说道：“师兄，你差了，你当桑木头是什么人？天下习武者，最高的境

界是什么？不是精，而是痴。依我看，师父习武，算是精了。但那个桑木头，却是一个武痴。他的本事，实在难说有多厉害。”

方才说道：“只是他看不起那个郭免，郭免就是要与他动手，他也不屑与那些人动手。”

方刚说道：“他们是有备而来，你看人人手持兵器，也不肯多喝酒，哪里像桑木头那般豪爽，说吃说喝，一般不误？他们想与桑木头动手，我看这一次也许他们会得手。”

方才去拿酒坛，忽地问道：“我不明白，他们为何单挑桑木头，去找别人，岂不是更易得手？”

方刚冷笑，说道：“师兄，你是真呆还是假呆？那个郭免看师父病了，想得武林盟主的地位，想做下一件大事，一鸣惊人，拿什么给武林人看？他是想拿下桑木头，让天下武林膺服他。如是他得了武林盟主，更比师父狠些了，恐怕到了赏善罚恶时，杀人更众。”

方才说道：“头三年，师父只杀了三个人，他们是巴头虎、毒蜂、快刀吴雄，这一次要是师父再主盟，怕只能杀一个人了。”

方刚说道：“他们喝酒时说师父老了，便是说此事，要是郭免主盟，杀人必众。”

方才说道：“他想杀桑木头？”

方刚冷冷一笑：“岂止是桑木头，就是对师父，他也没怀好心。”两人说着，搬着酒，上去了。

桑木头呆呆看着酒桶，一口口地喝。他忽地大声道：“狗崽子，我去看看，要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”

他窜出去，悄悄跟着方才与方刚两人。

方才与方刚给郭免拿酒，众人喝着酒，方才与方刚肃然立在一旁，侍候他们。

忽地朱亭问道：“请问方六侠，你家四兄与五兄什么时候会回来？”

方刚笑笑说：“我也不知，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总会找到的。再说诸位在这里有吃有喝，还怕等吗？”

郭免一听不是话头，冷冷道：“你是说我们到你方府来混吃喝了？”

方刚陪笑道：“不是，我只是担心……”

朱亨大声道：“有什么担心的？”

方刚在听着窗外，听着那细细的脚步声，他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桑木头与师父十年一比的时候，他随时会来。如是他来了，怕对诸位不利。”

朱亨脾气暴躁，他大喝道：“桑木头来了能怎么样，他还能咬下我的鸟去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休拿桑木头吓我，莫非我怕桑木头不成？”

方刚心里暗笑，他听到了那脚步声已停在窗外，便说道：“桑木头是一代豪杰，连我师父都怕他三分，诸位说不怕，恐不是真话吧？”

郭免心道：他拿桑木头来吓我，是黔驴技穷，怕我等他四师兄五师兄来了，要方顿难堪，想赶走我，那么容易？

他大声道：“桑木头来了，我自对付他，难道他是三头六臂不成？”

话音刚落，“嘭”地一声炸响，窗子便开了一个大洞，从那洞里探出头来，那是一颗虬须炸开的头颅：“郭免，你出来，我宰了你！”听这炸雷一般的声音，郭免不由得一愣，他看着方刚那皮笑肉不笑的神气，心道：坏了，我上了这小畜牲的当，他刚才那一番话，原来不是说与我听的。我何必找那碴口？可桑木头真的来了，要对付他，真有些难处。

可十个人的眼光都盯着他，看他如何，他此时如改口，岂不是再也无法做人？

他慢慢说道：“既是桑前辈来了，请进来说话好了，躲在窗外偷听，也不是正理。”

桑木头炸了：“放你娘的屁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来说我？看来方老儿一病，你们这些臭屎蛋都狂起来了，他当的什么盟主？不如我来替他教训你们一顿！”

桑木头说罢，人如电闪，冲至朱亭面前，说道：“你说我不能咬下你的鸟，我咬下你的蛋来下酒！”

他冲至朱亭面前，朱亭知不能慢，但他一出掌，双掌逼向对方，忽地那桑木头的身子一翻，人倒立，手竟在他的腿下！

郭免喝道：“退！”

他急扯着那朱亭，但朱亭的身子是向前冲的，只是顿一顿，便身子再疾退！

这一退扯开了他，但朱亭觉得裆下一凉，原来那桑木头真个手在朱亭的裆下拿了一把。

十个人当他说笑，谁会真个咬了人家的鸟？但料不到那个桑木头哈哈大笑，嘴里咬得血淋淋的，说道：“你当出个难题，我便办不到？我看我赢了方老儿了，他真的拿一个恶人，咬了他的鸟去，恐怕方老儿做不到了！”

朱亭本来不知道桑木头做了什么，一听得他说真个拿了他的鸟去，不由得大是恐惧，他低下头去看，裆内真是血淋淋的。莫非他真个说了就做？

真是杀人不眨眼的桑木头，朱亭大叫一声，昏死过去了。

桑木头仍是笑哈哈，说道：“郭免，你拿你家那药快给他服下，不然他准死。他这回不死，也只能当太监了。”

乘着慌乱，桑木头大笑，叫着：“再记着，说我老人家时不能胡说，说我一句坏话，我便剥了你们的皮！”

桑木头一翻身子，人再从那窗洞飞出，不复有声。

郭免大声道：“快扶他起来，我给他敷药！”

当下给朱亭服下了药，再在他的裆间敷上药，郭免看他徐徐醒来，说道：“朱兄，委屈你了。”

朱亭真是倒霉，先是被折了臂，再被重伤，此时神色黯然，死的心也有了。

郭免说道：“此仇不共戴天，我要找方盟主寻一个公道。”

方刚冷笑，说道：“依我看，你们是咎由自取，这个桑木头，就是我师父每每与他在一起，都是极尊敬他。他功夫过人，脾气暴戾，哪里容得你说他一个不字？师父说他功夫也未必天下第一，就惹来三十年的苦斗，你说话辱他，自然有杀身之祸了。我看他这一次脾气是好了，不然准得杀几个人。”

郭免恨声道：“你想要他杀我们，那是休想，你以为我们的剑是提它好看的吗？”

方刚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没说那话。”

方才扯着方刚，走出来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们是傻子，是傻子。”

怨复我问道：“郭兄何出此言？”

郭免一叹，说道：“我们自来找方顿，找他处罚他的女儿、他的弟子，他怎么乐意？这几日他一定会处心积虑害我们，我们还在这里喝酒，岂不是傻瓜？”

怨复我恨声道：“方顿做什么武林盟主，他早就是过时人物了，郭大哥，你德高望重，我们就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吧？”

郭免看着十几人，说道：“只怕你们心不齐。”

怨复我大声道：“咳，都什么时候了，郭大哥还东张西望，莫让兄弟们冷了心。”

朱亭呻吟道：“我有三个弟兄，都情愿听郭大哥令，水里火里，但请吩咐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眼看着武林赏善罚恶就要来了，郭大哥不主事，难道让那个瘸子主事吗？”

郭免看看众人，说道：“如今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一不做，二不休！”

十一个人要杀方顿，夺盟主令！

第十七章 焚庄

方为突然站住了，他说：“不对！”

方栋不解：“有什么不对？”

方为说道：“那个年轻人不像是马愚。”

方栋问：“怎么不像？我看他说话条条是道，怎么会不是医不坏？”

方为摇头叹息，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。他不是马愚，还有……不好！快！”

返身就跑，方栋不知道他为何再复回去，叫道：“师弟，等我一等！”

没等他们到那医不坏的家门前，便听得人喊嘶叫，原来那医不坏的家里烧起了大火，火势极旺。有人来回跑着，叫道：“马神医，马神医！”

远远看着那个年轻人在那房里，在楼上奔突，身上火烧得极旺。有人叫道：“烧着人了，烧着人了！”

便有人喊叫去救，但眼看着那楼木哗哗烧落，哪里上得前去？只听得咯咯一阵响，楼便烧成平地了。火势极大，哗哗剥剥响得直落架，来救火的人看着那烧势，都叫嚷：“没救了，没救了，可惜，可惜！”

有人说道：“把小马神医烧死了，把小马神医烧死了。”

方为问道：“老丈，这位小马神医就是医不坏么？”

那老头儿不屑一顾：“你这都不知？医不坏是小马神医的父亲，而这小马神医如今的医道也逼近了他父亲，远近知名。有的人来找神医，指名要小马神医看呢。”

方为看看方栋，原来如此。那个神医并不是马愚，只是他的儿子。

方为问道：“老丈，不知道医不坏马神医他在哪里？”

那老头儿眼一瞪：“那谁知道？说不定也死了，更说不定去了远方云游，不知道他在哪里。”

方为对方栋道：“师兄，看来是出了蹊跷，那个老医不坏没了，这个小医不坏死了，哪里去寻挑断师父脚筋的线索？不如我们回去，再作道理。”

两人急急向回赶，一路上也担心方府内，只剩下老六老七两人，能不能有什么事儿发生？在他们两人的心里，都怕那个小师母庄重出事，要知道她年轻貌美，守着师父一个断腿的残疾之人，说不准会出什么怪事。

夜来了，方顿坐在床上，忽地心里有了一丝不安。

他是一个很警觉的人，说不清那不安来自什么，只是不安，像是猎物听到了渐渐走近的脚步声，像是嗅到了危险。

他敲敲窗棂，呼唤来了庄重，再对她说道：“你去唤来六儿与七儿。”

庄重一脸睡容，说道：“夜半三更，你折腾什么劲儿？明天再说，好不好？”

方顿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做事一向不会错，我今天夜里心惊肉跳的，一定会有事。你叫他们两人来。”

方才与方刚两人来了，站在床前。

夜仍是漫漫浸浸，听得出远处一声声的更鼓。

莫非他猜错了，只是风声鹤唳，他就变得草木皆兵了？

夜仍在沉睡，但睡在客房里的人不再沉睡了，先是郭免起来了，他的手里提着剑，头上包着一块布，那是一块很不好看的白布。

他身旁的是怨复我，他的头上也包着一块白布，提着一柄剑，双眼环视如鹰。

再就是那八个人，他们都坐起来了，十个人看着躺在睡铺上的朱亭，齐声说：“朱兄，我们给你报仇！”

朱亭的手里握一支短匕，他坚定地说道：“如果有人来，我会自己杀死自己。”

十个人悄悄出去了。

他们到了方顿屋前，那个人从前是他们的盟主，如今他再也不是了，他们要放一把

火，烧死那个人。

十个人埋伏在屋前房后，在房屋前后放满了柴草。

风吹起来了，郭免一声呼哨，所有的人一声呐喊，全都包裹着头，叫道：“江南十三鬼报仇来了！方顿纳命来！”

同声一呼，声如雷动，便在房前屋后放起火来，他们看着火光中，那方顿与他的小妻子、方六、方七都在房内，便齐吼叫道：“莫叫走了方顿！”

院里的大汉闻声扑来，但他们人再多，也不是十个人的对手，只是剑刺刀搠，血泊中便倒下了多人。有人嘶叫道：“杀了他们，一定是黑道恶魔！”

郭免心里好笑，也血脉贲张：“你以为我是黑道恶魔，我要让你看看我是谁，你会大吃一惊。我是你家主人的好友，谁叫你待我不义，我要烧死你，也是活该！”

看看火势更旺，房内听得方顿叫道：“庄重，你赶快走，你走！替我照顾雏儿！”

方才大喊道：“师父，我来背你！”

方顿说道：“不必，我不要你背！”

方刚说道：“师父，你待我们如亲生父亲，你不走，我们跟你一齐死！”

只有庄重眼瞅着方顿，像是看他在嬉戏。

方顿看看那火烧得更旺，人都冲不出去时，方说道：“你们两个听着，在我床下有一条秘道，直通后巷，我们从那里走好了。”

房梁已烧得哧哧响，眼看着就要落架子了，方顿忽地大声道：“天灭我，天灭我！”

方才不解地看着师父，既是有后路，何不快走，还那么大叫，什么意思？

便见方刚也笑了，大叫道：“师父，我背着你，我背你向外冲！”

听得方顿惨叫声声，方刚也直叫，庄重忽地尖声叫道：“方顿，夫妻一场，你顾顾我！”

方才恍悟了，原来师父是要屋外放火的人知道，他仍在火中。

掀开了床，方顿仍是那么平静，他说道：“才儿，你把这床向一旁移移，让火烧了它！”

方才不明白，火势如此大，烧得师父胡须都燎光了，他还顾那张床做什么。但他听师父的话，把那张床移一旁。师父看一看，说道：“别移得太远，近一点儿，再近一点儿。”

方顿忽地说道：“庄重，我告诉过你，有一包东西放在我的屋子里，那是一包骨殖，你放了没有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放好了。要我拿与你么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是。”

那是一包骨殖，是方顿的妻子的骨殖。当方顿拿起那一包骨殖时，方才说道：“师父，你不放心，我背着好了。”

方顿不理他，自顾把那一包骨殖放在一个瓷坛后面，用烧坏的瓷片护好。他看着那骨殖，恨声道：“让我不能埋你，我必杀他！”

方才与方刚头一次见师父如此气恨，心头也是恨意顿增。

方顿再说道：“刚儿，我们先下去，你在后面，弄得没人看透有暗洞才行。你知道怎么做好了。”

方刚笑笑，说道：“师父放心。”

方才要背着师父，方顿忽地说道：“庄重，你背着我先走，让才儿断后。”

庄重脸色平静，方刚心里嘀咕，怕她对师父加害，若是忙乱中她害了师父，岂不是乱中出错？但看师父的脸色，像是极平静，心道：看来师父算定她不会怎么样，方才让她背着师父的。再说她背着师父，便有责任，她不会胡乱做事。他心里暗暗佩服师父，大事不慌，是盟主的心性。

看着师父与庄重先下去了，他看方才，说道：“六哥，只有你与我，看好师父，干

万别出了差错。”

方才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要小心。”

方才也下去了，此时那屋架呼地一下子便落下来了。方刚踢开那屋架，把一堆衣服杂物放在洞口旁，再拿一块烧得极旺的木头扔在洞旁，他跳下洞，用鹰爪一抓，那着火的木头便落入洞内，洞内的衣物杂物呼地便烧起来。

郭免看房屋在烧，看着远处呼喊求救的大汉们，他们虽说都是方顿的人，但看了凶神恶煞般的十人，也不敢再靠前来，只能在远处遥遥呼救。眼看着方顿死在那里，没人敢上前来救援。眼见得一个武林盟主被火焚烧，死于非命。

郭免看着那房屋，喝道：“莫叫走了方顿！”

房架烧落了，十个人聚在对面，能看得清清爽爽，那些大汉一见房也烧落了，便大声呐喊，人人逃走。

怨复我大声道：“烧死了方顿，没想到竟有这般容易！”

郭免心咚咚跳，心道：我早就知道方顿病了，且毒没了功力，收拾起他来易如反掌。怎么早不收拾他，让他在武林中还做了两年盟主？如今他没了，到了赏善罚恶的那一天，我要做盟主，还有许多事儿要做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郭兄，我们走吧！”

郭免喝道：“慢走，且看火烧尽了！”

众人眼巴巴看着火烧得尽了，烧成了一堆废墟。

郭免说道：“事关重大，怨兄弟与许兄弟两人再翻一翻看，看找不找得到骨殖。”

众人不愿意再翻废墟，但听得郭免一说，知道事关重大，不得不看。烧成残烬的火堆仍有热气，一挑一找，便灰烬顿起。

怨复我大声道：“方顿早就烧死了，还找他做什么？”

忽地有人叫道：“郭兄，我找到了！”果然有骨殖，烧得脏兮兮的，拿来给郭免看。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真的烧死了方顿。”

正说间，忽地传来一阵长啸，原来那酒窖里醉酒的桑木头此时酒醒，听得毛丫头说方顿家里失火，便与毛丫头一齐赶来。

远远看着那桑木头过来，有人忙乱想逃，郭免喝道：“慢！”

他手里持剑，站在那里等桑木头。

桑木头一见房子倒塌，叫道：“谁烧了方老儿的房子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失火了，或许是方大侠自焚，也说不定。”

桑木头看他轻描淡写，便知有鬼，他怒道：“混蛋，他怎么会自焚？你胡说！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对啊，方大侠既是武林盟主，他怎么会自焚？分明是有人害他！那人是谁？一定是他的仇家了。对不对？”

众人看他与桑木头谈笑风生，心里大是解气，叫道：“对！”

桑木头怒道：“你也算是一号人物？我原来没看透你！”

郭免说道：“方盟主死于非命，我等在房内听到，便来救他，只是人已烧成骨殖，怎么能救？只在风中听得方大侠呼叫报仇，他的仇人是谁？问一下武林中人，谁也知道是你桑木头！”

桑木头听得郭免巧言善辩，心里道：看他这几个兔崽子，一定是想武林盟主想疯了，到了那个狗屁赏善罚恶大会，他们一定会做出不利于我的事儿来，不如杀了他们。

他眼露凶光，早被郭免看出，郭免说道：“桑前辈，你与方盟主有约，双方一较胜负。如今虽说是方盟主不在了，但那约仍是有效，你别赖帐！”

桑木头大声道：“狗屁，方老儿不在了，谁能与我比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方盟主在世时，说定的是你教这个毛丫头武功，让她与方盟主的几个弟子一斗。如今虽说是死了方盟主的六弟子、七弟子，但他的那几个大弟子仍在，她如能胜得了方盟主的几个大弟子，你才是武林第一人。”

桑木头心里嘀咕，看这郭免鬼气阴森的样儿，怕比方顿更坏。但天下第一要得，怎么也得与他们一斗。他大声道：“对啊，方老儿死了，他的弟子不死，我就让这丫头斗那几个弟子！”

毛丫头大声道：“我不与他们动手，二哥死了师父，一定很难过。他如果在这里，会替他报仇的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要报仇，就要杀了桑木头，你与他那么亲近，怎么会杀他？”

毛丫头怪道：“我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问天下武林人，他们都知道，方盟主只有一个仇人，那就是天下第一恶人桑木头。”

毛丫头叫道：“他没放火，他也没杀人，他一直与我在酒窖里！”

郭免笑说道：“丫头，你这话就差了，他一直在酒窖里不假，但你是不是眼也不眨地盯着他？他的功力天下第一，要想骗过你小丫头，那还不容易？他只要在你打一下瞌睡时出来杀人，再放火，你看得住吗？”

毛丫头看着桑木头，看他气得咬牙切齿，心道：我看他不像是杀人的人，像我在街上看人打架，那人说得天响，保准他就是坏家伙。只是这个郭大侠一身鬼气，能说会道的，桑木头也不是他的对手啊。如果到了那个什么赏善罚恶大会，他信口而说，桑木头只会骂他混蛋，岂不是被他害死？

桑木头说道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我会召集方盟主的几个弟子，到了赏善罚恶大会，桑前辈敢不敢来一会？到那时，让那个毛丫头与方盟主的几个弟子一战，看是谁胜。如是这个丫头胜了，我便宣布天下第一是前辈的。如果是方盟主的弟子胜了，桑前辈就得听大会的，不得搅乱大会。”

桑木头气得咬牙，他心道：我一辈子想怎么着便怎么着，你敢来管我？但原是与方

老儿有约，这事儿也赖不得的，光是酒也喝他半窖子了，怎么能赖？他大声叫道：“好，我就来，我那时再来，与你们算账！”

桑木头一声呼哨，带着毛丫头走了。

忽地，远远传来叫声：“师父，师父！”

听得是方为的声音，怨复我大声道：“郭兄，我们走吧。”

郭免一晒，说道：“在那里拾骨殖，悲伤些！”

众人醒悟，都在那里细心寻找骨殖。

只见风一般快卷来两人，那两人正是去寻找那医不坏的方为与方栋，两人扑来，看那倒塌的房屋，只是不语。

方为扯着郭免，叫道：“郭叔叔，你说我师父他在哪里？他怎么样？”

郭免强忍泪水，说道：“方为，你知道，你师父他为人刚直，他……他……咳……”

再一声叹，他也说不下去了，只是流泪。

方栋大声吼道：“说，他怎么了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他被那个桑木头给烧死了。”

方为大声道：“不会，不会，桑木头躲在家里的酒窖里，偷偷喝酒，怎么会害死师父？你说，你说，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不光是我，这里十个人都看到了，你师父死在屋子里，这是你师父的骨殖，桑木头带着那个丫头走了，他说，要你们在那赏善罚恶大会上与她一斗，如果你们输了，江湖黑道便大大猖獗了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方为，我看你还是节哀，找回你的几个师弟，你们去与那个桑木头一斗，这里交与我处理。”

方为大声一哭，与方栋扑倒在地，叩头不止。

第十八章 凄惶

方八吃下了那绿色的东西，忽地狂性大发，身子在风中抖动不停，叫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，烧死我了，烧死我了！”

那海食天看着方八，忽地害怕了，叫道：“可千万别死啊，你要死了，我找谁要秘籍？！”

可方八的脸色十分难看，气息也变得微弱，他轻声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不行了，你照顾三妹，你们两人要小心，千万小心，世人心难测……”

他倒在船舱上，再无一点气息。

一阵风哭了，泪水盈盈。

她看着方八，心里好生难过，她与方八结拜，知道他是一个正直汉子，虽说人矮小些，但为人正直，与她能心心相印。

一阵风哭道：“你杀死了他，你葬了他吧。”

海食天也觉无趣，说道：“行了，行了，你别哭了，我便依我们海沙帮的规矩，海葬他好了。”

一阵风亲手为方八裹尸，她用白布把方八裹住，裹得严严的，但那白布还是浸出黑黑绿绿的毒汁来。一阵风裹完了，哭道：“海食天，我与你共戴天！”

她的手按在那毒汁上，便扑向海食天！

海食天一见惊住，叫道：“抓住她，抓住她，她疯了！”

几个海沙帮众来抓一阵风，一个正抓在她手上，叫道：“我抓住她了，我抓住她了！哎呀，妈呀！”他的手上满是毒汁，身子忽地颤抖，半是害怕半是中毒，萎在舱边呻吟。一阵风抱起方八，慢慢走到了船舷，说道：“二弟，大海是干净的，我们一起跳下去。”

海食天远远看着她，心慕其美，看着海风吹拂一阵风的衣裾，飘逸非常，一阵风真

个是仙姿神采，不由心底暗暗生恋，叫道：“姑娘，你放下他，我帮你疗毒。”

但他也心知，一阵风的毒他是解不了的。

一阵风回头，说道：“海食天，你害了我与我二弟，我就是做鬼，也不会放过你！”

海食天大声道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有人要我这样做的。”

一阵风哪里听他，她抱着方八的尸体，哭泣着，低语道：“二弟，我与你跳海，有我在，你不必害怕！”

她一边哭，一边将那布带缠在自己身上，缠得紧紧的，说道：“二弟，我与你生不能在一起，到了阎罗鬼殿，也要在一起。”

海食天喝道：“抓住她，只有她才知道那秘籍藏在哪里！”几个大汉要来拿她，一阵风喝道：“谁过来，谁就死！”

大汉全都畏死，远远吼叫，不敢靠前。眼看着一阵风扯着方八，趑趄而投，直入海中。只见浪花一卷，两人全都无踪。

海白菜跑到了岸上，看着大船远远而去，心里很是凄苦，她喜欢一阵风，谁知道她竟是一个女人？名闻天下的大盗一阵风竟是一个女人，说来有谁相信？但她确实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很漂亮的女人。当时令她心动的，只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人而已。

海白菜跑到了酒楼，想喝个一醉方休。

她正喝着酒，忽地看到许多的武林人走上来，呼喝要酒。

一人道：“别喝得过多，误了正事。”

另一个说道：“抓那个海沙帮的人，那是手到擒来，有什么难处？”

大汉正色道：“他们有毒砂，再说那海食天也是凶悍异常，你抓不抓得到，也是难说。再说他们时常在海上，一旦出了海，便没法儿办了。”

这大汉说道：“依我说，每年一度的赏善罚恶大会真是过瘾，你能把你认为是坏人的抓起来，拿到那大会上去让人评说，如是真个十个德高望重的长者说他该死，当时他

便是个死人了。我们拿住海食天，把他带去大会，他岂不是个死？”

忽地有人接口道：“要想拿住海食天，并不是易事。”

众大汉一惊，细看看店内，竟无一个男人，哪来的接话声？

便见梯口上来一个中年文士，他说道：“在下鲸鱼帮主飞奇，各位有礼了！”

在座的都知道鲸鱼帮是白道，便对那文士也施礼，说些久仰之类的客气话，请飞奇落座。

海白菜知道飞奇认得她，便低下头，只是闷头吃喝，不敢抬头看他们。

一位大汉一揖道：“请问飞帮主，你说海食天不易捉，不知怎么才能捉得到他？”

飞奇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与海沙帮打几十年交道，还算是当今的海沙帮主海食天最有本事，他能带着手下的兄弟出生入死，他本人也凶悍异常，凭几位身手，怕不易得手。”

那大汉脾气暴烈，他大声吼道：“依你说，拿不住他，我们的仇怎么报？”

飞奇一揖，仍是带笑，说道：“不知道几位与海沙帮有什么仇隙？能不能告知在下？”

那大汉一听垂泪，说道：“我父亲与妹妹在海上乘船，竟被海沙帮的人所劫，父亲死在礁上，肚肠流出，慢慢晒死，惨不忍睹。更可气的是，那个海沙帮的帮主当着我爹的面儿，奸我妹妹，致使我妹妹死于非命。此仇不报，决不为人！”

那大汉咬牙切齿，说得海白菜也心惊肉跳，她心道：我哥哥决不如此坏，再说我也没听说过此事，是不是又有谁做下了恶事，栽赃在我哥哥身上？可仇怨一结，就不易再解了。只怕哥哥与他们得有场血战。

那飞奇再说道：“我所知的，上一次赏善罚恶会上，也有人喊要杀死海沙帮主海食天，但那喊声被人声淹没。依我看，就是诸位找到了他，也未必会让他死在会上。”

原来依照旧规，凡是江湖黑道白道，都会在赏善罚恶会上出现，黑道人多行不义，在那会上便有的藏头缩尾，有的改头换面，更有的用易容术、假名字来惑众。白道人在会上多举黑道人的罪恶，如果主持会的十长者都认定此人该杀，便由在场的所有人找出

那个罪人来，当场格杀。

格杀的方式极是残酷，可由仇人来主持。

飞奇说道：“海食天虽说很恶，但对他的手下很有亲情，如果你们得到了一个人，他一定会来那大会的。”

那大汉抬头问道：“抓到谁？”

飞奇忽地抬起头来，慢慢走到海白菜的身旁，他微笑问道：“海姑娘，别来无恙？”

飞奇一声“海姑娘”，顿叫那几个大汉都是离座而来，围住了海白菜。

海白菜也是一个不怕事儿的主儿，她微笑道：“飞帮主，又到处鼓舌弄事儿了？我看你白披了一张男人皮，做事儿只像一个婆娘儿，算什么东西？对了，对了，你那鲸鱼本来就是喂奶的，是娘们儿，怎么会是男人？哈哈！”

海白菜哈哈大笑，顿叫那些大汉吃惊，她如此泼辣，看来很是棘手。

飞奇不慌不忙，问道：“不知道海姑娘呆在这里，偷听人家的谈话，想做什么？是想再害人吗？”

海白菜气恨，骂道：“你才害人，姑奶奶原来就坐在这里喝酒，他们自说他们的，干我什么事儿？”

那大汉一揖道：“请问飞帮主，这位姑娘是谁？”

飞奇慢悠悠道：“想抓住海食天，就得劳烦这位姑娘了。”

大汉恍悟：“她是海食天的女儿？”

海白菜呸地一吐道：“胡说！”

飞奇说道：“她是海帮帮的妹妹，他只有这一个亲妹妹。”

大汉全都起身，围起海白菜，说道：“如此，则劳烦海姑娘跟我们走趟赏善罚恶大会。”

海白菜恨声道：“狗屁大会，我不去！”

她刚要走，一闪身，飞奇挡在眼前。她骂道：“飞奇，你只是一个臭屁虫，算什么帮主？天下哪有你这样卑鄙的帮主！”

那大汉出手便抓海白菜，海白菜一躲，叫道：“我走了，你们来追吧！”

她扑向楼口，正要下楼而去，忽地一只手当面抓来，她躲了三次，那手变了三次，那人轻声道：“海姑娘，得罪了！”

海白菜躲不了那一抓，身子被掷起，扑通一声扔回在楼内。大汉忙来拿绳捆了她，再看那个抓她的人，原来是一个年轻公子。

大汉一揖道：“不知道这位公子高姓大名？”

那人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方霸。”

随着那公子身后，再上来了两人，一个是个美貌的小姑娘，嘟着嘴，见谁也不说话。再一个是文静儒雅的公子，他是方生。

飞奇认得方生，一揖道：“原来是方四公子，这位必是方五公子了？姑娘想必是九姑娘了？”

方生陪笑说是。

飞奇对那大汉说道：“你们来得正好，这位正是方家的四公子、五公子、九姑娘，他们的师父就是当今武林盟主方老爷子。”

大汉一听，肃然起敬。要知道想杀谁，最后总得盟主点头，且那十长老如是定下来杀人，盟主还有三次拒绝权，如此看来，他就能救下三个人的性命。盟主的权可是大了。大汉看到三人，心道：原来他们就是方盟主的徒弟，我可得好好结纳结纳。

方生问道：“飞帮主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你知不知是谁放火烧了我方府？”

飞奇一听得问话，顿时怔住了，他肃然道：“我不知此事，如是四公子想知道，我让手下人去打探打探。但据我所知……”

方霸看不惯他吞吞吐吐的样儿，喝道：“怎么回事，你说好了。”飞奇的脸上微有不

豫，但他随即一笑，淡淡化开，说道：“我听说的是，那个桑木头在你家捣的鬼，他烧了你家，方盟主与你家人都不知去向。”

方生恨声道：“如果是那个臭木头做的，我要他死在我手！”

他手一抓，那一块大理石桌面便碎裂成片片儿。

方霸说道：“四哥，我们去找大哥、二哥，再做道理。”

飞奇忽地说道：“我听说了，方大侠与方二侠他两人去找那桑木头了。”

方霸忽地扯住他的衣襟，问道：“他们去哪里了？”

“恶人岗。”

谁都知道恶人岗那地方凶险，如果你不是岗里的人，根本就不敢入去。到了那里，总是九死一生。

方霸大声叫道：“还等什么？我们去恶人岗找那个坏蛋！”

方生一揖，说道：“好了，便此别过！”

海白菜看他们不来理会自己，大叫道：“你们都是坏蛋，你们放了我！”

方生说道：“姑娘，你与飞帮主的恩怨，自与他说清，告辞了。”飞奇看他们三人下楼，微微而笑。

大汉说道：“飞帮主笑什么？”

飞奇大笑，说道：“我看他们平时那骄横样儿，看不惯，我要他们去恶人岗吃吃苦头。方家的人怎么样，恶人岗是随便进去的吗？”

方雏儿忽地垂泪了，方生问道：“师妹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方雏儿哭道：“不是，师兄，我怕父亲……”

方生也泪垂，说道：“师父吉人天相，必不会有事。我们还是去找大师兄与二师兄，他们两人去了恶人岗，找那个臭木头算账去了，我们去，不然怕他们有失。”

飞奇对那几个大汉说道：“如此，我也告辞了。”

大汉说道：“不知道飞帮主对此事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飞奇说道：“你们抓住了海姑娘，只须给那个海沙帮的弟子传一个信儿，海食天必来。那时你们要报仇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”

大汉沉吟道：“如此做，有些不妥。”

飞奇笑道：“做大事，婆婆妈妈的，岂能成事？只是那个海食天，你们就未必是他的对手。再说他有一帮人马，你们怎么会胜得了他？不如计取。”

海白菜大骂道：“飞奇，你个猪狗，你出的都是小人诡计，没什么好肠子！”

大汉道：“我们带她去那大会，交与大会发落。再给海食天一个信儿，他必会去，那时我们的恩怨也会了结。”

飞奇冷冷一笑，不再吐声。

大汉看他不屑一顾的样儿，问道：“飞帮主，不知这么做妥不妥？”

飞奇说道：“如果那么做，你们也许会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几个大汉动容，他们请问飞奇。飞奇道：“如今方盟主没了，不知所踪。武林大会如何行事，谁料得到？你们自己没有刀剑，你们自己不会杀人，非得请方盟主杀人才是？如果方盟主真的不要你们杀人，你们杀不杀海食天？”

那大汉说道：“血仇必得一报，怎么不杀？！”

飞奇说道：“如果我是你，我就杀了海食天，让他再也神气不了，再就是挑了他的脚筋，让方盟主看吧。”

那大汉不知方顿也被人挑了脚筋。飞奇心道：你要真的挑了海食天的脚筋，那才有好热闹看，方顿也不会乐意看你们这些狗东西，说不定会杀了海食天，也杀了你们。再不就是杀了你们，放了海食天。但放了他能怎么样？他只是一个没了脚筋的废人……

大汉看着飞奇远去，一个壮汉道：“大哥，我看这个飞帮主是一个怪人，他笑得阴阴的，怪怪的，他说的话，未必可信。”

海白菜说道：“他根本就是一个恶人，一个大坏蛋，你们信他，早晚会死在人手，我要你放了我！”

大汉看看她，忽地说道：“你哥哥杀了我爹，杀了我妹妹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哥哥，那样才公道！”

海白菜说道：“我哥哥虽说是乐意杀人，但从来不碰人家女孩儿，他怎么会动你妹妹？你胡说！”

大汉说道：“我不是胡说，真的有人看到了，看到了那个人就是你哥哥！”

海白菜叫得有气无力，她叫道：“你胡说，我哥哥不是那种人，我哥哥不是那种人！”

她想着一阵风，忽地满心委屈，不是一阵风，她不会跑走，也不会落在这些人手上。

一个壮汉说道：“大哥，我就做了她，让她也被男人玩弄！”

另一个大汉说道：“不行，我们是侠义道，怎么能做这种事？”

壮汉说道：“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！”

大汉不动，那壮汉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想想小妹，你想想伯父！”

大汉吼道：“好，你干吧，你愿意做便做！”

那壮汉喜孜孜道：“好，好，我就当着你们的面儿，让她也尝尝好滋味儿！”

第十九章 落红护花

树荫密布，几个大汉把海白菜捆在树上，自去饮酒，海白菜心想：他要污我，不如我自死。但此时被人点了穴道，再捆在树上，要想死也不易了。正在凄苦时，忽见得那大汉喝得醉醉的，在地上哭，他喝一口酒，叫一声：“爹爹！孩儿给你报仇了！”

那壮汉喝得少些，一心惦念着与海白菜交媾，便眼儿像是色狼，盯着她的身子嘻嘻

笑。

众人中，只有他一个那么淫邪，就是那个大汉，也只是不看海白菜，怕看她时改了主意。

壮汉说道：“大哥，我干了？”

那大汉说道：“我们走开，你再.....”

他低着头走开，那几个大汉也随他走开。

海白菜叫道：“混蛋，你做下坏事，走开了事？我杀了你！”

那壮汉说道：“你样子虽说不很俊，但也看得过去，我就与你好好亲热。”

他来与海白菜亲热，海白菜嘶吼道：“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吧！”

那壮汉说道：“我用这法儿，也算是杀了你，你不必着急！”

海白菜流着泪，她看着那个走回来的大汉，说道：“只要不做鬼，我就杀了你们六个人我必杀你们六个人！”

大汉有些心愧，不敢看满面泪水的海白菜，只是低头，说道：“老三老四，送信儿给那个海食天，让他来！”

海白菜流泪不尽，心道：我恨死他们了，我恨死他了，他说是我哥哥杀死了他的爹爹，奸了他的妹妹。但哥哥没做过那种事，我知道他从不做那种事。那种事儿是谁做的，竟冒充哥哥。那个人也是一个坏蛋，我要捉住他，要他死在我手.....

方雏儿仍在哭，方霸说道：“师妹，我们去找大师兄与二师兄，说不定会有办法。”

方雏儿说道：“我不离开家就好了，我会背着他，走出来。他不会被烧死，他不会烧死的！”

方生说道：“九妹，我看师父不一定会死在火里，有七师弟与六师弟在，他们会救师父出来的。你不必着急，我们找一找师父，好不好？”

方雏儿说道：“怎么去找？”

方霸说道：“我们就去找那个恶人桑木头，找他要师父。他要是杀死师父的仇人，我们就跟他拚了！”

方雏儿自怨自艾，想想再哭，如是父亲真个死在火里，她的一生都会后悔，如今也无甚法子，只好去找那个桑木头了。

方生说道：“那个飞奇说是大师兄、二师兄去找桑木头算账，我看他们两人未必是臭木头的对手，不如我们一起去，去找那个桑木头算账！”

恶人岗，桑木头的住处。

早就来了三人，他们是方生、方霸和方雏儿。

毛丫头看着他们，心里暗暗叹息，原来方家的人那么神采飞扬，如今死了方顿，所有的人都变了，再也没了威风。只见方生、方霸都是孝带系头，方雏儿一身孝素，三人站在那里等着桑木头出来。

桑木头躺在床上不出来，他的床头都是酒坛，那是些从方顿的酒窖里拿回来的酒坛，他要喝上几十天，把所有的酒都喝尽，再说他事。

他一喝醉了就骂毛丫头，骂她笨，大笨鸟，学什么太慢。毛丫头问他当年学那内功时用几个月时间，桑木头一怔，说道：“我用了两年。”

毛丫头大吼道：“你用了两年，却要我两个月学会。你那狗法儿，怎么能学会？”

桑木头瞪眼问道：“我那法儿怎么是狗法儿？”

毛丫头道：“舌抵上颚，半吞半咽，几次呼气，不须直呼。再复生津，方才咽下。这些法儿只有狗才用，哪里有人会那么做？”

桑木头大笑，说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那法儿是学狗来的，当时我杀一条狗，要吃它的肉。我把它吊起来，我边喝酒边等着它死，谁料得到等着等着我竟睡着了。到了第二天夜里我才醒来，再一看那狗，还大眼瞪小眼地看我呢。狗正大喘气，那一呼一吸，真个就不死。我学了那法来……”

毛丫头瞪眼道：“那只狗呢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煮了它吃了。”

毛丫头恨恨：“你真是没良心，不怪人家说你是恶人，你得了它好处，还吃它，你真个狼心狗肺！”

正说着，就来了三人，来找桑木头。

桑木头大声道：“你们来做什么？”

方生一揖道：“请问桑前辈，我师父他如今在哪里？”

桑木头看看他，说道：“他在哪里，我怎么知道？要么是在地狱里，正在那里与判官讲话。你师父他那个人好能讲啊，正对判官说他不该进地狱，只能上天去的理呢。他说只有臭木头才能进地狱，因为臭木头杀死了无数好人，方老儿可不曾杀过那么多的好人。再不他就在哪里躲着不敢出来。因为有人要杀他，他不敢出头。”

方霸不管桑木头自言自语，喝道：“是不是你杀了我师父？”

桑木头大恼，叫道：“我杀他做什么？他一个废人，我杀他岂不是脏了我的手？”

方生说道：“师父与桑前辈比试，要用这个丫头一比，这事儿谁也知道。桑前辈怎么忘了？”

桑木头一提起此事，更是着恼，他大声道：“我忘了什么？是他忘了！他不来，我再也不愿教这个笨鸟！”

毛丫头大喝道：“你才是笨鸟！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你不是笨鸟，怎么两个月了，也学不会我的内功？”毛丫头叫道：“我才用了两个月，你用了两年才学会的，你自己说的！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没肋巴扇儿长在一起，我要是长在了一起，我也是奇才，我就能学会！”

毛丫头恨恨，气得咻咻喘。

方生问道：“那一日在方府，桑前辈是不是看到谁烧的府第？”桑木头说道：“没看到啊，你是方老儿的弟子，你有本事自去找好了，找我做什么？”

毛丫头上前，一揖说道：“我与桑前辈去时，火已烧完了。只有那些在你家的武林中人站在房屋前，看着火烧。我看是他们害死了方前辈。”

方霸忽地喝道：“你算什么？莫非你也有资格插嘴此事吗？”

毛丫头气坏，她盯着桑木头看，看桑木头见她被人斥责，正幸灾乐祸，不由大怒，说道：“你神气什么？方府的人有能耐，自己去找恶人好了。我凭什么告诉你？”

方霸大声道：“桑木头，我来与你一斗，你害了我师父，我杀了你！”

方雏儿哇地一声哭出来，她拿出那一对鹰爪便冲桑木头而来，叭叭击在他的身上。

好个桑木头，竟是不摇不动，说道：“你是方老儿的女儿，我念在他也许死了的份儿上，我不理会你，让你抓几下子出气好了。”

方雏儿一听，更是念定父亲已死，连桑木头都那么说，看来必是无幸，她吼叫道：“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”但她的鹰爪像是给桑木头挠痒，根本伤不了他。

方生与方霸大吼一声，两人齐出，逼在桑木头的身旁，三爪齐出！

毛丫头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不等话落，就见桑木头身子一振，那三人像是纸鸢一般，飞出去，落在远处。

方生喷血，方霸也咯血，只有方雏儿站在那里，失神地看着桑木头。

方生说道：“走，我们走！”

方雏儿突地冲上去，抓住桑木头的肩头，她嘶吼道：“你有本事来参加赏善罚恶大会，必是有人能制得了你！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那个狗屁大会，我不愿意去，有什么人能制得了我？你老爹自吹能制得了我，三十年他也没做到。我再与他一比，只能去地狱了，我不乐意去地狱，我还有许多酒没喝完。”

方雏儿叫道：“你来，你来，不然你就杀了我！”

方生叫道：“师妹！”

方霸昂然道：“桑木头，臭木头，你有种便来参与大会，我们师兄弟都会来，到时候要你好看！”

桑木头忽地怪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不就是那个狗屁大会吗？到时我必是来崆峒岛，到了那里，看你们有什么本事！”

桑木头仍在喝酒，毛丫头不看，也知他心里不痛快。他恨那些来找他的方顿的弟子，他们有眼无珠，认定他就是杀死方顿的凶手，让他无法说话。

毛丫头道：“你不会说你没杀人？”

桑木头的眼睛都是红的，他叹气道：“我自四十岁时，就再也不对人解释我没做什么，我做了什么。有一次我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的父母都死了，连他的八岁的孩子都死了，人说是我杀的。我再三解释我没杀他的父母与他的儿子。人都不信，我听了身子都气得直抖，最后那人正在夸夸奇谈，说他见了我怎么杀人，我扑上去，一拳打碎了他的天灵盖。你猜怎么样？哈哈，他们都不再说话了，再也没有人说一句话，真个好生安静.....”

毛丫头看着他，看他那愤世嫉俗的样儿，知道他一生活在别人的诽言中，真是不好受，怕是天下所犯下的罪过都得由他一人撑着，他怎么会好受？毛丫头说道：“你可以做一点儿好事，让人看看，知道你也做过好事。”

桑木头摇头，说道：“白做，白做，我杀了三个恶人，他们都死在我的掌下。可世人都说是方老儿做的，我真是灰心。明明人死在我的掌下，他们硬说方顿谦逊，杀了坏人还用我的掌法.....”

世事黑白互易，真个难说。

毛丫头看着他，难道他天天醉酒，就是因为人人都说他是坏蛋，人人都骂他吗？

毛丫头说道：“我跟你在一起，那么多天，我看你没做什么坏事，你也不是什么坏人！”

桑木头大声道：“胡说，我就是坏人，我只做坏事，你别胡说，再胡说我杀了你！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你做了坏事，心里不舒服，你就再别做了，好不好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谁说我做了坏事，心里不舒服？我先是心里不舒服，但以后慢慢就舒服了，再也不怕做坏事了。”

毛丫头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明白太多的道理，只是知道，人如果活着，对别人好。那时别人一定对他会更好，你记着别人对你的恩惠，不是对别人有什么好处，那对你自己有好处。”

桑木头大声骂道：“臭丫头，有什么好处，你别气我了！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我只讨过饭，记着许多的人放狗咬我。有一次，那是过年，我去一家要饭吃。那个看门的人说我好看，说我说得好，长得好看，便放我进了那家。我记着他家的门好大好亮，我进了门，他扔下了肉，说道让我吃。我爬下来，正要拣。忽地窜上一群狗，咬我，我的腿被咬得血淋淋的。那一夜，我骂他骂得口干。后来我不再骂了，我想明白了，越是恨一个人，我自己越是难受。恨意塞满了我的心，我自己就难受得不得了。我为什么那么傻？我就对自己说，他对那狗很好，他一定是一个好人。他喜欢狗，不喜欢一个比狗还脏的孩子。我比狗还脏，我就不是一个好人。那一天，我就爬到了湖边，跳到了湖水里，洗了一个干净。我的身子虽说在冰水里冷得要命，但我的心很快乐，我那一天发烧了，我在睡梦里看到了那个叫狗咬我的人，他对我笑……”

桑木头忽地大哭，他说道：“你别说了，我要哭了，我要哭了。”桑木头哭完了，抽泣泣像是一个孩子，只有毛丫头才看到了桑木头哭。

桑木头忽地说道：“臭丫头，你让我哭了一场，我只在二十三岁的那一年才哭过一次。”

毛丫头忽地乐了，她眼里含泪，但拍手说道：“桑前辈，你那一年为什么哭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？”

桑木头忽地脸红了，十分羞涩，说道：“那是一段情事，不说也罢……”

毛丫头拍手说道：“想不到木头居然也有情事，有趣有趣！”

桑木头看着毛丫头，心头蓦地升起一股柔情，心道：她是一个透明的人，没什么恶意。世上像她这种人最是少有，莫非我与她在一起，也是缘份？

他盯着毛丫头看，问道：“你父母是什么人？”

毛丫头一下子兴致索然，她说道：“我没有父母，我一生下来，便给人扔在垃圾堆里。”

桑木头道：“怪怪的，真是怪事。像你这种人，或许是因为他们一摸你的肋骨，便吓坏了，扔了你。但不对啊，如是平常男女，也有懂得佛经的，佛经说，像你这种人，是菩萨呢，怎么会把你丢在垃圾堆里，怪事，怪事！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我对自己说，我的父母都死了，我只有一个人活在世上，我才被他们丢掉，不然我会更难受。”

桑木头忽地一丢酒坛，对毛丫头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你说吧。”

桑木头说——

天下有一个盛会，从前是五年一度，但到了近年来，就变成三年一次了。这大会在蓬莱府的一个小岛上举行。那会是一个武林盛会，在这会上，天下武林的纠纷都在这里解决。大会举出十个天下最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做会主，其中还有一个最有威望的人，他就是盟主。这十一个人评决哪一个是善，哪一个人是恶……

毛丫头忽地想到了方顿的府里，想到了那一夜看到的种种怪事，她插嘴道：“有时人也看不清谁善谁恶。”

桑木头一拍腿，叫道：“对啊，所以他们做事，也有做错的时候。我在三十岁的那一年，就被他们裁决应死。我跑了，从此成为第一恶人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只说那大会……”

那大会每三年一开，来开会的人都是在海边乘船，到那岛上，到了那一天，正是十五月圆时，所有的人一大早便到了岛的正中石礁上，听盟主与那十个长者评说谁恶谁善。只是有时他们的话也是胡话，但没人敢不信他们，有时他们当场杀五个人，有时杀三个人，上一次方顿主盟，便杀了三个人。如今方顿不在了，他们一定会选出一个人来，暂时代替盟主，再选出十个长者来，杀的人必多。

毛丫头问道：“你去不去看一看？”

桑木头忽地掷了那酒坛，说道：“你愿意不愿意去看一看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我要去看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也做一回长者，我就看看哪一些人该杀，哪一些人不该杀。他要杀人便由得他杀么？”

桑木头拍拍毛丫头的肩，大笑道：“你说的话正合我意，我要看看，谁该死，他们想叫人死，未必能行啊！”

桑木头哈哈大笑，他笑得像一个孩子。

第二十章 暗杀

朱亭很惬意，他坐在凉亭里看天。虽说是天已近秋，但凉亭里看天，仍是别有一番滋味儿的。

他对他自己很满意，依郭免的吩咐，如果他拿下了北六省的镖局总揽大权，他就是郭免手下最得力的人了。朱亭对自己很有信心。

虽说他们从前听方顿的，但如今一告诉他们，再不要听从什么免死玉牌的吩咐，他们都很听话。

有一家镖局叫风中旗的，那局主是方顿从前的一个手下，他说了句：“什么新盟主，我怎么没听说有新盟主？”朱亭只笑一笑，第二天便派人把他的家人全都杀掉。

只剩下了那个局主，他杀上门来问罪，朱亭把他也杀了。风中旗换了旗，而且局主也换了人，那个新局主是朱亭的大舅子。

凉亭里很凉，依过去的做法，此时应该坐在屋子里，看书或是听琴，他的妻子许应凤是一个很解人意的美人，她能奏出一曲曲令人心折的琴曲，令朱亭大是心悅。

他忽地笑了，命令仆人：“请夫人来，来弹一曲。”

夫人当然不敢违他心意，便携琴前来，轻轻放在那石桌上。

朱亭说道：“秋天好肃杀，从前我有悲秋心境，如今不那么看了，秋日天高气爽，让人好生赏心悦目。”

夫人笑一笑，她知道丈夫如今是踌躇满志，有许多大事要做，自然再也不会悲秋了。

她轻声道：“不知道夫君要听什么曲子？”

朱亭说道：“要听就听好的，你就弹一曲《君王乐》好了。”夫人笑笑，伸出纤弱柔荑，慢慢弹奏，风送琴音，令人痴迷。

朱亭拍手道：“好啊，好啊。真是天上应有，地上皆无的好曲子！”

更有人应声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有些意得志满，不知祸之将至矣！”

话音刚落，眼前便飘来一个汉子。看他满头遮盖，只用一条罩巾遮住额眼，哪里看得出面目来？但看脚步轻盈，只是轻轻一迈，便来至凉亭前。

朱亭冷冷看他，一眼便看出她只是一个女子，轻盈的身态，敏捷的身手，是江湖上的好手。

朱亭想着几个江湖美女，想来想去不知她是何人。

朱亭道：“既是听琴，就有雅兴，何不坐下来再听？”

想不到那个美人竟真的同意朱亭，她缓缓坐下，说道：“人有喜气，自是神爽，朱夫人琴音优雅，好生有趣，只是不知有祸，就不知琴了。”

朱亭冷笑道：“怎么知道有祸？”

那美女应声道：“何不再弹？”

朱亭说道：“夫人再弹，我来听听。”

此时朱亭与那个美女对面而坐，他想防着那美女出手，坏夫人琴韵，或是对夫人不利，那样他便无策。但那美女只是凝神听琴，听得兴起，就拍拍手，一笑抿嘴，乐出了笑靥。

忽地，那美女伸手道：“停！”

朱夫人正聆她声息，一听得她叫，急忙停手。只见朱亭这里面色苍白，坐也不稳。看那美女正凝神而视，对着那琴，“嘭嘭”两声，琴便炸裂。

朱夫人惊叫一声，那炸裂的琴弦正划在她的脖颈上，划出一道血痕！

朱夫人叫道：“哎呀！”

她急急一躲，忽地看到那个美人的手一划，朱亭看到了美人的手划出，便伸手去迎。但他的手像是挂着沉重无比的重物，久久滞迟，以至于眼见得那美女的手腕轻轻一带，划过他的手腕！

血如箭激！

朱亭吼叫了一声，他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美女笑了笑，从她的袋里掏出一块玉牌来，对着朱亭一晃。朱亭看得清，他嘶声而叫：“盟主……令……牌！”

朱亭死了，一根琴弦划在他的脖颈上，勒得他血也流不出，他的脸色是紫的，憋得难受，最后竟说不出话来。他的夫人也死在他的身旁，夫人的心窝上插了一柄匕首！

当郭免带着他的九个知己到了朱亭家，在凉亭久久伫立，看到的便是这惨相。

是谁杀了朱亭？如果是黑道中人，显是他们并不膺服郭免，他想做武林盟主，还不容易。如果不是黑道中人，便是方顿的人，他们对郭免有仇，难免会做出此举。

郭免问道：“方为与方栋两人在做什么？”

怨复我一揖道：“郭大哥，他们身着孝服，住在破庙里，只是天天练功，看来是志在那赏善罚恶大会，到了大会上，他们要对付的自是那个桑木头了。”

郭免再问：“武当派的人来了吗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他们去了，找那个方霸与方生，如果找到了，他们决不会放过那三个人，如果抓住了三人，会带来赏善罚恶大会的。”

郭免再问：“你听没听到方顿的消息？”

这是九个人最关心的事儿，他们都看着怨复我。

江湖上的包打听，只有一个怨复我。他是三教九流都认得，且与那些人都有些非同寻常的交情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没有人，再没人看到方家的人了。方家有一伙人，据说是方八，那人也有本事，但被鲸鱼帮帮主飞奇弄至海岛，至今无下落。说是他与大盗一阵风在一起，那个大盗一阵风据说是一个女人。”

“哦？”

郭免很有兴趣，据朱亭家人说，那个来亭上杀人的也是一个女人，如果她是大盗一阵风，那就对了。如不是她，会是谁？

郭免看看朱亭脖子上的琴弦，他再勒一勒那琴弦，一勒血水便从朱亭的嘴角外流，情形极惨，令人不忍再睹。

郭免忽地醒悟：“那个一阵风听说功夫不错，但在方府被桑木头点了穴，她的功夫就是再好，也无法一下子勒死朱亭。”

众人心服，不错，如是她与朱亭动手，朱亭至少与她是平分秋色，决不会一招败北，便人人老老实实勒死。

据朱亭家人说，远远看着，那蒙面的女人只是说了几句话，便令夫人奏琴，只一奏琴，便不对了，见出琴弦弹飞，直射主人，主人应声便倒。再看夫人，也仆死在石案上。待得那女人飘忽而去，家人再看老爷夫人，已是咽声多时。

这个女人身手不凡。

郭免看着朱亭的尸体，忽地说道：“这人与朱亭有仇怨，她杀朱亭有必死之心。”

郭免看着九个人，他们如今都是他的心腹，他语重心长道：“离赏善罚恶大会只有月余，我看杀朱亭的人必是与他有深仇大恨，不然也不会下手如此狠毒。你们几个还有谁有仇人，说出来，我先听听。”

第一个是怨复我，他笑咧咧说道：“我没仇人，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我。”他是江湖通，江湖黑道白道多有仰仗之处，他无大仇人。第二个是狂剑殷没，他总是一言不发，瞪眼看众人。据说他来历不明，从前是一个黑道人物，但近年来他是郭免的心腹，郭免的话他是言听计从。他冷冷道：“我的仇人都死光了。”

第三人是雷天，他是风火神珠的传人。他只是一句话：“没有。”

第四个人是少侠梦雨，他在江湖上闯下极大的名头，如今方才与这些人并称名于世。他说了一句：“没有。”

再看煞生、煞死两兄弟，他两人互相看一看，说道：“有仇人，他们是燕山五剑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都小心燕山五剑！”

众人点头。

疯僧忽地说道：“我没有仇人，不是我的仇人来找我，是方顿的人！”

何不济说道：“他们都在，不会来杀人的，莫非怨兄说得不对？”怨复我冷言道：“你不信我？”

吴当笑笑，说道：“不是你错，便是何兄错。”

众人再不多言，只是看着郭免。

郭免说道：“盟主之位，实非我能担当，但有众兄弟在，我才敢一力承担。没有你们十人，我怎么敢与方顿争雄？只是未得成事，先去了朱亭兄弟，让我真是伤感。”

疯僧忽地狂笑，说道：“做大事者，怎么在意小节？我们跟你，是方顿不能成大事。你再做事缩手缩脚，还有什么指望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我只是担心那个方顿，虽是烧了他的房子，但不见他真死在那屋里，难免心生芥蒂。大家回去各自小心，如有事，要照应一下。我与疯僧、少侠梦雨终在一起，一直到赴会。”

煞生、煞死说道：“我们在一起，有两兄弟，也有一个照应。”

何不济看看狂剑殷没，说道：“莫如我与狂剑在一起，直到大会时再走便了。”

吴当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有事要办，但也不要紧，再过三日，我必到郭大侠家中，那时我便与郭大哥一直在一起了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那个女人极是诡秘，也猜不出她是谁，莫要再着了她的道儿，要小心为是。吴兄弟一人走，我不放心。”

雷天笑道：“莫如我陪吴兄弟走，只是我们如此在意那厮，让他笑话了。”

郭免正色道：“江湖盟主令，到了大会后，便会到我手。那时再令行天下，谁敢不遵？只今要小心，莫再出事。”

吴当有事要办，他有一个心爱的女人。

他去江湖上闯荡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就坐在窗前，久久凝望，盼他归来。他一来时，女人便搂住了他的脖子，一直吊着，不肯松手。她絮絮地对吴当说，她要嫁给吴当。吴当也要娶她，他想好了，当武林赏善罚恶大会后，郭免做了武林盟主，他请求盟主参加他的婚礼，那时他一定很风光，很快活。

他急急赶到那院子里，叫道：“我回来了。”

屋内无声，她或许是睡了，时常是伫立在窗前，久了便累，她或倚或睡，便睡得很熟。有时他来了，轻轻抱起了她，抱着她上了床。

吴当轻声蹑步走进了屋，她正在熟睡，帐内的美人看去隐隐约约，很是香甜。吴当叫道：“痴儿，痴儿，我来了。”

女人仍在熟睡，吴当上去抱住了她。

吴当知道不对了，他的痴儿不这么重，她的腰很细，很一把搦得牢。她的胸不这么挺，乳很小巧，决不这么高。她的唇决不这么肉感……

吴当知道他错了，但他晚了，肋间有一阵剧痛，让他呼都呼不出来，更糟的是，那个女人的嘴在吮着他的唇，他根本拿不开……

到了晚上，雷天觉出不对了，就是吴当再能淫，也不会这么久了也不出来。他站在风里，开始呼哨。听到了呼哨声，院里管事儿的老头儿探出头来，睡意不醒地说：“吴大爷不在，别叫了。”

雷天一冲而去，他冲进了屋。

只有吴当，他趴在床头，他的唇还是红的，上面有红红的唇印，肋间插了一把匕首！

吴当的女人呢，她躺在床下，雷天提出了她，打了她两个耳光，再呼唤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谁杀了他？”

那女人柔柔地看着吴当，却不答雷天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早晚你会死的，我知道，早早晚晚，你会死的。”

泪水成线，流在她的腮上，她哭得无声，眼里的悲哀说着不尽的悲伤。

雷天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来，只能呼来老头儿，叫他照看姑娘，自己黯然而去。

雷天走到院里，听到了老头儿的叫声：“姑娘，姑娘，你别这样啊，你……你！”

雷天再返回去，看到吴当的尸体旁，又多了一具尸体。

雷天急忙赶到郭免家，一见他那神色，郭免便叹气道：“吴当出事了？”

雷天点头，说了经过，他一直跟着吴当，只有吴当进屋那一刻方才出事。

郭免说道：“是谁杀他的？”

雷天说道：“不知道，一定是熟人。他杀了吴当时，吴当竟连喊也未喊，可见一定是熟人了。是一个女人……”

郭免看着他，雷天沉声道：“他的唇上有红印……”

郭免说道：“一个女人，杀了朱亭，再杀了吴当，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。”

雷天说道：“吴当不小心，才死在她手的。”

郭免看着少侠梦雨，说道：“有时人很难小心。”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在大会前，我不会再出去了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美酒、美人，我这里都有，你们再不要出去，小心出事。”

几个人都担心煞生、煞死兄弟两人，他们两人在一起，会不会再出事？

煞生、煞死两人回家祭祖，他们决心跟着郭免，生死不惧。两人到了祖坟上，上了香，跪下祭拜，煞生说道：“爹、娘，儿子要跟郭大哥去参与那大会，生死不知，但愿爹娘保佑我与弟弟两人！”

两人跪拜，煞死说道：“爹娘，保佑我们！”

忽地有人嘻嘻而笑，说道：“爹娘是保不了你们了，我来保佑你们平安，好不好？”

煞生煞死两人跳起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从坟树后转出一个头戴黑纱的女人，她柔声说道：“你们要死在我手了。”

煞生煞死忽地想到了一个女人，他们曾经见过的一个女人，煞生道：“你看她像不像？”

煞死与他是同生兄弟，自知道他说什么，答道：“像，她就是那人。”

女人笑一笑，问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煞生叫道：“方顿！”

那女人突飞纵至，一击头顶，喝道：“莫要说！”

煞生也不示弱，喝道：“就是方顿来了，他也未必能杀得了我们！何况你一个婆娘？！”

那女人咯咯笑道：“我要杀你，何必有劳方顿？”

她一击扫向煞生的头，煞生一退身子，再一进，复拿出毒龙棒来，扫向那女人头颈！

一棒扫中，会打得血溅魂飞。但女人一扭身子，便绕了过去，一抬手，鹰爪抓向煞生。煞生厉声喝道：“着！”

他的毒龙棒与女人的鹰爪抓在一处。依他心思，女人手弱，这一抓必有胜算。不料得那毒龙棒正击在鹰爪上，叭地弹出一截鹰爪来，直射在他手上，穿筋裂骨，撕心裂肺。煞生大吼一声，毒龙棒脱手。女人一回头，那毒龙棒便拿在手里，一扫，正击在煞死的头上！煞死大喝一声，顿时死于非命！

煞生手一松，那鹰爪更深地抓入他的肉里，他撕扯几次，扯不下去。女人轻声道：“死去吧！”

她一扯一撕，鹰爪正抓在煞生咽喉上，血溅飞花！

第二十一章 说情

方为与方栋整天不说一句话。

但到了夜晚，两人躺在庙里，地是潮湿的，天是亮亮的，便有了话。

方栋说：“师父拣我来时，我只有豆芽菜那么瘦，记得师父领我回家，师母笑了，说他怎么那么瘦啊，是不是有病。我大声说我没有病。师父乐了，说他没病，只有饿病。我吃了三只馒头，最后还把手咬了。血糊在馒头上，师母说换一只吧，那一只别吃了。

师父说不不不，就让他吃这一个。师父说，你得见血，从此你再也不会饿饭了，但你得流血。我到方府，从未流过血。”

方为不语，只瞪眼看着天穹。师父领他来时，他也很小，只记着抱他的是师父，交与师母时，师母说：“这一个也难养啊。”师父说：“好好养，好好养，长大了有出息。”师父为他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方为。后来他的头顶秃了，那时他还小，在师兄弟中间总受欺负，他那时的个子没这么大，身子骨也不强，他就哭。师父来了，领他到了墙角，问他：“为什么哭？”他说：“他们欺负我，叫我光头灯亮。”师父大声笑，一笑他恼了，哭得更厉害：“你也笑我，你也笑我！”

他跑了，很伤心，到了晚上，他不得不回去，到了院子里，他看到了什么：师父的头也是光光的，众师兄弟都看着他笑，笑得那个厉害啊，三师弟都笑弯了腰。师父看着他，眼睛里都是笑意，说道：“我也学你，来一个光头灯亮。”他再哭了，那以后师兄弟们再也不欺负他了。

忽地，方为大声道：“师兄，你是我的师兄，我有一句话要问你……”

忽地，他怔住不说了。他看到夜里的方栋满面是泪，坐在他面前。方栋说道：“师弟，你可能以为我不是人，可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厉害？她缠着我，如果我不跟她，她会坏了师父的大事。她可能就是那个毒了师父，挑了师父脚筋的人！”

方为心一怔，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是她？”

方栋说道：“我早就怀疑是她，她整天在师父身边，最是可疑。而且师父从来不说是谁毒了他，谁能让师父有难言之隐？只能是她！”

方为大声道：“师兄，我们都是男人，你有什么难处，说来听听。我也知道，她天天在几个师弟前寻事，想那美事，可她是师父的人，我们怎么能与她混？”

方栋说道：“我不想多说，只想告诉你，我如果报了师父的仇，便只是一死！”

方为默然。

方栋是做错了事，谁备一死以酬师父？还是其中更有隐情？

方栋说道：“师父在世时，你我做为师父的弟子，不能让师父有一点儿弱处。盟主的威信如日在中天，岂是她能灭得了的？我也想，三师弟之死很是蹊跷，明明脸上有笑意，全身没一点发动，竟是突然猝死在庭院。我猜得不错，也当与她有关。再说师父说过，那一部方家珍藏几代的秘籍，是制胜天下的武功，也不翼而飞。不是她拿的，会是谁？我当时怀疑两人，一个是当世恶人桑木头，再一个就是她。可我看了，桑木头教与那个毛丫头的武功，都是他本门的功夫，他自己也只是天天躲在酒窖里喝酒，未做他事。想想桑木头心高气傲，一定是她拿的。你也知道，她在院内徘徊，来来去去，只是看着几个师兄弟，挑逗拨弄，无所不至。我怕……”

方为沉默，忽地再说：“就不能有别的法儿？”方栋想想，说：“没有，她是一个不能守的女人。”

风吹着，破庙里很平静，他们想着师父，想着那几个师弟。方栋忽地说道：“八弟没拿那秘籍。”

方为哦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方栋大声说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？秘籍是我拿的。”

方为倏地起身，说道：“你拿了师父的秘籍？”

方栋沉声道：“不错。”

方为揪扯着大师兄：“你拿了师父的秘籍，让八师弟受苦，你安的什么心？！”

方栋咬着牙：“我看着八师弟走出方府，我的心都要碎了，不光是他要受不白之冤，更主要的，是许多人会找他要秘籍，他哪里拿得出秘籍？”

方为怒吼道：“你怎么干这种事儿？”

方栋说道：“不是我，是师父要我藏起来的。”

方为一怔，大声道：“决不可能，决不可能！师父怎么会做这种事儿，就是你打死

我，我也不信！”

方顿是他的师父，也是领养他的恩人，自他记事起，方顿做的每一件事都光明磊落，哪里曾做过一件对不住别人的事儿？可如今大师兄说是师父要他藏起秘籍，再诬蔑是八师弟做的，他决不相信。师父怎么做这种事儿，他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决不会如此做的。

方栋说道：“我也不信师父会如此做，但师父对我说，方栋，这一部秘籍在我手里，不会遗失。但如今不同了，我保不住它，你们也会惹来杀身大祸。人都知道，方府自我先祖起，便任武林盟主，全由这一部秘籍起。你们保不住秘籍，不如再不让它出世。”

方为想着师父的话，听方栋说道：“我当时哭着对师父说，要保秘籍，我们师兄弟八个，再加上师妹，总能保得住。师父笑笑，说我是傻瓜。秘籍保得住保不住有什么要紧，要保的是人的性命。他说，埋起来它。”

忽地方栋停住了，他与方为都听到了细微的呼吸声。

有人！

方为扯了师兄一下，两人再不说了，忽地，有人咯咯笑说道：“怎么再不说话了，到了紧要关头，再不说了，真是急死了人！”

便从破庙墙隙间跳出一人，再在她的身后，跟着出来四个人，五个人都捧着剑，那捧剑的姿势，像是服侍人的仆从。

方为冷笑：“燕山五剑？！”

燕灵仍笑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郭免说方栋方为杀了师父，夺了秘籍，我还不信。如今听得你亲口说出，我便信了。只你拿出那秘籍来，到赏善罚恶大会上，我们自为你开脱，你罪不至死。不然落到郭免手上，可就生死难测了。”

老大燕平说：“方栋，你两个不必假惺惺为方顿戴孝了，是你们杀死了方顿，世人皆知。”

方为突然开口，喝道：“滚！”

燕平冷笑：“你以为燕山五剑是来玩的？”

方栋忽地扯住了方为，眼盯着他，说道：“师弟，我告诉你，是要你做什么？”

看着他夺人目光，方为忽地明白了，方栋要他做好方府的事儿，如今说不定师父已殁，只剩下了他们师兄弟几个，方为必得带师弟们为师父报仇。方栋告诉他，是存了必死之心。但此时方栋扯住他，也是要他不必与那五个恶人再争，以免误了大事。

方为熄了心头怒火，心道：大师兄为了方府，为了师父，宁可自己背千古骂名，我忍一个燕山五剑有什么了不得？方为再施施然躺下，说道：“师兄，我要睡了。”

方栋也打了一个哈欠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也要睡了。”

两人竟在五个手里抱剑的恶人面前躺下，闭上了眼睛。

他们是看不起燕山五剑，还是不想与燕山五剑争执？

咚咚咚，有脚步声传来，那脚步声越来越重，像是背负着千斤重物不能释放，慢慢地，脚步落在眼前了。

是狂剑殷没。

狂剑殷没自幼丧父，少则无母，便生就一副乖僻性情，时常并不说一句话，只是腰里插着一柄剑。

他披散着头发，看着那五个人。

燕山五剑中的老大被他看得发慌，说道：“你是郭免的人，郭免要我们来找他的！”

但狂剑不语，只是低头看着大地。

他如是抽出剑来，燕山五剑手捧着的剑能不能来得及出剑？

狂剑的剑一出，便是一气呵成。

燕平心道：慢着，慢着，不能慌啊，他是狂剑，他是狂剑，不能惹他，惹他还不如惹那个方为、方栋呢。

燕灵媚笑着，凑上前，说道：“我们要夺那秘籍，送与郭大侠。”狂剑仍是瞪眼看他

们。忽地从他的喉间吐出几个字：“煞生、煞死！”

燕山五剑明白了，他是替煞生煞死来报仇怨的，燕平大叫道：“他们的事，我们燕山五剑早就……”

燕灵叫一声：“大哥！”

来不及了，说不准那剑有多快，只见那剑在燕平的头上一挑，身子在剑下一斜，人的头与身子便分开了，久久地才看得出那血溅起来，向天上飞去，黑黑的一腔血窜向天空！

燕舌大吼道：“杀他！”

燕灵与燕风齐出，两剑并进，直刺狂剑！

狂剑直吼，剑飞在那两柄剑前！

忽地像是春风化雪，那两柄看去威势无匹的剑忽地变了，像是两条没有生命的小蛇，委委曲曲地落下，在那蛇上，跳动着一个精灵，那是狂剑的破剑！

唰——燕风倒下了，他叫一声：“我恨……”

不知道他恨什么，听也不曾听清。

燕灵头一次看到如此快的剑，她感到那剑光，感到了死亡的气息，她闭上了眼睛……

狂剑的手收住了，他的剑停在燕灵的头上。

燕明与燕急两人眼看着老大老二死了，他们忖度燕灵也是必死，但那剑停住了，只见狂剑回头了，他向回走。

走过燕急与燕明的眼前，看也不看他们一眼。他知道他们不敢挺剑，剑仍捧在他们手上，但也只是样子了。

狂剑走了，只剩下了燕明三人，他们看着那方为与方栋，仍是躺在地上，他们睡破庙，在等着那武林三年一度的赏善罚恶大会，他们要找出仇人来。

可燕山五剑再也不会在大会上出头了，他们只剩下了三个人，燕明突然一吼，向方

为、方栋扑去！

燕灵、燕急扯住了他，他们得带走大哥二哥的尸体，找一个好地方埋葬他们。

燕灵扯着，燕明背起了燕平的无头尸。燕灵再去扯着，让燕急背起了燕风的尸体，她用上衣包住了燕平的头。

忽地，燕灵大放悲声，呜呜咽咽地哭着走了。

只闻那越来越远的悲声，不见人来。

方为忽地说道：“那个狂剑的剑法有些怪。”

方栋想一想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他的剑有些怪。”

那剑法像是熟悉的，但方府的人谁也不用剑的，人人用鹰爪，那剑法只是似曾相识。

忽地，有几盏灯远远飘来，看看近了，原来是几个丫头，她们飘飘引引，到了方栋与方为眼前。

方栋与方为再也不敢大意，两人一身素孝，坐于地上，方为叫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

那小丫头说道：“只是床上客，不知忆当年。”

忽地方栋的身子一抖，说道：“二弟，是她。”

是谁能使方栋如此害怕？是谁能让他如此吃惊？

方为一下子便明白了那个她是谁。

不会，如果说师父烧死了，她也一样会被烧死。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六师弟七师弟呢？他们也都死了吗？

方为低声道：“大哥，去找她。”

方栋苦笑笑，如果你与一个女人相聚，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只能藕断丝连，你有什么法子？

方栋说道：“好，带路，我们去找你家主人。”

灯火串串，一路走去，曲折弯绕，一直到了一间小小的农屋。看得出这间农屋是一

个真正的农家的，但如今被她拿来用了。她坐在农夫的炕上，轻声曼语：“方栋，方为，你们见了我，怎么不问好啊？”方为想着，师父一生英明，至老时竟娶了这么一个祸害，不由得悲从中来，他说道：“师父在哪里？”

庄重笑了，说道：“你听说过圣人的故事没有？圣人从朝里回来，家里的马栏烧了，他问烧坏了人没有，可是不问马。为什么不问马呢？因为在圣人眼里看来，人最重要。依这故事，你们也当先问我，师母受惊了没有？再问你师父也不晚啊。”

方为咬着牙，看看方栋，方栋摇摇头，他的心里很是矛盾，他怕见这个女人，但一见了这个女人，他的心里像是着了火一般。

方为一字一句地吐出：“师母受惊了。”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方为再问道：“师父在哪里，六师弟与七师弟他们两人在哪里？”

庄重笑笑，笑得很媚，不断地对着方栋抛媚眼。方为的心一跳一跳，他恨不能杀了这个女人.....

但他不能动，他得听这个女人的，听她说师父的下落，听她说两位师弟的下落。

庄重说道：“这就是你师父，来看看他吧。”

两人上前来，看到了一个花瓶，那是一个放在师父屋里的花瓶，他们捧起了花瓶。花瓶里是骨灰，是师父的骨灰。

庄重也流泪，说道：“我与你师父在一起，那天是郭免他们放的火。我们本来能冲出去的。你七师弟叫保住师父。你师父说他不走，他不愿意死在那些人的手里。你六师弟说师父我们冲出去吧。但你师父不愿意，他摇头说，你们愿意走，就走吧。我们就没走，你师父的脸上满是汗水，后来他受不住了，叫道，才儿刚儿，快走啊！他趴在我身上，压着我，火烧着了，烧得他呻吟，再看他上面，原来才儿与刚儿也趴在他身上。他们三个护着我.....当时我爬也爬不出，喊也喊不出，只听得外面叫喊，莫要走了方顿，莫要走了方顿！我昏过去了.....”

方为忽地说道：“我们去了，没看到你.....”

方栋也说道：“依你说，是师父护住了你，师弟护住了你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不错。我活过来了。”

方为看看方栋，方栋也看看方为，他们两个不信，根本不信庄重的话。

庄重说道：“我欠了你师父的情，我一出来，便要立誓杀那十一个人。我杀了朱亭，再杀了吴当，还有煞生煞死。再要杀人，我的力量不够了。”

两人看着庄重，他们听说了，有一个女人杀了吴当，杀了煞生煞死，但那个女人是谁？他们没想到会是庄重，因为她不会那么做。依她平时在方府行事，她就是活下来，也会只顾自己，她决不会为师父报仇，不会替师弟报仇。

方为看着她，忽地她笑了，说道：“我嫁与方顿只是一误，我不会再为了方顿杀人了，我杀了三个人，也替他们杀了三个人，再杀人，就是你们的事儿了。我要走了。”

她频频回顾方栋，像在招呼他。

方栋像是木人一般，只是伫立不语。

第二十二章 投鼠不忌器

庄重对方栋那般情意殷殷，是想着与他的那夜夜情意，还是不忘旧情，想要他再做她的裙下之臣？方栋只是低着头，他心道：师父死了，师父死了，我再也不能与她说一句话了，我再也不要理她了。只是心头鹿撞，想着与她那一夜夜缱绻，恩爱异常，心里也十二分的惆怅。他对自己道：往事已矣，我只留一条贱躯，为了报师父的深仇大恨，报了师父的仇，我便可自尽，以慰师父泉下之灵。但我怎么能杀得了那个郭免？

方为突然说道：“师母，你说说那天的人都有谁？”

庄重一字一句道：“郭免、怨复我、朱亭、狂剑殷没、雷天、煞生、煞死、少侠梦雨、疯僧、何不济、吴当。”

十一个人，被庄重杀死了吴当、煞生煞死，还有朱亭，最后只剩下了七个人，得他们师兄弟去杀了。

庄重说道：“我已找到了方霸、方生，还有雏儿，他们会来找你们的。”

她又要走了。

方为突然说道：“师母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能不能告我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有话直说。”

方为问道：“我只想知道，师父的脚筋是谁挑的，是不是你？”

庄重回头，灯盏下看她的眼中带忧，十分愁郁，令方栋心动：她是不是因为师父死了，再也不能与我在一起，便如此忧郁？但那只是一闪念，再让他抬头看庄重，他也不敢了。

方为一问，庄重便泪水长流，她说道：“如果你问是谁挑的你师父脚筋，那是我干的。”

沉默，再复沉默。

庄重说道：“是我挑的他的脚筋。你要报仇，便杀我好了。”

庄重昂起头来，眼也闭上，等着他来杀人。

方为冲过去，喝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师父决不会死，就是再有十个八个郭免，也奈何不了师父！他死得那么冤，在火里活活被烧死！想一想，我都心痛！我告诉你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方栋喝道：“别动手！”

方为更是怒气冲天，他说道：“好啊，师兄，你不让我杀，你杀她好了。你杀了他，便是报答了师父的养育恩，再也不亏欠师父了，便可堂堂正正做人。你杀她吧！”

方栋走到了庄重面前，看着她。她泪流满面，像是很伤心。如果是方为杀了她，她会伤心，但不那么伤心。可如果是方栋杀了她，她会伤透心的。

庄重说道：“你杀了我最好，你是方顿的大弟子，又与我有那么一段露水情缘，你杀我好了，我愿意被你杀死。”

庄重闭着眼，不再出声。

方栋下不了手，他只是手放在庄重的头上，掌却拍击不下。

他怎么能下得了手？

方栋说道：“你走吧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方顿养了你们，最大的毛病就是心不够狠。”

方栋大吼：“你够狠，你够狠了，你挑了师父脚筋，你滚！”

方为再不出声了，他与方栋躺在一起，想着师父，再也睡不着。

方栋说道：“师父对我说，方栋，方府的末日怕是来了，你们根本不是那些人的对手。我想来想去，怕你们都得死在人手。”

方为不语，他像是要睡了。只有风声，有泪水在风中流，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那个让他们越来越是惦念的亲人。

风声很响，院子里只有几个大汉来回巡视。听得窗响，郭免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们等一等，有人唤我。”

郭免出来了，他看到了一个人，那人是海食天。

海食天说道：“我看了那两个小子，他根本没有那秘籍。我依郭盟主的吩咐，把他们两人扔进了大海。”

郭免脸上带笑，说道：“有劳帮主了。只是我目今还不是盟主，海帮主莫叫我盟主。”

海食天笑道：“天下是郭大侠的，如今距那个大会只有月余，到时盟主之位还不是手到擒来？盟主何必过谦？”

郭免一笑，有些得意，他问道：“有人说，那个方老儿赶出那个方八，正是他最得意的弟子，也许秘籍会让他拿走。你真个看他不知吗？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如果他知道那秘籍，必是会说。我看他不知，他如今落在海里，已是必死，再也没有谁能得那秘籍了，不也免了盟主的心患？”

郭免笑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就大会上见好了。到时帮主多聚聚朋友，一呼百诺才行。”海食天笑说道：“一定，一定。”

方八醒来了，他发现他躺在沙滩上，还与一阵风捆在一起。一阵风的身子有些冷，正畏在方八的怀里，仍不醒。

他叫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！”

叫过便失声而笑了，哪里有这样的大哥，身子明明是一个女郎，玲珑剔透的美貌女子，叫什么大哥？

但一阵风醒了，她看看方八，忽地醒悟到，她与方八在一起，她哽咽道：“二弟，莫非梦中相见吗？”

方八扯那些布，但他手不好用，只是哆嗦，怎么也扯不开。

一阵风说道：“我们起来，去看看。”

刚想爬起，两人再复跌倒。原来两人都是趺趺，一栽便倒。

方八说道：“捆在一起，只能跌倒。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也未必，只要心相通，不会跌倒的。”

方八听得这一句，心里很是温暖，心道：她说是心相通，便是说我与她了，我与她生死与共，心当然是相通的。

他再站起来，与一阵风两人一齐走。

到了岛上，看看真是没人，远处有些房舍，定是渔民所居。方八说道：“我们去看看。”

一阵风低声道：“我这样子，不能去。”

方八看看她，真是不能去，她一身狼狈，怎么能去渔民那里？他说道：“晒干了身子，我们再走。”

两人晒干了衣服，再去看那渔民，原来那是几户渔民，都是小小茅舍，在海角避风处相依而筑。两人来到了那渔舍，忽地一阵风扯着方八，说道：“有人！”

便见一条大汉咚咚走进茅舍，说道：“帮主，没看到海姑娘，只看到了飞奇的人，他们到这里来了。”

正说着，听得那茅舍门响，有一个男人豪气大声说道：“海帮主，飞帮主请海帮主赴宴。”

海食天恨道：“赴什么宴？告诉他，把我妹妹交出来便罢，不然我与他誓不干休！”

那男人笑道：“海姑娘不在本帮，飞帮主也说过，不曾见过海姑娘。想必是船破了，人便流下去了，找一找，或可找得到。”

海食天大声骂道：“狗屁，告诉我，要杀那个臭小子，便可得那个方家的秘籍，我听他的，狗屁！”

那男人道：“飞帮主请海帮主去参与那赏善罚恶大会，说是在那大会上，一定能找得到秘籍！”

海食天一拍桌子：“放屁！就是找到了，人眼睛比鱼眼睛多，能落在我手上？”

那男人说道：“我们飞帮主也怕得不到手，便约海帮主一齐夺，合鲸鱼帮与海沙帮的力量，也不算小了。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你说老实话，飞奇知道不知道我妹妹在哪里？”那人陪笑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海食天大喊道：“你答得也太快了一点儿，来人！”

冲出来几个大汉，扯下那个男人，海食天说道：“你要不说，我拿你喂了鲨鱼！”

那人正色道：“我告诉你，要你去参与大会，是举郭免郭大侠做盟主。原来那个方盟主死了，被他的弟子用火烧死了，你去是不去？”海食天冷冷道：“你说出我妹妹的下落，我便去。”

那人冷笑，说道：“我说过不知。”

方八的心急急地跳，他想再听，师父死了，谁说的？师父怎么会死？

他扯着一阵风，急冲进了那茅舍，一把扯住那男人，问道：“你说，我师父怎么死的？”

看到平白冲出了方八与一阵风，海食天只是冷笑，看着他两人，却不出声。

只听得那男人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只听说是方家的弟子为了要图那秘籍，烧死了方顿。也有人说是那个桑木头杀死的方顿，怕自己的功夫不如他。”

方八大叫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！”

师父怎么会死？记着师父对自己说过，人活着，平白度日是不行的，一生总得有所作为。你一生无为，便是混人。为了这个，才叫你大师兄是方栋，叫你二师兄是方为。你是八儿，我叫不出你的名字，你好好做人，将来再叫一个响亮的名字好了。

自从那时，师父对自己总是那么好，师兄们暗中还说，他将来会做师父的乘龙快婿。

可师父死了，他死了，他究是死于谁手？

他回头，扯住了一阵风，说道：“我要去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替师父报仇！”

一阵风扯住了他的手。海食天大喊道：“方八，你拿出秘籍便罢，不然我你拿去喂鲨鱼！”

真的扯着那个男人到了鲨鱼栅前。眼看着一个大汉扔下一块血淋淋的鱼肉，只“哗”地一声水响，那肉便搅着血水不见了，再看时，只有那几只大大的鲨鱼头在水里浮动。

海食天说道：“方八，你要能跳下去不死，我便给你船，让你走，去那大会与仇人相见。你要不敢，便死在这里了。你看！”

海食天一挥手，便把那个人推了下去，只见那些鲨鱼一搅水，便来咬那人。那人尖声叫道：“你妹妹是飞帮主的人奸的，他们奸污了她，她走了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！”

海食天一听，更是大怒，他吼道：“咬他啊，狗鱼，咬他啊！”“噗”地一声，一条鲨鱼咬住了那人的腿，一撕，那一条腿便没了。他大声叫道：“海帮主，你杀了我，飞帮主不会饶过你的！”

不待他再喊，那些见了血的鲨鱼扑过来，直撕咬着，他的身体在水里只冒了几冒，便不见了。

一阵风忽地扯住了方八，叫道：“二弟，二弟！”

她怕，怕方八落在鲨鱼口里。她不愿意让方八冒险。

海食天大声道：“方八，你也算是一条汉子，你不怕毒，不知道怕不怕死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大……哥，我……”

他看着一阵风，欲语又止。

他再也不拿她当自己的大哥了，她只是与他同舟共济的女人，他所心爱的女人。

方八扑通一声，跳下了鲨鱼栅。

他叫道：“海食天，我在水里呆多久才行？”

海食天慢悠悠道：“你可以杀死所有的鲨鱼，我告诉你，栅里一共有十五条鱼。你也可以死在鲨鱼嘴里，你要是不死，我告诉你，是谁杀死了你的师父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好，我去。”

他跳了下去。

水搅浪花。

那几条鲨鱼刚刚吃了一个死人，此时竟看着方八，不来扰他。一阵风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方八一跃，跃上一条鲨鱼的身上，叫道：“死吧！”

他一掌击在鱼头上，那鱼身子一翻，竟死在水面。

方八的身子一滑，人再滑下水边。

所有的鲨鱼都过来了，它们开始吃那条死鱼。一阵子急急地撕扯，那条鱼顿成血淋淋的。方八再叫道：“海食天，我要杀了你的鱼！”

忽地一条鱼窜来，咬在方八的臂上。

再有一条鱼窜过，咬向方八的咽喉。

方八一滑，身向下滑去，但那鱼比他更快，直咬在他的臂上，不肯放口。

方八再浮上来，那条鱼咬在方八的臂上，撕扯着不肯放口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五六条鱼正向他游来，要吞噬他的整个身体！

方八眼见得就要死在几条鱼的口中，他的身体会成了那几条鱼的膏吻！

忽地，咬方八的那一条鱼放口了，它像是昏迷了，身子飘开去，从嘴角流出大量的血来。

几条鲨鱼正扑向方八，忽地从那死去的鲨鱼身上散发出一股很香的肉味，它们马上放弃了方八，直扑向那条鲨鱼！

撕、咬。血从海水里冒出，再咕咕咚散开，鲨鱼像是疯狂了一般，撕咬着，搅翻在海水里，只是须臾，十几条鱼都成了漂在水面的死鱼。海食天大声道：“怎么回事儿，怎么回事儿？”

忽地他明白了，方八在船上曾吃下了他的海物剧毒，此时他体内的毒性仍在，鲨鱼要吃他，必是被他毒死，一条鲨鱼死掉，再咬它的鲨鱼也难逃噩运。十五条鲨鱼除了那一条被撕扯得没了身体外，都漂在水面。

海食天看着方八，忽地叫道：“他是毒人！”

如果方八成了毒人，只要与他在一起的人，都会中毒。那些大汉看着方八，忽地满眼都是恐怖，他们躲着方八，生怕方八的毒传与他们，毒死他们。

方八跳上了岸，对海食天说道：“我要一条船。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好！”

便备好了一条船。

方八再看着海食天，沉声说道：“你说过，你要告诉我是谁杀死我师父的。”

海食天突地变得支吾起来，方八说道：“虽然你有许多人，但我抱你，咬你的脖颈一口，你肯定会死。”

海食天大声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只是骗你的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你知道是知道，但你谅我必死，所以空口许愿，如果你不告诉我，你也不配做一帮之主！”

海食天大声道：“说就说，只是你对别人休要说是我告诉你的。据我海沙帮的人探知，杀死你师父的有十一个人，他们是大侠郭免、疯僧、怨复我、狂剑殷没、雷天，还有煞生煞死、朱亭、少侠梦雨、何不济、吴当。”

方八的眼里都是怒火，他长到了十七岁，是师父从街上拣回来的，他再不报答师父，枉自为人。

方八哭了，听得海食天说道：“他们都听那个大侠郭免的话，想必在那赏善罚恶大会上，他们会去。那个郭免会做这一次的盟主，他是十长者之一，又是大侠，你去大会，一定看得到他。”

方八看着一阵风，她是他的大哥，但如今她应说是他的妻子，她笑着看他，像是说水里火里，她都愿意跟他去。

方八说道：“我要去看那个什么赏善罚恶大会，我要找到郭免。”他扯着一阵风，忽地一阵风一阵子哆嗦，方八关切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我没事儿，走吧。”

第二十三章 围杀

听说二师兄与大师兄住在破庙，他们决定去找两位师兄。

告诉他们的是一个乞丐，那乞丐说，要他们去找方为方栋。

三个人急着去找，他们走在路上，方雏儿心里难受，要是见到了大师兄二师兄，对他们说什么？要知道是她出了事儿，逃出了方府，爹才让四师兄五师兄追她的。要不是她，说不定爹会没事。

方雏儿看到了一个人，那人站在路口，那是庄重。

她仍是那么美貌，仍是那么亭亭玉立，好像那一场火灾并不曾伤损她一丝一毫。

看到了她，方雏儿三人震惊了。

方雏儿说道：“你没死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你爹不让我死。”

方雏儿叫道：“我爹呢，我爹呢？”

庄重说：“他死了，他与你六师兄、七师兄都死了。”

方雏儿大声叫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死？叫我爹爹死？我想爹一定是受你的毒害，才被挑了脚筋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庄重说：“是，是我挑了他的脚筋。”

方雏儿厉声叫：“你们听到了没有？她是挑了爹脚筋的人，她是害死爹的凶手！”

方霸怒喝道：“你杀了师父，我宰了你！”

庄重喝道：“慢，你没权杀我！”

方霸怒叱道：“你杀了师父，我怎么不能杀你！？”

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师母，你看我有罪，也得去那赏善罚恶大会上，让我死在那里。你怎么能弑师母，那不是丢你师父的脸吗？”

方雏儿流泪道：“爹已死了，你还未死，你也得去地狱，看爹饶不饶过你！”

她扑过去，要杀庄重。

忽地有人喊道：“师妹，慢！”

来的是方为与方栋。

两人看着雏儿，方雏儿一见了方为，便扑在他怀里，呜呜哭起来。

方栋说道：“你走吧，你走。”

默默无言，庄重走了，走在风中。

方为哽咽道：“师父过世，只剩下我们几个无依的孤儿，我们好好照顾师妹，去大会上，为师父报仇。”

方霸问道：“到底是谁杀害了师父？”

方栋说道：“听说是那个郭免，他想当盟主，在方府里作乱的就是他。”

方雏儿大叫道：“你听谁说的，是不是那个庄重？她说的话怎么能信？依我看，就不会是郭免。郭免好歹也是大侠，他怎么会害爹？我看就是她，就是那个狐狸精，她害死了爹爹！”方栋说道：“师妹，我看不会是……”

方雏儿大声道：“你就信她，我不信她！”

方栋脸红，他不再言语。

方为说道：“自今日起，我们行则同行，睡则一处，到了大会那一天，我们才能放下心来，好好雪仇。”

众人都赞同，只有雏儿在啜泣。

忽地，有人厉声喝道：“杀害武林盟主的，快出来受死！”

方为等人一听，知道又来了麻烦，便走出来，看到破庙外站着几个人，看他们的装束，像是从关东来的豪客，人人手里都执刀拿鞭，一个矮胖的壮汉喝道：“你们都是方盟主的逆徒，快来受死！”

一个女人手提长鞭，说道：“我等受过方盟主的大恩，今天非杀了你们不可！”

方为说道：“几位是关东路上的朋友吧？有什么话说出来好了。”

那女人脾气很是暴躁，叫道：“有什么好说的？弑师大罪，罪不容诛，我要杀你，替方盟主报仇！”

女人扑上来，喝道：“看鞭！”

叭叭几响，鞭子便打向方雏儿。原来她看中了方雏儿，看她文文弱弱的，像是好欺的善良之人，便拿她下手。

另一个大汉叫道：“快拣便宜啊，他们都是武林败类，要是被别人杀了，你还有什么光彩？”

原来几人是浑人，不知哪里听得几人是弑师的丑类，便急急来杀人邀功。

方栋说道：“几位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那大汉叫道：“说什么说，先砍几刀再说！”

霍霍刀声，不容分说。方栋只要抬手，便能杀了那大汉，看他刀法中，至少也有几处破绽。但他只能躲避，不能还手。方霸喝道：“别不知进退，快走，不然我杀了你！”

那女人冷冷尖笑：“你杀了我，那也是，你连师父都杀，何况杀我？”

几个人缠住方为他们，死缠乱打。

方雏儿忽地烦恼来了，她大声叫道：“莫非就真的杀不得他们么？”

她一爪抓出，唰地撕了那大汉的衣襟，大汉一愣，身子挺得慢些了，再撕一下，便在他胸前撕了一道血淋淋的肉来。

那个中年女人本来逞足了精神，打算对付方雏儿的，不料得方雏儿竟是那样凶，她愣了一愣，方雏儿再吼道：“叫你杀，叫你杀！”她乱抓几下，便把那个女人的脸抓得血淋淋。眼睛都翻出来了，那个女人叫道：“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”

她在乱摸，一边摸一边哭泣。

方雏儿本来不想杀人，也不想伤她，但一急之下，手便无准，也是心里蓄积了仇恨，才弄瞎了她的眼睛。她问身后的一个汉子：“老头子，我是不是瞎了？”

那男人又惊又恨，说道：“她抓破了你的脸，她抓坏了你的眼睛！”

那女人哭嚎起来：“你娘个臭狗屁，你抓破我哪儿不好？你抓破我的脸，我也能趴着歇几天，就好了。你抓破我的手，我也不怕，多我不再抓鞭子了，你抓破我的脸，破了我的相，我老头子还会喜欢我吗？狗屁女人，你抓瞎了我的眼睛，老头子再也不敢看我了。”

那大汉闷声闷气地说：“看是还敢看，只是怪吓人的。”

女人怒喝道：“还说什么狗屁话，快杀了她呀！”

那个大汉站在那里不动，嘴却在吼：“杀了你，杀了你！”

方雏儿忽地噗哧一笑，说：“莫非关东的男人都只能说不能做么？”

旁边的的一个男人吼道：“叫你看看关东的男人怎么做！”

他扑过来，两只笔直刺方雏儿！

在关东，很少有用笔的，从前人说，考中的进士中很少有关东人，大多是江南江浙的文人秀士，哪里有关东粗憨的汉子？可如今你竟看到一个用笔的关东人，让人大是惊讶。

他双笔直欺方雏儿。一旁的方生见状，知道他本事不差，叫道：“来找我！”他夺那人双目，那人妈呀一声叫，再躲向一旁。

方栋说道：“放了他们，让他们走吧。”

那中年女人哎哟直叫，像是一个垂死病人，听去令人难受。那个男人扶着她，说道：“走吧。”

方为喝止住他们：“站住！”

那个使双笔的人壮胆说道：“你们想赶尽杀绝，我们跟你们拚了！”方为说道：“我

们是师父的弟子，决不会害师父的，你们也是受了别人唆使，才来找我们吧？”

那粗直汉子说道：“可不是，他还是武林中的名人呢，竟如此捉弄人，看来他也不是好人。”

方为笑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那人正要说出名姓，使双笔的断喝道：“邬二哥，别说！”

使双笔的一揖道：“方小哥，别过了！”

两下讪讪，只是无话，看来这梁子是结下了。只怕在那个赏善罚恶大会上，不会善罢干休。

桑木头正在喝酒，他的酒喝得很惬意，一壶酒只是一倒，慢慢地用内功逼住，酒便成一线，倒向嘴里时，是一条长长的不断线的长流水，一直喝着，要喝上一袋烟功夫方才馨尽。

毛丫头在一旁练功夫，桑木头要她勤练，不然会丢他的人。

毛丫头才不怕丢他的人，如今二哥与大哥也不知去了哪里，性命保不保得住都很难说，她还学什么功夫？她才不要学什么鬼功夫，但桑木头不让她喝酒，让她馋虫大起，总是央求桑木头：“好师父，好师父，你给我一点儿酒喝。我胆小，你给我一点儿酒，便壮了我的胆子，我能好好练。”

桑木头瞪圆了眼睛：“你别胡扯，你要是练好了，我有剩下的酒，再不就我喝醉了，你才可以喝。”

毛丫头大是不满，要桑木头醉，那是休想。再要他剩酒？更是休提了，他能剩饭剩菜，决不会剩酒。

正一个练功，一个喝酒，忽地听到了一阵子像是仙乐一般的细乐声。

乐声袅袅传来，桑木头禁不住摇头晃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正好下酒。”

毛丫头也笑，有了细乐声，再不用屏神正气，提神聚气，有什么不好？

慢慢引出两盏灯来，踱到两人前面，不动了。

再看后面，有八个少女捧着令旗印信宝剑香炉什么的，像是皇帝出巡。

桑木头大叫道：“别弄什么假瞎子啦，出来吧，看看你是一头什么鸟？”

真的走出来了人，是那个郭免郭大侠。

毛丫头噗哧乐了，说道：“还是那个人，怎么弄得这么罗嗦？”桑木头捧腹大笑，说道：“原来阿哥是个男的。”

两人哈哈大笑，顾也不顾那郭免。

郭免很能沉得住气，他看着两人笑，一直看到他们笑得够了，笑得歇了，再也没有一丝笑声了，他才一举手，那细乐声也慢慢停下来。飘袅之中，似有袅袅余音。

郭免一揖道：“桑前辈，有礼了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你是不是也打算烧死我啊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事出不得已，还望桑前辈见谅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丫头，你看人家，对人多有礼节，冒犯了你，总是说见谅见谅的，怕你不放过人家。哪里像你，没一点儿礼数？”

毛丫头也乐：“你知道个啥？他是有事求你，不然他早就杀你了。”

桑木头看着郭免，说道：“你有事求我？不会吧？你要喝酒？不行不行，我的酒不能给你。”

郭免笑道：“桑前辈的酒是缺不得的，我有几十坛美酒，特送来与桑前辈品尝的。拿来！”

便上来了几个大汉，人人手里捧着两只小小瓶子或是坛子。

看来郭免这些酒，竟不比桑木头十年积蓄的酒更差。

桑木头一看那些酒，不禁动容，他对酒有嗜好，一见了这些酒，便知是极品。那一只红红的进瓷瓶儿是火酒，是皇帝御用的极品。这一瓶青青的雨过天青的瓶子盛的是傻

仙刘伶的“一烧鲜”。另一只坛子的模样虽丑，但它却是高地烧酒。再有一只用桦树皮包着的酒瓶，像是北地的好酒熊酒。

桑木头大吸一口气，竟让郭免与毛丫头都以为他一抽气就死了，久久再无呼出。

他是吸那酒气的精华。他大叫道：“怪了，怪了，粮味儿米味儿草味儿果味儿不要紧，怎么会有肉味儿？”

郭免笑道：“看那个像是三足乌的瓶子，那是天米肉虫泡就的酒，人喝了飘飘欲仙哪。”

桑木头鼓起了白眼，说道：“你拿那么多的好酒来孝敬我，必是有求于我。我喝好酒，但君子好酒，取之有道。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可是不会做。”

郭免笑笑，说道：“天下乱矣，方盟主一死，群雄无首。本来该请桑前辈出来主持大局，但桑前辈不愿管此等琐事，只好我来做了。请桑前辈去大会一观，有什么事儿，多有照应。”

桑木头看着毛丫头，叫道：“坏了，坏了，丫头，他叫我做没良心的事儿，你说我做不做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没良心的事儿不做，再说他送你酒，你可以不要。但你可以抢他的酒啊。他既可以杀了方顿，你也可以抢他的酒。”

桑木头大笑，拍胸道：“对啊，对啊，我抢他的酒。他也冒犯了我老人家，他杀了方老儿，让我找不到能比试几招的对手，我不杀他，便是便宜他了，抢他的酒，也不为过啊。”

桑木头的身子一抢，便去抢过来一只酒瓶，拿来便要喝。

忽地，郭免大声道：“你们看哪，看桑木头为老不尊，抢人酒喝！”

桑木头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叫人来，谁来我也不怕！”

还真就叫来了几个人，他们都是上一次在赏善罚恶大会上十长者之一。

上来一个老人，胡须老长，桑木头看着他作一个鬼脸，说道：“没事儿，我只是抢酒喝。”

再看到一个背剑的道人，他是黑着脸的，桑木头更是嘻嘻笑：“好了，不干你事儿，你武当山没酒喝，我不会去抢你的。”

再上来一个女人，桑木头一见了她，不由得大是慌乱，叫道：“还你的酒！”那一瓶酒竟是掷过去，人扯起了毛丫头，飞一般地快跑。

毛丫头被她扯在手里，听着那风声呼呼从耳旁掠过，不由大是惊奇，桑木头天地不怕，怎么会怕那个女人？看她模样，也不像是恶人，怎么桑木头竟是怕她？

毛丫头说道：“远了远了，根本就看不到她了，你怕什么？”

桑木头把她放下，兀自呼呼气喘，说道：“我怎么不怕，世上有一个我怕的人，就是她了。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你怎么怕她？”

桑木头闷不作声，好一会儿才说道：“她是我的女儿。”

毛丫头惊得张大了嘴，从来没听说过桑木头有过女人，没有女人哪来的女儿？

“她是你干女儿？”

桑木头大叫：“什么干女儿？她是我的女儿！”

毛丫头问道：“你有妻子？”

桑木头摇头。

毛丫头再问道：“你有家？”

桑木头再摇头。

毛丫头更奇：“你结过婚？”

桑木头更是摇头。

毛丫头嘟哝道：“没成亲，也没老婆，你哪儿来的女儿？”

桑木头大声道：“她就是我的女儿，你愿意信你就信，你不愿意信就算了。我就怕她一个人，她要是来了，我话都说不出来。告诉你，几次的什么狗屁赏善罚恶大会我为什么没去好好玩玩？就是她在，她是什么十长者之一。你说，她是长者，我怎么好去闹？”

原来如此，说不上那个方顿原来就知道那女人是他的女儿，才要她做那长者的，好让桑木头安分些。

桑木头说道：“那些酒啊，好香，好香，只是我喝不到了，你说我多可怜啊。”

说着，桑木头竟是眼泪汪汪的，很是伤心。

第二十四章 女人行动

突地，桑木头跳起来，他叫道：“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你要过来，我就跑！”

传来女人幽幽的声音：“你再跑，我也会追上你，我要跟你说一句话。”

桑木头满面无奈：“你说一句话，就只说一句。”

女人说道：“我要做那赏善罚恶大会的长者。”

桑木头松了一口气：“我当是什么大事，摘星星摘月亮我不能，你当那狗屁大会的长者，干我什么事儿？”

女人叹气道：“我只要你做一件事。”

桑木头紧张道：“什么事儿，你说好了。”

女人道：“你不去管那大会的事儿，对什么事儿都不插手。”

桑木头大声道：“那怎么行，我乐意玩，看见谁的本事好，我便跟他玩玩。没了方老儿，我只能在武林大会上玩了。”

女人再一叹道：“你不愿意？我去对她说。”

桑木头大声道：“我愿意，我愿意。”

毛丫头低声问：“她要对谁说？”

桑木头道：“我媳妇儿。”

毛丫头悄声道：“你不是说你没媳妇儿，怎么出来一个媳妇儿？”

桑木头翻翻眼珠儿：“我没媳妇儿，怎么来的女儿？要是我桑木头没有女儿，这世上还有谁能管得了我？”

说着竟是眉飞色舞，全忘了刚才的狼狈。

那女人说道：“你有时间该去看看她。”

桑木头忙说：“我没时间，我没空。”

女人叹息道：“娘，他说他没空。当初他怎么有空去找你，天天赖在你的院子里打拳，一打一天，也不疲累。如今他说他没空，你听到了吗？”

她像是喃喃对空祷祝，如怨如诉。

桑木头一见她来这个，顿时慌了，说道：“别扯死人，别扯上死人，入土为安嘛。”

女人的声音很忧郁：“你没让她入土为安，她入了土，眼也没闭上。”

桑木头忽地捂着耳朵，叫嚷：“我没对不住她，她怎么闭不上眼？”

女人的声音很轻，像在劝他：“你没照顾好她的女儿，也就是你的女儿，她怎么能闭得上眼？”

桑木头无奈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照顾你。”

他嘟哝道：“你要在那大会做什么长者，有什么好玩？不如你跟我们一齐，去搅他的大会，让他赏善也赏不成，罚恶也罚不了，那多好玩？”

女人说道：“我学了本事，便要做点什么，每一想到他们任性胡为，说杀谁便杀谁，我就气恨。我发誓，决不让他们杀一个好人。”

桑木头拍手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我看你说的好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我看看好了。”

毛丫头看着那女人，只见她肃然而立，决无一丝媚态，心道：看她样子，是一个正经女人，她母亲一定是大户人家的小姐。原来桑木头看中了人家大户小姐，才偷偷娶了她，再生出一个女人来的。只是不知道那个桑老婆子的模样如何，要是也长得像这女人，就是一个冷艳的大美人。

女人说道：“我要去了，那个郭免要当盟主，新盟主一当上，必是烧上三把火。”

桑木头嘟哝道：“三把火，三把火，烧到了谁谁倒霉。”

郭免坐在家里，他的人都齐了，全都住在他家。住在郭大侠的家里很舒服，有很好吃的饭菜，有很好喝的美酒，有很好看也很有味儿的美人。有时闲得慌了，还可以相约在一起，坐在亭子里，听听美人弹琴鼓瑟，来一点儿雅兴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大哥，赏善罚恶大会要开了，不知道大哥准备得怎么样了？”

雷天也道：“是啊，要是大会一开，我们无准备，准会被人抢先。”

少侠梦雨冷笑：“谁敢？他不要命了？”

几个人看看，疯僧斜倚在一个美女的腿上，他的手在度自家的梦，在那女人腿上抚摸。何不济只是一杯杯喝酒，他很少说话，也很少看别人。狂剑殷没只看着酒杯，他时常不喝一杯，只是把酒倒在杯子里，眼瞅着那杯，一直瞅到了夜深人静，方才把那一杯酒倒在地上，回去睡了。

无论那一杯酒如何贵重，他都得把它倒在地下，方才罢休。

狂剑只是守着他的一柄破剑，再不与任何人说话。

真的有人敢惹这几个人，他除非不要性命了，就是方顿的九个弟子一齐出手，也不是这几人的对手。

郭免说道：“为了大会，我请了几个人，他们做十长者，你们也都是十长者。”

疯僧大笑，捶胸道：“我竟是长者，我竟是长者，我要做长者，我要做长者了！”

原来他曾有一次武林大会上，被方顿差一点儿杀死，只是因为十长者中的郭免提出异议，方才免去他的死罪。但当时议定，要把他关在少林寺的少室山上，让他面壁十年。如今方顿死了，他不必再怕什么人了，但能做十长者，他大喜欲狂。

疯僧狂笑道：“你们看好了哪一个好人，我便要罚他。你们看要杀哪一个恶人，我便要救他。我要你们难受。”

郭免看定疯僧，说道：“那是你的事儿。”

少侠梦雨说：“你那样做，怕做不成十长者了。”

疯僧大笑：“做十长者有什么了不得？我早晚得搅了你们的大会，让你们再也不干这种无聊勾当！”

忽地来了一个黑衣人，他是郭免的手下，他说道：“有一个女人求见。”

郭免笑笑，说：“我这时不见女人，不见陌生女人。”

那黑衣人说道：“她说你会见她，她叫庄重。”

郭免的眼睛眯起来了，像是一条线，一条深不见底的线，他轻声说：“她来了，好，叫她进来。”

七个人眼睛盯着她。

要是般的女人，她这时会羞涩难当，会步履沉重，或是心慌意乱，对自己没有什么把握。她不是一般的女人，所以她仍笑着，笑得很沉静，是那种称做“沉鱼落雁”的笑。她走得也很稳，脚一扭一扭，注意把她的屁股扭起来，但扭得不大，因为扭得很大，就显得张狂。张狂的女人男人不喜欢，或是不够喜欢。怕女人给他添麻烦，便不那么喜欢。她的脚很瘦，轻轻地踏在地上，一步步走来。

郭免不看她，看也显得很冷峻，他是盟主，他当他自己已经是盟主了，便不能好色。

怨复我的眼睛已经掉在她的脚踝里了。他注意到女人的脚踝很柔软，他忽地想：这种柔软的脚踝对男人有什么好处？

狂剑殷没看着剑的眼神忽地柔和了，他必是想起了一个与女人有关的故事。

雷天看着女人，他头一次想到了当盟主的好处，眼前就是一例，她是盟主的女人，独属于盟主的。他的心里忽地冒出一个想法来，他雷天或许也能当盟主呢？

少侠梦雨眼也不眨地瞅着庄重，他在赏玩一件最好的物什，目不转睛地看。

疯僧却是看一眼，闭闭眼，口里念叨：“秀色可餐，秀色可餐！”

只有何不济看着郭免，看他如何待庄重。

郭免说道：“方顿在哪里？”

庄重笑笑：“他还活着吗？”

说话间，她竟是泪水哗哗流出。

郭免注目她许久，声音有些柔和：“你对他不那么好，用不着假伤心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他是我的丈夫，至少是一个很有用的丈夫。”

郭免笑笑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要看他吗？”

庄重转身便走，走到了外面，站在风中的是一排丫头，她们抬着一乘华美的轿子，静等着庄重上轿。

庄重上轿，说道：“走。”

终于到了一座小山，在山坡上，有一片松林，这坡一看便知道气势万千，确是不凡。郭免心道：看样子是有些像了。

只是不知道确是方顿的葬处不是。只听得庄重说一声：“到了。”

轿子停了，停在一座坟丘前。庄重指着那一丘土，说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郭免看看，说道：“挖开！”

庄重背过身去，她的心情必是有些不大平静，不敢看那坟墓。

坟挖开了，有一具骨骼在棺内。棺是上好的红木棺，里面埋着方顿的一双名震天下

的龙爪，还有一些珠宝。

郭免忽地笑了，他说道：“我知道你是骗我，原来真是骗我！”

庄重不回头，说道：“我怎么骗你了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他不是方顿，他怎么会死？再说他就是死，也不会是一具烧得糊骨的死尸，你就是不救他，他的弟子会不救他？”

庄重指着旁边的两坟，说道：“那是他的弟子，七弟子与六弟子，他们两个也陪着他烧死在那房里。”

郭免有些信了，但他忽地说道：“你怎么不在那里？”

庄重仍不回头，她像是不愿意见到方顿的坟墓：“我在，但火一烧起来，我便走了。”

郭免的声音变得尖刻：“你逃了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不是，是他要我走的。”

郭免的声音更尖：“他为什么要你走？”

庄重说得很慢，慢得令人能感到她的痛苦：“也许他认为我没资格陪他死，也许他认为我还不该陪他死。他病了以后，对不起我。”

她的声音有些低沉。郭免笑了，说道：“他是一个老人了，老人总是有老人的心境，你的事，他知道多少？”

庄重不感意外，说道：“他差不多全都知道。”

都知道，意味着他有了默许或是有了无奈。他是武林盟主啊，怎么能让他的身旁有一个背叛他的女人？

庄重说道：“我与他的弟子……他也知道，他死了，多半是因为我。”

庄重的心是沉的，难怪她一直背对着方顿的坟，看来一生一世她也难直接面对方顿，即使方顿只是一个死人。

郭免看着六个人。

六个人当中，何不济最先说：“我信。”

他不看庄重，只是看那具死尸，那是一个生前就被挑了脚筋的人，不然决不会在被烧死时腿弯成那种怪样儿。他还注意到了，那人的骨骼很大，一定是生前练就了绝世奇功的人，他不是方顿，还会是谁？

狂剑殷没也说：“信！”

他说话字数不多，但显然他是最受郭免信任的人。

郭免说道：“你要我做什么？找我有什麼事儿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有几件事儿，我必要你做。你要肯，我便帮你。你要不肯，就算了。”

郭免问道：“你说说有什么事儿？”

庄重一叹，说道：“我先下去了，请葬好方顿。”

当郭免带着他的几个人再看到庄重时，她仍站在轿外，很是愁郁的样子。

郭免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儿要我做？”

庄重道：“夺回来方家的秘籍，交与方雏儿。”

郭免不动声色：“那秘籍在谁手里？”

庄重道：“不知道，问一问那几个弟子，他们或许知道，你只要不杀他们，便会知道那秘籍在哪个手里。”

郭免说得意味深长：“我不杀他们，怎么会知道？”

庄重再一笑：“有许多法儿比杀人更奏效，难道郭盟主不知道吗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我还不是盟主。”

庄重说：“就会是了，难道我会看错吗？”

庄重再说道：“我还有一事儿相求。”

郭免看她，她说：“求你杀了方栋。等夺得了秘籍，就杀了方栋。”

郭免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他是我的人，但方顿答应过我，要他娶雏儿为妻。”

郭免有些糊涂了：“你要方顿答应方栋娶雏儿，是你要他做的，你杀他做什么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他是我的人，雏儿要他，我就杀他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那个老三也是你杀的，是不是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郭免问道：“是不是你杀的？”

庄重说：“不必说他，他与这事儿没关系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跟了方顿，何必再来找我？你知道，我与方顿不怎么近。”

庄重笑一笑，她慢慢上轿去，说道：“我与方顿也不怎么近。”轿子抬起来了，那些丫头仍是排成两排，慢慢地走。

一直走得再也看不见了。

郭免说道：“你信她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狂剑殷没不语，郭免问他几句，他都不说。

雷天说道：“有些可信。”

疯僧只是笑，少侠梦雨也笑，何不济也冷笑。

郭免说了一句：“至少我信一件事，那个方顿真的已经死了。他死了，我就是真正的盟主了。”

他说话时，再怎么掩饰，平静中也有一些得意。

轿子停住了，因为有人在前面挡路。

那是毛丫头与桑木头，两人坐在路正中喝酒。

喝着还划着拳。

丫头报说，有人在路中间划拳、喝酒，庄重有些意外，她哦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很久

没看到怪事了，今天遇上了几起。怎么不看一看，他们喝的是什么酒，划的是什么拳？”

她就下来了，看一看两个人划的是什么拳，喝的是什么酒。

只见桑木头醉意醺然，他叫道：“不划了，不划了，我划你不过。我只喝酒，我喝酒好了。”

毛丫头大笑，说道：“世上只有你这一个赖皮，划拳宁可输，也要喝酒。我不与你来了，再来就是谁赢了谁喝！”

桑木头大笑，说道：“那你就能赢不成？”

庄重看着他们两人划拳，忽地问道：“我能不能也来划拳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你也想喝酒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很累，想喝个一醉。”

桑木头大笑，说道：“都说是花钱买醉，没说是划拳赢醉的。你想赢醉，没那么容易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会赢你，你信不信？”

果然她是划拳的好手，坐在路正中，庄重也呼五吆六，与桑木头划拳，与毛丫头争执，她的身后，站着许多的丫头，她们都像是石翁仲，站在那里，不敢一动。

毛丫头忽地笑了，她发现那个庄重和她有相似之处，她喝酒时有窍门，能偷偷地先吞一口下肚，再慢慢咽下一口，这样她能比别人多喝。

毛丫头说：“我也会。”

桑木头大恼：“两个女人都会赖，我吃了大亏了，我吃了大亏了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会喝酒的人都有法子。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冲你会喝酒这件事，我信你，我有几句话要问你。只是你先得答我，你跟我说不说实话？如果你不愿说实话，你就告诉我，我不会怪你，我也不问了。”

庄重看着她的眼睛，这眼里只有热情，没有欺诈，她心一热，说道：“我说实话，

如果我不说，就是我不愿说谎。”

第二十五章 圈套圈

毛丫头说：“我住在你方家。”

庄重惊奇地眨一下眼，但没说话。

毛丫头说道：“那一天我见到了，先是一个大汉来埋东西，他那样子，我也看不出是谁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方顿的弟子有八个，再就是护院的壮汉、门人，在方府有千数号人。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我知道埋东西的地方，但我不知道他埋的是什么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如果你知道，我们去找找看，说不定是埋的秘籍，因为在那几天，方顿的祖传秘籍没了，不知被谁拿走了。”

毛丫头再问道：“后来你来了，与你在一起的是一个男人，你们做的事儿，我都看到了。”

庄重忽地脸红了，她轻声说道：“你都看到了，那就不必说了。”

毛丫头忽地大声道：“怎么不必说？我看到你拿一支匕首，直刺入那人胸前，他就死了。你跑回去，对不对？”

桑木头不料会有这许多说法，只是直直地盯着庄重。看来方府的秘密不少，就只是这个庄重身上，就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毛丫头再问道：“那个死去的男人是谁？”

庄重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他是三师兄方水。”

毛丫头看着她，说道：“你为什么杀他？”

庄重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他想离开我，我便杀了他。”

原因很简单，不知是不是真的。

毛丫头说道：“你挑了方老爷的脚筋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不错。”

再问什么？

桑木头忽地说道：“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他只是一个盟主，从来也不是一个男人，只想着霸业霸业，怎么不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女人要什么？他忘了我，我必然也会忘了他。你说这是不是很公平？”

原来是因为这个，才有方顿的死亡。

庄重说道：“我喜欢男人，三师兄死了，我再想弄一个男人，我不愿意离开武林盟主的家，我愿意做夫人，我就在他的弟子里.....”

“够了！”

桑木头大吼道：“你再胡说，我杀了你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能死在你手，便是快乐。你真能杀我，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么？”

桑木头叫道：“你杀了方老儿，要不是你，方老儿怎么会死？”

庄重忽地笑道：“他早就想死了，只是死在火中水里，或是被毒，或是被杀，总是一样的。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他死了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庄重看着她，忽地失笑：“我要替他报仇，你信不信？我告诉你，是那个郭免杀死他的，我要替方顿报仇，去那个赏善罚恶大会，替方顿报仇。”

桑木头忽地叫道：“那可了不得了，你要报仇，要杀那个郭免，可郭免会当上武林盟主，你怎么杀得了他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匹夫怨气，可以冲天，你怎么知道我杀不了郭免？”忽地，庄重说道：

“谢谢你的酒，我要走了。”

轿子抬走了，在路中间，仍坐着毛丫头与那个桑木头。

桑木头问道：“丫头，你说她与那个郭免会在大会上争雄么？”

毛丫头不语，她在喝酒，她还有许多事不明白，但她再也不想问庄重。

庄重的轿子走得很急，走得很快，看看到了一座院子，慢慢放下了。

庄重走出来，院门很沉重，在她的身后吱扭声声，关上了。

她走进了屋子。

这是一间很华美的屋子，地上铺有白毛皮，羊毛如浪翻，她走过来，把鞋扔出去，一只纤瘦的脚便踏上那羊毛。再踏上另一只脚，衣服就也扔掉，扔在羊毛上。再扔，整个人都无遮无束。

有男人沉声道：“像你这样儿，方老头儿能让你满意吗？”

她斜了一眼，显然并不惊奇那人的存在，娇声道：“他满意不满意，我不知道。可我满意不满意，你也不知道。”

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方老儿要是真死了，你就满意了。”

庄重笑笑：“你以为他没死？”

那人眼如鹰隼：“方老儿不会自焚，他如果能自己把自己烧死，他就不是武林盟主了。我知道他。”

男人盯着女人看，看那些浑圆处。他也慢慢脱下长衣。露出他的身躯来。

他是一个男人，是一个成熟的男人，成熟而不老。

最好的当然是成熟，最不妥的当然是衰老。

男人说：“我不信他会死，你告诉我，他死没死？”

女人不说，只是夸张地抚摸着她自己，她陶醉于她自己的美妙胴体。她轻声说：“他不死，我怎么会这么自由？”

男人笑了：“算了，他就是不死，也只是一个废物，有什么关系？”

女人轻蔑地一笑：“我看你好紧张，看你那神气，像是看到了一只恶虎，哪像是看到一个废人？”

男人说道：“不是废人，他不是废人。你要拿他当废人，你会死在他手的。”

男人站立着，毫无一丝肉欲，他回顾一段往事，对他自己和对于他人都很陌生的往事——

那是在他十岁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少爷，做少爷也没什么不好，他很快乐。但后来他就不再快乐了，当他在街上看到方顿走过时，人群前呼后拥的，便问爹：“他是谁？”爹说：“他是天下最有本事的人。”他问：“他有什么本事？”爹告诉他，天下武林的人都听他的，就是当今皇上也没他自在。他向往做那个人，听说方顿收徒弟，且把那两个徒弟当儿子待。他想了好久，跟着爹娘，他只能有钱花，不会像方顿那样一呼百诺，全天下的人都对你很敬畏。他决心去跟方顿学本事。

但这要花一点儿心思，他虽说才十岁，但也知道，方顿收下他，他才能达到那个愿望。他先是在家里找了一套破衣服，那是一个小厮的，他用新衣服与那个小厮换的，然后再弄花了脸，去街上守着。他知道方顿每天走的路，他一定会在那时走过来的。

他看到方顿了，那时他找的五六个乞丐儿正在打他。几个乞丐儿拿了他的钱，打得他鼻血直流。

他们喊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便一哄而散。

方顿看着他，很怜惜地蹲下来，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挨打？”

他睁大眼说：“我总挨打。”

他能流出泪来，泪水很委屈，一想到平生他头一次被人打，就真的委屈极了，泪水哗哗流。

果然方顿很可怜他，问他说：“你爹娘在哪里？”

他不能说爹正在钱庄里算帐，娘在花厅与几位婢娘话茶，他说谎道：“我爹死了，我娘也不在了，她在路上被人抢走。娘啊，娘啊！”

他号啕大哭。

方顿看他可怜，便说道：“你跟着我去，住在我家，跟着我，好不好？”

如果是平常的孩子，他一定会说好，也会喜出望外，但他本来就不平常，十岁时已经知道了欲擒故纵，他说道：“我去你家，我不能干什么的，我长大了能帮你做事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便做什么。”

方顿笑了，说道：“好啊，好孩子，你回去，一定高兴，你有两个哥哥呢。”

方顿当时说的是方栋与方为，他们都是十岁的孩子，但早被方顿收养了，正在家里习武。

他到了方府，看到了门上的匾额“武林第一家”，他的心扑扑跳，心道：“我到了方家，不知道爹娘是不是会找我，如果他们找我，也找不到。爹会急得叫钱庄的伙计到处去找，会在街上招招贴，会写上“失儿一名，年仅十岁，有送来者赏银十两”。依爹那等吝性，肯定不会写上二十两的。娘会哭，但几个婢娘会幸灾乐祸，她们会想着再有机会做爹的大老婆了。

他在方家呆了几天，学了几天的武功，也没什么稀奇的，只是学一些扎马步一般的功夫。

忽地一天，方顿叫他来了。

两人走啊走的，走出了方府，方顿领他到了一条胡同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我要带你去哪里？”

他说不知道。

方顿笑了，说道：“你吃馒头为什么扔皮儿？”

他吃惊了，说不出。

方顿再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嫌衣服脏，自己还不洗？”

他也说不出。

方顿再说道：“师母给你几文钱，你都买了糖人儿了？”

他点头，这有什么不对？

方顿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你只有十岁，我信。但你决不是没有家的孩子，你说，你家在哪里？”

他对方顿大声道：“我家在哪里不关你的事儿，你要收我做徒弟，我就是你的徒弟，我也会像他两人一样叫你爹，你老了，我会管你。你要不要我？”

方顿摇头，虽说他自己说得热泪盈眶，方顿可不听，他说道：“你是富人家的孩子，你知道，我只要那些没人要的孩子，我要他们做我的徒弟。”

他大声道：“我叫你爹不行吗？我叫你爹，我再也不叫我爹是爹了，我再也不回家了，行不行？”

方顿看着他，脸上带着笑，说道：“不行。”

他哭了，跪下了，给方顿跪下了，他哭着说：“我吃馒头再也不扔皮儿了，你让我回去好不好？就是再不给我零钱也行，我不要钱。”

方顿摇头，说道：“你回家去吧，你得回家去，你要不回家，我也会很快找到你家的。”

方顿走了，他摇头走了，他没看到方顿的脸，不知道方顿此时也有些伤感。如果他看到了方顿那样的大英雄也流眼泪，或许他一生不会痛恨方顿，不会对方顿有那么深的仇怨。

他回到了家，没有对爹娘讲他去了哪里，十天后，他叫来了娘，告诉她，如果不把他送到神针部小娘那里，他就走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当时娘说：“你疯了，你疯了！”

他说：“娘，我没疯，我告诉你，那几个婢娘对你没好心。我要死了，她们一定会

害死你。我去学本事，你就有指靠了。”

那时娘忽地满面是泪，答应了他。他终于到了神针部小娘的门下学艺……

这是一个很长但也很伤心的故事。

庄重看着他，他满面是泪，看着庄重，说道：“方顿是一个很出色的人，但他没收我做他的徒儿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失策，我要告诉你的，正是这个秘密。

庄重说道：“他不知道，如果知道那个十岁的孩子就是你，他会后悔的。”

男人忽地正色，说道：“你说，他在哪里？”

庄重的双乳掐在他的手里，他用手指把两个乳头捏到一起，庄重的脸变白了，再变红了，她忍着苦痛，轻声娇柔地说：“他死了，我不是他，我只是与他住在一起。”

男人笑了，放开了她，不看她的眼泪，她的眼泪让他很满足，很刺激，他笑说：“方老儿死了，我要取代他，我是天下第一人了，我要他死后也在地狱里看看我，看看我是谁。”

他对着庄重说道：“你是他的人，凡是他的东西，我都要占有，你是他的，对不对？”

庄重娇声而笑：“我不一定是他的，他是老人。如果你会说，你只能说，他是我的。你呢，你是我的，还是我是你的？”

他笑了，眼里满是野性：“你说，你是我的，还是我是你的？”庄重柔情满怀地凑近他，再凑近他。

男人忽地呻吟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告诉你我的过去，你是不是笑话我？”

庄重笑一笑，说道：“要不要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嫁给方顿的？”他忽地笑了，说道：“那一定很有意思。”

她说了一个故事——

她是在街上看到方顿的。

方顿对着她，笑了一笑。

那一笑决定了她的一生，她十几岁就嫁了一个近六十的老人。

当时她很快乐，因为方顿的气质高雅，那样子不像是老人，她喜欢他。当夜里她看到他的身体时，她颤抖了，他有一个很健壮的身体。但后来.....后来，他们不那么亲近了，因为他总是在练功，在练一种方家几代人也没练成的功夫。她等着他，夜里等人的心情是焦急的，她盼着脚步声。她等着那脚步声再响起来。可没有，有时一直到天亮，他也不来她的房里一次。她实在累了，便睡，到天亮时醒来，看看房里，仍是只有她自己。

她悄声道：“有时我咬自己的手臂，看我是不是在梦里？我才知道，他是像买一件东西一般，把我买到了家，再也不必关照我了，像那房间里的一切物什一样，我也该是静无声气的。你说，男人是不是都是这样？”

他笑了，说道：“不这样，我就不这样。”

庄重再笑，说道：“你骗我，你家里有许多美人，她们不光是你的，还是来侍候你家里人的。”

他笑得含蓄：“你知道我家许多的事儿？”

她叹一口气：“方顿说的，你是他时常说起的十几个人之一。”

他笑了，昂头大笑。方顿也时常说起他，方顿时常说起他。在方顿的眼里，他是一号人物，这让他很兴奋。

庄重说道：“你有女人，何必再看着我？”

他笑了：“如果我是武林盟主，我要的女人必多，你也是一个，而且是最不寻常的一个。”

他来摸她，欲望随着语言升华，更炽热。但她推开了他，推开他是很难的，但她做到了。

他说：“你不喜欢我？”

庄重媚笑：“我喜欢，但我不喜欢做你的美人中的一个，而且是很快就被忘记的一个。”

他再复冷笑：“你可以做一点儿事儿，让我忘不了你，让我一出门就想起你，一进门也想起你，直到最后，我一想起你来便头疼欲裂，睡不着觉。那时，你便不须再嫉妒别的女人了。”

灯熄了，庄重滚在羊毛里，那男人像一条鱼，扑在羊毛上。他扑得太厉害了，女人被惹得发出一声尖叫。

再也没什么声息了，院里仍是那么阴森，那么平静。

第二十六章 崆峒岛上

登州府有蓬莱县，县境内有一烟台镇，那是举烽火防敌的重地，沿海的防线。

在烟台临海眺远，有一个隔海相望的小岛，它就叫崆峒岛。崆峒岛上有几十户渔民，海岬上有几片石岩，远看一边是斜坡，另一边却是陡崖。

岛上有几十个石洞，传说是早年的神仙修持时住过的，但如今被一些渔民拿来晾鱼，拿一年捕来的鱼干晾在洞内，待得它干透了，再用船载出去变卖。

这是一个很平静，且没有什么热闹的小岛。如果没有三年一度的武林赏善罚恶大会在这里召开，这个岛根本就不会这样有名。如今又到了捕鱼的季节，海里银鱼穿梭，飞来飞去，船只很忙，但管船的海沙派帮主专门负责接送黑道人物上岛，而鲸鱼帮帮主飞奇的人专门接送白道人物上岛。

岛上扬起了旗，沿岛人山人海，一个只有里许长短的小岛一时容纳下上千武林人物，真是拥挤不堪。

白道人物在岛上搭起了白帐，待得有人上来，便去那白帐里见，有的人可以去山洞里歇息，但有的人便不能了，只能呆在岛上，夜里点着篝火，守夜度日，一直等着大会开始。黑道人物自是比白道更强，沿海搭起十几个帐篷，帐内都是酒菜，上来的人先可以饮酒，吃饱喝足，再去山洞里歇息。有的也排不上名号，但可以在沙滩上找到一排排黑色的帐篷，只要你住进帐篷内，便可以有吃有喝。

说是明天便可以召开赏善罚恶大会。

今年的会有看头，第一是武林盟主易人，原来的老盟主方顿死了，据说是死在黑道人物桑木头的手下。再有人说是死在白道英雄郭免大侠的手里。因为郭免大侠要主盟，而方顿不愿意交出盟主令来，所以郭免杀了他，嫌他碍事。郭免能不能做得武林盟主，今年的赏善罚恶大会要杀哪些人，都是未知。

通常这赏善罚恶大会上，黑道的人都不大来，后来在方顿主事时，换了一个法儿，凡是主动来岛上的人，你就是黑道的人，也不能当时捕杀。你可以捕起来他，以后再杀他，但他是自己走上岛来的，便不可杀他。这让黑道人物也安心了，便也上岛来看，看他赏善罚恶大会是不是名符其实。有时黑道人物也不服气，偏你做盟主的说杀谁就杀谁，我偏要看看，你杀的人该不该杀。

是以黑道的人也越来越多，越聚越多。他们就是要看看这大会做些什么，是不是令人心服口服。

方顿这样做了十次，他主盟了十次赏善罚恶大会，十次他都杀了人。但他是越杀人越少。既是人家都服你，何必多杀人？再说杀人也难，当众杀人，必会结怨，武林中人相信，会后死的人必不在少数，但当着千数武林人的面儿杀人，实在有损名声。

岛上的人夜里不睡，听着海里鱼唤，在成群成群游动，看着岛上的灯火，真个是叹为观止。

一直熬到了天亮，听着岛正中那一块巨石平台上敲起了鼓声，咚咚咚咚，响得急切。

便有人不耐烦了，急着去那平台看大会。来过几次的说道：“早着呢，一大早就敲鼓，到了太阳升起，岛上没了露水，那些头面人物也不会从洞里走出，你急什么？”

便再吃着鱼干，听着讲一些热血故事，一直到了太阳高挑在天空上。海岛的太阳也特别蓝，照着海岛上的一切，都像是更洁净了。

人都慢慢拥向岛正中的那一块平台。

那是几个山洞的出口处，有一块大大的巨石，巨石有一点儿斜，但斜得不厉害，看去平平展展的，很是宽敞，让人惊讶世上竟有这般大的巨石。平台上早就聚了许多的人，站在台上。

能站在台上的，必是有名有姓的人物，在武林中很能称得起名号的。

他们在等待着，在黑道与白道中推举出十位人物来，他们就是今年的赏善罚恶大会的十长者了。

船在慢慢荡着，毛丫头叫道：“快，快，快一点儿！”

那船家是一个身着黑衣的海沙帮的人，他的身体很是魁梧，船也摇得特别快，只是毛丫头更急，就直门催他。那大汉陪笑道：“这位姑娘，你别急，大会如今是要开了，但推出十位长者来，那也得不少时候。上一次开大会时，只是推出十位长者，便足足用了一天，你急什么？要杀人，还得明日。”

毛丫头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们去是看热闹的，你去晚了，看不到热闹了。”

那大汉扬头而笑，说道：“有得热闹看，你想想，十长者说谁有罪，当时就揪来，咔嚓一声头就没了，有多好看！头一会儿还是一个挺胸凸肚的汉子，眨眼变成了一堆血肉，你说够狠不够狠？就说那盟主的威风吧，让人看了也是羡慕，你活一辈子也未必看得到这好戏。”

毛丫头与那大汉说着话，桑木头只是低着头，坐在船头，像是睡着了。

那大汉说道：“丫头，你在武林很有名吧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哪里哪里，我哪里有名？我只是一个小孩子，看热闹的。”

那大汉看看桑木头，说道：“他是不会有名的，看他那样子，只是一个酒鬼。”

船到了岛边，远远看到那帐篷，毛丫头叫道：“真的很热闹啊，你看，那么多的帐篷，准有不少人住在那里。快去，快去！”

她扯着桑木头跳下船，来到了那帐篷，直钻进去。

奇的是，帐内无人，只有他两人，桑木头大喜，叫道：“有酒啊。”

两人正在吃喝，忽地听到有人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，出来！”帐外站着两个大汉，一个吼道：“怪不得帮主说准有人会乘机来下毒或是捣乱，原来真是有人。”

桑木头理也不理他们，自顾自喝酒。

那大汉后面的汉子看他两人不理他们，便上来一揖，笑道：“这位前辈，不知道你是黑道还是白道？”

桑木头哼了一声：“黄道。”

两个大汉愣了，没听说过有黄道啊，天下武林，不是黑道人，便是白道人，哪里有什么黄道，莫非他是疯子？

毛丫头吃饱了，也喝足了，说道：“在哪里开武林大会，咱们去吧。”

那大汉还要吼喝他们，但那个陪笑的大汉扯一扯他，说道：“别惹事。”

那大汉知道，来崆峒岛的人，谁也不白给，哪一个也比他鲸鱼帮的小人物强上许多，怎么能惹得起？只是好话打发他去平台那儿便了。他便指那平台道：“姑娘快去好了，这一儿怕已经推出十长者了呢。”

毛丫头与桑木头果然到了平台前。

听得那平台上的人正在吵吵嚷嚷，说着话。

忽地，有人扬声说道：“既是盟主不在了，还是请少林方丈行痴大师说话。”

站出来一个和尚，他说道：“如今无头不行，我看还得推一位盟主，在盟主主持下，

方才能再开大会。”

众人都称是，少林方丈说道：“依我看，就先推出十长者来好了。”

有人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还是先推出盟主来，那样方才能行事。”

行痴大师说道：“我看推出十长者来，如果十长者都认定了那人能行，便算是推出了盟主。”

正吵间，忽听得有人厉声叫道：“慢！”

从台下跳上了一个人，那人正是方家的大公子方栋。

方栋昂头四顾，说道：“我师父过世了，但他是盟主，为武林天下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我看诸位还是有点人情味儿，先过问一下我师父是怎么死的吧。”

底下的人纷纷说对，盟主死了，岂能不问？

便有人推少林方丈行痴大师追问此事。行痴大师推不过，便答应下来，他问道：“方栋，老衲这边有礼。请问一声，方盟主究竟是怎么死的？”

底下众豪杰也知道方顿死了，但他是怎么死的，传说纷纭，众说不一，到底相信谁的？

方栋说道：“我师父的死，跟两个人有关，一个是我的师母……庄重，再一个是郭免郭大侠。”

众人哗然，少林行痴大师止住众人，问道：“不知道庄夫人在不在？”

人便四外看，传说中的方顿妻子是年青貌美的美人，不曾一睹，此时能看得到，那是最好。

就听得有人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我来了。”

她慢慢走上了平台。

众人在底下看她，顿时一阵惊呼，真个是天人，美艳极了。

行痴大师说道：“你与方盟主在一起，你当知道方盟主是怎么死的？”

庄重看看台上，那里有郭免，郭免正在看着她。

她与郭免是不是真的很亲近？或许她只是想利用郭免，她忽地会大叫一声：“郭免，他杀了方盟主！”

那样他便麻烦了，他非得用许多的口舌去说服人。

郭免忽地有些紧张，他盯着庄重看，看得好累。庄重也看着他，忽地摇摇头，她说道：“盟主可能是死在桑木头的手下。”

众人更是哗然。

忽听得有人厉声高叫：“胡说，他不是死在桑木头手下！”

叫的是一个女孩子，她站在平台下叫喊。

她是谁？有人认得她吗？你问我，我问你，谁也不认得她是谁。

毛丫头走向平台上，一旁的桑木头理也不理她，只是叫道：“笨蛋，笨蛋！”

毛丫头直走上台，对着众人说：“我亲眼看见的，不是他杀的人！”

行痴大师说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毛丫头也愣了，她忽地大声道：“我叫毛丫头，人家也叫我毛毛虫！”

毛毛虫，谁叫个这么大的名号？人都哄然，大声起哄，她算什么，也走上平台，也为人作证？

毛丫头呆了，她说错了什么？人们起什么哄？

行痴大师也笑，说道：“你看见是谁杀了方盟主？”

毛丫头摇头，说道：“没有。”

行痴再笑：“那你怎么知道方盟主不是桑木头杀的？”

毛丫头拍拍胸脯：“我与他在一起啊，他与我在一起，怎么会杀方盟主？”

行痴再问：“你那一天与桑木头在一起，在哪里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我们.....在方顿家的酒窖里。”

众人再笑，呆在人家的酒窖里，自然不是人家请去的地方。行痴问道：“你们在酒窖里，方盟主就死了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毛丫头想着，这个老和尚真笨，这么一点儿事儿，还问来问去的，好烦人。她便一五一十说了出来，直说得畅畅快快，全都讲完。

人都不语，看来她说得有根有梢，那么说，是郭免那十一个人烧死了方顿？

行痴问道：“方夫人，你说，这姑娘说得对不对？她与桑木头在你家，是不是真事？”

庄重看着毛丫头，好久不语。

毛丫头看着她，心道：你再怎么不愿意说，也得说出我与桑木头是在你家的吧，你也得说出桑木头与方顿的打赌，他们两人要教出徒弟来，打上一场。这件事你总不至不说吧？

但庄重看了她好久，说道：“我不认得你。”

毛丫头大声叫道：“你胡说，你怎么不认得我，我是你家方老爷与桑木头打赌时的徒弟，你怎么不认得？你胡说！”

人们此时自是不信她，想着毛丫头竟敢到这种大会上胡扯，真个小觑武林中人了。有人高声叫道：“杀了她！让她再胡说！”

忽地，有人大声说道：“她没有胡说！”

说话的人是方为，还有方栋。

他们两人站在那里，看着庄重，似乎不认得她了。女人确是水性杨花，她明明说得好好的，要为师父报仇，此时怎么竟向着那个郭免，信口雌黄呢？

方为说道：“师父确是与桑木头有约，两人不能再打了，便由桑木头先教这毛姑娘本事，让姑娘与我们八兄弟打，再由师父教她，与我们八兄弟打，两场她都胜了，便算是师父输了。如果她输与我们，便算是桑木头胜了。”

这赌法很是奇异，在场的人都对毛丫头不得不刮目相看。

她是哪一派人，怎么能一时便学会桑木头的绝世功夫？她怎么能同时再学方盟主的武功？据说方盟主家传有一种功夫，天下无匹，她怎么学得会？何况只是用两三月的时间？

没人相信。

行痴问道：“敢问毛姑娘，你师承何人？”

毛丫头哪里听得懂他这文绉绉的问话，她显得傻乎乎问道：“什么师？什么承？”

人都哄堂大笑，像她这种傻人，怎么能做方盟主与桑木头的徒弟，他们两人水火不容，怎么会把绝世功夫教与她？

方栋与方为也是急得不行，他们盼着能有人出来讲话，说出真相来。如果有人能证明毛丫头真的是师父与桑木头打赌的弟子，他们就有了胜算。

忽地有人大声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师父是要她与我们斗的。”

上来的是方霸与方生，还有方雏儿。

高声喊的是方生，他与方霸拥着方雏儿上了平台。

方雏儿说道：“我爹爹……”

她一说便流泪，一流泪便止也止不住，众人中有的也陪着流泪，一想到方顿做盟主时，总算天下太平，以后再由谁来做盟主，便不会那么平安了，便对她更增几分好感。

方雏儿说道：“爹爹的腿被人挑了脚筋……”

底下人喊道：“是谁挑了盟主的脚筋！？”

是啊，如果不被挑了脚筋，怎么能有人制得了方盟主，他神功盖世，谁会烧死他？

但方雏儿黯然道：“我不知道，爹爹也不说。”

再无人问。方雏儿再说道：“但爹爹确是在床上，与那桑木头有赌约的，他说，他不能与桑木头打了，但桑木头又不服气，他只好找人来打。他说，那个毛丫头有异禀，虽说她什么功夫也不会，但要学成上乘功夫是很容易的……”

行痴大师很有涵养，他问道：“请问，你有什么本事，能令得天下正邪两大高手信你，愿意教你绝世功夫呢？”

毛丫头气坏了，若她是旁的女人，决不会那么做，但她是毛丫头，她气得掀开衣襟，大声道：“你摸摸我的肋骨，你就清楚了，他们愿意教我，因为我不是凡人！”

第二十七章 十长者

行痴大师暗暗摇头，他一个忠厚长者、出家僧人，怎么能当众来摸一个女孩子的肋骨？就算她是个疯疯张张的丫头，他也不能做。此时忽地有那峨嵋派掌门虚净师太说道：“好，我来看看好了。”

她冷笑着，以为毛丫头只不过是说笑，可真个一摸，她顿时惊呆了。她好久不语，再说道：“姑娘，容我再摸摸看。”

毛丫头嘻笑道：“随便你摸，好好摸啊。”

虚净师太摸得仔细，她的手摸在那一排连扇的肋上，心道：阿弥陀佛，佛经上说，菩萨锁骨相连，人生双肋，看来是真的了。我此一生，能得遇她这么一个，也算是长了见识。依佛经说，她就是菩萨转世的。虚净师太忽地跪下拜倒，说道：“菩萨，菩萨！”

旁边的行痴大师大惊，问道：“师太，莫非她真个是……”

虚净师太说道：“她真个是菩萨化身，真是如此。”

旁边的人听都没听说过，竟有人也摸摸自家肋骨，看是不是双生骈肋。

虚净师太说道：“菩萨，不知道有何话说？”

毛丫头大声说道：“我本来与桑木头一齐……”

忽地她看到那个自称是桑木头女儿的人正站在台上，盯盯地看她，便突然噤口，不

再说了。

众人正聆她说，便没了下文，正愣间，忽地郭免说道：“依我看，还是先拿出盟主令来，不管怎么说，方盟主已是仙去，你不能再等他来主盟吧？”

众人皆称是，有人也不耐烦了，他们是来看杀人的，到如今大半天了，竟是连谁主事都没推出，还得等到什么时候？

有人厉声吼道：“好，交出盟主令来！”

依旧例，盟主令共有十面，那是十长者一人一面，在大会上交手交与盟主的，那意味着：从今起，你可以替我主事了。十块长者令在盟主手里，便成了天下皆去的令牌。

行痴大师说道：“方栋，你师父不在了，盟主令在哪里，请交出来。”

方栋慢慢走上平台，把那一块玉牌放在平台的一块红布上。再是方为，他跪在地，把那块令牌放在红布上，说道：“师父，我誓报血仇！”

再上来的是方生，他跪着，大声誓说：“师父养我，师父育我，不报此仇，誓不为人！”

方霸上去后，只是跪着哭泣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，你一世英名，尽付流水，看来做武林盟主也无甚好处啊！”

他把那玉牌愤愤掷于桌上。

最后上来的是方雏儿，她的泪水流湿了面颊，看也不看众人，只是把那块玉牌丢在红布上。

行痴大师说道：“只有这么几块玉牌，看来十长者要有人无令了。”

有人高声喊道：“丢失令牌的是盟主的人，自然他们无令！”

原来依旧例，原来的盟主可保住一块令牌，做十长者之一。方顿虽死，但他的弟子亲人可保住一块令牌，可他们换去许多玉牌，就让他们无令，也算不得什么。

忽地有人高声叫道：“不行，我有一块令牌！”

看着上来的，竟是那个离家出走的方八。

方八扯着一个姑娘，毛丫头愣了，他怎么有女人了？莫非他几天不见，就讨了一个老婆？

就见方八上来，对着毛丫头那儿点点头，那个姑娘也对着毛丫头乐。毛丫头心道：我认也不认得你，你对我乐什么？莫非你以为做了我二嫂，讨好我就行了？可你得好好讨好我，不然我，哼……毛丫头不明白，她自己是在吃醋，她十分看好方八，认定方八与那个方雏儿不能在一起，就想着方八。看方八与那个女人在一起，便心里来气。

方八跪在地上，叫道：“师父，我一定替你报仇！”

有人听说，方八因为偷方盟主的秘籍，方才被逐出方府，怎么他也来了，而且那几个方家的徒弟都不出声？连方雏儿都是泪垂，也不气恨他？看来传说是不确了。

忽地有人说道：“我也有一枚令牌。”

那人是庄重，她慢慢走上去，说道：“玉牌有六块了，我还有一块，不就是七块了么？”

她的手一挑，把那令牌放在红布上，慢悠悠走下平台。

众人看着那七块玉牌，心道：还是三个长者不能有令牌交与盟主。

行痴大师说道：“此事也算是完事了。如是有人再见到那失落的玉牌……就请交与盟主。我们还是先推出十长者好了。”方栋喝道：“依我看，先得追究杀我师父的凶手，就是那个郭免！”

他戟指着郭免，说道：“大盗窃国，莫以为你杀了我师父，我会放过你！”

郭免不动声色，他说道：“你们方家的事儿扑朔迷离，谁说得清？你说是我杀了他，那好，就算是我杀了他。可是谁挑了他的脚筋？我看挑他脚筋的人更可怕。方盟主武功盖世，要挑他的脚筋，何等不易？相信世上也没有几人能做得了此事。你也究，我也究，几时能推得出十长者，再有几时能赏善罚恶？”

人都以为然。

站在台上的人都下来了，人人站在平台下，等着推出十长者。

自从有了崆峒岛的赏善罚恶大会，江湖上的各大门派掌门也黯然失色了。因为江湖上光是有名的大门派何止几十？就算是名声极大的七大门派全都得入那十长者，也只能占十长者的五人。另五人都得推出黑道上最有名声的五人，这十人在江湖上的威望可是不小。

先由白道上推出，五个人当然只是推各大门派的掌门，但此长者的名声虽说是盛，可也有难心之处，你再过一会儿，便得举手同意杀人了，做这种事，你怎么愿意做？

少林寺方丈行痴大师说道：“我推郭免郭大侠。”

众人声喏。

虽说是方家的众弟子一齐说是郭免杀了方盟主，但少林寺住持还是先推郭免做十长者之一。

依旧例，得那个上来的人再推一个为下一个长者，郭免便说道：“我推举怨复我做长者。”

众人也都愿意。

怨复我在江湖上口碑不错，一向很少得罪人，所以一说，便都赞同。

怨复我上来，说道：“我推少侠梦雨。”

梦雨也是声名日噪的人物，虽说是有人不愿，但多数还是赞成。

少侠梦雨上来，他说道：“我推狂剑殷没做长者。”

狂剑殷没便不如少侠梦雨那么有夤缘，众人有的喝喊道：“狂剑算什么？他怎么能做长者？”更有人叫道：“他那么孤傲，便是做了长者，也不会对别人关照，不要他，不要他！”

狂剑此时站在下面，只是不语，看着平台上，冷冷而笑。

如是少侠梦雨所荐非人，这便要由第一位长者再荐人选。郭免说道：“我推雷天做长者。”

雷天是江南霹雳堂的人，名声竟也不错。有人叫道：“好，就是雷天，就是雷天！”

其实下面的人也是乱叫，明知道自己不做那长者，或是做不了长者，那么谁做都是一样，还是快选出几位长者，一会儿才能看到赏善罚恶的大事。

虽说有人不愿，但雷天也做了长者，他上来了，看着郭免，忽地说道：“我推少林方丈行痴大师做长者。”

行痴忽地慌了，他大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！我已早就说过，杀人的事儿，少林是不便与闻的。如今杀的虽说是恶人，但少林僧人也不便做。还是选他人做长者吧，少林只是与闻其盛就是了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那么请怨大侠说话。”

如今该到怨复我再说话了，他说道：“我想请冷艳女侠做长者。”

一听说是一个女人，且是名动天下的冷艳女侠，众人都是叫好，连少林寺的方丈行痴也大是叫好。冷艳女侠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人，她做长者最是合适不过。

冷艳女侠上了平台，毛丫头一看便乐了，原来她就是桑木头的女儿，叫个什么冷艳女侠，不知道是她的真名字就叫冷艳，还是她的名头那么叫。

该黑道的人推出那五个长者来了。下面的人叫道：“桑木头！”人都一齐叫道：“桑木头，桑木头，桑木头！”

吼声竟是如雷。

原来黑道中人都知道，如今这是一个机会，如果桑木头能出头，他们一齐哄起，天下武林的盟主，也许会是桑木头呢。他们不趁此时机一哄而起，再等什么时候？

有人叫道：“那位毛姑娘，你说桑木头前辈他在哪里？”

毛丫头四外看看，刚才桑木头还在那里灌酒，如今哪里去了？她恍然大悟，桑木头

的女儿做了长者，不要他再来做什么长者了。也许她是煞费苦心，知道桑木头做了长者，人家或许会窜掇他做盟主，可他做得了什么盟主呢？他连自己手里的酒瓶子都管不住，怎么能管得了天下武林的大事？她必是想了许久，方才想出这么一个法儿。

只有她才能制得住桑木头。

毛丫头忽地乐了，她找到了桑木头，他正盖着一顶大大的草帽，在那儿装睡。毛丫头说道：“桑木头走了，他看这里没意思，便回去了。”

众人一阵子叹息，但也早猜得到，桑木头没闲心理这种事。早就在三十年前，桑木头就不愿意做什么武林盟主，与方顿只是打仗，从不过问江湖是非的。如今他年纪大了，更不会管什么事儿的。

再有人喊：“就推海食天海帮主！”

人都赞同，海食天不同飞奇，他在这一次办事中很是出力，把黑道人物弄到了岛上，吃吃喝喝，出手大方，让黑道人物都很满意，他们愿意推出海食天。

海食天出来了，他站在那里，说道：“兄弟承情，承情！”

海食天推出医隐医不好马聪的后人马愚，那个马愚走上平台。

方栋叫一声：“师弟，你看！”

真的是一个医者风度，人微微带笑，年已近不惑，却是风雅已极。方为说道：“他才是真正的马愚，我们被那个人耍弄了。”

方栋低声道：“待得会过，我们便找他，一定问出挑师父脚筋的真凶。”

马愚说道：“我推举十六岛黄岛主！”

十六岛主黄风是一个重义的人，他做长者，人人赞同，就是少林方丈行痴大师也是点头。

黄风说道：“我推长白三怪之首龙怪。”

众人也是赞同，只盼着快快选出十长者，再去行大事。

一会儿，龙怪再推出蜀中唐门的掌门人唐希。

十长者也推完了，便见十长者中郭免说道：“从前的大会，都是十长者与盟主分立，盟主能行权。但十长者也可行权，不至有五对五之时。到了争持不下时，盟主一诺有千钧之重。如今是不是先推出盟主，然后再行事？”

有几人答应说好，但底下的人鼓噪，叫道：“看今年行事好歹，再决议是不是推出盟主，说不定你们都没本事做盟主，在这里争来争去，岂不是让人心冷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好，那就请十长者坐下好了。”

平台上分黑旗白旗，黑白分明。左面是五个长者，他们是郭免、怨复我、少侠梦雨、雷天、女侠冷艳。右面一排坐着五个长者，坐在黑旗下，那是海食天、马愚、黄风、龙怪、唐希。

郭免说道：“原任盟主手下分崩离析，如今也不曾有原状人呈上，我看就请诸位自陈好了。”

跳上来一个男人，他一身缟素，一上得平台，便哭起来：“我冤啊，请十长者作主。”

原来是江南府的陈式，他家里有三个女人，一个媳妇儿，一个妹妹，还有一个小姨，都被花贼姚素所玷。他战不过姚素，但也知道姚素就在这里。

他大声说道：“姚素，你出来，我与你理论！”

果然有那个姚素站出来，他嘻笑道：“你说我污了你家的女人，谁见到来？”

陈式哭恨道：“你的衣服上绣着花上面有桃枝七枚，不结果，对不对？”

姚素昂然：“不错。”

陈式拿出来，放在平台上，说道：“这是小妹扯下你的衣物，莫非还要赖么？”陈式哭着，说道：“但望能公允处置。”

姚素昂然不惧，只是看着十长者，笑意微微：“我是名声不佳，但我没做此事，天地良心，自有公论。”

十长者互看一看，郭免问道：“陈式，你说他做下了坏事，但依大会之规，你只能请盟主主事，或杀或抓，也不能在这次大会上做。”陈式扑通跪倒，哭道：“我杀不了他，他功夫极好，我几次差点儿都死在他手下。我请人帮忙，也无人肯帮，只因他功夫好，便无人敢冒风险。我这一次只是请十长者主持公道，我情愿一死陪他！”

依大会规，如果你想杀他，便不能在他自己来岛时判杀。可也有例外，如是你愿杀仇家，而且也忖定他是必会被杀，那样你就先自尽在大众面前，那人就逃也逃不了，必得受十长者处罚。

陈式嗖地掏出一柄匕首，对众人跪下，再对十长者一一叩头，说道：“大恩容来世再报，大恩容来世再报！”

那个姚素本来得意，此时见他真是要死，不由慌了，叫道：“我的爹，你容我一容！我再也不追杀你了，我与你的帐一笔勾消！你也知道，你要死了，你的妹妹老婆也不能活！”

陈式说道：“我等着你，我在地狱里等着你，我陪你入地狱十八层！”

说罢，那陈式踊身一跳，身子直挣起来，窜起一股血花！

再看陈式，人已死了。

陈式一躺下，那姚素的身子便向外飞，一飞而去，直奔海岛边！

但他晚了，有一条身影一直射出，在他未落地前，便击他一掌，把他打飞。

那人是郭免郭大侠，他冷冷道：“你等着受死吧！”

一旁陈式的家人穿上了孝衣，给陈式穿上殓衣，排成一排，跪在十长者面前，等待裁决。他们手里拿着纸钱，准备杀死那个姚素后，以慰报陈式在天之灵。一个家人道：

“十长者，我们替老爷向你叩头了！”咚咚咚，叩头泣血。

下面的人早就气愤已极，叫道：“杀了他，杀了他，这样的杂种，留他做什么？杀了他！”

那姚素也脸色灰败，他知道众怒难犯，他不该来这里，平白来送了自己的性命。他太低估了陈式，看陈式平时胆小，想不到他会自尽以报血仇。他后悔极了。

第二十八章 罚恶

郭免一声喝道：“拿下他！”

便有无数的人伸手来拿。一个人本事低微，竟一出手去拿那姚素的手腕，姚素吼道：“要拿也得十长者来拿，你们算什么？”但他身后的一个年轻公子只是一笑，一拍他的肩头，说道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，我来拿你好了。”

姚素明明看得清，一躲便可躲过他这一拍，但躲了三下，仍是被拍得结结实实，身子一歪，便着人点了穴。

要知道，此时的姚素急得拚命，他一狠心，咯地折了那个拿他的人手腕，叫道：“挡我者死！”

郭免在上面看他猖狂，一跃而至，叭地击折他的手腕，喝道：“拿下！”

便有人上来拿下那姚素。

姚素喊道：“从来崆峒岛上无送死之人，杀了我，亏心之人再无上岛！”

雷天声音宏亮：“杀了你一个，也教训了天下淫贼！”

郭免再复去坐下，对平台上的众人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就来裁决，这个姚素是不是该杀？”

姚素厉声吼叫：“你们十长者听着，哪一个敢说我该杀，我死后也不放过你！”

冷艳女侠忽地冷笑了，她说道：“你能威胁我么？”

她倏地飞身而上，叭叭打了两个耳光，顿时把那姚素的脸面打肿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说！姚素奸陈式家三人，罪大恶极，该杀！”

众人一声吼：“该杀！”

怨复我只吐一个字：“杀！”

众人再复吼叫：“杀！”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该杀！”

众人复再一吼：“该杀！”

一直到十长者说完了，都说那个姚素该杀。

姚素大声骂道：“你们以为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是掌管天下人命运的人吗？臭狗屁，连七大门派的掌门都不屑干你们这勾当，你们干得还挺有滋味呢，十长者，狗臭屁！”

郭免说道：“杀了他！”

当郭免一声杀了他吐口时，有许多人伸手出来，当着众人的面儿，上来一个人叫道：“叫他几次死？”

底下的人叫道：“你只能杀他一刀！”

那人拔出刀来，亮闪闪的刀，嗖地一刀，砍下了姚素的右手。

那人说道：“没有爪子，你再也不能爬了。”

再上来一个人，他说道：“我家里也有女人被污辱，我要杀了你！”他轻轻地拿住姚素的左手。姚素看着他，知道他想震折自己的左手，吼叫着，与他相抗。那人的功力与姚素也只是相伯仲，两人好久不分上下。

底下的人喊道：“你不行，下去，我来！”

再上来一个人，那人刚要动手，这与姚素较劲的人吼道：“你要动他，我便杀你！”

那人当然犯不上与他作对，只是微笑看他，看他怎么与姚素较劲。只见那人的头上冒出了冷汗，他喝道：“我要弄折你的手！”

他跳了几下，仍是拗不动姚素，急得大叫。

那个在一旁看热闹的人说道：“你看！”他推一下，拿一下，一推推下了那人的手，再一拿，手法十分巧妙，拿下姚素的手，叫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

听得咔咔两响，那姚素的手臂便折断了两处。

那人再跳下去，复上来一人，他说道：“十三刀！”

原来这人便是江湖近年崛起的“十三刀”，据说他杀人只是一次十三刀，一刀也不多，一刀也不少，就是十三刀！

姚素大叫：“十三刀，我不要你那鬼刀动我，我宁可自己撞死！”十三刀喝道：“你休想！”

刀动了，如风驰电掣。谁也看不清那十三刀是怎么砍的，只见衣袂飘飘，姚素大叫大吼，如一匹失疯的野兽。

待得刀停住，便见姚素的头上生生只有颊骨，那脸上的肉也没了，被刮风一般的刀刮走了，再复无肉。

姚素大吼，叫道：“十三刀，我操你祖宗！”

十三刀自不理他，走下平台。

谁见过脸布无肉的活人，谁见过颊骨生生滴血脸上如鬼魅一般的活人，他嘶吼尖叫，声音尖厉，让人生怖。

冷艳女侠看不过了，说道：“让他死了吧。”

她跳上去，一掌击死姚素。

姚素的嘴角沁出鲜血，他看着冷艳女侠，说道：“你真美，我感谢你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一定亲自.....你！”

怨复我站起来，说道：“江北有一个恶人，他杀死十七个人，他活着竟是以宰人为乐，此人不除，天地共怒。带上来！”

便带上来一个人，那人是鬼头獐目，只是盯着平台下的人，像一只在摇尾乞怜的狗

儿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他就是那个恶人，说说他该杀不该杀？”

少侠梦雨问道：“他杀人时怎么做？”

那人正昏昏欲睡，一听得有人问他如何杀人，就乐了，说道：“有一次，我杀一个人，他的身子很肥胖，我便烧了烧锅，在锅烧得热了，我便把他捆在我桌旁，用一块大石头压着他的腿，坐在我身旁，再拿一根长长的杆子，直立在那人面前，把他的手捆在那杆上。这样，人便如一只坐着伸手欲爬的猴儿，手臂也不能动，身子也不能动。他身子是赤裸的，我拿刀在他身上割肉，割一片儿肉，我吃一片，放在那锅里涮，人肉肥，很香。”

他涎着脸笑，竟是馋涎欲滴。

少侠梦雨不再看他了，他知道此人很凶恶，确实该死。

那海食天忽地说道：“他当人是什么？”

那人大刺刺地笑：“人是什么，人是鱼，人是猪。好看一点儿的人就是鱼，不好看的人就是猪，既不好看也不好吃的人就是老鼠。我不吃老鼠的，世上的生物我只不吃老鼠。”

海食天问道：“你吃过多少人？”

那人笑一笑，斜斜眼，咧咧嘴，说道：“我吃过几十个人，你看！”

他的手伸出来，看得出他的手指很怪，那十指手指都是上半截在动，而下半截竟无一丝动意。莫非他的指动也如古人一般“食指大动，有美食欲尝？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杀了他！”

拥上来一群人，上来的人先是用刀削他一片肉，吼道：“你要吃我，我也吃你！”

那人的身子一抖，居然不以为恼，说道：“吃好了，我的身上肉，最好吃的地方，你知道在哪里？”

那人见他的肩头流血，居然不恼不怒，还笑意微微对人说话，不由得惊异，只是看他，像看鬼怪。

这人说道：“人肉好吃，只有部分。你想与猪相比，肩、脊、腰，都是好肉。那就错了，我告诉你，人的脑子好吃，在人脑上，有一部分肉，生在脑内，那是太阳穴周遭，有一片片小肉，最是好吃。烦你在我死后，拿那一片肉吃。”

众人只是惊呆地看着这人，看他果不惧死。再听得他说道：“再就是人的生丸，拿来吃是最好的。但你不能用刀用剑，只拿一根小小竹签，捅一个小小的眼儿，再划破它。莫划得狠了，失血多了，便不好吃。你划过后，在那丸下有一个小洞，便可行了。你再扔了那竹签，用两只手捏那丸。一只手从上向下捏几次，使血流急。另一只手便捏在这上面，捏得圆了，便狠命一下，就成了。那丸是血淋淋的，拿来一只碟子，里面早就弄好了调料，有生姜、酒料、椒盐，沾它吃下就可以了。”

这人肩头流血，竟是不怕，大谈特说如何生吃人肉，让在场的人都是惊怖。听着他的形容，偏人多生想象，想那丸子果然天下少有，别说生吃，就是一想，也是毛孔悚然。但人多生贱癖，越是不敢想，越是要想，偏生更是想得具体，想得活灵活现。

看人脸上惊怖，那人开心极了，大笑道：“什么狗屁英雄，我看都是凡夫俗子，何必一个个装得能容天下？我看你们都是臭狗子！臭丸子！”

正在那里叫骂，忽地有人冲出，一剑直捅在那人心窝，那人失声道：“你杀了我？好.....好！”

忽地有人高声叫道：“我要找出一个恶人来，请十长者看怎么罚他？”

众人中走出一个汉子来，他直上平台，稳立在那里。他是方栋，死去的盟主方顿的大弟子。

他指着郭免说道：“郭免，枉我师父对你那么客气，你真是禽兽不如！”

郭免笑微微看他，问道：“大公子，你说我禽兽不如，我究竟哪里得罪了你？”

方栋说道：“你对我师父好，只是用心讨好他，要学那方家的秘籍，后来你带着十一个人来我家，就是找麻烦的。师父忍着你，让你住在我家，那一夜里，我与二师弟不在家，你便……便烧死了师父，我要用赏善罚恶令来杀你！”

怨复我忽地说道：“方公子，你是不是弄得明白了，再来指责谁？我与郭大侠在你家是不假，但那一日杀死你师父的，怕是那个黑道第一的桑木头，不是我们吧？”

众人中有人便问道：“方公子，你说郭大侠杀死了你师父，不知道有没有证据？”

方栋说道：“我与师弟不在，我们去找人去了。”

怨复我问道：“不知道能不能说你去找谁？”

方栋指着平台上的马愚，说道：“我们去他家里找他，可他不在，那一天夜里，他的宅子也烧了。”

少侠梦雨问道：“马神医，不知方公子所说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马愚说道：“我的宅子是烧了，但烧我宅子的不是别人，就是他们两人！”

众人大惊，原来方栋两人去了马愚家，不是去做什么好事，而是杀人放火。

方为倏地起身，问道：“你说我们放火，有谁为证？”

马愚说道：“他！”

走上来一个人，正是马愚家的那年轻人。

方栋恨道：“原来是你？”

年轻人笑说：“你认得我？”

方栋不语，方为说道：“我们不认得你，如是认得你，怎么会拿你当马神医？”

年轻人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放火烧人，想灭罪证，烧错了人，是不是？”

方栋大声道：“我们没放火，这是事实。你也知道的，何必诬我们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们不认得我叔叔，拿我当他，便想杀我。我被烧在屋内，如是没人救我，我早就死了。”

方栋看着他信口雌黄，看着平台下的人都是相信他，心里气恨，心道：看来我们早就落入了人家的圈套，想说得明白都不成了。

忽地有人叫道：“我信我大哥！”

站出来的是方霸与方生，还有方雏儿。

方雏儿又是急得要落泪，她说道：“大哥从来没说过谎的，大哥从来不说谎的！”

但谁会听她，方栋只是她心里的大哥，哪里是别人的大哥？

怨复我再问道：“你们两个也是方盟主的弟子？”

方霸大声道：“你来我家，摇头摆尾的时候，你也认得我的。你那时叫我五公子，五公子呀，那酸劲儿别提了。”

方霸恨气一来，便话也说得尖刻，他不想这一句，底下有许多人都是生愧，再是生恼：你是方顿的儿子，你是方顿的徒弟，你便能行了？平时你趾高气扬，当你是公子爷，如今方盟主死了，你都是一群狗！

没有人吱声。

怨复我也知道人的心思，他只是笑笑，显得很是大度，当然他不必着急，方顿死了，不是他死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争执归争执，不干他什么事儿。

怨复我再问道：“那一天，你们去哪里了？”

方生说道：“我们两人去找师妹了。”

怨复我再问道：“不知道你师妹那一天做什么去了？”

方生犹豫了一下，怨复我更是恶毒地说道：“当然，你们也许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那就不必说了。”

方雏儿大声道：“有什么不可告人的，我那一天与她……”

她指着远处的庄重，“我与她吵起来了，我走了，爹才叫他们来追我的。”

一想到那一天，方雏儿便再挥泪。

郭免忽地说道：“雏儿，我与你爹是忘年交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你直说好了，那一天你为什么出走？”

他说出方雏儿是出走，虽说是轻描淡写，但那话意是明白不过的，方雏儿哪里听得出来，她早就想明白了，她那一天是想出走。但此时郭免说出来，就是要诱她说出那一天的事儿来。

方府的事儿，当然是越乱越好。

庄重忽地说道：“我来说那件事，她是不服我，我做她的娘，年纪太小了一点儿。”

郭免不知道庄重此句是帮他，还是帮方雏儿，他皱了一皱眉，还是与方雏儿再说的
好。

忽地方八大声道：“郭免，你错了，我师妹并没出走，她只是那一天生气，出去玩一玩。”

方八站出来，他站在那个郭免面前。

郭免看着他，装作不认得：“你是谁啊？”

方八笑了：“你不认得我了，那一次你来对爹爹说，你保证要帮爹爹清理江湖的，你说江湖日乱，得快刀宰乱麻，多杀人。像爹爹那一次只杀了三五个人，怎么保得江湖安定？你说你要是当了盟主，对了，你那时总是神采飞扬，说你当盟主会如何如何，那时你就想当盟主吗？”

郭免想不到这个方八小小年纪，竟是能言善道，只是一顿话，便说得平台下的人都频频注目郭免，看他郭免像是一个生人。

大势不妙。

雷天忽地失笑了：“方八，听说你师父赶你出门了，那一部秘籍被盗走，你的嫌疑最大。”

方雏儿正要说话，忽地方生扯了她一下，不让她说。

方八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是啊，我盗走秘籍的可能最大.....”

怨复我笑了，雷天也笑了，他们笑得很得意。

但方八再说道：“我跟你一样，你杀我师父的可能最大，我盗秘籍的可能最大。我是想着能对人家说我为什么没盗秘籍，所以人家一说秘籍，我便想让他说，让他说啊，说到最后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可我不明白了，郭大侠，你怎么不愿意说这件事呢？人家说，你就岔开，是不是你心虚啊？”

不待得郭免说话，方八再摇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你不心虚，你是怕人家说，怕你当不上盟主啊？你放心，你虽说做了坏事，但还可能当上盟主，只要人家不在意，人家不太相信，你就可能当上盟主了，那时你就多杀人吧。只是不妙了，你得杀白道的人，像少林寺的人，你不能对他们太好了，是不是？”

郭免大喝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”

方八笑笑，说道：“你说说，那一天夜里，你在方府都干些什么？”

第二十九章 恶人搅局

郭免面对着平台下攒动不已的人头，忽地大声说道：“我那一天与几位大侠都在方府，我们有一件事不明白，必得想弄清。那就是方盟主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被人挑了脚筋。我与怨复我怨大侠、少侠梦雨、狂剑殷没、雷天、疯僧、何不济、吴当、煞生、煞死两兄弟，还有朱亭总共十一人，去方府一住。方盟主看我们来，也示欢迎。我等便在方府住下来。方盟主对那个挑他脚筋的人讳莫如深，无论你怎么问他，他都不说。我想，我们几人如是知道哪一个乱臣贼子挑了方盟主的脚筋，就当场杀了他！方盟主主盟以来，做下了多少轰轰烈烈的大事？为武林苍生造福几多？不杀了那个挑方盟主脚筋的人，

再怎么做人，怎么面对武林中人？我与怨大侠他们猜测，在方府里的人，接近方盟主的人，最可能是挑他脚筋的恶贼。试想一下，如不是他最亲近的人，怎么能近得了方盟主，怎么能挑得了他的脚筋？最可能做的人，就是他的妻子！”

郭免戟指着庄重，庄重面不改色。

郭免再说道：“更可能是他的弟子。他的妻子如果挑了他的脚筋，怕是情意。他的弟子挑了他的脚筋，就是叛逆！”

郭免再一一指着方栋、方为、方生、方霸、方八。

忽地，他的手指再指着方雏儿：“也许是他的女儿，因为她与后母不和，或许是她恨爹爹，便挑了他的脚筋，再复出走。”

众人屏息听他，如今人们都是佩服大侠郭免，他一心为武林人奔走，悄然奔波，实是伟人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们还想，更可能是那个天下第一的大恶人桑木头挑了方盟主的脚筋。如果是他，那我们必得与他拚一死战！”

底下的人也有黑道中人，有人扬声叫道：“桑老前辈与方盟主几番比武，都是和局，他怎么会挑了方盟主的脚筋？你不必惺惺作态了，你说，你想做什么？”

郭免喝道：“我说完了，你再来说！”

那人刚想再说，忽地看到怨复我、少侠梦雨等人的犀利目光，便噤口不讲了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们去方盟主的府内，就是要看看究竟是谁挑了方盟主的脚筋。后来，有一夜，我看到了……”

他究竟看到了什么？方栋与方为互看一眼，忽地两人心噗噗跳。

郭免看着方为，忽地说道：“你方府里的男人与女人，能互相往来吗？”

方为看看方栋，方栋心更是咚咚乱跳，看来郭免是要拿捏他了。

有短处在人家手里，他怎么办，他的头嗡嗡响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

方为说道：“你有什么话，直说好了，何必再绕弯子？”

郭免说道：那一夜里，我看到了一个怪事，就是那个方夫人，夜深时竟到大师兄方栋的屋子里去了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师徒间的情竟是那么亲密，到了小师母夜半人静时悄声而去，到大师兄的屋里议事吗？”

平台下的人轰地惊叫起来。大多是黑道中人，看到名震天下的盟主被渎，当然幸灾乐祸。

方为说道：“我家事儿繁，大师兄是我师父的得力帮手，诸事都须仰仗。自然有时师母得与大师兄议事了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”郭免扬头大笑，忽地说道：“我不说，让狂剑与怨大侠说。”

众人看他噤口，便来看狂剑与怨复我。

狂剑抬头：“我不说。”

很多人都知道狂剑不多说话，他只吐三个字，看来是不屑说，或是不愿说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看到了他们……咳，不说也罢，他们污了方盟主的一世英名！”

方栋忽地脸红了，他只知道与庄重的事儿背叛了师父，但忘了隔墙有耳，竟被郭免等人看破，他抬不起头来，只是低着脑袋，心里炸雷一般响着：你污了师父，你污了师父的一世英名……

郭免说道：“他能污辱他的师母，就不能污辱他的师父？他能污辱他的师父，就会挑他的脚筋，就会杀了他！”

方栋大声叫道：“我没杀我师父，我没杀他！我那一夜明明是与二师弟去医神马愚家里的，你家的人也看到了我！”

马愚懒懒地说道：“我没看到你，我家里的人也没看到你，那一天我家并没起火，只是第二天才起火了。我以前想不通，为什么我给人治病，还要人烧我的房子，原来是你！你不必烧我的房子，你杀了我家的人，我也会记住你的。”

马愚的话无异火上浇油，方栋更是有口难张了。

他忽地扑通跪在平台上，叫道：“师父，我对不住你，我不能替你报仇了！”

他拔出那鹰爪来，抓向他的头！

忽地方八跳来，抓住他的手，叫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，有什么了不得？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？你要这么做？”

郭免一字一句说道：“也没什么了不得，只是他污了师母，坏了师父的名声，活着没什么脸面！”

方八扬起了头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为什么那么做，我虽然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一定有苦衷，你不必那么傻。你看我，师父赶我出门，有多少人说我拿了师父的秘籍……”

郭免慢悠悠说道：“不错，是你拿了方盟主的秘籍，你们这些弟子，贪秘籍的贪秘籍，坏师父名声的坏师父名声，不杀了你们，怎么服众？”

方霸怒气正增，他大声骂道：“贼王八，郭免，你去我家，杀了我师父，还来巧言令色，我要宰了你！”

方霸说动便动，扑上去要杀郭免！

郭免不动，依武林大会的规矩，十长者在这三年内，要杀他们，必得大会上诛讨，如是方霸当伤杀了郭免，千数人会把他撕成碎片！

方生扯住了他，叫道：“五弟，五弟！”

怨复我笑笑，厌恶地说道：“方盟主一世英名，尽付流水。他做下无数好事，但也是好心坏了事，他收下了八个不屑弟子，他们都是从街上拣来的，哪有什么好人？方盟主收了这么多的好徒弟，不死也怪了。”

少侠梦雨叹气，说道：“我一生最佩服的人，便是方盟主，我自小时便想，我能做方盟主的徒弟就好了，但如今我看出来了，他的徒弟竟没一个好人！”

方雏儿大声道：“你胡说！我爹收的徒弟哪儿不好了，哪儿……不好了！”

她泪眼汪汪地看着方栋，她恨死方栋了，怪不得那个臭婆娘要她嫁与方栋，原来她早就与方栋明铺暗盖了，要她嫁与方栋，休想！

她冲过去，给了方栋一个耳光：“都是你，都是你不好！你坏了爹的大事，你坏了爹的名声！”

郭免很快乐，他看着那些方栋的弟子被他打得抬不起头来，微微笑着，心里很快乐。

方栋忽地仰头大啸，他的啸声也令人变色，没料到他竟有如许功力。

郭免看着他，心道：方栋确是一个劲敌，但他得死了，就是再苟生于世，他也是废人一个了。

方栋跪下，对众人道：“我该死，我自尽好了。”

方生扯着他，方霸喊他，他都不语，方八叫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！”毛丫头扬声大叫道：“桑木头，桑木头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要骂你了！”

没人答话。

桑木头真的来了？如果他来了，怎么会不出来？

毛丫头一窜，到了台上，扯着冷艳女侠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那个郭免是个大骗子？”

冷艳女侠松开了她的手，很是憎恶她，说道：“你放开我，再休用你的脏手碰我！”

毛丫头乐了：“哎哟哟，你要不要我说出来你是谁？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对于冷艳女侠来说，她做一个侠义道中人，最怕的就是有人知道她是桑木头的女儿，她恨桑木头，也不愿与他说话，与他往来。此时毛丫头说她，她低声暗道：“你休胡说，看我杀了你！”

毛丫头低语道：“我只数三，你如不叫桑木头出来，我便只喊一句，那就是喊你是他的女儿！”

两人如斗鸡般，互盯着看。

那边忙成了一团，方栋要自尽，方生与方八都扯着他，方霸与方为只是看着，帮不上手。

忽地，冷艳女侠大声道：“桑木头，你出来吧！”

毛丫头狠狠掐了冷艳女侠，她负痛再叫：“你快出来！”

忽地上千人的耳鼓里都响着一个声音，那声音慢吞吞的，偏炸响在耳旁：“你急什么，我出来了！”

不知道怎么来的，平台上忽地有了一个桑木头。

郭免见到了桑木头，心里也是打怵，他怕桑木头，因为他不管什么武林规矩，敢对任何人不敬。就是这个武林赏善罚恶大会，他也不看在眼里。

桑木头大笑，指一指平台下的众人，说道：“傻蛋，傻蛋，你以为郭免是什么好玩艺儿？无利不起早，这都不懂？他想当盟主，提一个谜来你猜猜，谁杀了他老爹，想做大财东？你准猜得明白，谁能当上大财东，谁就是杀人凶手，这事儿还不懂么？”

桑木头走上去，隔空点了方栋的穴位，问道：“方栋想不想当盟主？”

众人中有黑道人，也看不惯那郭免颐指气使的模样，大声叫道：“方栋不想当！”

桑木头再大声道：“那谁想当盟主，一个劲儿忙上忙下，忙得裤子都提不上？”

忽地郭免的裤子真的落下去了，在平台下的人没看到桑木头怎么做了手脚，便掉了裤子，大声笑啊笑啊，觉得很好玩，很过瘾。

郭免气急败坏，本来他已是控制了局势，让人感到他正义正辞严地捉住了方家弟子的罪恶行径，如今被桑木头一搅，再也没了那威严。他要做一个盟主，竟被桑木头弄掉了裤子，真是丢人不浅。

忽地狂剑殷没大声道：“有话说话，无话，滚！”

人都静下来了，只有风声，海岛的风声，吹着所有的人。

谁敢对桑木头说一句不敬的话？有谁敢对他出言亵污？如今真的有人当场亵污他，

他怎么办？就是吐口的是狂剑，他也不是桑木头的对手。

怕会顷刻血溅。

但桑木头没在意，他笑对狂剑说道：“你小子很狂，不愧是狂剑。你叫我怎么滚，你看着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桑木头突然在空中一直翻滚，一直滚了十几个斛斗，方才站住，说道：“这么对不对？”

狂剑再无话说。

有人知道桑木头行事的，以为他是改了性情，怎么有人对他如此狂妄，他竟不理不睬？他不知道，此时的桑木头心里十分愉快，他女儿破了戒了：头一次叫他来，那就是说，从此后她要认他了，当众叫他，是认下了他是爹，这岂不是天大的喜事儿？就是再滚上一天半天，他也愿意。

桑木头说道：“当初弄这个什么大会，就是出风头的，方老儿也不想一想，良莠不齐，哪里有什么好事可做？你让螃蟹与虾一齐喝酒，让兔子与龟一齐赛跑，岂不是傻蛋行事？可他偏不听，你看，弄得不伦不类，獐头鼠目的，哪里有几个好人？”

他指着郭免，说道：“你在十岁那一年，想拜方老儿为师，本是一个富家子，却装作一个孤儿，去方家当徒弟。如果你不被人揭穿的话，如今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会不是方栋，而是你了。可惜你被人看穿了，你说，你那时装得再像一点儿好不好？你装能吃馒头，不丢馒头皮儿，花钱也小气一点儿，像没见过几十文钱似的，你岂不就是方盟主的传人，再也不必杀了他吗？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我没杀方盟主，你休血口喷人！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你没杀人啊？可是你没杀人，方老儿死后，那个朱亭怎么死了？他不是你的人吗？”

郭免指着方栋，说道：“他杀了人，他想杀光我们十一人，想封住我们的口！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朱亭是你的智囊，他被谁杀了，你当然清楚。”

桑木头再看着马愚，说道：“你的事儿，我最清楚不过，要不要我说说？”

马愚此时竟是陪笑道：“桑前辈，你何必与我一般见识？”

桑木头只是问一句：“你说，那一夜是不是方栋方为两人来找你，你的房子起了火？是那一夜起的火，还是第二天起的火？”

马愚看看桑木头，低声道：“是那一夜起火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不明白，你烧自己的房子做什么？”

马愚说道：“我不能说。”

他说他不能说，就是承认他自己烧了房子，也就是说，方栋与方为两人来找他确是真的。看来郭免是说了假话。

桑木头指着怨复我，说道：“你是谁，我心里很清楚，要不要我对众人说你的事儿？”

怨复我大声道：“我有什么事儿给你说？”

但他心虚，便看着桑木头，怕他说话。桑木头说道：“少侠梦雨，你有什么心事，我也明白，你最好也别插手害人。”

他再看看雷天，忽地说道：“雷天，你有亏心事，要不要我说？”

雷天看着他，忽地笑了：“谁没有亏心事？你有没有？”

桑木头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偏偏我就没有，我做事明来明去，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。”

桑木头看来看去，忽地大笑，说道：“有方老儿，你们弄什么赏善罚恶大会，还勉强过得去，方老儿也做一辈子善事。如今你们这些猢猻也想做什么大会，真是好笑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走了。”

他上去，拍拍方栋的穴道，说道：“我带你走，你要愿死，我让你死！”

他回头再对毛丫头道：“胡扯什么，要不是我老人家，你哪能摆平此事，走，走！”

他扯着方栋，带着毛丫头，扬长而去。

郭免气得倒仰，他看着那远去的桑木头，长叹道：“让黑道人物如此猖獗，真非我所愿也！”

他长啸声声，怨气冲天。

怨复我忽地说道：“莫非千数人来此一聚，真就叫他一个桑木头搅黄了不成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请问十长者，还怎么办？”

十长者都是神色黯然，不管他们是黑道人物，或是白道英雄，都不喜欢桑木头一搅，就连冷艳女侠也觉得甚是无味，她说道：“他来了又去，何必在意他？我们自再做事好了。”

第三十章 新盟主

众人看那桑木头飞身远去，也不是滋味，就连那黑道人物也觉脸上无光，想着桑木头只是搅了一通，便即走了，还带走了那方栋。

雷天道：“他带走了方栋，明明是护着方家叛逆，谁会服气？”

何不济说道：“说是他与方顿有旧，带走那个方栋，可能是护他，他杀了方盟主，怕人再问，问出破绽。”

郭免一挥手，众人哄言立止。郭免说道：“我不愿意再说方盟主的坏话，也不愿意再揪扯方盟主。从前有一句旧话，说是人其将死，其言也哀。我们想想方盟主做下的事，便先不再问方家的人。但我知道，方盟主的几个弟子都可能是害方盟主的凶手。”

方霸大吼道：“你胡说，你才是害我师父的凶手！是你挑了我师父的脚筋，是你害死了我师父！”

郭免说道：“那都是桑木头所说，他带走了方栋，就是做贼心虚！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郭大侠，何必与他们一般见识，依我看，还是行我们的大事好了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好！”

看着众人，郭免说道：“我看武林各派的人都来了，这一次赏善罚恶大会，杀了一个淫贼，再问出方盟主之死的大事，便也算是行得大事了。只是赏善一事，请各位提出来。”

上来了一个人，他是湖北武当派的道长，他说道：“本派的徐知子道长，在查证方盟主死时，死在恶人手里，他一生清正，这一次看到郭免大侠带着十人做下大事，本派也颇能自慰，徐知子道长的死没有白死。”

郭免扬声说道：“先后查方盟主之死的人有十二人，死在人手的是武当派的徐知子道长、煞生煞死两兄弟，还有吴当，这四人都是死于暗算。如果不召开这一次大会，想必我们十一个人全都必死无疑！”

有人问道：“杀人的是谁？”

郭免缓缓回身，指着方霸几人，说道：“他们死得都很惨，你问我，不如问他们几人！”

方八叫道：“伪君子！你要能当盟主，武林必乱，天下生灵，必受涂炭！”

郭免回头，与那九个长者一议，由海食天起身说道：“各位请听清了，如今有许多的事儿要做，三年下来，总有大事要提，总有大善要赏，大恶要罚，只是纠缠方盟主的死，误了许多大事。可先选出盟主来，再作道理。依十长者议，方家弟子与这位方夫人，都是不受欢迎的人，请他们先行离岛，待得选出盟主，如确认他们有弑师之罪，再提交武林中人议决！”

平台下一阵阵吼，看来人们都不耐烦了，既是方顿已死，再干他们何事？他们千里迢迢来崆峒岛，就是要看如何杀人，如何赏人的，只听人讲来讲去，哪一个是杀方顿的疑凶，哪一个不是，在火太阳下晒了半天，好生无味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请去几位兄弟，押送方家人出岛！”

便上来了几位身着黑衣的大汉，再上来几位身着白衣的壮汉，一共是十几个，他们上来对着方霸等人一揖，说道：“请！”

在众人的嘘声中，在人们的嘲笑声里，方生几个人一齐走。

方八扯着一阵风，他们也跟着走，他也是方家的人，尤其是在师兄们受辱的时候，他更是要与他们在一起。

方雏儿低着头，她不看前面的人，更不看后面随着袅袅而来的庄重，只是一个人低头哭泣。

她恨死了大师兄，如果不是他，怎么会被人诬蔑？她也恨那个淫荡的继母，她把父亲的一世英名都给毁了，看她那样子，还像是行若无事，真不要脸！

庄重一个人走，那滋味一定很不好受。

她走在后面，来到了海岛边。

那个白衣壮汉说道：“几位是坐我们的船走，还是坐他们的船走？”

方雏儿厉声道：“你们的船有什么，他们的船有什么？”

白衣人说道：“你是方盟主的女儿，当然可以坐我们的船走。他们几人不行！”

方雏大声道：“他们是我的师兄，他们也没杀我爹，怎么不能与我们一起走？”

白衣人说道：“谁能料得他们没做？只有你不能杀你爹，你坐不坐？”

方雏儿说道：“我不坐，我与师兄们一起走。”

那些黑衣人笑笑，一个大汉揖道：“你们几位都可坐我的船走，连那一位方夫人，只是方姑娘不行。”

原来黑道人与白道人是那么泾渭分明的，现在看来，方雏儿是白道的人了，他们师兄兄弟都不是清白的人，他们同庄重一样，可能坐那一只黑道人的船走。

白衣人说道：“方姑娘，你坐我们的船。他们坐那一条船，我们一起走也可。”

方雏儿无法，只能答应。

船离开了岛子，忽地方雏儿扑在船舷上号啕大哭，叫道：“爹爹呀，你一世英名，给人家毁了，你的一世英名给人家毁了！”

忽地有人冷冷说道：“他不是给毁了英名，他是给人烧死了！”说话的是庄重。

方雏儿叫道：“你说，你怎么不死？你怎么不死？”

庄重瞪圆了眼睛：“方顿不让我死。”

方雏儿冷冷道：“你死了才好！你要死了，岂不是天下太平了？方府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噩运！”

庄重看着崆峒岛，说道：“自你父亲娶了我后，他根本就不来看我，天天在那密室里练功。有一天，我很焦急，我盼着他来，就是他不来亲近我，与我温存，哪怕来与我说话，我也能自己一个人度过那漫漫长夜。但他没来，我看到了午夜，我就摸着到了他的练功室，我一声叫他，我的声音好轻啊，可你猜怎么样？”

她的声音如梦如幻，她一定很怕那情景，脸上有一股惊恐的表情，怕得要命，像是看到了一生一世也不能忘怀的可怕。

无人应声，都在听她说。

她说：“他在那密室里，一听得有人叫，也不分是谁，叭地一掌便击过来。我躲不及，便倒在地上。我吐了血，他看到是我，才很吃惊，问我怎么去那儿？我说我睡不着，找他。他说，你自己睡，我有事，不能来睡。我吐了许久血，看他在练功，他仍在练，一招一式地练，他的功夫好厉害啊。”

方雏儿忽地心一沉，这个女人只与她差不多的年纪，竟做了她的继母。从前她恨这个女人，认为她很快乐，很幸福。如今看来，她也很悲哀。

庄重说道：“我是去找了你大师哥，但我也找了您，也找过您。我还找过你们的三师兄……”

方为低下了头，他在岛上一言不发，因为他知道，大师兄是想着方府的宁静，与她在一起，是一心求死的。

方为说道：“我们不敢那样做。”

庄重苦笑笑，她忽地撕开了她的衣服，大声叫道：“你们看，你们看，看我好看不好看？你们愿意不愿意看？”

那些摇船的大汉看了她的胸，那胸是他们从未看过的，雪白雪白，嫩肌腴肤，惊为天人。她说道：“我喜欢有一个男人陪我，不是一个死人。”

方雏儿忽地叫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爹？”

庄重笑了：“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对你说着很好听的话的男人，一个老男人会忽然再也不理你了？他在店里看到了你，当你是一件好东西，便把你买回家。可买回家后，他再也不理你了，你心里恼不恼？我也是一个大活人……”

方为忽地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大师兄的事儿我知道，他告诉过我。他说，他要报了师父的仇，然后自尽，他决不苟活在这世上！”方雏儿再哭，这是何必呢？是爹爹弄的这个女人，他不喜欢她，便不必弄她来。如今只是一个祸胎，她只是一个灾星！

庄重看着他们几个，说道：“我与郭免也有往来，我也告诉你们，我呆在方府一天，我便是方夫人。不管我给他带来什么，他也得受着。因为……他带给我的，也不是快乐……”

众人无语，只有噗噗的划水声。

庄重说道：“我在岛上也受了污辱，我也会再与郭免交往，你们不同了，你们是方家的人，你们只有一件事能做，那就是与郭免为敌。”

她一个人坐在船尾，看着海水，再不吱声了。

方为忽地大声说道：“师母，虽说你做了对不起师父的事儿，但我们也认你是师母。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，你说，你挑没挑师父的脚筋？”

几个人都凝目看她，等她回答。

庄重俏笑一下，轻拈一下头发。方雏儿看她，心头恨得痒痒，她算是什么东西？竟玩弄师兄们的情感，看她这样子，就是害爹的凶手！可师兄们一再问她，何必再问？杀了她就是。

庄重坐在船上，只说：“他是我的丈夫……”

方为再问几句，都无答话。

方生看看方霸，再看看方八，说道：“我们几人在海边等着，等着那大会开完，等那个神医马愚，他来了，问他，师父是怎么被挑了脚筋的。”

船看看到了海边，海边的渔妇一个个欢声笑语，孩儿爬在膝上，几个叽叽喳喳说笑，手里不停地补网。远处，小小房舍立在海边，房檐挂着鱼干。

师兄弟站住了，他们看着庄重。

庄重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我不会走远。只是在方府附近，你们要找我，或是杀我，我都在。”

她慢慢走了，这一次她没扭屁股，只是默默地走开。

师兄弟坐在沙滩上，方八也不看他们，扯着一阵风也坐下了。

方为不回头，只是看着海，说道：“师父生前赶你出了门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师父赶我出门，我后来又去了，师父也没再赶我走。他是原谅我的！”

一阵风低头说：“二弟说得对，方前辈是原谅他的，甚至说有话要对他说。”

方为哦了一声：“师父要对你说什么？”

方八一叹，说道：“来了人，再也没说话，我们便到了师父屏风后，后来你们也来了。”

方生说道：“二师兄，我们可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”

方为厉声喝道：“我们不是要赢他们，我们只是……去死！”

风吹得很厉害，海边补网的渔妇们在叽叽喳喳地讲他人，如今她们再也不能平静地

补网了，眼光一会儿一盯着他们，他们几个人坐在海边沙上，一动也不动地坐着，看着崆峒岛。海是碧色的，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岛上的人像是蚂蚁，在那里来来去去地忙碌。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一会儿拔下了旗子，来回狂舞。一会儿再聚在一处，再吼叫振臂。远远看他们忙忙碌碌，像是一群疯子。

他们看那些在岛上的人是疯子，而那些在补网的渔妇看他们是疯子。

“他们坐在沙子上，不凉吗？”

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，只是眼盯盯地看着海，有几天了？”

“三天，那天是傍黑儿下船的，一下船就坐在沙滩上，再就没动一丁点儿。”

“他们不渴吗？不饿吗？”

“他们是疯了，疯了！”

方为在想：师父养我，他教我那么多的道理。有一天，师父来了，对我说，叫你方为，是想你有作为。你是方府有作为的人。我与你师娘不能生孩子……可是，师妹是哪里来的？既不是师父生的，怎么会是师父的女儿？方为想方顿，心里更是一阵难受，师父，我对不住你。我只能以我的一腔鲜血血溅仇敌，我要先问明白，是不是师母挑了你的脚筋。师兄弟们说得对，只是你被挑了脚筋，才会死的。我要找出那个人，如果她是师母，我会先杀了她，再自尽！

方生看着海水，从那海水里浮出了师父的笑脸来：“方生，不必着急，我领你回家，就再不注重那些大行为了。你懂不懂？人要活得自如，便懂生死。圣人说，不惑，知天命，便是这个道理。”师父对他讲起过三韬六略，师父胸中自有百万精兵。可惜生不逢时，不然他定是开国功臣。

方霸看着海岛，他想着：如是我那一夜与郭免一战，或能死在他手里，也强似这么窝囊地活着，看来师兄弟们这一次要拚命了，我要与他们拚死，我要杀了那个郭免，杀

了那个桑木头，不管他们两人哪一个是杀我师父的元凶，准要他逃不过我的手！

方八扯着一阵风的手，他有些昏迷了，他很快乐，能与师兄们坐在一起，他还扯着心上人的手，他有何憾？

他轻声说：“累你了，你跟着我，受苦……”

一阵风轻轻捂住他的嘴，不让他再说。

海风轻声呼哨，那边的妇人们再也不补网了，她们推出一个女人来，那是她们中间最俊俏的一个，推推搡搡的，她还有些不好意思，慢慢走上来，她的手里捧着一只瓢，说：“喝一点儿水，你们这么坐，会死人的。”

她把那瓢放在方为的手里，脸通红，跑了。

她跑得很快，在沙滩上跑出一串脚印来。

来了，船来了，下船来的是一群喝得烂醉的人，他们一见几人，都是狂呼：“完了，你们的方盟主完了，如今是郭盟主的天下了，郭免郭大侠是武林盟主，你们完蛋了！”

人们扬长而去。再下来的是一群黑道人物，他们看到了几个人，悄声议论几声，过来了一个人，说道：“有事不妨去找我们。”

可方为不理睬他们，只是眼叮叮地看着海。

他们在等人。

再过来一条船，那是一条大船，船上郭免与那九位长者，还有少林等七大门派的掌门。他们揖让着，说笑着下了船。

看来武林赏善罚恶大会开得很好。

郭免等人一下船，便看到了正坐在沙滩上的几个人。

郭免说道：“方为，你们几人等着，我会派人来查方盟主的事儿。如果是你们，一个也逃不掉！”

方为不语，几个人一声不吭，只见方为一声吼，师兄弟便围住了那马愚。

马愚看着几人，叫道：“郭盟主，郭盟主！”

郭免知道，他们一定与马愚有仇，此时一心要找马愚，看来马愚的麻烦不小。但让他们杀吧，杀了一个长者，他必会把师兄弟们一网打尽，让他们死无全尸。他笑眯眯说道：“马神医，你是十长者之一，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，我们试试看！”

方霸嘶吼道：“马愚，你说，是谁挑了我师父的脚筋！”

第三十一章 旁敲侧击

虽说郭免站在一旁，但马愚还是有些紧张，他看看郭免，再看看方为等人，心道：你是郭盟主了，总不能看他们几个杀了我吧？但他也深知郭免为人，他自是不怕马愚说出来那个挑方顿脚筋的人，可能他还有些幸灾乐祸，巴不得马愚早些说出来，好让方为等人去杀人。或许郭免更盼着方为等人杀了马愚，那样便犯了江湖大忌，他就能发出盟主令，令天下武林人捕杀方家几人。

郭免扬声笑道：“前盟主的弟子弑师，此事还未了结，怎么还想杀人吗？”

几天坐在沙滩上，方为等人的怒火已甚，他哑嗓子说道：“郭免，你就是当上了盟主，也是一个凶手，早晚我必查出你杀我师父的证据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好啊，那就查吧？还在这里等什么，去查啊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盟主，我看拿下他们几人，再查他劣迹，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郭免慢悠悠道：“我看看他们敢不敢当面行凶。”

方为不理那郭免，只扯住了马愚，扯得他在沙滩上趑趄来去，方为厉声喝道：“马愚，你说，我师父究竟是被谁挑了脚筋的？”

马愚看着方为，轻声一叹：“你就是知道了，也没什么用，反是自增烦恼。你何必

问？”

方霸在一旁着急，大声喝问：“马愚，我兄弟几个坐在这里，不吃不喝，就是要问一个明白。你说是谁挑师父的脚筋，真的是那个庄重吗？”

马愚笑笑，说道：“是她，是她，你们知道了，还不放开我？”

方为看他神色惊慌，且言语支吾，心知他所说是假。方为逼问道：“是谁，真是她吗？你说，是不是那个郭免？”

郭免看着方为，有恃无恐。

马愚说道：“怎么会是他？”

方生扯着他，离开郭免远一点儿，说道：“如果是他，你直说不妨，我们兄弟几个会杀了他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是吗？”

他一使眼色，几个人凑近来。

他们是怨复我、疯僧、狂剑殷没、何不济。

他们逼近了。

郭免忽地说道：“马神医，我也想听听那个害了方盟主的人是谁？你说说看！”

马愚忽地大声说道：“好，我说，我说，我不怕了，我知道早晚得说出来，我就说，他是……”

忽地，他的身子一蹦，跳起老高，再落下来，便死在地上。

马愚的眼里是不信，他刚才忖度，如是有人害他，也只会是眼前的方家兄弟，他很注意方为几个人的手，怕他们出手。只要他说出来那个人是谁，再也不会有人来追问他。但他没注意身后，他的身后站着几个人。

是疯僧他们几人！

郭免叫道：“不好！”

他扶起马愚，叫道：“神医，神医！”

可马愚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，他只是瞪大眼睛，兀自不信会有人当场击杀他。

再看他的后背，有一根细细的针，露一半在外。那是蜀中唐门最厉害的毒针。

有人在他的后面，飞向他后背一根毒针，那毒针是刚才马愚未说出话时就射的。那人估计马愚会说出来挑方盟主脚筋的人，便先下手为强。因马愚太过紧张，刚才那一枚针刺在后背上，他竟没发觉。也是那使毒针的人手法过高，他只是轻轻地把那毒针刺在马愚后背，便让他送了命。

郭免回头看着，在他身后的怨复我、狂剑殷没、疯僧、何不济这几个人中，有一个杀了人。

他会不会有一天把毒针刺入郭免的后背？

郭免忽地一笑，他昂起了头，在他的十个人里，有一个人与他并不一心。他要找出那个人，慢慢找出他来，杀了他！

他看着方为，说道：“你问不出来了，可惜，可惜，我也想知道那个挑了方盟主脚筋的人是谁，如果不是他，我还不会做武林盟主呢，是不是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搜一搜马愚的怀里，他是神医，说不定有些药物。”

何不济上来搜他，从马愚的怀里掏出一块玉牌来，放在沙滩上。

玉牌，马愚哪里来的玉牌？按说玉牌只有十面，那就是方顿的八个弟子与方雏儿带着玉牌，另一面玉牌在庄重的手里。

马愚的玉牌哪里来的？

方为说道：“三师弟！”

几个人都不知道三师弟是怎么死的，但只知道三师弟死在当院，玉牌令不见了。如今却在神医马愚的袋里掏出来，真让方为几人震惊。莫非三师弟是神医马愚杀的？

郭免拿着玉牌，递与怨复我，说道：“十长者中，只有你与狂剑没有玉牌令，你先

拿这一枚令牌吧。”

怨复我一揖，拿起那令牌。

郭免一叹，说道：“马愚啊马愚，你要能告诉我，是谁挑了方盟主的脚筋，从谁的手里拿来的令牌，那有多好？”

郭免带着人扬长而去。

红绡帐，像是春暖时分，却是秋寒季节。女人只着一袭小衣，眉目带愁，嗔里含怨，只是背对着人，冲墙支颐。

男人脱衣，他脱衣的时候很小心，像对女人陪罪，像是对女人很是心疼，脱尽了衣服，人变得有些尴尬，说道：“你来。”

声音是轻的，人也极温柔。

女人不理他，但男人知道，女人是水，有时得用堵，有时得用导，两法并用，方能讨得女人欢心。

他低声道：“我得罪了你，给你陪罪！”

女人赌气道：“我怎么受得起？你是盟主了，盟主吗，管天下人的大事，怎么能对我一个淫妇陪罪？”

男人陪笑道：“我只有打击方顿，方才能做盟主，你也不是不知。”

女人厉声道：“你打击方顿便打击方顿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？方顿是方顿，我是我。我告诉你我的过去，是信你，你拿我的事儿去败我的名声，是杀我。你不是人！”

男人笑了，说道：“做大事的人，从来就不是人，我是神。我能在方顿一去时便抓住时机，我看准了，我看准了他一个断了脚筋的人无所作为，我便杀了他！我算准了，我赌赢了！”

看男人得意忘形的样儿，女人不语，她慢慢回身，去穿她的鞋子。男人抓住她：“你到哪里？”

女人说：“这里是你的地方了，我再也不会来了。”

她慢慢穿上鞋子，要走出去了。

男人看着她，看她的举止，无一不美。等得她穿好了鞋子，再复走到门前，忽地听到了一声：“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。”

她停住了，说道：“我是一个淫荡的女人。”

男人笑了：“我也淫荡，我能制服你，我能让你死心跟我，再也不想别人，看着世上的男人如视粪土。”

女人撇撇嘴：“你没那么大的威风。”

男人笑了：“你要不要试试看？”

他扑倒了女人。

人皆像兽，当人脱去那一层外衣，把自己的欲望都释放出来，那时的人行如兽欲。不知黑夜白天，不知冷热。

郭免躺在床上，他的身体没了一丝紧张，他说：“你能让我快乐，让我再也不紧张。你知道，我一直很紧张，我想当武林盟主，我想号令天下，可不知我能行不能行？”

女人柔柔地贴在他的身上，轻声说：“怎么不行？你不是做到了么？”

他微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做到了，我做到了！”

不光是方顿的盟主地位到了他的手里，就是方顿的美人也归他所有了。

女人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不能嫁给你。”

男人微笑，他不信，被征服的女人还怎么和胜了的君王讲条件，她只能俯首贴耳，听他号令！

如果他有了庄重，再有了十个人，他会天下无敌。

女人笑了，像是窥透了他的心事，说道：“你不如方顿。”

他不服气：“我哪里不如他？”

庄重道：“方顿当盟主，曾叹气，我问他，他说，从前他不是盟主时，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朋友。当他做了盟主，所有的朋友成了他的部下，他心里不安。”

女人再没说什么，只是看着郭免。

郭免是聪明人，他听得懂。

他想着庄重的话，心里对她更是看重，看来这女人确是盟主的有力辅佐，她懂得许多道理。如果真的娶了她，会对他的大事有助。

他忽地说道：“我要下帖子，请武林中人来，我要娶你，要他们看我娶你！”

庄重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不会嫁与你。”

“你嫁了方顿，他是一个老头子，我不老！”

庄重笑了：“方顿娶我，他只有我一个女人，你有许多女人，非许多女人不欢。我不喜欢你抱过别的女人，你对别的女人说爱，再来对我说，我不愿意。”

男人看着她：“我会再也不碰别的女人，我有了你，一切都足了。”

女人微微一笑：“你还是想一想的好，我只一朵残花，再也没什么好的。你还有许多的选择，你可以有更好的女人。”

男人突然问道：“你说，我在海滩边上突然怕了，知道那十个人里有一个是我的敌人，他不知何时给了马愚一根毒针。如果他刺我一针，我怎么办？”

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方盟主在世时，他的许多主意都是我的，他活得很久，也活得很滋润。但当我离开他时，他就出事了。”

男人说：“我在问你，你还没说话。”

女人说：“查他们。”

“怎么查？”

“试他们，要他们去杀人。杀那些你不喜欢的人，他们或是你的敌人，或是你的对手。你派他们去杀人，他们会不会杀？”

男人笑了，这是好法子。

他们手里有盟主令，要他们杀人，看他们服是不服。

男人笑笑，说道：“我要人去杀方家的几兄弟。”

庄重还是笑。他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女人说：“他们是你明面的敌人，你如果一上任便把他们杀了，岂不是太没面子？”

男人哈哈大笑。

他看得出，这女人很有心计，是他最好的妻子。如果娶了她，能给他带来兴旺，能带来快乐。

郭免待那女人结衣束带，看着她睡着了，方才起身，他慢慢走出去，走到了院子里。

他步入一条甬道，一直走到了尽头。

这里坐着两个人，一个是怨复我，另一个是狂剑殷没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你迷上她了？她很危险，方顿可能就死在她手。”

殷没不语，只是喝酒。

郭免说道：“她要我试一试你们。”

怨复我问道：“试什么？”

郭免长吁：“让你们去杀人。”

殷没提起剑来，只问一句：“谁？”

郭免笑了，看着他笑。他说道：“我只是想知道，她有什么主意。如今我知道了，她是我一个内助，只要她不挑我的脚筋，我会娶她的。”

怨复我大大吃惊：“你会娶她？你是不是说错了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没说错，我真的要娶她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你对女人并不认真。”

郭免无奈道：“这一次有一点儿认真了。”

狂剑殷没说道：“错。”

他只吐出一字，表示他反对郭免与庄重成亲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刚刚做盟主，不能服天下，如果我娶了她，对我有利。我只要看着她，不被她下毒，不被她挑了我的脚筋。如果她要背叛我，我先挑了她的脚筋！”

郭免的样子很可怕，他阴森森地冷笑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从来女人误事误国，我劝你不要娶她。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我是盟主还是你是盟主？”

怨复我长叹一声，起身欲去。

狂剑横剑拦住了他。

怨复我大叫：“狂剑，你躲开！”

狂剑不动。

郭免说道：“怨大侠，你我兄弟一场，不会因一个女人不和吧？大事要紧，还是不要生气的好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有女人横在你我间，我复何言？”

怨复我走了，只剩下郭免与狂剑对面。

狂剑拿来了酒，推向郭免。

他示意郭免：酒是好东西，不像人，有时会背叛你。酒只会依赖你，你可以时时找它消愁。

郭免喝了几杯，再喝几杯，喝到最后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几杯了。他对狂剑说：“殷兄弟，你还年轻，很是有为。怕我的十个兄弟里，你是最忠心的了。我告诉你，有一个鲸鱼帮的帮主，他叫飞奇，我怀疑他与方顿有关。你去一次，问一问他，方顿如何死的，那两块玉牌令在哪里？他不说不说，就杀了他。”

狂剑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把那柄剑插在腰间，再拿起一瓶酒，走了。

郭免实在醉得厉害，他低头，像是昏昏欲睡。

有人鼓掌了：“好，好，果然盟主好手段！”

走出来的是怨复我。

他再也不是那个与郭免赌气的人了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那一天在马愚的身后，最有可能出手的人，就是他三个人了，一个就是他。”

郭免喝一口酒，说道：“慢慢来。”

两人再斟一杯，碰一下杯，一饮而尽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盟主真的要娶她？”

郭免笑了，说道：“我答应了她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盟主也知道，她是一个贪婪的女人，盟主非得有许多女人不欢，怎么能与她独处？”

郭免看着他，说道：“谁说我要与她独处？我是说娶了她，她就得独处了，守在灯下等我，我玩够了乐够了，自然回去看她，是不是？”

郭免大声狂笑，他得意极了，人生未半百，功名皆已成，还有什么不开心的？

狂剑走在风里，他直奔海边而去。

他需奔波上百里，如果他能跑，到了天亮，会赶到鲸鱼帮的驻地。

到了那里，他会找到飞奇的，就是飞奇不在，他也会找得到他。

不是因为鼻子下有嘴，而是因为腰里有剑。

风吹得很厉害，他的脸上有泪，是风吹出的泪水。

他叫吼起来，野兽一般叫吼，直射如箭。

天真的要亮了，到天亮时，他能不能到鲸鱼帮的驻地，能不能杀得了飞奇？

第三十二章 一人泉

鲸鱼帮驻地，在海滨。

有一条很长的栅栏，围着一条条船。那些船都是破船，七零八落地围在一处。鲸鱼帮就在这里。

破船围来绕去，绕成一个团阵，有几只稍大的船在正中央。有人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

狂剑不语，一柄剑吐出，血光一溅，人头跌落水中。

再复一剑，又杀一人。

有人叫道：“他是狂剑，他是狂剑！”

所有的人都吓得跳水而逃。只有一个老者坐在船上，他看着殷没，问道：“狂剑？”

殷没点头。

那老者说道：“想找飞帮主？请跟我来！”

两人上了岸，再复登山，看看团山很近，只有一只小小馒首样的团山，山下有许多鲸鱼帮的壮汉守着，看老者带狂剑上山，也不问他。

到了山上，正在峰顶，见飞奇在悠闲而坐，两个童子在那里烧炉烹茶。

飞奇看看他，忽地说道：“是狂剑？”

殷没点头。

飞奇笑一笑，说道：“这里是天下奇景，我猜新盟主一上任，便会杀人，可没想到最先杀我。”

殷没抽出剑来，指着飞奇。

飞奇看着殷没的剑，脸上有古怪的表情。他说道：“你没觉得这里很冷吗？庄家人说，一九二九，相唤弗出手。真的说的像是这九月的山巅节气啊。殷大侠不觉得这里很冷吗？”

殷没不动，剑如柱石，直指飞奇。

飞奇说：“鲸鱼帮也是大帮，农家人说，若要富，土里做；若是饶，土里刨。可说的不如赶海人了，赶海人说，要富，捉鱼；要饶，船跑。鲸鱼帮虽说不大，但也能让殷大侠满意。”

殷没还是不语。

风吹高处不胜寒，只有殷没的剑与他的手不抖。

飞奇说道：“我带了两个童子，想烹茶给殷大侠喝，如果殷大侠一意杀我，但请喝茶后再动手也不迟。”

殷没用鼻子哼了一声，以示愿意。

有热茶可喝，至少可以暖和些。

飞奇指着那泉，说道：“殷大侠，你看看！”

那是什么？原来在山顶上，只有猴尻那么大小的一个小坑，里面有一茶盅大小的泉水。

飞奇摇头晃脑道：“古书有云，南京钟山绝顶，有一泉名曰一人泉。那泉只有一盅水，只可一人饮，然烹茶绝美。挹之不绝，自古视为胜处。可此处也有一人泉。我请殷大侠来，只饮这一人泉。为何称他一人泉，是因它一日只能一饮，一饮只得一人。但烹茶绝佳。不知道殷大侠能不能赏鉴，就看饮此茶的滋味儿了。”

飞奇拿出盅子，那是一只小小玉盅，盅在泉里轻轻一荡，便斟出一茶盅水来。

看那是满满的一盅水，却巧在不斟入一丝泥水，竟把那一小泉的水都斟入茶盅。再放入那小壶，盖上盖子，看底下的火，先是慢，再从一旁把早就烧好的炽炭放入，水便滚开。马上拿下小壶，将水斟入盅内，盅内早放好上好的茶尖，只听得滋滋响，茶香便飘荡峰顶。就是凛冽寒风也挡不得那香气。

殷没一饮而尽，喝毕便闭眼细细品味。

果然好茶，一生一世，只可喝此一盅。

殷没站在飞奇眼前。

他再慢慢拔出剑来。

飞奇决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要他出剑，不屑几剑，飞奇必死！飞奇说道：“我请殷大侠喝这一人泉，是想告诉殷大侠一个做人的道理。”

殷没只是盯着手里的茶盅，那茶盅仍有袅袅热气在升腾。

飞奇说道：“世事一理，只有一人泉，要想喝到天下独一无二的美茶，只好不许别人喝。你看，因为你来了，我便再也喝不到了，要再喝这一人泉，就得明天的这个时刻再来守候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从前你们是十一个人，都是朋友，当你们杀了方顿后，郭免成了武林盟主，你们就再也不是朋友了，你的手里应该有一块玉牌，那是武林的生死令，或是免死牌。你拿到了，说到底，是那些令牌到了郭免的手里，你只是他的刀而已。”

殷没很焦躁，他的剑飘浮不定。

飞奇的话显是说中了他的心事，他不愿意做郭免的刀。

飞奇再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你就像这一只茶盅，因为用过了，没有用了，只能丢弃。要是是一个很喜欢它的人，他会怎么做？”

殷没的剑慢慢抽回来了，他盯着飞奇。飞奇叭地一声摔碎了那茶盅，轻声道：“因为它是被我用过的，一旦无用了，只能摔碎。”

飞奇扬长而去，只余一个殷没，他的剑在抖，他再也受不住飞奇的话，他受到了打击，此时他再也使不出他的剑。

怨复我与少侠梦雨坐在一起，两人在喝酒。

少侠梦雨忽地说道：“你说，郭大侠真心喜欢那个女人吗？”

怨复我问道：“问她做什么？他要娶她了。”

少侠梦雨突然大声道：“不可能，他不可能娶她的，他怎么能娶她！？”

怨复我醉醺醺地说道：“他说方顿喜欢的，他就喜欢。他喜欢那个女人。”

少侠梦雨忽地问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马愚死时说了一句话，那是一句什么话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听得他在嘟哝，但他的声音太小了点儿，我根本就听不到。”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我也听不到，但我看到了他的嘴唇，我听到了一句话，是‘一上青山便化身’，你知道不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？”

怨复我很有学问，但他也不知道这一句的意思。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我找了许久，才在一本书里找到了，那书上写的是‘南朝宋刘义庆《幽明录》写过：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，若人立者。传云：昔有贞女，其夫从役，走赴国难，携弱子，钱送此山，立望而死，形化为石。’后人便以‘一上青山便化身’来形容女人的坚贞。”

怨复我大声道：“你是说那个庄重，她会对方顿坚贞？”

他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那个庄重先是与方顿的三弟子相通，后再与那个大师兄沆瀣一气，她已是人尽可夫的淫妇了，怎么会是一个贞妇？你别开玩笑。”

少侠梦雨大声道：“你少短见！你说，古时的美女西施是不是人尽可夫的女人？可她葬送了吴国的锦绣江山，她完成了勾践的复仇大业，你能看不起女人吗？”

两人再不饮酒，酒是冷的了，人的心情也越变越冷。如果庄重是个埋在郭免身旁的奸人，他们可就危险了。

怎样才能知道庄重是不是奸人？

少侠梦雨摇头，说道：“无法知道。她的短处是那个方顿，我们竟不知道那个方顿死了没死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他死了，灰中的骨殖一定是他！”

少侠梦雨笑笑：“你别说得太满了，你没看到方顿死是不是？一个盟主，决不会像

凡夫俗子一般死去，他会死得轰轰烈烈。”

两人再说时，都像是下了决心。

少侠梦雨说：“我要去杀了她，不管他怎么看。如果他赶我走，或是杀我，你知道我的心意。”

怨复我看着少侠梦雨走出去。

少侠梦雨走进了庄重的屋子，他知道那是郭免与她的屋子。郭免不在，他在忙他自己的事。

少侠梦雨一走进屋，庄重就笑了。她说：“你想杀我，而且是抱定了必杀的决心，但你不能让我说话。你一出手便杀我，我绝不会还手。可你如果让我说话，你就杀不成了。”

少侠梦雨说：“我不是个蠢人，我会听而不闻。”

庄重坐在他对面，她的身上只有薄如蝉翼的纱衣，那纱衣掩不住她的俏丽。

庄重说道：“你想来想去，想着幽王宠褒姒，想着吴王爱西施，想来想去，都是一个祸害，不如早早除掉，好成就你那个郭大侠的霸业。”

少侠梦雨笑笑。

庄重再说：“你杀了我，郭免不会怎么样你的，当你是帮他完成大业。你也告诉了一个或是两个人，告诉他们，对郭免说明你是一片好心。只是……你忘了一件大事……”

听她说到节骨眼处便停了，少侠梦雨不由得焦急起来，他再不笑了，问道：“我忘了什么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古人云，位卑未敢忘忧国。这当然是好事，但也是一厢情愿。你愿意忧国，有人不让你忧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想想你杀了我，郭免会怎么想？”

少侠梦雨笑笑，他不怕郭免怎么想。

庄重说道：“你笑错了，他会以为你是那个用毒针的人！”

少侠梦雨愣了，怎么会？郭免怎么会那么想？

庄重说道：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？如今他是盟主了，他不会放过每一个敌人。他一失算，便也会像方顿一样，被人挑了脚筋。何况有人并不只想挑他的脚筋？”

梦雨说道：“怨大侠会对他说明，我只是要清君侧！”

庄重再笑，笑得不屑：“从来都要清君侧，有时也太天真。君侧是清了，但忠臣一定得死。你敢不告诉君王，便打扫他身旁的人，他会怎么想？你看看我，再想想，他不会依赖我？他喜欢我，因为我能帮他，凡是帮方顿的人，我都会找来帮他。凡是方顿的朋友，我都会告诉他。你说他会不会依赖我？”

少侠梦雨知道他败了，他败在这个女人手下。不待动手，便输了。

他慢慢走出来。

回到了他的小屋，怨复我仍在那里喝酒。

少侠梦雨再坐下来，他面无表情，只是长吁了一口气，轻声地吹一下口哨，说道：“完事了。”

怨复我笑笑，说道：“你什么都没做，怎么说是完事了？”

少侠梦雨看看他，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什么都没做？”

怨复我一叹，说道：“你的手仍在抖。”

少侠梦雨的手一直在抖，每逢他要杀人时都要抖，但如果杀了人，就不会再抖了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如果你能轻易便杀了她，她也不会跟方顿那么久了。”

郭免坐在山头上，山下，有十几层的人保护他。自从他当上了武林盟主，便再也不像从前那样，变得深居简出，很少说话了。就是与他的那几个朋友，他也是只笑笑，不大讲话。

有一个大汉来了，报说：“何不济求见！”

郭免笑笑，说道：“有请！”

何不济越来越不明白盟主的心意了，他在夜里来这荒山顶上做什么？而且连帐篷都带来了，他准备在这里睡一夜吗？他有家，也有那些美女，而且他与那个庄重如胶似漆，怎么会独一个人在这里睡，在这里看星星？

他看到了一个未老先衰的老人，他很沉稳，站在那里看星星。何不济不语，只是站在他身后。

郭免说道：“有时你看看星星，便知道，星星从来都不是一样的。就是同一颗星星，今夜与昨夜也不一样。”

何不济说：“那是因为天亮一点儿或是天暗一点儿了。”

郭免不语，他知道，何不济是一个粗人，他不会懂得许多道理，他只知道杀人。

何不济说道：“我看那个少侠梦雨很可疑，不知道盟主看出来没有？”

郭免哦了一声，也未置可否。

何不济说道：“那一天，在沙滩上，我看到了他，他注目看着马愚，竟神色很紧张，他的嘴动了一下，那马愚似乎要说什么，但没说出来，只是嘴唇在动。我看少侠的脸色变了，他变得很紧张，再没有说出一句话来。依我看，他很可疑。”

郭免心道：十一个人都是我原来的朋友，只是他们哪一个情愿做我的属下，哪一个不甘雌伏，我便不知了。少侠梦雨心高气盛，难保他不对我有异心。只是何不济这般说，不知道说的对是不对？

忽地面前再多了一个人。那人只可能是殷没，只有殷没上山来时，他的属下不敢出声，如果他们真出声，殷没会拿剑捅在他们的咽喉上，只是轻轻一点。

郭免问道：“你杀了他？”

殷没摇头。

郭免再问：“为什么不杀？是因为他是我的人？”

殷没摇头。

郭免恨这个不说话的人，但他一生对谁也不多说话，你有什么法儿？

郭免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儿，你说出来好了。”

殷没大声道：“一人泉。”

他起身走了，郭免的脸色很不好看。臭毛病，有什么了不得，竟不把盟主看在眼里？早晚有一天，我要杀了你，让你对阎王殿上的小鬼判官不说一句话！想着想着，郭免竟笑了。

何不济问道：“一人泉是什么？”

郭免不知道，何不济也不知道。

郭免说道：“不说他了，说他气闷。拿酒来！”

郭免与何不济喝酒，喝得醉醺醺的，方才下山，他对何不济说道：“不济兄，如果你有时间，多看看那些小崽子！”

何不济说道：“知道，我要那些方家小子知道我的厉害！”

郭免回到了屋里，他刚要坐下，忽听得一个人的声音清爽：“出去！”

郭免借酒盖脸：“你敢说我？你是谁？我是盟主！”

庄重冷冷一笑：“我又不是头一次见到盟主，你出去，什么时候酒醒了，再进来！”

郭免不走，庄重一提，竟把他提直，扔出去了。

郭免想出手，但他的身子直斜，再也站不直。他叫道：“你敢扔我，我是盟主，我是盟主！”

庄重斜倚在窗前，说道：“你是醉汉，我等着那个盟主，不是一个醉汉！”

郭免冷笑：“你等谁？你当你是谁？你是方顿的老婆不是？你不是了，你是我郭免的老婆，你得听我的，开门，扶我进去！”

庄重不理他，只是看书，她看书的样儿真美，让醉意醺醺的郭免更起躁火，他拍门叫道：“我受不住了，我受不住了，你给我醒醒酒，我听你的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丫头，拿一碗醒酒汤给他喝。”

隔着门，接过来一碗汤，郭免一饮而尽，他把碗扔在地上，忽地一念蓦上心头，他问道：“庄重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什么叫一人泉？”

庄重一愣，说道：“一人泉，天下有两处，一处在南京钟山绝顶。一处在海边，那泉水极少，一日只能在未时接水，只有一茶盅，但烹茶为天下极品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

郭免骂道：“王八蛋，老子又不喝茶，什么一人泉，对我说那个有什么用？”

庄重恨声道：“关门，今夜不许他进门！”

郭免拍门，叫道：“我不是骂你，我是骂那个殷没，骂那个臭东西！”

第三十三章 挑战

桑木头把方栋劫走月余，方栋挑战郭免。

桑木头叹息道：“臭小子，你要跟我学几招，我教你一下，你或许能胜得了那个郭免。可你这会儿的能耐，只能输他！”

方栋沉默，如今的方栋比狂剑殷没更寡言少语。他决心再不对世人说一句话。

他拿着鹰爪走出去，回头时只对毛丫头点点头。

毛丫头问：“他会赢吗？”

桑木头骂道：“会赢个屁，你看方老儿的那几个徒弟，哪有一个像是有好运的，个个都嘟着嘴，像谁欠他多少银子！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我看他会赢，他不怕死。”

桑木头一拍她的头：“他哪是不怕死？他是找死去了。他根本就不练功夫，只是呆呆看院子，看院子时那脸色比死人还难看。他不想再用这张脸面出去混了，他想死在郭

免手里。”

毛丫头叫道：“糟了！”

她飞身出去，追方栋去了。

月亮出来了，那是一个浑圆的月亮，让人生出一些肉欲之念。方栋在走，前面就是那个郭免的家了，如今那里是盟主的驻地，是重地。

毛丫头赶上来了，她说：“你不要去了，你不想赢，只想死，不值。”

方栋站住了，但无声。他的手里提着那两只鹰爪。

毛丫头再说：“你是方家的大弟子，报仇的希望都在你身上，你要带领他们，不然他们会输的。”

方栋不信，方为比他更稳重，会带着几个师弟的。如果他报不了仇，方为他们会更谨慎。

毛丫头大叫道：“你听没听我说？你要不是我二哥的大哥，我才不会管你。”

方栋哑着声音说：“我不用你管。”

他迈着稳稳的步子，向郭免家走去。

路上有暗哨，飞马向郭免禀报：“方栋来了！”

郭免正在抚着庄重的乳，他觉得人的乳能生得那么浑圆，而且无一点儿瑕疵，真个是奇迹。他说道：“来做什么？莫非找他师娘吗？”

庄重扭着身子，说道：“你愿意不愿意把他师娘给他？”

郭免忽地大笑：“你已经不是他的师娘了，你只是我的人！”

再有人来报：“方栋杀了五个暗哨，直向院里走来。”

郭免笑笑，说道：“来就来吧！”

他觉得血热，使用力去蹂搓庄重。

庄重的声音有吸引力，诱惑他血热。他不想出门，只想好好地在庄重的身上发泄他

的欲望。

但有人再来禀报：“方栋冲到了前门，杀死了三个人，他一爪一抓，便抓死一人！如今何不济何大侠去与他动手了。”

郭免的身上出汗了，他的汗水像是圆的，直往下滚。

他想到了他的童年，他来到了方府，那时才十岁，他想做盟主那样的人，他终于做成了。他并不比方顿差。

何不济挡在方栋面前，他冷笑：“方栋，你那个师母呢，还是你的情人呢？她如今成了郭盟主的人了，看来女人真是衣服，方顿穿破了，你再穿，你穿过了，郭盟主也能穿。哈哈！”

方栋怒了，他一爪抓去，如电闪般快！

何不济大吼道：“看挝！”

他使一支挝，一挝捶来，竟是有挑有撅，有铲有剔，手法也很奇怪。

方栋不理他，只是向前一爪，抓在他的臂上！

何不济以为他定会躲那一挝，不料得他根本就不怕死，一直冲来，一爪抓实，竟抓在何不济的臂上。何不济大叫一声：“疼啊！”

他跌撞了几步，后退趑趄。

方栋大声道：“我不杀你，我只杀郭免！”

他扬声大叫：“郭免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出来！”

郭免忽地扯起庄重，说道：“你的旧男人来了，你看看他！”

他扯着庄重，来到了院里。所有的大汉都围着方栋，他插翅也难飞。

郭免看着何不济，说道：“你退下去！”

何不济大吼道：“不行，我要宰了他，他娘的，我捶他一挝，他不躲不避，只是挠了爷一下！”

郭免说道：“方栋，你的情人来了，你要不要把她领回去？”

方栋看着庄重，他不应该再看庄重了，可他还是看了。一看，他心里隐隐作痛。她太放浪了，头发也不梳，颜面也不整，莫非她只能以她的俊俏容颜来与男人相交么？莫非她不能是另一种女人么？他很失望，深深地失望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会杀了你，我杀你，像是碾一只虫子，有什么意思？不如你自尽好了，用那一只爪子抓在你天灵盖上，一抓，呶，就死了。”

他高声大笑，忽又嘎然而止。

方栋狂吼一声：“杀！”

他要拚了，他冲过去，心里一阵子轻松，他在心里叫道：“师父，我要对得住你，我对不住你，但我要与郭免拚死一战，我要胜了他。就是胜不了他，我也是你的弟子，我对得住师父……

一爪抓实，扑——郭免的臂坚逾铁石，他抓在臂上，只是抓破了他的衣袖。

叭！一掌却击在方栋胸前！

他哇地吐一口血，看来吐血也像是过瘾，只要吐出一口，便连着不断吐血。

庄重沉声说道：“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何苦找死？”

方栋大吼，再扑上来。

他的爪抓在郭免的身上，这一次是抓在后背上，他的爪硬如金刚，只要抓实，就是钢铁也折得。但这一次不像他想像那样，一撕撕到底，他吼一声，那后背只有一道痕迹，一道血痕！

郭免大吼道：“方顿也是人，我也是人，他做盟主你们便捧他，我做盟主，你怎么不来捧我？”

他狠狠一掌击向方栋面门！

方栋大吼一声，却不躲避，只是迎上去，嘶嘶厉声，出爪而抓！这一抓抓在郭免的

面门上！

郭免大吼一声，负痛而退。

方栋太狠了，他不想再活了，全都是拚命招数，狠狠击杀郭免。

郭免眼睛上有血，便血糊瞎了眼，他恨道：“上，杀了他！”

大汉们扑上来！

一个大汉一刀劈向方栋的双腿！方栋一回手，鹰爪便抓在他头上！他嘶声一吼，倒地而毙。再上来一个大汉，他的剑直刺在方栋腿间，想是刺中了，他便心内一松，不料得方栋根本不容他回头，一爪正抓在他的胸前，一撕一扯，便把他的心肺扯出来。

大汉们惊呆了，方栋如出柙猛虎，势不可挡。况他只是想死，一心求杀，不顾自己，让那些大汉十分惊惧。

一个大汉不知不觉退到了郭免面前，郭免一掌击在他的头上，吼道：“杀了他！”

庄重闭了眼睛，郭免忽地狂笑：“庄重，你看你那个野小子，他为了你，竟拚了命！他是不是有些心疼？！”

庄重不语，只是眼也不眨地盯住郭免。

郭免噤声了，他看出庄重的眼光里是讨厌，是憎恶。

庄重说道：“我最恨的就是看不起我的人，我恨你！”

她叭地扇了郭免一个耳光，起身走了。

她竟敢打武林盟主一个耳光？她算什么，是他的妻子，还是他的情人？臭女人，她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一个臭女人！他要宰了她！

但他不急，看着方栋困兽犹斗，看他那样子令郭免心里好受。他喝道：“杀了他！让他不得好死！”

冲上去的大汉死了许多，地上躺倒的尸体有十几具了，但大汉们仍是拚命厮杀，他们怕后退，后退即死。

方栋的手臂上满是鲜血，他的眼也迷糊了，但他吼着叫着，抓向敌手！

他大呼道：“郭免，王八蛋，你来与我一斗，像你这种卑鄙小人怎么配做武林盟主？你只是一只缩头龟，不是武林盟主！郭乌龟！郭乌龟！哈哈！”

忽地何不济冲来，一挺击在他的后背上，他趑趄几步，吼道：“杀！”

他的爪抓在何不济的身上了，何不济的挺也重重地砸在他身上，两人都是对面。

方栋抓住了何不济，何不济大感不妙，叫道：“放开，放开！”方栋一撕，把何不济的脸面撕下来，从他的脸上一直撕到下颏。方栋叫道：“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郭免，郭免！”

何不济大吼，惨叫声声。

那些大汉看他两人斗得如此惨烈，都不敢再上前来。

方栋大吼道：“郭免，臭乌龟，我宰了你！我宰了你！”

郭免恨道：“你个方栋，一只可怜虫，你能宰了我？”

何不济叫道：“松开我！松开我！”

方栋一爪正抓在何不济的咽喉上，何不济只咕噜了几句，再也吐不出声来。

何不济也抓得紧紧的，那些大汉趁势而上，刀搠剑刺，把一个方栋插得像一支柴蓬！

毛丫头回来了，她站在桑木头面前，问道：“那个臭女人，我看见她与那个三师兄又亲又抱的，怎么会再与方栋扯上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漂亮的女人嘛。”

毛丫头再问：“漂亮女人怎么样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红颜祸水，说的并不是女人不好，只是因为她很好，男人就把持不住了。那样有的是占有了，占有不到的，便心里生恨，生怨，生嗔，最后那怨气恨意都发泄在男人身上。男人便完了，女人再怎么好，有什么用处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依我看，她并不怎么好，她害了方老盟主，也害了那个大师兄，还

害了三师兄，我知道的，就害死了那么多的人，她有什么好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就像我臭木头喜欢酒，有的男人偏喜欢女人，连那个郭免也不例外，他也喜欢那个女人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方栋会死吗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他一定会死，而且郭免会拿他的头示众，显他盟主的威风。他这样做，会一箭双雕。”

毛丫头大声道：“你明知道我不懂你那些话，你直说，什么叫一箭双雕？”

桑木头大声吼道：“就是说，他会一支箭射两支鸟啊。”

毛丫头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他是想射哪两只鸟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这边他杀死了方栋，那边他要引方为他们出来，再杀他们。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方为他们会不会出来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如果那个方八与一阵风死了，你会不会去报仇？”

毛丫头大叫道：“我二哥大哥怎么会死？我要去报仇，我一定会去报仇！”

正说话间，传来了方为那沉重的声音：“桑前辈在么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桑前辈不在，桑木头在。”

就见方为等人前来，那方八与一个女人凑上来叫毛丫头：“三妹！”

毛丫头才看出，原来那女人是大哥。方为对桑木头说道：“桑前辈，我们不是郭免的对手，但我们要与他苦战，生死也只能各安天命。”

桑木头大声道：“狗屁！你们几个的本事，根本就胜不了那个郭免，不等打就败了，你安什么天命？”

方为说道：“大哥死在他手，如今大哥的头挂在郭免的院里，我们看着心里也酸。”

方霸叫道：“我冲去，夺回大哥的头，先葬了他再说！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看，你们先不要去，我去拿回方栋的头，把他的尸体要出来，给

你们安葬。”

毛丫头跳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去！”

她也有点儿心慌，怕与大哥二哥见面，原来大哥是一个女人，而且分明与二哥亲昵非常，让毛丫头看了心生嫉妒，她不愿与他们两人独处。

桑木头走了，他拿着一只酒瓶，慢慢走向郭免的院子。

那是武林盟主的家，自然一路上都有人把守。

桑木头说道：“你告诉郭免那小子，就说桑木头来见！”

那大汉如飞去了，再过去一个大汉，也如飞去了。

最后遇到了一群大汉，他们挡住了去路，喝道：“是谁？敢闯盟主重地！”

桑木头道：“狗屁，郭免就是郭免，什么盟主重地？原来他小子是一个屁眼儿，如今还两个屁眼儿不成？”

那大汉见不是头，急操棍棒欲打，听得后面传来喊声：“有请桑前辈！”

郭免走出院子，他站在桑木头眼前。

“桑前辈有什么吩咐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把那颗头摘下来，我要拿走。”

郭免笑笑，忽地厉声叫道：“桑前辈要那颗头，你们怎么不摘下来？”

郭免笑说道：“桑前辈，你要什么不好？偏要那一颗臭脑袋？那是方家小子的臭头，我要他也没什么用处，本来是想在空中挂着，好风干啊。可是没风干，反而臭了。”

桑木头待得大汉拿下，便说道：“给我一辆车，我要拿走方栋的尸体。”

郭免笑说道：“好啊，你拿去好了。我要那尸体有什么用？”

桑木头把酒瓶扔在地上，说道：“丫头，你赶车吧，我要睡了。”

桑木头跳上车，看也不看郭免，只是睡。毛丫头只笑，看来桑木头真还有威风，令那郭免不敢小觑他，就是他躺在车上，郭免也不敢妄动。她赶着车，慢慢回来。

郭免捏紧了拳头，他恨恨地击一下，一拳击出，拳风把地击出一坑。

怨复我问道：“盟主，你的内力也出神入化，依我看，能与那个桑木头一较高下了。你何必那么忍让？”

郭免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听说方顿有一部秘籍，那部秘籍有能胜得桑木头的功夫，方顿不舍那秘籍，方才生出那许多的事端。”怨复我说道：“莫非盟主要找那一部秘籍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找，找到了，我练那神功，非杀了桑木头不可！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那部书在哪里，为什么不问她？”

怨复我一努嘴，意指庄重。

郭免说道：“她对我很气恨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女人喜欢柔情，你对她为什么不好一点儿？”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你懂得什么？女人喜欢暴烈的男人，像男人喜欢烈马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想，方府有一个活人知道那秘籍在哪里，就一定是她了。她肯定会知道秘籍在哪里，你问一问。”

第三十四章 讨女人欢心

庄重倚在被子上。

她的美态随处可见，让郭免一过来便生欲望。

他要扑向庄重。

庄重拦住了他，说道：“别拿我当一个很随便的女人。”

郭免笑笑：“你不随便，跟四个男人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那个三师兄是个坏蛋，他总想欺我，我杀死了他。方顿是我的丈夫，一个总也不与我亲近的丈夫。那个方栋……他……他……”

郭免看她泪水盈眶，知她心伤，更是醋意大增，说道：“你与他情投意合。”

庄重噙泪道：“说不上，只是我的心意，他能知道，他会体贴一个女人，不像一个畜生！”

郭免大怒道：“我是一个畜生？我宰了你！”

庄重看他扑上来，怒气道：“你要欺我，我便饶不过你！”

郭免大笑：“女人说饶不过，最多只是眼泪与絮叨，我怕什么？”

他扑倒了庄重。

庄重哭道：“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畜牲？我恨你，我恨你！”

郭免气冲冲道：“恨就恨，我就要你！”

一阵暴风雨，庄重本来在挣扎，但到了他得势，一切挣扎都显得无力，显得无用，也只是形式。她也亲吻他，也回应他，也与他一样热烈。

郭免很得意，对于女人，你只能占有，你粗暴地占有她，她便只能回应你，还有什么别的吗？

郭免一生多疑，而且心胸狭窄，他看着庄重，说道：“你如今是我的人了，我要娶你，你该很感谢我。”

庄重冷冷地哭，她的泪在心里流，也许她十二分地懊悔，她不该与郭免亲近，她受够了屈辱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已决定了，下个月的十五日，我娶你做我的妻子。”

庄重并不快意，她低声道：“我不愿意。”

郭免吃惊了，依他所想，庄重一听说郭免要娶她，就会喜出望外。他扯住她的衣服，叫道：“方顿也是盟主，我也是盟主，莫非他那个老掉牙的老家伙更中你的意？”

庄重说：“他是老人，他不常同我在床上缠绵，但他对我很温存。如果他要与我做事，总是先温言款语说上一番，那情意让人感动……”

庄重流下了泪：“他也是盟主，你也是。但他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你只是一个粗人，一个无赖！”

郭免大笑：“我总是觉得哪里不对，原来我是一个粗人，一个无赖？好，好，无赖好！粗人好！”

郭免恨恨道：“我不像他，总是装出一个正人君子模样，我要做便做，我杀人便杀人，有什么两样？像他那样子，只是假正经！”庄重忽地失声一叹：“女人有时真的很喜欢正经，尤其不在床上的时候。”

郭免对庄重道：“我问你一句话，你是那个方顿的人，还与方栋有……你知道不知道，他的那一部秘籍在哪里？”

庄重正色道：“你做了盟主，便足够了，再想得人家的秘籍，是不是得陇望蜀？”

郭免道：“我是武林盟主，但方顿也不是那个桑老儿的对手。我要娶你，我要做天下第一人，都是我的心愿。你告诉我，我拿了那部秘籍，我便练它，我成了天下第一人，岂不如虎添翼？那样也不用受那个臭木头的气了。”

庄重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不会告诉你的。”

郭免低声，凑在她的耳旁，说道：“我不耐烦了，我要你难看。”庄重看着郭免，看他如何叫自己难看。

郭免只是咳了一声，便从外面溜进来一个大汉。

郭免说：“带来十个美人，让她们都漂亮些。”

果然带来了十个美人，她们都站着或是坐着，有的袅袅而行，有的凝目注视，有的飞眼传情，有的依偎送抱。她们在庄重面前，对郭免极尽柔情。

庄重闭上了眼，她躺在床上，说道：“温柔是够了，只是多一些假意，没什么情趣！”

郭免不语，只是斜眼看庄重的表情，看她不在乎，忽地大声一吼：“你们都给我滚！”

女人急急跑了，郭免气呼呼道：“你要我做什么，你说！”

庄重戏语声声：“你能不能做一个人样子来我看？”

郭免软声软气地说：“夫人，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方顿的秘籍在哪里？”

他那样子装也装不像，庄重见他此样，不由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装也装不像。我告诉你，方栋曾告诉过我，在方家院子里，有一个地方，他把秘籍埋在那里了，我与你去拿好了。”

郭免大喜，料不到会如此容易，就拿得到那秘籍，他喝呼来几个大汉，要他们抬来了轿子，抬着庄重，呼喊去方府了。

在毛丫头曾看过的地方，是那方栋埋物处，庄重走来走去，指地上说道：“依方栋说，该是这里了。”

怨复我忽地冷笑，说道：“方顿如果把秘籍随便埋在这里，他就是一个大傻瓜！”

狂剑殷没道：“不！”

他们不信这里会有秘籍。

郭免大声道：“哎，说不定他真是埋在此处，让人不防。”

挖了许久，再挖，叫道：“有东西了！”

拿出来一个油布包儿，放在地上。

看样子像是那本秘籍。

郭免大声道：“快看，快看看！”

狂剑突地推开众人，上去一挑，挑开了那油布。

里面是有一个包裹，但包的不是秘籍，只是一部《孟子》。

郭免翻了翻，脸色很是难看。

他大声道：“臭婆娘，你说，这就是秘籍吗？”

庄重噗哧笑了：“看来方栋跟我开了玩笑，他对我没什么真心。”

郭免扯着庄重的头发，说道：“你对我有没有真心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你说，你知道不知道秘籍藏在哪里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可能他交与那桑木头了吧？那一阵子他一直与桑木头在一起的，你去问一问他。”

郭免叭地给了她一个耳光，叫道：“你以为我傻，我去找那个桑木头？我要能找他，就用不着那秘籍了！”

坟前的纸钱在飘，人都跪在坟前。

方雏儿站在那里，她嘟哝道：“我不拜他，我不拜他，他对不起爹，他对不起爹！”

方为说道：“大师兄是为了我们，才……”

方雏儿大叫道：“他怎么是为了你们？你说，你说！”

方霸说道：“大师兄看小师母那么不守本分，他怕我们跟她……便与她在一起了，他怕小师母害师父……”

方生说道：“要是我，我也会做的。”

方霸大声说：“要是我，我不会做，但我会把事情弄糟。”

方为说道：“大师兄告诉我，他与小师母在一起的那一天，就决定以后自尽，以报师父对他的恩情。这一次他虽没自尽，但他死在了郭免的手里，他报了师父的恩。师父是郭免杀死的，我们一定要宰了郭免！”

方雏儿不再声语了，她想着，他们都说大师兄做得对，他做得对吗？她也不明白，像她那样，一气之下便跑，把爹爹丢与那郭免，爹才死在他手的。如果他像大师兄一样，顾全爹的情面，是不是会好一些？

方为跪在坟前，他说：“大哥，你去吧，我们会为你报仇！”

方生跪下，说道：“大师兄，我佩服你！”

方霸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从前有些怨你，如今我不怨了，你是条汉子！”

方八跪在坟前，他的身旁跪着一阵风，一阵风说道：“我不认得你，但你是我丈夫的大哥，我要为你报仇！”

方雏儿看着一阵风，觉得心里也一阵阵刺疼，她的心里喜欢方八，但爹不准她喜欢方八，爹说八哥有毛病，把他赶出门去，不让他再踏入方家的门。是不是爹对她与八哥的事有所查觉，方才对八哥那么冷淡的？如今看着一阵风，她手扯着方八，一直不曾放手，两人情深意笃。她心里若有所失，但也说不出什么。

一阵风来扯着她的手，说：“师妹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替方盟主报仇，替你大哥报仇！”

方雏儿冷冷说道：“谢了。”

她不想再与方八与一阵风在一起，她说道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方八问道：“师妹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
方雏儿说道：“世界很大，哪里去不得？”

方生明白她的心意，说道：“好，我跟师妹走。”

方为说道：“五弟也去。师妹，你保重！”

方雏儿看着方为，泪水在眼眶里滚，当初庄重提出把她许与大师兄方栋，如今方栋已是躺在坟里了，二师兄对她很和气，但与她的距离也远，她与他们在一起有什么好处？

她说：“我要自己走！”

方生看着她，知道她心盛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你自己走好了。”

看她慢慢下了山坡，方生说道：“五弟，我们追她去。”

方为拍拍方生的肩，说道：“师父只有这一点儿骨血，你们好好待她。”

他点点头，回头招呼方八等人，说道：“走吧。”

庄重还在哭，她决心再也不哭了，但她还是哭了。看来女人的泪水会很多，许多是她

不情愿流的，但也在流。她睡着了，决心再也不理会郭免。

但郭免来了，他说：“你生气了？”

她不理他，装睡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跟那个方老头儿不一样，他的脾气软，你说什么，他会听。我不会那么做，我的脾气很不好。如果惹翻了我，我一时生气，会杀了你。杀了你之后呢，我会很后悔，我会买很好看的棺材给你，给你一个很隆重的葬礼，我会哭。只可惜，那时你再也活不过来了。我就会再与一个美女臭味儿相投，会渐渐地把你忘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庄重吐出两个字：“畜生！”

郭免跳到了床上，说道：“对啊，我就是畜生，我是畜生，一个不折不扣的畜生！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他拗过庄重的手臂，说道：“你别跟我装什么淑女了，你是什么样子，你自己也知道。何必装佯？惹人空笑？”

庄重忽地翻身过来，叫道：“你弄疼我了！”

郭免说道：“疼就是快乐，就是快感，你连这一点儿都不懂，怎么能做一个好女人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的手臂要断了，我的手！”

郭免笑说道：“手断了，可以再续，情断了，没再好续的了。你看好你自己的男人吧。对了，我发下了请帖，要在十五日与你成亲，你准备准备吧。”

庄重恨恨地骂道：“人都送与你了，再准备什么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弄些胭脂水粉，把你的脸儿好好洗一洗，把你的眉毛好好画一画，到时让人看看郭盟主的妻子是大美人。”

他放下庄重，说道：“你再告诉我什么时，别说假的，说上三遍狼来了，再怎么有人相信你？”

庄重叫道：“是方栋告诉我的，他说的是真是假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明白了，我是不是得像那个徐庶进了曹营，一言不发，便算是好了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我准备在与你成亲的那一天，请你的丈夫的那几个弟子来，他们要是敢来，我便杀了他们。他们不敢来，我便更有话说了。”

庄重忽地说道：“郭免，你只是一个要饭的，不懂得女人要哄？你能不能哄我一哄，告诉我你的心像月亮什么的，你说几句暖和话，我心里也快乐。你会不会说？”

郭免看着她，说道：“我不会，当初你的方老头儿如果真的收下了我，我不就学会了怎么说话？可惜啊，他没教我，都教方栋了。可他再怎么教，方栋也只能是一个死人了。还是不学会的好啊！哈哈！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你没杀了飞奇？”

殷没只是端着酒杯，如果他不杀人，没端着酒杯，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。

殷没没出声，怨复我说道：“飞奇是方顿的人，这是盟主早就查明了的，你不杀他，盟主会不高兴的。”殷没只吐出三个字：“一人泉！”

他走了，酒杯里没了酒。

庄重袅袅地走来了，怨复我看着她，忽地说道：“大嫂！”

庄重笑笑：“我很老吗？你叫我大嫂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不是，你是郭大哥的妻子了，我自然得叫你大嫂。”

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你再见到了美貌的女人，一是不要问她的年龄，二是不要叫她‘大’，你一叫，她会伤心的。”

她嫣然一笑，笑得怨复我闭上了眼睛。

庄重要走了，忽地怨复我问道：“一件事……”

庄重站住了，但没回头，只让怨复我看着她的身后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什么是一人泉？”

庄重笑了，说道：“天下有两处，一处在南京钟山绝顶，一处就在海边。只有一茶盅的水，一日积一盅，烹茶绝品，但只能得一个人喝的茶，只能一个人喝。”

她猛地回头，说道：“只能一个人喝，再无第二个人的，你说怪不怪？你能喝得到么？”

怨复我笑了，说道：“我一人去，当然喝得到。”

庄重笑笑：“你从来只是你大哥的影子，怎么会一个人去？”

怨复我低着头，他手里在捻着酒杯，一次次捻，再一次次捻。忽地他眼前再停了一个人。

那是狂剑殷没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一人泉，就是一个人喝，你能喝得到？”

狂剑殷没的眼里闪出一丝怅意来，怨复我看得清清楚楚：“不！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你愿意一辈子喝不到？”

殷没点点头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姓怨，爹娘生我时，便说我是怨家的好小子，我爹说，怨就是愿，复我便是服我一人，再不服天下人，你说，我能只服我一人吗？”

殷没看着他手里的剑，点头，再复摇头，他不说话，只是摇头，看怨复我的神色分明有些轻蔑。

连狂剑都看不起他，怨复我心里更是自怨自艾，他叫道：“我服天下人，我不是服我，我不是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罢了！”

第三十五章 不是亲骨肉

方霸与方生扯不住方雏儿，她闯进了品香居。

品香居是茶馆，有许多人在那里喝茶。按说像庄重这样的美人更喜欢的是逛市，而不是品茶。但她偏偏愿意混在一群大男人中间品茶。男人一边啜茶，一边说江湖琐闻，更有的男人拿她当茶根，一起嚼咽下去。

方雏儿站在庄重眼前。

庄重看看她，忽地说道：“大小姐，你父亲死了，还有我教管你，你再上楼时，声音要小些，脚步要轻些，不然可不像大家闺秀。”

方雏儿吐出两个字：“放屁！”

庄重一笑时嘴的姿势很是好看：“你看看，真叫人笑话了，知道的，当你是生气。不知道的，想着原来方老盟主的丫头这么不懂事，他们会失望的。”

方雏儿说道：“你来教训我，心里不羞愧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与你虽说是差不太多年纪，但我怎么说也是你的继母，就是在你爹脚旁蹲一宿，我也是你娘。你说对不对？”

方雏儿笑笑：“你真的是我娘？你有个娘样子没有？你要真是我娘，怎么会干出那种没廉耻的事儿？你害死了我爹，再害死了大师兄，还害死了三师兄，你是个害人精！”

方雏儿说罢，便对着庄重扑去！

忽地冲出来了方霸与方生两人，他们飞身上去扯住了方雏儿，叫道：“师妹，不可！”

方雏儿大叫道：“她杀了我爹，就是她害死了大师兄，害死了三师兄，你们放开我，我要宰了她！”

庄重忽地笑了，说道：“方雏儿，你一口一个爹，一口一个爹地叫着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只是方顿拣来的孩子？”

方雏儿大惊，她叫道：“你胡说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你爹与你娘成亲时，你娘便病弱，但他两人情真意笃，便决心不要孩子。可你娘喜欢孩子，你爹便从街头领来了方栋，那是你娘的第一个孩子，从那以后，一直到你，都是领养的。你爹说你娘是生你时死的，他只是说谎。你娘是病得太重了，在拣来你前，你娘就死了。你爹领养你，只是想看着你时，便想起了你娘，所以你爹对你特别好。”

方雏儿大叫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这些事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，听说当时有海食天在场，就是那个海沙帮的帮主，他会告诉你真相的。”

方雏儿转身就走，她哭道：“爹，娘，我是你们亲生的，我是你们亲生的。”

方生与方霸撵她，叫道：“师妹，慢走！”

庄重仍是坐下来喝茶，此时那些窃窃私语者更是小心翼翼的，怕惹恼了她。

忽地，庄重大喝一声：“都大点儿声，不许小声嘀咕！”

那些人吓得马上扔了茶盅，下了楼，纷纷跑掉。

只有庄重一个人坐在那里品茶。

方雏儿找到了海沙帮，她盯住海食天，问：“你说，你知道不知道我的事儿？”

海食天坐在那里，说道：“大小姐，你说什么事儿？我知道什么事儿？”

方雏儿说道：“你说，我是爹亲生的，还是拣来的？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笑话！这种事儿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来问我？”

方雏儿慢声细语：“你最好是知道，不然就不妙了。”

她叭地一声打碎了一只花瓶，海食天叫道：“混蛋，那是唐初的花瓶！”

方雏儿再用鹰爪当当地敲一只青铜大鼎，说道：“我一爪能抓漏它，你信不信？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别闹了，你爹是从海沙帮的船上拣的你。”

方雏儿呆了，她不信，她喃喃自语：“我不是拣来的，我不是拣来的，我是爹娘亲生的，我是爹娘亲生的。”

想着方顿对她那么好，她怎么会信海食天的话？

方霸说道：“师妹，我们也是师父拣来的，师父也疼我们，你别伤心了。”

方雏儿捶心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爹天天给你们盖被子吗？爹天天对你们有笑脸吗？爹天天对你解说那些词话吗？没有，爹只对我一个人那样好。爹啊，你说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她忽地扯住海食天，问道：“你说，我在海沙帮的船上被爹拣去，你说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海食天不语，他咬紧牙关，只是不说。

方雏儿说道：“好，你不说也罢，我走了，我真的走了？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你走好了，我又不拦你。”

方雏儿说道：“我如果从这门走出去，你海沙帮的人便一天少十个，我一天杀他们十人。”

她真的要走了，忽地海食天大吼一声：“慢！”

方雏说道：“你愿意说了？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去把妹妹扶来。”

方雏儿不知道海食天搞什么鬼，只好看着。便见两个女孩子扶着一个人出来。那不是海白菜吗？她笑说道：“你啊，你是谁？你是一阵风？你真的是方八的大哥？你真是？哎哟，我说一阵风，你别打扮成女人，女人丑死了。我告诉你，那个飞奇，就是鲸鱼帮的帮主他喜欢我，他强暴我，我跟他在一起了，还有几个大汉，他们都强暴我啊。哈哈！”

她手舞足蹈，披散着头发，嘴里流着口水，哪里像那个活泼可人的海白菜？

海食天说道：“我只有这一个亲妹妹。”

他流下了泪。

海白莱看他，茫然道：“哥哥，你傻了，你哭什么？她答应做你老婆了，她答应了吗？”

她来扯着方雏儿，说道：“我哥哥是一个粗人，但他心不坏，你知道的，对不对？”

她嘻嘻而笑。

海白莱傻了，她再也不知道羞耻了。

海食天说道：“在海岛上，飞奇的人污辱了她，她不想活了，受了刺激，再也不能平复如初。我找那个马神医的后代，也没找到。方姑娘，你的身世是一个大秘密，你如果愿意，便帮我做一件事，我就告诉你那秘密。”

方雏儿喝道：“跟我讲价钱，你不要命了！？ ”

她一鹰爪击向海食天！

海食天竟闭着眼，说道：“当初只有我与方盟主知道此事，你要不帮我，我宁死也不会告诉你。”

方生说道：“师妹，你别动手。”

方雏儿一跳，问道：“你要我帮你什么？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杀了飞奇，帮我报此仇！”

原来海食天早就料到他不是飞奇的对头，如是找上门去，也是自取其辱，不如求人。但此时有方雏儿来了，他不利用方雏儿才怪。

海食天说道：“如果我不告诉你，到时我就是一死，宁可死在姑娘的爪下。”

方雏儿与方生、方霸两人来到了飞奇的住处，他们看到了飞奇。飞奇曾用一人泉的故事说退了狂剑殷没，可见他这人城府极深。

此时他见了方雏儿，便满面堆笑，说道：“方姑娘怎么有空来玩？”

方雏儿说道：“你害了人，还不自知？”

飞奇愕然道：“我怎么害了人？你说什么？”

方雏儿说道：“你害了海姑娘！”

飞奇说道：“害她能怎么样？”

方雏儿喝道：“你以为你做下恶事，便没人再管你么？”

她飞身而上，扑向飞奇。

飞奇早就寻好了退路，他转身一折，便向后退去。但方霸与方生挡住了他的退路。

他叫道：“方家与我没什么仇，我是方盟主的人！”

方雏儿叫道：“我爹已死，我只杀了你，为海白菜报仇！”

方生喝道：“你做下恶事，便该一死！”

飞奇说道：“好，我死！”

他突地大叫一声，扑向方雏儿！

他与方雏儿一战，方霸与方生知道雏儿本事不如他，便来帮她。

飞奇叫道：“杀了他们！”

鲸鱼帮的帮众人人手持鱼叉，来敌方生方霸。

奈他们本事实实在低微，只是一照面，便给一爪抓破头颅！

方生与方霸也久未泄怒，此时得鲸鱼帮众来犯，大开杀戒。

飞奇叫道：“方雏儿，我跟你拚了！”

他拚命过来，扑向方雏儿！

方雏儿敌对他，怒喝道：“飞奇，再过一会儿，你的鲸鱼帮便成了一群死鱼了！”

飞奇回头一看，方生与方霸都在怒杀帮众，他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方盟主，方盟主，你害死我了！”

他飞身而走，在海岸边踏船而去。呼哨声声，那些帮众一听呼哨，都是四散。方生

与方霸和方雏儿一齐来赶飞奇。

方雏儿叫道：“飞奇，我要宰了你！”

远远看到来了一乘轿子，那是庄重的轿子，飞奇看到庄重来了，如遇大援，叫道：“夫人救我，夫人救我！”

庄重下了轿，说道：“飞帮主，不知道方家的人怎么会追杀你？”飞奇惊魂未定，说道：“那方姑娘说，我犯下了过失。”

庄重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他们不知道你是方盟主的人，当然不会放过你。我跟他们说，好不好？”

飞奇说道：“好，就烦夫人对他们说。”

方生与方霸、方雏儿赶着赶着，竟看到了一排人，站在两行，她们都是庄重的丫头。一乘很华美的轿子在路中间，庄重与飞奇在一起。

庄重笑说道：“雏儿，你不必追究飞帮主，他是盟主的人，盟主生前最信的人，便是飞帮主了。”

方雏儿叫道：“胡说！飞奇，你以为你到了她身旁，我便不能杀你么？”

飞奇一叹，说道：“你只知道杀杀杀，还懂得什么？”方雏儿看着庄重，恨爹尸骨未寒，她就来插手护着飞奇了，不料得庄重手一翻，竟是一柄匕首插在飞奇的胸内！

飞奇不料得庄重会杀他，他大吼道：“夫人，你.....你.....”

这一支匕首从后背透入，因为古匕，便十分锋利，只是一捅，便透入心胸！

飞奇不料得庄重会杀他，他大吼道：“夫人，你.....你！”

飞奇的身子直歪，他恨恨地看着庄重。

庄重的手仍不离那匕首，一下下捅得更深。

飞奇叫道：“方盟主，他.....他.....”

飞奇眼睛闭不上，只是瞪瞪地看着庄重。

庄重笑了：“方盟主活着，他也不会对你更好，你得罪了方姑娘，便是得罪了方盟主，是不是？”

方雏儿三人不料得她会出手，都呆怔怔地看着她。

庄重说道：“我毕竟是方家的人，不帮你，帮谁？”

她缓缓上轿，慢慢去了。

方雏儿忽地跳起，叫道：“我割了他的头，杀了他！拿他的头去见海食天！”

三人割了飞奇的头，起身而去了。

海食天看着飞奇的头，大笑，拍手道：“好，好，老对手，你真的死了，看来我不杀你，自有人会杀你！”

海食天叫道：“扶妹妹出来！”

海白菜呆呆地看着海食天，她说：“你叫我干什么？你叫我干什么？”

海食天拉着她的手，指给她看：“你看，妹妹，这是飞奇的头！他死了，他害了你，我杀死了他！”

海白菜看着那头，血淋淋的头在她眼前，忽地要逃：“不好，他是飞奇，他是飞奇啊！”

海食天扯住了她：“飞奇死了，他的那些坏人也死了，你再也不用怕他了。”

海白菜忽地哭了，她说：“他是我的丈夫，我要他娶我，我要他娶我，他娶了我，干过的坏事都算过去了，好不好，哥哥？”

海食天低下了头，海白菜仍疯疯癫癫，他也无法。

方雏儿说道：“你说，要告诉我我的身世。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好，只是我得当着方生兄的面说。”

方生说道：“我与五弟不会离开的。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好，我说。”

那是很久远的事儿了，当时海食天还没当上海沙帮的帮主，他只是一个健壮的渔民，有一天在海上，他的船载几伙人，但没想到，那个中年书生竟与那些江湖人有仇。船到了海上，他们便动手厮杀。那个书生模样的人与一群人苦战。他看到那个书生受了伤，但他仍在奋战。他杀了几个人，围攻他的只剩下五人，五人斗他一个，还是斗他不过。只是须臾，五个人都受了重伤。

他啸吼声声，声啸在海涛中出没。

那书生叫道：“你们必死，还是不必再斗了吧？”

五人中有两个是夫妻，那个女的怀里抱着孩子，她说道：“我们斗不过你。”

一说间，她便咳起来，咳时哇哇吐血。女人说道：“我们做了那事，让方盟主知道了，必不能再存活，我有个女儿，她叫争雏儿，你能发誓，拿她当亲生女儿一般，把她带大么？”

方顿当时大声道：“好，你愿意自裁，我便答应你。”

女人回头，抱着那粗壮汉子的头大哭，说道：“不料得我们兄弟几个都死在这里。”

一个细长汉子说道：“大哥，何必多说，他是盟主，说话当是算数的。”他回头对方顿说道：“方顿，你养大了我大哥的女儿，我冤魂不来找你！”

他嘭地一声，把锤击在自己的头上，身子栽在船舷上。

另一个独臂人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与四弟一齐走！”

他与那个道人对面而坐，两人一齐吼叫，把剑与钩刺入对方胸内！

血溅人亡！

那夫妻两个跪下了，说道：“三弟、四弟，二弟，你们先去了，等等我！”

女人抱着孩子，把那孩子交与方顿，方顿扬起了孩子，说道：“她从今天起，便叫方雏儿，她是我的女儿！”

两人听了，微微一笑，两个抱臂交胫，大喝一声，自断经脉而亡。方雏儿说道：“你

胡说，你胡说！我怎么会是他们的女儿？他们是谁？他们是谁？”

“北疆五信。”

听说过那些人，他们是一些很好的人，但他们怎么会和师父动手？方生与方霸一团迷雾，不知底里。

海食天说道：“后来，我听说过，他们盗到了一部秘籍，那秘籍本来是方家的祖传秘籍，从来不传外人的。他们盗到了，正要带走，方盟主赶来杀了他们。”

方雏儿大声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我决不是他们的女儿，我不是，我是爹的亲生女儿！”
她哭着跑了，方生与方霸只好去赶她。

第三十六章 秘密

一个山洞，在海边，洞里弯弯绕绕，很是潮湿。

但洞里无论何时都升着火，火从洞里的那草铺旁烧起，烧成了烟，袅袅升上去，一直绕在洞里，待得出洞去，便无一点儿烟气了。

洞里很暖。

方顿坐在草铺上，他的脸上满是泪水。

方刚与方才在那里烧鱼，他两个此时的打扮是渔民模样，不细看，只是两个不起眼的瘦渔民。

方才说道：“师父，你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，你吃一点儿吧。”方刚也说：“师父，你心疼大师兄的死，但大师兄是情愿的，你不必那么心疼了？”

方顿不理他们，只是闷坐在草铺上。

是他养大了方栋，养大了方为他们几个，死了一个方栋，他心如刀绞。

方才说道：“我们去与他们拚了，郭免王八蛋，我要杀了他！”

方刚说道：“你别胡说，我们得保护师父！”

两人再看洞外，此时有桨声轻细，慢慢荡来，只见一只小船，从亮处进洞，直舫来眼前。

船上只有一个人，是庄重。

方刚与方才都站起来，叫道：“师母！”

方顿不起来，只是坐在那里，不动。

庄重上了岸，轻轻走到方顿眼前，说道：“方顿！”

方顿像是从恍惚中回来，他问道：“你来了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雏儿知道了她的身世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知道的好，知道的好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你非对她说知此事，让她受一些刺激，有什么好？”

方顿忽地大叫道：“有什么不好？他们都得受一些刺激，只是我受刺激，有什么好处？！”

庄重像是惯了他发怒，只是看他。方顿忽地醒悟，说道：“都是我不好，我连累了你们……”

他流泪了，方才与方刚都跪在他面前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待我们如父，我们死也不惧，你不必伤心。”

庄重坐在方顿的面前，她拿着那鱼干，咬下一块，喂方顿一块，方顿吃得很艰难。他一边吃一边流泪，伤心至极。

庄重说道：“方栋一心求死，才去与郭免一斗的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他不是郭免的对手，你告诉他们，他们决不是郭免的对手。你对他们说，伤其十指，就是断其一臂！”

方为几个人再整孝服，他们准备为大师兄报仇，为师父报仇！方雏儿与方霸、方生都回来了。

方为说道：“师妹，你别去了，你与五师弟两人在这里等着，如果我们输了，你们就走吧，再也别回来。”

方霸气哼哼道：“不行，我不能不去！”

方雏儿看着方为，她的心里很矛盾，是方顿杀死了她的亲生父母，但也是方顿养大了她，她能不能替方顿报仇？她去还是不去？

方为说道：“师妹，师父待你如亲生父亲，他养大了你。不是你的亲父亲，又能怎么样？再说，师父当年也是无奈，他得保住方家的秘籍。你也记着，师父把那一部秘籍沉在井里，那井里放着一块千年寒玉，除了师父，谁也无法在那井里耽上一刻。记着有一次师父带我们去那井旁看，他扔下去一只猫，说道：‘你们看着，秘籍就在那里，但如果谁下去，只是一死！师父把那只猫扔下了井，只是一会儿，猫的哀叫声便没了，井里漂着一只死猫。师父说，每一代人都不能练那秘籍，只是得保住那秘籍，必得保住，它比方家的命根子都重要。你该原谅师父，他不得不杀你的父母。但他是铮铮铁汉，养大了你，待你如亲生女儿，还能怎么样？”

方雏儿只是哭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方为说道：“你好自为之，五弟，我们走。”

方霸扯着方雏儿，说道：“我们去杀郭免，你也去好了。至多你不动手。”

几个人走出来，迎面遇上了庄重。

她说：“你们做什么去？”

方雏儿一见她，气便不打一处来，她说道：“你管我们做什么？”庄重说道：“你们不能去找郭免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方为说道：“我们不能看着大师兄死，不报此仇，他害死了师父，也害死了大师兄，

我非杀了他不可！”

庄重大声道：“如果你们信我的，便记着一句话，伤其十指，就是断其一臂！”

方雏儿恨恨地叫道：“你走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？你与那个郭免还藕断丝连，你当我们不知道？”

方为低声说道：“师母，你走吧。师父不在了，兄弟们心情不好，说出不好听的，便真给人家笑话了。师母还是走吧。”

庄重走了，她叹息了一声，上轿走了。

方雏儿叫道：“走啊，走！”

她也不知道去做什么，是叫走。

方霸说道：“我们与他斗，就是死了，也死得快活，我要与他拚了！”

方为看着方生，说道：“四弟！”

方生站住了，他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我想那几个人可能是小师母杀的，她的本事不差。”

方雏儿大声道：“也许是大哥杀的呢？”

方为说道：“大哥说过，他没杀那几个人，朱亭、吴当、煞生煞死，他们都是死在一个女人的手里。也许那个女人便是小师母。”

方雏失声而笑，说道：“她会替别人杀人，你休想错了。”

方为说道：“怎么不能？她就是不愿意与师父在一起，他也愿意与大哥在一起。”

几个人想着师父一世英名，如今被庄重弄得威名扫地，想来想去都是失意，方为说道：“她说得对，我们先对付那几个人，我们回去。”

方霸大声道：“为什么回去？我要杀了那个恶贼！”

方为说道：“你根本就不是他的敌手。”

方生扯着方霸，说道：“回去吧，我们再另找打算。”

方为说道：“只有五个人，他们是疯僧、少侠梦雨、狂剑殷没、怨复我、雷天。”

雷天，霹雳堂的人，使一口小刀，且有十几种火器。他十六岁便走出霹雳堂，从此一个人在江湖游荡。他依靠郭免，只是近几年的事儿。怨复我，很看重他的名声，曾在江南赴难，一救十八人脱险，名声由是大振。他与郭免是至交，郭免做事，大都与他商议。他的武功路数难捉摸，许多看他拳法掌法的人说过，他的拳近似少林，逼肖武当，却又完会不似两派的路子。有人说，他像是江南慕容氏的人。狂剑殷没，不详。只知道他使一把狂剑，剑总是插在腰间的，他跟郭免也只是近年来的事儿。大概郭免能给他许多东西，让他安乐。少侠梦雨，江南第一才子，曾从孟公涣习文，后在赴考途中树林里逢盗，以几个时辰徒说盗贼无益，便从此弃文习武，师事郭免，后再向方顿、桑木头问武，桑木头叹息道：“假以时日，能胜方顿与桑木头者，非此子不可！”

方顿也叹息：“能有一子如梦雨，武林大事定矣！”

方为说道：“几人中，最可怕的是怨复我，不知道此人能替郭免出多少坏主意，可他不能动，此人不经常出门，要捉住他也是不易。”

方霸说道：“杀了狂剑殷没，我们知道他会去哪里出没，我们杀了他！”

夜是暗的，街里有吹风牛风灯，摇摇曳曳，灯下是一个胖子在摆摊。

摊子是北方的小锅子，里面涮肉。锅子烧得沸沸开，人吃得头冒汗，只有几个人坐在那条凳上，汗津津地吃着。

殷没来了，他到了那小摊前，对老板笑笑。

老板知道这一位是不说话的，便叫道：“哪一位给这位公子让一个地方，让一让，让一让啊。”

有两个人不情愿地让了地方，一个是个瘦子，另一个是个秃子。那秃子的头亮亮的，他吃得很卖力，吹着气，不愿那肉是烫的，但又不得不吃这烫，越烫越着急，越急越想吃。

这瘦子就不像他了，只是无精打彩地看着那小锅，吹着里面的炭火，一吹把那炭火

吹得炽燃，一口气十分绵长。

两人像是故意不给这殷没位置，两人都欠欠屁股，中间只留下半个人的位置。

殷没身着一口钟的外套，就是那种没袖的长衣，看去像一条筒子，故叫“一口钟”，他坐在两人中间，自然地屁股也挤一挤，一抬手，示意那摊主把小锅端上来。

刚端上来的小锅更热，炭是烧得正红，锅里的水烧得正开，哗哗响。殷没拿来一双筷子，飞快地挟肉。

他挟肉的本事极高，一挟一挟，快得让一旁的瘦子看也看不清。只有五六个人在吃那锅。

忽地，殷没旁边的瘦子起身了，他把手里的锅向那殷没的头上一扣！

另一旁的秃子也倏地起身，两手拿殷没的剑。

只要他拿到了殷没的剑，殷没便没了招数，只能受死！

但他晚了一步，他的手一凉，那柄剑不在他手上！

剑在殷没手里，殷没的手一气呵成，先是掀锅，把滚烫的汤浇向方霸，再喝一声：“着！”

一剑刺向方为！

方为鹰爪一托，没托得成，那剑直刺在臂弯处，血溅出来！

方霸喝道：“看爪！”

殷没像是根本不想理他，只是对着方为刺剑，逼得方为不得不退！

方为直退出去，殷没的剑也逼上去，直逼住他！

剑仍在鼻尖上！

方霸不敢再逼了，他唿哨一声，身后冲出方八与一阵风。

那殷没看出来了人，反是直冲过来。他冲着方八出剑，一剑逼向方八！

方八忙出鹰爪一挡，但殷没的剑突然滑动，一剑刺向一阵风！一阵风根本就不曾料

到他会逼向自己，她喝道：“着！”

鞭便出去，像一条长蛇直缠那剑！殷没的身子在那鞭到眼前时突地短了，他缩回去，那鞭直缠向方为！

方为得躲着这鞭，如果他不躲，那一鞭抽在身上，也很不好受。一躲时，看到了殷没的身影直射过来。

殷没本来是向前冲的，这让方为便没了防范之心，不料他再回来，从方为的身旁掠过。

方为的身子一斜，刚刚在他身旁掠过了殷没。

方为一声吼，鹰爪伸出去！

方为的鹰爪力都探出三尺，他的手堪堪能使殷没不敢掠过。

依平常时，殷没决不敢冒险从方为的身旁掠出，他不知道方为的鹰爪能有多大气力，如是真个使出内力，岂不是把他撕个大开膛？！

但殷没掠出去了，像一支箭般掠出！

方为大叫道：“别放他走！”

方八与方霸一齐抢出，但他两人的鹰爪堪堪在殷没的身后追上，没抓住！

殷没的剑一掠，剑光一闪，人便无踪！

方为说道：“快去！去杀那个疯僧！”

方八道：“没杀死殷没，他会不会去救援疯僧？”

方为说道：“不管他，去杀！”

几个人飞掠去龙谷寺。

龙谷寺是一个小寺，但寺内有十几个僧人，疯僧每隔十日便来这里坐禅。人也不知道他坐禅做些什么，只知道他每十天坐禅一日出来后，人便少言寡语，闷闷不乐。有一次少侠梦雨对他说一句笑话，说他是大藏经全卷，疯僧扑上去，差一点儿没把那梦雨的

脖子咬折。

几个人扑向禅寺！

在寺内，疯僧坐在那里，凝如坐塑。

几个人扑到了疯僧面前。

方为大喝道：“疯僧，你死期到了！你杀了我师父，纳命来！”扑——扑——扑扑——疯僧仍是不动，方为叫道：“他是不是死了？”

几个人看，那疯僧的嘴角忽地流出血来，他的眼睛瞪着，像是不信有人能杀了他。

方为说道：“好，五弟，你一爪便击死了他！”

方霸叫道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！”

方生说道：“那么是二哥了？”

方为说道：“我抓他肋间，他该有一点儿动静的。可他动也不动，看来他是早就死了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二哥，你看他！”

原来在疯僧的脖颈下，有一个小小的洞，但那里是人的咽喉，再小的洞也会致命。

有人早就把他杀死了。

有人呼哨，叫道：“莫走了杀人贼！”

方为说道：“快走！”

几个人扑出来，看慌慌张张跑来了几个僧人，进来看疯僧，叫道：“死了人了，死了人了！阿弥陀佛，可怎么得了？”

方为几个走后，扑来了两个人，他们对那些僧人道：“疯僧，他在哪里？”

那些僧人见他两人气势汹汹，不由得害怕，战兢道：“在……在禅房。”

看到了疯僧，已是一个死人。

他的咽喉上有一个洞。

少侠梦雨细看看那个洞，说道：“我记着，方府的人从不用剑的。”

殷没看看他，不语，只是低着头看疯僧的血洞。

少侠梦雨道：“几个人里，只有你用剑，还叫个什么狂剑！”

殷没没声语，忽地拔出剑来对着那血洞再刺一下，正欲刺不刺时，忽地停住，让少侠梦雨看。

那洞小得很，决不是殷没的剑刺出的。

少侠梦雨笑了，说道：“我想只有你能刺出那么气势恢宏的一剑，想不到还有人那么会使剑，你猜会是谁？”

殷没再细看看，他摇头，说不出来。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疯僧死了，只是他死得很惨。他的身上有那么多伤处，给鹰爪抓得血糊糊的，你说，他们抓一个死去的人做什么？”

殷没仄着耳听，他不明白少侠梦雨的话意。

少侠梦雨正色道：“他在受那几抓时，就已经死了。当时是方为抓他肋下，那个方霸抓他的前胸，还有一个方八，他一定是抓他的后背，再有一个人，在疯僧的侧面，她是谁呢？竟在这里轻轻地抽了一鞭子？对了，那个人是一阵风，听说她跟了方八那个矮子。她可是一个美人呢。你说，他们明知道疯僧死了，为什么还要抓他的尸首？”

殷没看他，不明白。

少侠梦雨笑笑，说道：“有两个解释法儿，一是他们不知道疯僧死了，一进来便全力出手，一杀毙命。再一个就是他们与那个使剑的是一伙的，只是想掩住他杀人的痕迹。”

殷没点头，看来他很佩服梦雨，知道梦雨说得很对，真的很对。

第三十七章 一上青山便化身

庄重站在冷艳女侠的面前。

冷艳冷得很：“你与我并无往来，你还是走，我待你走出去，便洗三次门槛。”

庄重笑笑，笑得满面春风：“你嫌我脏？我真的那么脏吗？”

冷艳闭上了眼，决意再不理她。可庄重一叹，说道：“有一天，郭免与方家的人对阵，他们当场杀死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叫神医马愚。”

庄重看到冷艳的肩头抖了一下。

只是轻轻一抖，但终是抖了一下。

庄重视若不见：“我当场看见的，马愚临死时还说了一句话，在场的十几个人都听到了。”

冷艳女侠的削瘦肩头在抖，但她装作若无其事，说道：“他说什么，有趣么？”

庄重说：“有趣无趣说不好，只知道他吐出一句，叫什么一上青山便化身呢。”

庄重说完便走，冷艳喝住了她：“站住！你说清楚。”

冷艳女侠的脸色苍白，她像是被雷殛中，只是呆呆看着庄重，心道：她怎么会知道要向我说？就是她听了马愚的话，也不知那一句的由头，也不知那本来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爱，她怎么知道来对我说呢？就是那个马愚他也不会对人说起的，他不会的，就是到死时，他也不会说！

冷艳忽地失声道：“他不会说，那个人更不会说！”

庄重看她那样子，心内生醋，心道：看来她对于那个老人的情意至今不泯，难怪他也面对我时快快，我看得出，他的心另有所属，只是我从来不知道那人是谁罢了。他告诉我，他的妻子死了，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，还是隐瞒？如今看冷艳的神气，这段情意不浅。

庄重看着冷艳失神，她哪里知道冷艳此时的心竟去了十万八千里，想到了那些过去了旖旎时光。

那是冷艳年轻时，她在一次行侠中遇上了几个恶人，与他们斗，她输了。几个恶人把她迷倒，带到了山洞里。

恶人们说：“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美人，归谁当猜枚。”

老大拿出几粒骰子，几个恶匪便猜枚。

忽地有人笑笑，说道：“机遇人人平等，既是猜枚，能不能让在下也来猜猜？”

那几个恶匪回头一看，竟是一个中年文雅书生。他们也是喝得醉了，想这坡间岗坳，哪来的中年书生？但他们醉醺醺地笑，问道：“你也是独行人？”那中年文士笑笑，点头。

老大拍拍他的肩头，说道：“好，别坏了道上的规矩，你也来猜枚，如是谁中了头筹，便先让他好了。”

她当时看着那个书生，心叹道：这么一个好好的人，竟也沦为匪类，看来世道真是险恶。

那中年文士与几个恶人猜枚，他总是猜中。那老大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弄鬼了？”

老大揉眼，再细看看，中年文士猜得还是不错。他叫道：“不行不行，再猜再猜。”

他把那骰子掷在案上，问道：“几点？”

中年文士说道：“两眼儿。”

老大便欲弄鬼，好不容易弄来的美女，怎么肯让一个外人先来享受？他吹了几下，说道：“你说真了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是真。”

老大一看，傻眼了：那两粒骰子竟压入石块，不能拿出，果然真是两点儿了。

他们得服此人的手段。

老大说道：“好，作恶毕竟你是多些，你也早下地狱！你先来好了。”

中年文士解开她的捆绳，说道：“哎哟，我解不开她的穴道！”

老大笑说道：“你要解开她的穴道，她岂不是跑了？”

几个恶匪都笑他傻。他说：“那好，我带她走好了，找到一个行家，就能解开她的穴道了。”

他扯着冷艳要走，老大一声狂吼：“站住！”

老大指着他，叫道：“叫你跟着跑堂，偏要拿搪，你以为你是掌柜吗？”

另几个恶匪操起刀棒，喝道：“做了他！”

中年文士仍是陪笑，说道：“你们不必那么生气，我只是看她好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我还没娶一个妻子，你们让我娶了她吧？”

那几个恶徒大笑，有他这样的傻瓜，从强盗口里讨美食，岂不是大怪事？

那个老大看着中年文士的玉佩，忽地挤眉弄眼：“你那玉佩很值钱吧？”

中年文士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对啊，我拿这玉佩跟你们换人吧，好不好？我这玉佩说是暖玉，少说也值三百两银子啊。”

几个恶待眉开眼笑。他们笑说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

忽地扑上来，直扑那人！

叭，一粒骰子打在那老大的眼里，他噉一声叫，眼珠子炸了！再一粒骰子却打那个老二的眼里，他的眼也与老大一样，炸裂的是左眼。老三老四见势不妙，起身想走。那中年文士吼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几个恶徒竟不敢再迈步。

他说道：“自残一目，或是自折一臂！”

几个人面面相觑，此时见那中年文士拿起他们的棍棒，一捏一抓，棍棒如泥般缠绞一处。他们咋舌了，这人是神人一般，他们哪里惹得起他？

恶徒噉噉叫着，自断了一臂，走了。

深夜了，他拾了柴，用手一搓，点着了篝火。

她忽地觉得那男人好生可爱，她心道：我被他救了，若非是他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她看着那文士，越看越觉得他很可爱。

她心道：我听他说话，说他没有妻子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我便对他说些话，问问他也好。但话在嘴边，就是说不出口。

他说：“你睡一会儿，我在这里，不会出事的。”

她点头，忽地说道：“我有酒，你要不要喝一点儿？”

他笑笑，愿意喝。

她回头去拿酒，在酒里下了药。

她要迷住他，让他听她的。

冷艳女侠那时做事也鲁莽，与他喝下了酒。忽地他失声说道：“我要睡了，我要睡了。”

他真的药性发作了，来抱住了她。她的身子抖得像一头初生的小鹿，她说：“抱我，抱紧我！”

他也冷，且药劲儿上来了……那是一个不眠夜。

后来呢，她不愿意再想后来了，她后来知道了那人是方顿，他就是天下第一人，武林盟主方顿。方顿怎么会被她的迷药迷住呢，只是他情愿陪她就是了。看来他心术不正。她每一次用她配的迷药去迷桑木头，从来都没有迷住他一次。她问桑木头：“你怎么不昏迷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你就是用尽天下的毒物，只要我不想死，你总毒不死我。”

她后来明白了，那一天方顿是迷住了，他是迷在她的美色下，他装作被迷昏，与她成就了一段好事。

山洞里，他对她十分迷恋，说道：“此生不悔。”

她也说：“此生不悔。”

他抱着她，数着满天星斗，说了一个美丽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个贞女，她喜欢上了一个男人，爱得很深很深。她的丈夫去赴国难，她携弱子，去送她的丈夫，到了山坡上，她说：“你走了，我只在这里望你。”丈夫想冲淡她的悲伤，便笑说：“你不能在这里站着，你还得回去睡觉、吃饭。还得与孩子在一起……”她笑说：“我变成一块石头，便不用吃饭睡觉了。我就一直看着你。”后来她果然化成了一块化石，立在那里看着，等她的丈夫。她说：“她在哪里？”男人说：“在武昌阳新县北，有望夫石，那就是她了。”他长吟道：“一上青山便化身，不知何代怨离人。”她记住了那感伤的诗句。后来她知道了，他就是有名的武林盟主方顿，方顿有妻子的，她恨他，从此不再理他。后来隐隐听说，方顿的妻子常年卧病，不能理事。她走了，到后来真有了女儿……

她的女儿在哪里？她的女儿没了，她只知道在一次混战中，白道无数人物夺走了她的女儿。但如今她在哪里，无人知道。

庄重说道：“我知道你的女儿在哪里，我来告诉你。”

冷艳声音颤抖：“她在哪里？她在哪里？”

庄重笑笑，她看不起这个冷艳女侠，一生如她，受人摆布，有何生趣？她柔声说道：“你的女儿被他带走了，但他还是怕，怕他的身边的人会害她，把你的女儿交与一个人，你的女儿如今是大盗，她就是那个一阵风。”

冷艳女侠瞠目结舌：“你说，你说她是一阵风？”

她看不起一阵风，从来不与那大盗说话，可那个大盗竟是她的亲生女儿？

庄重说道：“他说，高处不胜寒，不敢带她在方府住，怕有人暗算她。”

冷艳想想也是，像方顿那般的能为，竟也被挑断了脚筋，何况是她的女儿？

冷艳问道：“你告诉我这事，有什么用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你的女儿与方八结为夫妻了，他两人目今正被郭免追杀。”

冷艳女侠说道：“我不是郭免的对手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不错，你只要告诉一个人，要他保护一阵风就是。”

冷艳忽地失声，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”

她从来不曾告诉过她父亲，她与方顿有过那一段情。她知道父亲虽是黑道枭雄，但为人高傲，一听说方顿与他女儿有事，非与方顿一气拚个死活不可。

庄重说道：“你不能只顾你自己的面子，你的女儿如果死在郭免手里，你悔之晚矣。”

冷艳叫道：“我决不会让他毁了我的女儿！”

再过一会儿，冷艳女侠问道：“那件事……是他告诉你的？”

庄重叹息道：“他死前病重，被人挑断了脚筋，自是郁郁不乐。我天天夜里伏侍他，只听得他在梦里念那两句诗，总是念叨‘一上青山便化身，不知何代怨离人？’，我不知道那诗是怎么回事，讨教了博学的学子，方才知道，他再念时，我便问他。他终不肯说。后来他要死了，方才告诉我这个秘密。”

冷艳问道：“他真的……真的死了不成？”

庄重点头。

冷艳流泪，她仰天道：“我去做那个十长者，就是想知道你的消息，我也想知道是谁挑了你的脚筋，我想找到他，我要找到他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就是那个郭免！他杀了盟主，再夺了盟主的位置，他是杀人凶手！”

冷艳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自会照应我女儿的。”

庄重来到了桑木头的面前。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最怕的就是你，你这个女人，弄得方顿倒了霉，如今再来找我，肯定没有什么好事。我说，你是不是走开，别对我说一句话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要告诉你冷艳女侠的事儿，你愿意不愿意听？”

庄重转身就走，桑木头跳下来，扯住她，说道：“对啊，她有什么事，说一说，说

一说。”

庄重看看毛丫头，说道：“最好我与你独一个人说。”

桑木头嘟哝道：“这么神秘啊，是不是有什么坏事啊？”

他越发忐忑不安了，看看毛丫头，说道：“她要对我说鬼话了，你让一让。”

毛丫头嘟哝道：“她这人专说鬼话，你怎么能信她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你女儿有一个男人，他们很相爱。”

桑木头瞪大了眼睛：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本来与我没有关系的，但因为那个男人是我的丈夫，所以就有关系了。”

桑木头叫道：“胡说，你说她喜欢那个方老儿？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不错，她是喜欢方顿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她怎么会喜欢方老儿？方老儿与我年纪一般大小，她太小了，怎么会喜欢他？”

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有些女孩子专门喜欢年纪大些的男人，你不知道，有没有女孩子喜欢过你啊？”

桑木头叫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他与她有过一个孩子……”

桑木头大吼道：“别说了，那个孩子在哪里？狗屁方老儿，你是我的女婿？你真的是我的女婿？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？不对不对，请受老婿一拜！哈哈哈哈！”

桑木头像气疯了，他大声哈哈笑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
庄重轻声道：“很好笑吗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你告诉我这个，是什么意思，不是专门来气我的吧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方顿死了，但他的女人还在，虽说你女儿不是他的妻子，但他的心总是在她身上。他临死也只是惦念你女儿与她的孩子。”

桑木头忽地扯住她：“你说，哪一个是她的女儿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有一个大盗一阵风，你认不认得她？”

桑木头大叫道：“是她？坏了，坏了，我点过她的穴道了，她受了许多苦。我不知道她是我外孙，我不知道，我怎么见她，我怎么对她说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她不知道你是她的外公，她如果知道了，一定会不理你。”

桑木头哀求道：“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对她说？你说啊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如今方家的弟子都要去杀郭免。”

桑木头哼了一声：“他们不是郭免的对手。”

庄重说：“对，但他们一定会死在郭免手下，包括你的外孙与外孙女婿。你能不能救救他们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怎么救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别让他们死，死了你外孙就没女婿了，你也没外孙了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怎么能没外孙，我一定得有我的外孙，我得去救她，我一定要去救她。我看那个倔货准不会去救她的女儿。不要紧，我自己来救她好了。”

他再看时，庄重人早就走了，只有毛丫头站在他面前。

他叫道：“快啊，去找你那个大哥二哥，找到了他们，救他们的命！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他们怎么了？”

桑木头再也不能与她多说，扯着她的脖子，便揪起来，飞奔而去。说道：“救他们，去晚了就来不及了！”

第三十八章 反扑

方八与一阵风都在等待。

他们看着方为几个远去，只留下他们两人，他们要等着看，看那个怨复我什么时候出来，再报讯与方为。

他们要杀死怨复我。

如果说杀了疯僧是断了郭免的一指，那么能杀死怨复我就是砍断他的一只手。

怨复我走出来了，他仍是去小酒馆喝酒。

那小酒馆是南方风味儿的小酒馆，酒是加饭酒，菜是扬州菜，怨复我每逢十天便来吃一次。他有自己的专门桌子，一张小桌，一个人独酌。

怨复我无表情的脸看着街上来来去去的人。

他看到了方八与一阵风。两人勾肩搭背，来到了酒馆前。

他忽地笑了，叫来了酒店伙计，指着方八说道：“那个人你看清了，请他来，你就说有他的至交好友请他。”

酒店伙计去街头扯着方八，叫道：“我家店里有一客人请你，他说是你的至交好友。”

方八看看一阵风，再看看小酒馆，说道：“是谁？”

进了酒馆，看到了怨复我，不由得一惊，怨复我拍手笑道：“方八，你想不到吧，你的至交好友却是我。”

方八沉声道：“怨复我，你有什么事儿，来与我说。”

怨复我悄声道：“你太大声了，惹得酒馆里的人都看你。那多不好？看你不要紧，看你那漂亮的媳妇儿，就不大妙了。你坐下，我对你悄声说话。”

方八示意下一阵风，两人斜签着身子坐了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”

方八等着，怨复我悄声笑说道：“你方家的事儿，我对你详说一说。方顿如今没死，他正呆在一个人找不见的地方，呆在那里等着。他在等两件事，一件事是你们方家的几兄弟都死绝了，为他而死。再一件事就是你们方家的几兄弟杀了郭免，他好再来收拾残局。你说，他能等来那两件事吗？”

方八叫道：“胡说，先师已死，你休胡言！”

怨复我再笑，说道：“你们方家的几兄弟都是蠢猪，我告诉你几件事，你该明白了。先说挑你师付脚筋的那个人，你猜是谁？”

方八厉声道：“你说的是谁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有人说是你，我看你没那个本事。有人说是方栋，我看他没那个胆子。有人说是那个庄重，我看她没那份心情。我知道有一个人，他挑了你师父的脚筋！”

方八问道：“你说的是谁？”

怨复我的眼光尖锐似刀：“你不知道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是你的三师兄。”

方八叫道：“我三哥死了，死在人手。你别污辱他！”

怨复我笑笑：“我们开了你三哥的棺材，你猜看到了什么？”

方八想着，是空棺？还是尸体不对？

怨复我说道：“那个人是个矮子。你三师兄并不矮，而且那个人的手指骨很松，你知道的，如果那人是你三师兄的话，他的指骨该是最硬的。因为练鹰爪功，功力全都凝于几指，指骨硬，且大。但那人的指骨我一捏便捏碎了。”

方八很震惊，他想不到三师兄的死也有如许周折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他既是没死，那庄重的话就很有假了。他去哪里了呢？我想，他是挑了你师父的脚筋的人。如果是旁人挑了方顿的脚筋，方顿决不会不认的，就是一个江湖小混混儿挑他的脚筋，他也会承认。但只有他的三弟子挑了他的脚筋，他不会承认，那很丢面子……”

方八似乎也觉得他说得有理了。

方八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三师兄在哪里，你说他还活着，在哪里？”

怨复我笑了，他说道：“如果我是方顿的人，我会去哪里？我自是去他的仇人那里。你说哪一个是你的三师兄？”

方八喃喃道：“哪一个是我的三师兄？谁是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你看我是不是？”

方八摇头，很是茫然，他不知道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可能我是，也可能少侠梦雨是，更可能是雷天，或许是狂剑，你说哪一个人是你的三师兄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你只是胡乱猜测而已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方八，你今天不说出来谁是你的三师兄，你一定得死。”

怨复我一拍手，他的身后出来了三个人，他们正是狂剑殷没、少侠梦雨、雷天。

方八忽地看出，形势很不妙，酒馆里已没有人了，只有他们两人面对着四个坏蛋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你们方家的人愿意一个个对付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。”

狂剑向前慢慢走来。

雷天的两只手袖在他的怀里。

少侠梦雨笑嘻嘻，他不向前走动。但不意味着他不可怕。方八知道，这四个人中，数他本事最强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方八，你只有一条路，说出你三师兄！不然你只能一死！连你的妻子一起死！”

方八看看一阵风，一阵风冲他嫣然一笑，她与他一样心思，死算什么？

怨复我大吼道：“说，是谁？！”

他回头对那三个人说道：“我要折磨他，要他生不得死不成，你们谁拦我，那个人

便是方水！我便对他出手，其他两人也要对那人出手！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方八，你算是汉子，我们来试一试！”

他伸手出去，拗住方八的手，忽地咯一声折断了他的手指，说道：“方老盟主的弟子，也没什么本事！”

方八叫道：“是我没本事，你休污辱我师父！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你说不说？我再问你一次，你不说，我就折了你一根手指。你一直不说，我便折了你十根手指！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不会告诉你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知道了，也不会告诉你！”

一阵风大声道：“我说，我说！”

方八忽地叫道：“大哥！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怨复我，你看看那个少侠梦雨，他对你皮笑肉不笑的样子，他准是方家的三师兄，你小心他了！”

怨复我一跳，他不能留给少侠梦雨空门。一阵风再说：“你看那个雷天，他正是那个三师兄，他的怀里有霹雳堂的暗器，他准想炸你个血肉横飞！”

怨复我再回头看着雷天。雷天正阴沉着脸看他。

一阵风再柔声道：“怨复我，你看那个狂剑殷没，他天天不说话，只想着如何把他的剑刺入你的胸前！他那样子瞅你，是量你的脖子与心脏有多远，他要一剑刺在你的心上，让你连一句叹世话也说不出！”

怨复我再看狂剑，仍是那个狂剑，怎么看他时心竟咚咚跳呢？三个人盯着怨复我。

一阵风说道：“你们错了，其实那个三师兄正是怨复我。他跟着郭免，正要害郭免。你当他是谁？是他杀死了疯僧。你们记着，疯僧死时是什么模样吗？他一定有些惊异，惊异杀他的人竟是他最相信的人。他死时眼里肯定有懊悔，有不信。对不对？”

三个人用异样的眼光盯住了怨复我。

怨复我大叫：“杀了他！”

几个人扑向方八！

方八叫道：“大哥，快走！”

一阵风早就掏出了鞭子，叭叭地抽人，她叫道：“你走我也走，你不走我也不走！”

两人同四人拚命，但狂剑每一剑只是一刺，一逼便上步，逼得近了。那怨复我只是
一掌递一掌，身子直欺向前。

少侠梦雨像在跳舞，他一欺而进，说道：“杀人者舞也，我不曾杀人，舞自杀人。”

那雷天的手直伸出来，像是僵尸待人砍他的手臂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抓住他们！”

少侠梦雨道：“你是不是不愿杀他们？”

怨复我叫道：“混蛋，你听我的好了。”

殷没上前，只是一剑，刺向一阵风！一阵风躲得不及，便心道：完了，我要死在他的
剑下了！

便听得扑一声，那剑歪了一歪，便斜贴着一阵风的身子刺过去了。忽地怨复我大叫
道：“给他暗器！”雷天的暗器出手了，直射方八！方八躲开了一枚，那飞弹在空中炸响，
方八受阻，中了怨复我一掌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去见盟主，说出来谁是你的三师兄，还有一条活路！”

方八叫道：“大哥，快走！”

一阵风道：“哪里走？”

方八说：“去找二师兄！”

他盼着一阵风能逃出去，他就是死在人手，也是心甘情愿。

一阵风看着那怨复我的掌再击方八一下，方八的身子直栽出去。她叫道：“二弟！”

她丢了鞭子，冲去抱住了方八。

四个人站在他们两人面前。

方八说道：“你能走的，你能走的。”

一阵风哭道：“我不会走，我怎么会走？我要与你死在一起。”复我说道：“如今抓住了他们两人，依我看，当场便讯问好了。

如果他们不说，便让他们死。”

怨复我叫道：“雷天，拿你的暗器放在他们的怀里。”

雷天依他话说，把暗器放在方八的怀里，一阵风叫道：“好，我就与你一起死！”

怨复我叫道：“炸！”

没有声响。

怨复我的面容狞笑在眼前。

他说：“你没那么容易死！”

原来那雷天看到了怨复我的手，他一捞，那本在方八怀里的暗器便不翼而飞，丢向窗外了。

只一会儿，传来了一声炸雷似的响声。

怨复我笑了，说道：“看来雷天不是三师兄了。”

怨复我再拿来一柄扇子，那是少侠梦雨的扇子。他笑说道：“少侠，你说用你的扇子里的毒，杀了他们两人算了！”

少侠梦雨一笑，拍手道：“好啊，正合我意。”

他拿出那扇子，把那扇中的毒粉放在方八的手心，再放在一阵风的手心里，狞笑道：“也好，让你夫妻双双体味我的毒，好啊好！”看来那真是剧毒，只见方八的脸色变了，脸上有一块块青黑的淤痕。一阵风的脸色也变了，她的唇在抖，说道：“二弟，我冷，我冷！”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着了我的药，本来就冷，那也不足为奇。”

怨复我忽地说道：“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少侠，你能不能把你怀里的解毒给我？”

少侠梦雨一想，旋即明白了，递与怨复我一个小包，说道：“这就是解药，你拿去好了。”

怨复我细看看，说道：“看来梦雨也不是那个三师兄了。”

最后，他们三人都看着狂剑殷没。

他慢吞吞上来，拿起剑来，对着方八，对着一阵风。

他低声说道：“死！”

狂剑一怒出剑，剑气漫天！

眼看着他的剑要刺在方八的胸膛上了，忽地有人厉声喝道：“滚开！”

竟有人喊狂剑滚开，看来人一滚至狂剑面前，怨复我三人想那人要受罪了，不料得狂剑的身子忽地噤噤退了几步，他的嘴角沁出血来。

来人原来是桑木头，他怪声怪气道：“王八蛋，竟敢伤我的人！”

怨复我知道他不好惹，便笑道：“哪一个是桑前辈的人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来告诉你，这一个是我的外孙女儿，他呢，是我的外孙女婿！”

方八一听笑了，他说道：“你是不是糊涂了？我怎么会是你的外孙女婿？我大哥也不会是你的外孙女儿。”

一阵风不语，只是看着桑木头，她心道：我就是他的外孙女儿也不错，至少我与二弟不必死在他们手里。只是我也恨这个臭木头，他为了与那个方老头儿比武，竟把我点了穴道，让我受那么多的苦。我怎么能听他的？她叫道：“我不是你的外孙女儿，你愿意找外孙女儿，去找别人吧！”

桑木头满心苦恼，他叫道：“你是我的外孙女儿，你怎么不承认？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我不是，我只是强盗！怎么能是你的外孙女儿！？”

桑木头笑哈哈：“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是强盗有什么不好？好，好！”

一阵风再叫道：“我不像你，我可是好东西，我不像你，我不是你的外孙女儿！”

桑木头大叫道：“她不承认我，我杀了你！”他冲着殷没便击出一拳！

殷没强支撑着，受了他一拳，叫道：“好！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好，我也知道是好，不好怎么是臭木头？”

殷没的嘴角流血，轻声说道：“我.....也好！”

桑木头忽地吼道：“滚啊，王八蛋，你们看我臭木头的笑话？我让你们滚！回去告诉你们那个臭盟主，如果他再敢打我外孙女儿的主意，我就宰了他！”

怨复我一招手，四个人都走了。

桑木头说道：“丫头，你过来，我怎么替我外孙女儿陪罪？”

毛丫头慢吞吞来了，她说道：“大哥，二哥，你们好！”

一看到毛丫头，一阵风的心软了，她哭着，叫道：“你怎么能是我外公？你做事只是欺负我，你从来对我都不好，你做事不让人服气，什么好外公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桑前辈！”

桑木头气得直跳：“臭小子，你叫我什么？”

方八笑笑，叫道：“外公！”

桑木头笑了，拍一阵风的肩头：“外孙女儿，你是我的外孙女儿，你有什么气，外公给你出！”

一阵风不理他，桑木头忽地大叫起来，叫道：“憋屈死了，憋屈死了！”

一阵风幽幽地问：“你受不了，是不是？你再不在我眼前出现，那就好了。”

桑木头的脖筋胀得通红，他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不憋屈，不憋屈，我愿意跟你们在一起啊。”

第三十九章 老谋深算

冷艳女侠不知道郭免想说什么，她只是看着郭免。

在十长者中，只有她才是最讨厌郭免的，她觉得郭免根本就不是一个正派的人。

郭免说道：“请冷女侠喝酒。”

冷艳说道：“我不饮酒，有事请说。”

郭免笑笑，心道：你不饮酒？你是不饮敬酒吧？但他仍是嘻嘻地笑，说道：“不饮酒好。”

冷艳女侠问道：“不知道郭盟主召见，有何事说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有一个故事，要告诉你。从前有一个女侠，行走江湖，被一位中年文士给救了，她便寄情于那个人，那人是有妻子的，但她与那人在一起，居然有一个女儿了。那女人至今不知道，那几个抓她的恶汉原本就是有人叫他们去的，而且叫他们去的人，就是那个救她的人。”

冷艳女侠忽地叫起来：“胡说，你胡说！”

郭免失声而笑：“我胡说，你看看这几个人，就明白了。”

冷艳回头看，她的身后有一个人，一人是海沙帮的帮主海食天，他说道：“冷女侠，是这么回事儿。”

再看他身旁的那两人，正是瞎了一只眼。

冷艳女侠的身子一阵阵冷：“你是？”

那瞎一只眼的人说道：“冷女侠，我们对不住你，但我们只能干，我们是海沙帮的人，我们听帮主的，但那一次帮主让我们听那个人的。当时我们不知那是盟主，后来失事后，我们的老帮主死了，死在方盟主的手里。我们的帮主总是想报仇，但海沙帮决不是方盟主的对手，我们只好躲起来，躲一辈子。”

冷艳说什么，要她相信郭免，她不愿相信。但眼前这两人依稀正是她遇见的歹徒，方顿打瞎了他们的眼，难道他们真的是受命于方顿？

她何苦迷住他，就是她不去迷他，方顿也会与她春风一度的。她心头苦涩，像在嚼苦，一点点儿沁入心脾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心里苦，但我告诉你，我派人去找你的女儿了，如果她真的来了，你与她好好说说。”

冷艳女侠心道：我与女儿怎么说？再怎么，她也不会信我。忽地郭免再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就是方顿没死，他没死，只是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也许他快出来了……”

郭免望天，再也不来理睬冷艳了。

冷艳从郭免那里走出来，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，恨不能死，恨不能对天吼上一阵，恨不能一醉了之。她跌跌撞撞地走，忽地撞到了一个人。

这人是少侠梦雨，他说道：“你要死了，你得死在人手。”冷艳不明白，她看着眼前的两个人，怨复我仍是阴阴森森，少侠梦雨满面是笑。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你一死，方顿会走出来的。”

怨复我悠悠道：“方顿不走出来，他的弟子便会一个个全都死掉。”

冷艳忽地明白，他郭免说的，可能是假话，她怎么会信郭免的呢？郭免只是一个无赖，他当上了盟主，那只是偶然罢了。她叫道：“让开！”

两个人扑来，与她决死一战！

当少侠梦雨与怨复我再走时，地上有一具尸体，那是冷艳女侠的尸体，她的双眼仍不闭，他的嘴唇在哆嗦，那在说两句很有名的唐人诗句：“一上青山……便……化身，不知何代怨……怨……”

她头一歪，死了。

庄重正在走，忽地看到了一个人，那人挺直胸，屹立在那里，他是殷没。

殷没出声，但他的手里拿着一封信，把那信给庄重。

庄重看看信，殷没起身走了。

信封皮上写的是：启呈方盟主亲收。

庄重的心咚咚地跳，那是郭免的字。看来郭免知道了方顿没死？他派殷没跟着她？殷没一向不愿做鬼鬼祟祟的事儿，方才把信交与她手的？

殷没走远了，再抬来了一乘轿子，慢慢来到了眼前。那抬轿子的说：“这是一件礼物，郭盟主说，他送与方盟主的礼物，务请笑纳。”

庄重看着远处，那是殷没、怨复我、少侠梦雨与雷天。

他们知道了方顿没死。

方顿危险了，她不能眼看着方顿去死。

她对那些抬轿子的人说：“跟我来。”

暗夜里，轿子走得飞快，看来这些抬轿子的大汉武功都不弱。到了一家客栈，庄重说：“把轿子放在门前，你们走好了。”

庄重不料得那些大汉竟是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放下轿子，一揖走了。

庄重走进了客栈，她直走进一间客房。

方为他们都在，庄重说道：“我有一件事求你们。”

方为说道：“有什么事，你说好了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要你们去见一个人。”

方为也不问，只是默默地抬起头来，对庄重说道：“走！”

门前的轿子放着，轿内无声无息。也许庄重是猜得到，也许她只是想着，那是郭免费送与方顿的礼物，她不该看。她只是说：“你们抬着轿子，跟着我走。”

轿子被方霸与方生抬着，几个人走着，走得很艰苦。

他们走出了镇子，再走出城郊，再走到了山坡上，走到陡崖下。看到了一望无垠的

海水。

庄重说道：“到这里再不必走了。”

她呼哨几声，听得是四次缓，三次急，再来一次四次缓，三次急，便见那海水崖边摇出一条船来。

庄重说道：“我先下去了，你们兄弟三个抬着轿子，落至那船上，想必没什么难处吧？”

方为点头，也不吱声，似也为这神神秘秘的行事弄得诡秘起来。庄重飞身下去了。

方霸问：“二哥，是不是她在骗我们？”

方为说道：“就是下面是郭免一伙，我们也得跳。”

方生说道：“二哥小心！”

三人抬着轿子，飞落那小船上。

如今小船上已没了庄重，她去了哪里，这里海天茫茫，根本就看不到什么，都是陡岩峭壁，人也无法攀援，她究竟去了哪里？

摇船的只是一人，他轻轻划船，把船划入一条石缝里。

阴沟很深，看不到顶，头上都是巨石，海水在巨石下流，船曲曲折折，弯来绕去，直入一个洞中。

远远看着那洞里，有灯在亮着，原来这里是一个山洞！

待得船划到了洞内，便听得有人清清楚楚地问道：“是为儿、霸儿、生儿来了吗？”

一语不啻引惊雷，三个人呆住了，他们看到了眼前坐着的一个人，他是师父，是师父啊。他的身旁站着满面热泪的六师弟方才。再猛回头，身后的那个，正是瘦小的七师弟方刚啊。

方为三人跪下了，他们哭泣着：“师父，师父！”

他们一直以为师父死了，也在心内隐隐想着是庄重害的，但没想到……

方为回头，对庄重一拜：“小师母！”

三个都给庄重叩头。

他们心里明白，小师母还是爱师父的，只是师父不能与她亲热了，她才与大师兄，咳.....

方顿说道：“你们在外，我都知道。郭免一心害你们，你们总想着为我报仇。如今看来，郭免也知道我活着了，我必得去面见他。那只是我与他的事儿，不必让你们跟着受苦。”

方为流泪，他们决心为方顿报仇，但当方顿出现在他们眼前时，他们的心里有些失望，有些怅惘，酸酸的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。

轿子抬到了眼前，郭免能在轿子里弄什么花样儿？方为叫道：“让开，我来！”

他猛地一掀轿帘，看到了轿内有一个人，一个死人。

抬出来她，方顿的身子忽地一颤。

她是冷艳，她是那个曾与他有过亲情缱绻的冷艳！

当着庄重，方顿不能很是悲痛，但他的心震撼了，郭免知道了他与冷艳的关系，也一定会知道了一阵风就是他的女儿？如果他们去杀一阵风与方八，那就危险了！

但他不能露出悲凄来。他不愿意让庄重看出，庄重也许不知道冷艳是他的女人。

但庄重只是一叹，说道：“她是你的女人，你至少应该哭一哭，或是悲伤些。”

她声音轻轻，但如同在方顿的心里重重地敲鼓。

方顿笑一笑：“我与她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知道你的事儿，我知道你的事儿，就像知道我自己一样清楚。你曾在醉酒时对我说过一件事，你说时没说那个男人就是你，但我知道。你也没说那个女人就是冷艳女侠，但我也知道。我在她死前看过了她，她承认了你们的事儿，讲得比你更清楚。我走后，她就被杀了。我去看了你的女儿，我告诉人去救她了。”

方顿叹息：“没人救得了她，除非一个人……”

庄重说：“我便是请了那个人去的。”

方顿闭上了眼睛，眼里的泪水潸潸而落。

树林里很静，一阵风依在桑木头的怀里，听他说故事，讲一个，她说不好听。再讲一个，她还说不好听。桑木头说道：“你找你那个小矮子，他给你讲。”

一阵风扯着桑木头的胡须，不依不饶：“你说我二弟是小矮子？不许你说！”

桑木头大乐：“不说就不说，谁像你，一个大丫头，竟被人家叫个大哥，什么大哥？你是大哥吗？”

方八憨憨地说：“我与她结拜时，她是个男人。”

桑木头叫道：“胡说，男人女人你都分不清吗？男人样子什么样儿，女人样子什么样儿？她蜂腰鸭臀，哪里像一个男人？你说她像男人，分明是说她不好看！我的女儿生的孩子，怎么能不好看，除非她长得像那个方老儿！呸呸，我恨死他了，我再见了，怎么叫他？”

一阵风忽地惊喜：“你说他还活着？”

桑木头冷笑：“他那一点儿本事，还难不倒我，我知道他，就像他知道我一样。他怎么会死？一个郭免小子就杀了他，那不是太容易了吗？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我要去找他，要他找我妈妈。”

忽地有人叫道：“桑前辈是不是在？武林盟主郭大侠来访！”

桑木头皱紧了眉，说道：“他小子来做什么？有什么事儿找我？”

郭免满面笑容，来到了桑木头面前。

郭免道：“来拜访桑前辈，是想告诉桑前辈一件事。”

桑木头道：“有话快说，一坨屎都说出来，别吞吞吐吐的！”

郭免说道：“我与海帮主有旧，听得他说一件事，便来告诉桑前辈。”

郭免回头一指，海沙帮的帮主海食天在身后，他一揖道：“桑前辈有礼了！”

桑木头斥道：“有话快说！”

海食天说道：“我的两个手下失踪了许多年，我以为他们背叛了我，知他们是被人追杀，如今他们再也藏身不住，特来求告桑前辈。”

桑木头用鼻子哼一声：“你求郭盟主好了，人家是武林盟主，怎么能保不住人？笑话！”

那两人都瞎一只眼，他两人对着桑木头行礼，说道：“求你老人家了，你不护着我们，只要几天，我们就会给方家的人杀死！”

桑木头惊讶道：“方家的人杀你做什么？”

那两人便一五一十，把当年的事儿说出来。

桑木头气得脸儿通红，他看着那两人，说道：“你们说，真的是你们的老帮主派你们做的？”

那两人直点头。

忽地，桑木头拍了他两人的头一下，两人身子软软的，直死在眼前。

桑木头逼视海食天，他逼到了海食天眼前。

海食天大声道：“不干我事儿，我那时还没做海沙帮的帮主！”桑木头说道：“你很不幸，你知道了这事，就得一死！”

海食天大声道：“郭盟主也知道此事！你身旁的那两人也知道此事！”

桑木头叫道：“他们是我的亲人，知道就是了，至于你那个郭盟主吗，他也不会好！”

忽地，郭免拦住了他：“桑前辈，手下留情！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也会杀了你！”

郭免笑笑：“让我说完话，再杀我也不迟！”

郭免说道：“桑前辈，你是一个明白人，就是你女儿真的受了什么苦，也与我们无

干。你何苦难为海帮主？他来报讯与你，便是对你有情，你那样对他，不是你平时作为！”

一阵风也哭泣着，扯着他，叫道：“外公，外公！”

郭免看着一阵风，说道：“原来一阵风是你的外孙女儿，好，好！”郭免扯着海食天，说道：“桑前辈，我们走了。”

桑木头气恨道：“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！”

一阵风扯着他，说道：“你杀了他，妈妈会恨你的！”

桑木头泄气了，他恨恨地捶自己的胸：“王八蛋，方老儿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他是我爹，他是我爹？”

一阵风说过再哭。她隐隐有些明白了，当时她与方八在方顿的卧室内，方顿对方八那么好，都是因为有着她。就是她与方八的相遇，也难保不是方顿的安排。她看看方八，看方八也是震惊失常的模样，心道：他不知道，看来他是真个不知。但我有了这么一个爹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

忽地，方八跪下，对着桑木头叩头，说道：“外公，你要杀便杀我好了，千万别杀师父，他待我如亲生儿子，我怎么能让你杀他？”

桑木头气有些平了，他失笑道：“妈的，我也许只能再叫他老小子方顿了，再也不能让他方老儿了，他赢了我，他赢了我，我输了！”

桑木头霍地起身：“走！去找你妈妈！”

他们到了冷艳女侠的家里，无人，只有空徒四壁。

她会在哪里？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们去找那个庄重，问一问她。”

第四十章 认输

一阵风的身子忽地变得很虚弱，她的心咚咚跳，有一种预感，她能不能再见到母亲？如果她不认自己这个女儿，那怎么办？看来父亲是知道的，他知道自己是他的女儿，所以才让她流离失所，活这么大都孤苦无依。母亲会不会见她，会不会认她？

她扯着方八，说道：“二弟，我.....我.....”

方八知她心意，说道：“没事，没事儿的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她是十长者之一，没人敢对她不敬。”

他们找到了庄重，庄重独一个人在酒楼饮酒。

她的眼里生满了云翳，像是对眼前的世事迷惑不解。

她看着桑木头，忽地笑了，说道：“臭木头，你来做什么？”

桑木头忍着怒火，问她：“你说，方顿在哪里？”

庄重尖声而笑：“都找方顿，都找方顿，一时间他又成了人物了？”

一阵风看着她眼里噙泪，像有无数悲伤，便小心问她：“你知道不知道他在哪里？”

庄重长吟道：“一上青山便化身，不知何代怨离人？”她缓缓起身，说道：“你要去找方顿，何不去找方为？”她缓缓而行，欲下楼而去。

一阵风说道：“请问.....”

庄重流泪：“再有什么事儿，不必问我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帮他，我只是帮他。”

她说话间，竟是恍恍惚惚，直下楼去了。

方八说道：“她喝醉了，会不会出事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只是借酒浇愁罢了，我喝醉过那么多回，哪一回出过事儿？”

他们找到了方为，方为与方霸、方生在一起。

方为说道：“你要找我师父？”

方八点头，说道：“师兄，我带他们去找师父，有很重要的事。”

方霸大声道：“你去行，可他……”

他一指桑木头，说道：“他去不行！”

方八笑说道：“师兄，我带他们去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果然见到了方顿，方顿只是坐在洞里的草铺上。他两目炯炯，看着桑木头，桑木头好久不曾出声。

真是奇怪，当桑木头听说方顿与他女儿的事后，大生怒火，但一见了方顿，竟也发不出火来。

他与方顿太熟悉了，像知道他自己一样熟知方顿。

他无法再对方顿生气。

他只是讷讷地说：“你赢了，你赢了我，你一向比我有心眼儿。”

方顿正色道：“别说！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她是你女儿，后来才知道。”

桑木头一吼：“你有老婆的！”

方顿说道：“不错。可你没有老婆，你却有了女儿！”

桑木头叫道：“妈的，我揍你！”

他叭地一掌，把方顿打飞！

方八冲上去，抱着方顿，叫道：“外公，你别打我师父！”

一阵风也扯着他，叫道：“外公，外公！”

方顿流泪，他也心酸，吟道：“虽有数椽常似客，仅存一肉未成僧。臭木头，你一辈子打死我，也休想让我叫你爹！”

桑木头大吼道：“我没你这么一个儿！当你是宝，我非得看你？我要杀了你，也污了我的手！”

方顿笑笑，说道：“你如今能杀了，你杀了我啊？你杀了我，省得让那个狗屁郭免

杀，灭我的威风！”

桑木头冷冷道：“你有什么威风，一只死虎！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只是活着罢了，但我如今知道我再怎么活了。”

他流下了泪，对着一阵风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过来！”

一阵风的身子哆嗦着，过来跪在方顿的眼前。

方顿说道：“我带着你，在你小时候，我亲自带着你，一直到了三岁。那一年，不知道是谁给你的食物里下了毒，我找了十几天，也没找出那个人。我是武林盟主，不能大肆张扬，我还怕你被人害了。我便把你托付一个朋友，要他照看你。他却是一个侠肝义胆的大盗。从此你再也不是我的女儿了，你只能成为大盗一阵风！”

一阵风哭着，她说：“爹……他说，他说，我姓什么，我早晚会知道，我只知道自己是 大盗一阵风，再也知道别的。他对我……很好，一直到他死。”

一阵风哭着，泪水流得多，都流在方顿的手上。

方顿说道：“做武林盟主有什么好？你说，有什么好？”

两人真情流露，哭在一处，哭得哀声阵阵。

忽地方顿在草铺上伏地叩头，说道：“我对不住你，我对不住你！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你把她找来，你们好好聚一聚，郭免那个兔子算什么，我去杀了他！”

方顿说道：“你不会杀他了，因为……他杀死了冷艳！”

桑木头大惊，他扯住方顿的衣襟，一扯扯倒，慌得那方霸等人叫道：“别动我师父！”

桑木头只是一格，便把方霸、方生格倒，他叫道：“冷艳在哪里？你说！”

方顿一指，只见方为与方才两人抬来了冷艳。

冷艳死得很可怜，她的神情有一种悲凄，一种不安。

她是惦念着她的女儿，还挂牵着她的老父？她的嘴角有一丝笑，笑她再也不必去当什么十长者了，再也不用玩那种人间游戏了。

桑木头忽地跪在冷艳面前，叫道：“痴儿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”

一阵风伏在冷艳身上，叫道：“妈妈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你是我妈妈。我会跟你在一起的，我不会去做什么大盗一阵风！”

桑木头冷笑，扬头大笑，说道：“方顿，我明白你的心，你是猪狗一只！你一心做你的狗屁武林盟主，做下的事儿不敢认，爱上的女人不敢近。你是一只狗！”

方顿咬着牙，只听着桑木头的骂。

桑木头说道：“你只知道你自己，女儿你不管，送与大盗。你怎么不做强盗？我决不会帮你，我就让郭免杀死你，杀了你个王八蛋！看你还做什么武林盟主！”

方八说道：“外公，外公，你别指责师父了，师父他也被人挑了脚筋，他也很苦。”

桑木头骂道：“他苦什么？只要他还有一人，准会让那个人为他而死！他算是什么东西，还一只虫子都不如！走，我们走！”

桑木头扯着方八、一阵风，起身便来到那条船前，把他们两人点了穴道，扔上了船，自划船走了。

方为、方生等人站在方顿面前。

方霸说：“师父，他……走了。”

方顿仍在跪着，他说：“方为！”

方为应了一声，也跪在师父面前。

方顿说道：“我命你们走，你们都离开我，我去找郭免。”

方为哭了，说道：“师父，我们去找他！”

方顿说道：“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你们不必去。”

方霸怒吼道：“是不是他的对手能怎么样？我们去杀了他！如果杀不死他，总能杀死我们自己！”

方生与方为一握手，他们愿意那么做。方顿当年养大了他们，如今他们情愿一死。

方顿说道：“我不对，我不对，我不能让你们再死了，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！”

方为对方才说道：“七弟两人在这里看着师父。如果我们死了，六弟回来与你们离开这里。你们两个带着师父去一个海岛，不必再回中原了。”

方顿怒吼道：“是我的儿子，你们是我的徒弟，怎么可以不听我的话？”

他扬起手掌，要拍击自己的头。但他没武功，他不会拍死自己，只能咚咚咚地捶击他的头。

船没了，方才跳下水，游去把那条小船划回来。他们上了船，方为不出声，他到了海边，对着大海说：“我誓杀郭免，为了大师兄，为了师父！”

方生与方霸两人也跪下了，他们两人也发了誓。方为对方才说道：“我们去杀郭免，你知道，过几天他就要与小师母成亲了。依我看，师父也不愿意小师母与他成亲。那样师父的颜面就丢尽了。我们去，不让他成亲，把小师母从他那里抢回来。”

方才幽幽说道：“师父与小师母当面从不提此事。”

方为说：“小师母是怕提，师父也不敢提。我们去救她，让他郭免看看，我们方家有人！”

一腔热血，以酬师恩。

方顿泪流满面，他喃喃而念：“虽有数椽常似客，仅存一肉未成僧。”

方刚看着他，也哭成了一团。

方顿忽地问道：“方刚，你师妹在哪里？”

方刚不愿说，但师父一问，不得不说：“她自己走了，去了祥云庵，她在那里带发修行。”

方顿笑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能带发修行，也是前世修来的福份。像我这样子，就是去修行，怕也只能给寺院带来灾祸啊。”

方刚道：“师父，你要修行，我也跟你去，我侍候你。”

方顿怒喝道：“我教你们的，是做一个男人，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哪里要教出几个和尚？”

方刚不语了，只是低头不吭声。

寺门紧闭，在大殿里，只有一个小尼在那里修持，她喃喃念经，独自背诵经文。

有人轻声笑了：“像你这样子，根本不能专心背经，何不离开这里？”

她不抬头，听得出那是一个她很厌恶的人。

那人说道：“我是盟主，我请你去我那里做事。你知道，方顿杀了你父母，你不思报仇，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！”

她失声道：“我不会去报仇，让他自己去吧。”

郭免笑笑，说道：“怎么让他自己去？他还活着，活得很有滋味儿，你说你愿意不愿意帮我？”

女尼说道：“他是我爹，我不会帮你的。”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认贼作父，你这种事也干得出来，你父母在地下定是不会闭眼，不依不饶，死也不得安生！”

方维儿大声道：“我不，我不！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能帮我一件事，你肯帮我，你便会报了仇。我不须你去手刃方顿，我只要你帮我一件事。这件事对我来说，很是重要。”

女尼不听，只是默默念经。

郭免说道：“你如真的帮了我，我再送你去那一座庵里，那时你修行，也能稳稳当当。不知你愿是不愿？我求你的是，你帮我看一看，在我身旁的人有四个人，他们是怨复我、少侠梦雨、雷天，还有一个是狂剑殷没。他们四个人中，有一个是你从前的三师兄。你师父让他假装死了，却在我的身旁，我要把他找出来，剜心剖腹，以报我仇！”

女尼再身子一抖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知道的，你不必在他们眼前出现，你只是易容，在我身边，你常看看他们，便认得出哪一个是你的三师兄，你只要认出了他，便行了。”

女尼尖声叫道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她忽地掩口，庵寺里有师太，有许多女尼，她那么尖叫，会叫醒别人的。

郭免笑笑，说道：“不必怕，她们都死了！”

庵里的女尼都死了？难道她们都死在郭免的手下了？她怒声道：“她们碍你什么事儿，你要杀死他们？你个刽子手！”

郭免提着她的手，说道：“这么一只白白净净的手，怎么能青灯古佛，只守着这经书古寺？”

他的眼光在她的身上扫来扫去，说道：“我要你听我的，我会对你留情。不然我会杀了你，我要奸了你！”

他此时哪里像是一个盟主，只是一个恶棍淫贼而已！

女尼叹息，说道：“好吧，你放下我，我愿意跟你走。”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你愿意就好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庄重不肯一心跟我，早早晚晚她必死在我手。我要你听我的，必要时我会扔下她，娶你做我的妻子。”

方雏儿心道：原来我的命真是这么苦，本来想脱了那烦恼，一心修行，竟也不能行。郭免这个贼子，竟想我去害人。我与三师兄与仇，我为什么要害他？就说我与师父，恩怨也真是难说。我说不清是该杀他，还是该恨他。我才走了，来这里修行。你要我去杀人，我会去么？她跪下，对着佛像祝愿：“爹娘，早日超生，儿愧对父母！”

郭免忽地看她不对头，怎么一叩一跪，竟是头也低垂，人也不动了？他提起她，叫道：“混蛋，混蛋！”

方雏儿的头垂下，她耷着头，已自断了心脉。

郭免叫道：“你不愿杀他，你告诉我，我也不必杀了你，你何苦自戕？”

但他再怎么叫，方雏儿也不能回应他了，只是一张苍白的脸面对着他。

门外掠来了一个人，那人破门而入，叫道：“盟主！”

他噤声了，看到了郭免抱着方雏儿，在那里垂泪。

郭免也会流泪？他为什么要抱着方雏儿流泪？

海食天轻声说道：“盟主，都杀光了，他们都死了。”

郭免不语，他轻轻放下方雏儿，说道：“一年景，一年景儿。”

郭免竟拿出一件上衣来，那是大宋时人的常衣，叫做“一年景”。在衣上绣些一年四时的景物，故名一年景。如是节物则是春幡、灯球、竞渡、艾虎、云月之类；如是花则是桃、杏、荷、菊、梅，应一年四时之景，叫做一年景。郭免拿出的那一件“一年景”都是四季花鲜，他轻轻将那一年景放在方雏儿的身上，说道：“走吧。”

两人走出寺来，看着那黑黢黢的寺庙，郭免忽地说道：“召集几个你的人，烧了它！”

他匆匆地走了，再不回头。

海食天摇头说道：“我头一回见盟主如此感伤，莫非他真的对这个方雏儿有真情。可是他后天便与那个庄重成亲了啊。弄不懂，我真的弄不懂，不知道他心里究是怎么想的。”

但再莞尔一笑：“他怎么想的，干我什么事儿？我只是做我的事儿就是，我烧了那寺庙，让人看不出杀人的痕迹来就是。”

海食天叫了两个帮众，叫他们来四处点火，只是须臾，那祥云庵便烧起了大火，火头烧得很旺，听得有人叫道：“祥云庵走火，快去救啊！”

海食天与他的两个帮众乘机躲在人群里，渐渐退后，在人们吵嚷救火，来来去去的忙碌时，他们三人回头，逃去夜幕中了。

第四十一章 试婚

郭免上了酒楼，径直走至庄重面前。

他冷冷道：“酒不醉人人自醉啊。”

庄重大声道：“干你鸟事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一直告诉我，方顿死了。”

庄重仰头望天，说道：“我早就当他死了，不过你要杀他，别来问我。我是他的妻子，不会帮你杀他的。”

郭免冷冷嘲笑道：“你答应过我，嫁与我的。”

庄重忽地失声而哭，她低声道：“我做他的妻子，有什么好？早先他天天夜里练功，说是不练会生疏，他可是不怕与我生疏。后来他的脚筋断了，我以为他会与我亲热了，可他怎么样？他只是呆呆坐着，像一个活死人。”

郭免一把扯住她，把她带一个趑趄：“你嫁给我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愿意，但我不能！”

郭免冷笑：“我要杀了他，你能不能？”

庄重失声叫道：“莫非你要杀了他，再与我成亲吗？”

郭免长吁道：“不错，这是一个好主意。”

庄重忽地说道：“如果你真的杀了他，我决不与你成亲，一生只能以你为敌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好，我不杀他，但我可以带着你去找他。”

他喝一声，来了一顶大轿，他扯着庄重直坐进轿里，说道：“走！”轿子跑得飞快，看来那几个抬轿的也是一流高手。看看出了城，到了荒郊，再听到了海涛声，知道是来到了那陡崖边。郭免说道：“这一个地方你一定很熟悉，走吧。”

郭免扯着庄重，一直飞下了崖，来到了那海崖下的一块礁石上。

他忽地扬头长啸，庄重一听得他啸叫，竟是内力绵长，丝毫不亚于从前的方顿，心内暗暗吃惊。

郭免啸呼后，朗声叫道：“方老盟主，郭免来访！”

听得洞内有人声说话，再过一会儿，站在那陡礁外的是方刚，他昂然道：“师父有请郭盟主！”

郭免提着庄重进了洞，看到方顿正坐在那草铺上，不由得心里一乐，心道：方顿也不过如此。心里那一股闷气早就散得尽了，他扬声道：“方老盟主，你好哇？”

方顿说话竟不咸不淡：“我不好，你不是都看到了么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这庄重原是方老盟主的妻子，如今得请方老盟主割爱了，因为我也看中了她的能力，想娶她做妻子。她一向做惯了盟主的妻子，总可以教我如何做盟主啊。”

他哈哈大笑。

当面夺人妻，竟说得振振有辞，让方刚气得咻咻直喘。

方顿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郭大侠如今不也是盟主了吗？做盟主有什么好处吗？”

郭免正色道：“做了几天盟主，也知道做盟主没什么大好处，天天睡不好，吃不好。只是做盟主能随意杀人，吼人。这算是好处了。你想杀谁，不必担心落个罪名，盟主杀人吗，总有缘由的，是不是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做盟主，不敢轻言说杀字，只怕染上了血腥气，做人便没味儿了。可你就不一样了，一连气你就说了三个杀字，杀人如吹一口气，有那么容易吗？”

郭免笑了，他说：“方老盟主，如果我放了你，你答应将这庄重嫁与我，便算是第一个条件。再第二个条件吗，就是让你的弟子都来服侍我。你也来，到我的盟主府来，我要你做我的总管。你看好不好？”

方顿笑道：“郭盟主，做人处事，总得宽厚些，古人说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就是这

个道理。你难道不觉得那么做有些过分？”

郭免得意道：“像你这种人，因为太老了，便显得那么谦和，让人一看，便知道是老狐狸。我不像你那么老，便不像你那么呆。你看看，我要是你，便一头撞死，你的老婆提拎在我的手里。你的盟主没了，也成了我的。天下人都知道，我是盟主，你只是一条狗罢了！你要摇尾乞怜，我便放过你。你要不听我的，我便杀了你！”

方顿看看方刚，只要他吼一声，方刚便会扑向郭免。

但方顿摇摇头，他忽地说道：“我不会动手的，你走吧。”

郭免大笑，点了庄重的穴道，把她掷在地上，叫道：“看看那个老不死的吧！他不会管你的，你是你的人了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摸摸她，你总知道那滋味儿吧？当年那个戴绿帽子的唐玄宗就是，安禄山当着他的面吟了一句‘温暖还如塞上酥’，他竟不知耻，笑回了一句‘堪笑胡儿亦识酥’，那是人家摸他老婆的感受呢。你说，庄重的乳是不是很软啊？”

方顿低下了头，方刚怒吼一声，要冲上去。

方顿吼一声：“方刚！”

方刚不动了，他的嘴唇咬出了血。

方顿说道：“你污辱我一个老人，也是一个废人，真有本事。”庄重忽地叫道：“郭免，你再不走，我就自尽给你看。”

郭免有些忌惮庄重，他说道：“此情难堪，不能再忆旧。我走了，你好好喘气吧！”

郭免提着庄重，再复出洞，看到了那一条船，他跳上了船，脚踏四六，走巽提玄，竟使那舟轻轻而动，随海浪而走。再过一会儿，他便到了海滩上，他提着庄重，说道：“方老儿把你许给我了，我免了你的难堪。要不是为了你，我只会杀了他，根本不会饶他！”

原先的方府在怨复我的监理下，再复起了一座更漂亮的园第，远远望去，很是奢华。

在门前，有请当今皇上敕书的“武林一家”。进门是照壁，上有腾狮，跃欲噬人。

再进去，便是长廊，再有中堂，再过几进，复成七重。照说天子九堂，如今的郭免只是比当今皇上稍逊了。

搬进新居的第一天，便是郭免与庄重的新婚日。

江湖中人都来贺礼，因为郭免做事极狂，他做武林盟主，便事儿比方顿多，胆儿比方顿壮。

来的江湖人有黑道中人，他们喜欢郭免做事，便来结纳。也有白道中人，他们不得
不来，因为郭免的气势天高，不来得罪了盟主，有什么好？

当面喜堂，有司仪叫拜，忽地新郎挥手，叫道：“先慢，且听我说！”

这更是新事，不让人喊拜，便有话说。众人皆注目，看郭免做新人，更有何话来说。

郭免朗声道：“各位，我请各位来看我成亲，是因我与这位庄重要试婚。”

众人一听，大是惊讶，谁听说过有试婚一说？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看各位吃惊，我有些歉意，让诸位受惊了。古来有人试剑，有人试笔，也有人赴闾京试，都算是试。试得好便一日成名，身价百倍。试不好便无须再来，至多是一败。我妻庄重原是方老盟主的妻子，方老盟主情愿将她嫁与我的。异日方老盟主再来，位便可知道端详了。”

众人哗地群议，原来方顿没死。有人隐隐有些悔意，方顿不死，推这郭免做什么盟主？他凶暴残戾，此情已见，只怕异日更是屠戮江湖，再无一日安宁了。

郭免笑说道：“我说试婚，是方老盟主愿意把他的妻子给我，因她懂得帮盟主做事，我正缺此人。再则是我与庄夫人此时尚不能神志合一，只是貌合神离，只好试婚了。”

听他如此说，那个从前十分精明的方夫人此时会如何想？人们只是看着庄重，但她的面上蒙着面纱，谁知道她此时心情？只能看着她的身体端正站着，看着她如雕如塑般凝立，谁知道她面上羞不羞，心中苦不苦？

忽地有人扬声叫道：“慢！”

看门外，走来了几个人，他们是方顿的二弟子方为、四弟子方生、五弟子方霸，六弟子方才。方为走在前面，后面跟着他们三人。

方为昂声道：“我师父主盟天下事，做了许多好事，相信在扬的大多数人都得过他的照应或是恩惠。”

众人中有人低下了头，他们确是受过方顿的照应，武林六十年无事，有五十年是方顿做盟主。武林六十年风波不兴，皆是方顿的功劳。但当着郭免的面儿，谁敢再说？

方为说道：“郭免，你做下的恶事太多，纵容海沙帮杀人夺命，害死许多人命。再夺我师父之妻。此等恶事，你也做得吗？”

郭免笑笑，说道：“你等借着方老盟主的令，行恶人实。我捕你等不着，此一回亲自送来，看来我必得杀你而后快了。”

怨复我走出来，叫道：“方为，我与你一斗！”

方为再不说，向上一扑，鹰爪探出，来抓怨复我！

怨复我大惊，看他气势，真是拚命。但当着众豪的面儿，总不能输与他，便回手一掌。两人拚命。

看看到了十几回合，方为心急，当着众人面儿，且又是郭免在上面，不挫他锐气，怎么能伸冤？他鹰爪一伸，直探出去。

这一下用老了，怨复我叭地一声击在他的后背上！

忽地方为大叫，再复探出，那郭免喝道：“让开！”

他大声道：“当堂欺我，我婚事大即，他还来扰我，便是生死一搏了。”

方为大声道：“要的就是你！”

郭免看他扑来，只是轻轻一拗，手腕掣出，只是一抖，便化出无数妙着！

这一式使出，当场惊呆了许多识家，连少林方丈行痴大师都是惊讶一声。

这一式太妙了，方为的胸前突地着了一掌。

看去那掌并不重，但一着身，方为的脸色血红，竟是紧紧闭嘴，向前栽了几步。

方霸来扶他，问道：“师兄，你不要紧吧？”

方为大叫道：“雪恨！雪恨！”

他哇地喷一大血花，人栽倒在地。

只是一招，方为便死。这让在场的众豪都是目瞪口呆。

就是方顿不死，他的本事也决不至于能一招即制方为死地。就是天下第一邪恶的桑木头来了，他也不能一招杀死方为。

场上皆惊。人人惊惧，看来郭免的功夫绝不比从前的方顿差。但这是一种什么功夫，看去那么曼妙，似飞似舞，如曲如折，看来令人心醉。从前人说，只是好看的，未必好用。要是好用的，未必好看。说这话是武林的至言，但如今看来那话是错了，他使出的招式既是好看，也是好用。

方生与方霸突地吼叫，两人直扑向郭免！

郭免正穿着吉服，回头向那堂上走去。他要去举行他的婚礼，他要与那庄重拜天地呢。但忽地脑后传来一阵狂风，他知道有人来袭！方生方霸大吼道：“打！”

忽地两人顿住了，他们两人的身体在半空中落地，像是飘慢了，一直落在地上。便凝僵在地上，手举着，臂伸着。但忽地他们的胆腹爆裂，听得叭叭一响，方生的肠子暴出来，流血满地。

方霸的一只臂在空中飞出，直落向那众来客当中。

方霸叫道：“师兄，师兄！”

他僵仆在地，还撕扑着向郭免！

方生的肠子拖着地，他叫道：“师父叫我们……不……不与他争，他有本事……”

方生死了，他抱着二师兄方为的身体，死在一起。他在最后死时看到了二师兄脸上

的一滴泪，那是一滴英雄泪？还是一滴后悔的泪水？

最后留下了方才，他刚才只是站在那里看，当二师兄方为倒下时，他流泪了。怎么这样？难道郭免从前的荏弱都是装出来的么？他有如此本事，他们师兄弟就是一齐上去，也是一死！

他杀死二哥只用一招，杀死四哥五哥也只是一招。杀二哥时还看得出那招数，但杀四哥五哥，你连他使出什么招数都看不出，便看到人倒在地上。

他呆住了，忽地方生叫道：“六弟，走啊！”他叫道：“五哥，四哥！二哥！”

泪糊了他的眼。他不知道是走是停。

方生叫道：“走啊，走！”

方霸叫道：“告诉八师弟，叫他别来报仇！”

方生叫道：“告诉师父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当场血糊糊的，污了礼堂。郭免看着躺在地上的人，说道：“夫人，你愿意看看他们吗？”

庄重的声音是颤抖的：“不用了。”

众人也不敢出声，谁料得到郭免竟有如天神恶煞一般？有如此本事，他再猖獗，人也只能默默叹息。

少林方丈行痴大师道：“郭盟主，我看这一次婚事还是免了吧，血光在场，大不利啊。”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不利？让他不利好了。”

他再昂声道：“方才，我放过你，你去报与你的师父知道，我请他来做我府内的总管，他来不来？他若不来，我便去杀他！”

方才走了，他一步三回头，咬着牙，流着泪，走了。

只有场上的四个人不动声色。那是怨复我、殷没、雷天，还有少侠梦雨。

郭免说道：“各位，我是武林盟主，请各位给我一个面子，看我完了婚礼，再喝几杯薄酒再走，难道还要我去各派送酒给你们喝吗？”

看他气势咄咄逼人，人都不敢不听他的。

当下看他喝完了赞礼，拜过天地，扶着新人入了洞房。

殷没与怨复我四个人一人一桌陪客。大家也不敢多说，只是低头喝酒。

少侠梦雨笑笑，说道：“从前有方盟主，他二十岁便做盟主，天下五十年无狼烟。但如今方盟主也老了，郭盟主当立，要保天下六十、七十年无狼烟才行。诸位一听如此，岂不大乐？喝上一杯，以示膺服！”

众人不敢不喝。

殷没在桌前，只是一倒杯满，一举便干。江湖人都知道他的怪癖，没人说什么，只是看他喝干，便也干了。

那怨复我大笑，说道：“如今是开了眼界，知道郭盟主的功力天下无双，看他动手，举重就轻，真是不凡。”

雷天道：“痛快，痛快！我只以为我的暗器能夺人手臂，哪料得到有这种神功，只见臂飞，不见人动，厉害，厉害！”

有的人随声附和，但也有人很难堪地沉默着。

梦雨忽地叫道：“大家听着，看郭盟主的神功，令人大开眼界，莫如我们一齐高呼，郭盟主万岁，你看如何？”

众人中有人附和，但也有人不语。

只少林行痴大师放下了酒杯，说道：“老衲不饮，刚才举杯，只是虚应故事，但听得要叫万岁，便知道不能再应付了。”

梦雨瞪圆了眼，说道：“行痴大师，莫非你不服盟主么？”

行痴大师叹气道：“自古来，便是有德者能行天下，无德者短命寿夭，这一悟难道

梦施主不知么？”

梦雨冷冷道：“天下无纲，便得强行令施，你看如今武林，给方顿弄得疲惫，无人惧怕正义。就是一个崆峒岛的大会，竟然什么人都敢去观。杀人不过三，连一个小小县镇的司法刑日也不如，还有什么威风可言？看如今郭盟主的，要是再有谁敢犯令，岂不是得心里栗栗，怕得要命？”

行痴大师道：“我只怕正义人看到了郭盟主的令牌，也是心里栗栗。”

梦雨大笑：“那有什么不好？你好好做事就是了，不然你定会受盟主处罚。”

第四十二章 牛不喝水强按头

洞房里，有喜烛哔哔剥剥地烧。郭免扯着庄重，把她丢在床上，说道：“摘下你那劳什子，让我看看你的神气！”

庄重扯下那盖头，怒目瞠视郭免。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原来是个怒美人！”

庄重怒道：“你欺人太甚！”

郭免得意道：“人做了盟主，不欺欺天下人，怎么显自家威风？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天作孽，尤可活；自作孽，不可活！”

郭免笑：“你休胡扯了，还有谁能杀得了我？你？还是那个方老头儿？再不就是那个桑木头？他们全都完了，我一动怒，他们全都得死，你信不信？！”

庄重坐在床上，不再理他。

郭免唱道：

“娘子啊，

我与你自是红米饭，

紫羊羹，

自在无愁过一生！”

庄重不理他，郭免更是得意，说道：“我得了天下，也得了方顿的美人，我一生不虚了。”

他再唱：

“煮了一坵钱钱，

下了一坵米，

路上搂柴了一个你！”

庄重冷冷道：“你真是如那俗话说，‘那穷酸每一投得了官呵，胸腆在九霄云外！’”

郭免拿出一根穿心莲，俗话也叫一见喜，递与庄重说道：“我一见你便喜，我一下子穿了你心。”

庄重冷冷道：“还早哩，你只是得了我的身，不曾得我的心。”

郭免不以为然：“胡吡，我只是得了你的身，你的心也得躺在我床上，跑得了你？”

庄重只是一仰，躺在那床上，再不理他。

郭免喝道：“起来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嫁与你，只是因为你答应不害死方顿，不杀他，我就嫁你。你想我对你喜笑颜开，那是休想！”

郭免有三分酒兴，兴头头又唱又说，但得庄重一浇冷水，顿时气馁。他狠狠掐着庄重的脖子，叫道：“我娶了你，你得叫我相公，然后端茶水来，对我笑咪咪。那时我会对你有一点儿好脸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是吗？”

她忽地冲出去了。

郭免来不及赶她，待得他出来，看到庄重正对那喝酒的客人说道：“众位静一静，

听我说话。”

有头一次见到庄重的，心里暗暗叫一声好，果然惊为天人，不愧天下第一绝色！有见过她的，惊讶她几年不见，仍是那么美艳。听得她要说话，便都静下来了。

郭免赶来，自是站在她身后，满面是笑，不敢再掐她。

庄重大声道：“我之所以嫁与郭免，是因为他答应，不害老盟主方顿。方顿如今脚不良于行，而且脚筋被人挑了，武功尽失，生不如死。我只是为他，方才嫁与郭免。如今我嫁了，郭免是武林盟主，必是一言九鼎，说话算话，不再加害于方老盟主。如果方老盟主死于他人之手，我也认定是郭免杀的。如果方老盟主再有三长两短，我也认定是郭免干的。因为他是炙手可热的天下盟主，只有他才能那么做。”

郭免陪笑，心里是不是笑，在场的人就知道了。

梦雨道：“郭盟主决不会伤害方老盟主的，这点但请夫人放心。”庄重笑一笑，说道：“驷不及舌，不也是有名的话？你就是坐上驷马高车，也不如人家的舌头快。我愿意见诸位，也请知道我嫁与郭盟主的心意，郭盟主是郭盟主，我是我。只是他能不伤害老盟主，便算是情意了。”

说罢，庄重不理郭免等人，回头便走，一径进了屋，躺在床上便睡。

郭免只能哈哈而笑，与众人盘桓。众人心底里暗暗好笑，看来郭免娶一个女人，不像杀人那般容易，说不定也会戴上顶绿帽子什么的。传说中那个庄重与方顿的弟子有一手，看来也许是真。但看她对方顿的一番情，她人还不坏。只是郭免再是暴戾，娶了这么一个女人，看来有得罪受。自古人说英雄惜美女，看来是了，方顿大祸生于此女，郭免是不是也因她受苦，也不得知。只看她在婚宴上来去自若，根本不理睬郭免，便知道不是一盏省油的灯。

郭免虽说在众人面前嘻嘻哈哈，但觑得一个功夫，便偷偷回房，他咬牙恨恨，心道：我得好好教训你，看你一个小女人，竟敢小觑我？你当我是又老又残的方顿不成？

他恨恨地一推门，不料得那门竟从里反锁死，他几推都不动。郭免叫道：“开门！”庄重只是装听不见，几番叫门，便叫得郭免心头火起。要知道男人心急性躁的，最烦三件事：叫女人应床不应的；叫女人开门不开的；叫女人说话不讲的。郭免恨由心头生，大骂道：“开门！臭货，开门！”

庄重竟是理也不理他，听也不听他。门撞得当当响，竟是无一丝回音。郭免喝道：“臭婆娘，开门！”

庄重在里面轻声说：“你休骂得山响，要是你骂得再厉害些，人家当你是凶神，哪里有一点儿盟主风度？”

郭免恨得用手一捣，把那门捣烂，手却从那门洞里伸去，开了门，扑进来，像一头猛狮，吼道：“我宰了你！”

他扑在庄重的身上，看她神情，竟是淡淡的，无一丝惧意。他的眼睛只离她眼睛一分，差点儿贴一起了去。他看着那水灵灵的眼睛，看着那眼仁里竟只是有一个暴突着牙的郭免，心里不由得一怯。庄重说道：“你要杀我，你便杀好了，要杀谁还不是你一个字？只是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奉承你！”

郭免忽地笑了，他咬着牙说道：“我有好主意了，我要叫你那个老头儿方顿来，我叫他做我的主管，我要叫他看着我与你淫戏，那时你想他会是什么神情？”

庄重大声道：“你只要叫他看着我与你在一屋里，我会一死了之！”

郭免心道：她是烈性子人，说到便会做到，我先不惹她好了。但此时他闻着庄重身上的香气，便心内痒痒，强捺着她，与她欢合。

庄重只是瞪圆着大大的眼睛，看着他，满眼都是不屑，看不起他。也不对他奉迎，只是看他逞强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也觉得无趣，便骂道：“臭女人，装什么自尊？你与那个方栋做坏事，也给那老头子戴了绿帽子！他想必是戴绿帽子戴得好了，戴得舒服，便让你在外面闯。我告诉你，从今你是我郭免的妻子了，你再出去乱闯，我杀了你！”庄

重忽地媚眼儿斜斜：“你怎么杀我？就只在床上逞能？你只有那么一点点儿本事，不如那个方栋呢，呸！”

庄重跳起来，若无其事，要出去了。

郭免哪里容得她走，叫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庄重吐一句：“方顿叫我时，都称夫人的，你再叫我，至少也要叫我的名字！”

郭免骂道：“叫你个狗屁！”

庄重不理他，顾自走出去了。她来到了前厅，看到了一些仍在喝酒的客人。

在那几桌上，都是狼藉的杯盘。只有一桌仍有人，那是郭免的手下四人，他们自在那里喝酒。

看到她出来了，少侠梦雨的脸上忽地升起了笑意，他摇着扇子，说道：“夫人这么勤谨，早早就出来了，还没入夜呢，岂不闻古人有良宵一刻值千金之说？”

庄重懒懒说道：“他没良宵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郭盟主一言一行，天下人看。夫人你得好自为之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他算什么？只是当了几天的盟主，我做了几年的盟主夫人，该怎么做，不必你教我。”

雷天说道：“夫人见怪的是。”

他对怨复我眨眼，示意他不必再管闲事，如今这个刺儿头做了郭免的妻子，你只能叫她盟主夫人了，再想染指她，那是万万不能。

殷没忽地一抬酒，示意庄重来喝酒。

庄重一屁股便坐下，看着殷没把杯子倒满，然后一示意，便喝掉了一杯。

雷天说道：“从来女人贤良，男人享福。我看夫人如是好好辅佐盟主，武林有福了。”

庄重忽地拍手，笑道：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牙酸的话，就是方顿做盟主时，我也没听说过。如今一听说，竟连牙也酸倒了。”

她轻声说：“我愿意嫁与郭免，你猜为什么？”

四个人瞪眼看她，庄重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可以随心所欲，乐意做我的盟主夫人。方顿做盟主时，做事太过古板。郭免做盟主，我便可以为所欲为了。”

四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

如真是如此，真正是郭免的大不幸，也是他四人的大不幸。

忽地郭免跌跌撞撞地出来了。

庄重朗声道：“我要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杀死那个海沙帮的帮主海食天！”

郭免厉声道：“胡扯！海食天碍你什么事儿，你要杀他！”

庄重笑笑，只是举杯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我们再来喝一杯，我如今就要与几位共事了。你要做什么坏事，知会我一声，说不定我会帮你的。如果你要做什么好事，便不必告诉我了，我与方顿在一起时，好事做得也够多了。”

郭免看着怨复我，怨复我对他使一下眼色，那意思是告诉他不必在意，自可去歇息，他能劝劝庄重。

郭免此时也是无奈，娶妻如此，自不省心，他只能对众人说道：“你们聊吧，我去歇息了。”

庄重道：“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去歇息好了。”

她再举杯，对怨复我说道：“怨兄弟，你也不必对着郭免眨你的眼睛，你眼皮不疼吗？”

怨复我无言，只是笑笑，也陪着举杯。

似乎要喝得醉了，庄重说道：“自古女人皆看嫁，你嫁得好，便是一个好女人了，试看那太姜，竟是理直一国。她要是嫁与一个走卒贩夫，岂不是只能去数那几个小钱？你看我嫁与盟主，真能理清大事的。我要杀了那个海沙帮帮主，我要他知道我的厉害。”

雷天说道：“不管你与他从前有什么过节，如今你要杀他，都得问过盟主。”

庄重醉意更浓，站直来都有些趑趄：“我为什么要问他？我是盟主夫人，做事自有我自己的主意。”

殷没举杯，示意他愿意听这话。怨复我喝道：“殷没，我劝你别生事，她喝醉了。”

庄重大声道：“谁喝醉了？我告诉你，不出五天，便要去海沙帮，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！”

怨复我问道：“你为什么恨海食天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他戏弄我！”

四个人不语，看来海食天有难了。

如果庄重想图谁，那个人定是难过。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喝酒，喝酒，聚在一起，不喝酒做什么？”

庄重忽地哭了，她哭道：“女人只能做衣服，只是男人一衣春，方顿天天练武，郭免也好不过哪里去，只是天天想着权势，哪一个曾只思想着我？”

她泪水潜然，让几个男人也是叹息。看来嫁一个天子，也有守空帏的愁怅，哪里尽是好时光？看她如此不甘寂寞，只怕郭免的麻烦大了。

雷天说道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庄重扯住了他，一扯让他坐在原处：“不许走，陪我喝酒。”

看她醉醺醺的，少侠梦雨也道：“今夜是你的大喜日，你还是与郭大哥在一处，好好聊一聊，他不是屋内等你吗？”

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他等我？你听说过男人等一个女人吗？你听说过那一首诗吧？那一个痴情女子，约一个男人在城边等。她去了，水涨上来了，涨到了她的脚踝，她等。涨到了她的腰，她还等。一直涨到了她的胸，还是等。最后涨到了她的头，没了她的顶，她也不走。真是傻人一个啊。你等什么？男人早就寻欢作乐去了，再不就是行乐完毕，自去睡了。你们如果去看看郭免，他一定是睡着了。”

怨复我忽地大声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们便去看。”

四个人此时巴不得她回去，便哄她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我们一齐去看。”

他们真的随着庄重回了房，一推开了门，果然呆住了。

郭免睡在床上，他的头俯在床上，看也看不见。他真的睡着了。

庄重轻声俏笑：“我没说错吧，我从来没说错过男人，他们会怎么做，我都知道。我的心就是凉的，我恨男人，你们滚吧，滚吧！”

四个人再也无话可说，都慢慢退出来。

怨复我看看殷没，殷没只是看着他的剑，他不出声，今夜的月很圆。

怨复我再看看雷天，问道：“你娶过妻子？”

“娶过。”

再看看少侠梦雨，梦雨没娶过妻子，但他肯定有过心爱的女人，他看着月亮，只不出声。

怨复我对殷没说道：“我知道那个一人泉的故事，你猜是谁告诉我的？”

殷没只看他，不回答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是庄重，是那个女人。”

雷天说道：“她不简单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只怕她也要饮一人泉。”

少侠梦雨道：“一人泉只能盟主饮，别人饮会毒死人的。你我都没这个福份。如果真个有贪泉之念，说不定会与疯僧一样，死在人手。”

他们不愿意死在人手。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我去告诉海食天，让他躲一躲盟主夫人。”

怨复我摇摇头，说道：“躲不得，他只是因为有一大帮人，方才跟盟主的，如今要他躲？海沙帮自鲸鱼帮破败后，正在兴头上，怕他不肯听你的。”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我告诉他实情，他还不肯躲吗？再说，他有一个疯了的妹妹，为了他妹妹，我想他会躲的。”

怨复我叹气一声，说道：“但愿如此，只怕不能如你所愿。”

少侠梦雨去了，正看到海食天坐在船上，他也坐下来，海食天说道：“娘的，那个臭婆娘，她想怎么着？不然我宰了她，她竟敢对盟主不敬？你看盟主杀方家小子那几下子，真个是惊魂夺魄！她算个什么，与盟主比起来，只是一堆臭狗屎！”

梦雨笑笑，说道：“她要杀你！”

海食天瞪大了眼：“她杀我，我杀了她还差不多！”

梦雨说道：“我听说几个人都是死在一个女人之手，吴当，还有煞生煞死，更有一个朱亭，他们的本事比你强是比你差？”

海食天不安道：“难道盟主就管不了她吗？”

少侠笑了：“她是盟主的女人，她的枕边话一定比你管用。我劝你逃走吧，避她一避，等她的机锋过了，你再回来，海沙帮交与你手下管。”

海食天大声道：“不，我不走，让人听说我一个堂堂男人怕一个女人，那算什么话，她想杀我，让她来杀吧！奶奶的，她有什么本事？”

第四十三章 吊祭

坟前一片凄伤，只有方才与方刚，还有远远而来的桑木头与方八、一阵风。

他们各自吊祭自己的亲人。坟里埋的是方为、方霸，还有方生。

方才与方刚很是悲伤，他们哭得泪流满面。方才是逃走的，他听得师兄叫他走，知道他不走，也会死在当场。他此时想着当时惨景，心里更是悲伤，他哭道：“师兄，师

兄，我们要为你报仇，为你报仇啊！”

但报仇谈容易？他们已是无法遏制郭免。

方八也扑在坟上哭，他最与二师兄方为相得，平时也是二师兄对他最好，如今二师兄也死了，死在郭免的手里。一阵风也陪着流泪。

桑木头问道：“郭免一招便打死了你四师兄与五师兄？”

方才点头，他悲不自胜。

桑木头忽地失声道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就是你师父他好好的，也不会有那么厉害。我也不行。”

方才痛哭失声，看来他们要杀郭免的希望很渺茫。

忽地看到了一乘轿子慢慢上岗，那轿子很华美，比从前庄重方府里坐的轿子更好，轿子忽闪闪直上坟前。放下了轿子，从轿子里走出了庄重，她看也不看几个人，只是一个人跪在那坟前。

她在烧纸陌，一阵风叫道：“庄重，你要脸不要脸？！”

庄重不抬头，说道：“没有了命，只有脸，那脸也得埋在土里。”

方八恨道：“我师父对你那么好，你竟去嫁与什么郭免，你有良心没有？”

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方八，我听你师父总是夸你，说你最有悟性，如今你怎么糊涂了？如果我不离开你师父，我怎么能救得了他？当年那个越王勾践就是用一个美女来救自己的，但到了后来便不那么说了，只说是他卧薪尝胆。狗屁，要不是吴王抱着他的女人，玩弄他的女人，怎么会放过他？他再尝吴王的粪便，再替吴王赶车，也是没用。你也知道，愿意尝吴王粪便的，也是光他一个人，能替吴王赶车的，更有无数人，怎么用得到他？只是他送了吴王一个美女，迷住了吴王，才有了后来的越王啊。”

方八恨道：“你胡说，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人！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与方老儿打了三十年，我也知道他不是那种人，如果他是那么老

谋深算的人，我早就败与他了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与他是夫妻，你与他是什么？我与他同眠共枕，当然熟知他。你当我是说笑吗？”

方八吼道：“至多你与师父一起死，我们大家都死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庄重叹息道：“我从未嫁与那样一个血性汉子。”

一阵风叫道：“二弟，你别与她说，有什么可说的？”

庄重轻声吁叹，说道：“一阵风，你是一个好女人，但做一个好女人容易，做一个坏女人就难了。”

方刚怒声道：“一人出死，千乘不轻，他郭免也得怕拚死之人，我要与他拚了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你兄弟之中，顶数你最有机谋，难道你就不能想出一个好法子来，断了郭免的左右手，再徐图他？”

方刚看着她，看庄重跪下叩头，说道：“方为，你是一个汉子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的汉子，可惜你投错了胎！”

庄重再叩头道：“方霸，一勇之力，如樊哙之啖肉，只有勇气，徒留笑柄与人了。”

庄重再叩：“方生，你本来有谋的，只是你卷入漩涡，不知道机智，可惜可惜！”

庄重叹息完，便再叩起身，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请诸位留心，保住自己。”

方八吼道：“我不会像你，只可惜你自己的性命，你对不住师父！”

庄重本来已走，此时再袅袅而来：“你问你师父，他会不会像你这么说？他最多只是一个字也不说，只是看着你，像看一个可怜虫。”她咯咯而笑，漫笑声遍野，笑得有些凄伤，有些诡异。庄重叹息道：“可惜，有人至死，也不明白一个道理。命是自己的。”

方才与方刚起身要走，方八站在当面。

“你说，师父会去哪里？”

方才说道：“师父会去郭免家，他说……郭免要他去当管家。”那是天大的耻辱。桑

木头失声道：“方老儿，他怎么会？”

方才说道：“师父已经决定了，我与七弟要陪师父去。”

方刚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古时越王有两大夫，一在国内治兵，一在吴王处陪越王受难，陪罪受难者最是难过，我与师父去，师兄，你走吧，好自图之。”

方八大声道：“还有我，还有我！”

方才与方刚不愿理他，他们气恨他与桑木头在一起，而不图救师。他们不再理方八，顾自对面跪下，叩头道：“师兄，保重！”“师弟，保重！”

方八在一旁看着，泣不成声，看来他两位师兄，真个是在生离死别。

方八看着两人，他叫道：“外公，我不愿意让师父去受罪，我不愿意让师父去受罪！”

桑木头忽地笑了，他说道：“我与方老儿赌了三十年，到了最后，我才知道他早就赢我了。我不信他这一次会输，我不信！”

方八跪下，说道：“外公，师父待我恩重如山，怎么能不让他受这屈辱才好？”

桑木头冷笑：“他只能当盟主，不能当管家？如我臭木头，天天给人当狗看，又能如何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方是本色。你当他完了，如果他完了，就不会从那房里跑出来，给火烧死就完了。他不会完蛋的，他能完蛋，便不是方顿！”

一阵风忽地说道：“二弟，我们走！”

桑木头失声道：“你们去哪里？不管我老头子了？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你不管我爹，我也不管他爹！”

桑木头忽地着恼：“我竟成了方老儿的爹了，做爹有什么好？”

一阵风流泪道：“我娘死了，是死在人手的，我要杀了那些人，那人肯定是郭免，他杀死了我娘，你再让我爹去侍候他，我不会放过你。”

桑木头叹息道：“依我看，你是要我丢尽自己的老脸，去与那小子玩一玩了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他不会是你的对手。”

桑木头大笑，说道：“对啊，对啊，他怎么会是我的对手？我告诉你，我去找那个郭免，你们记着，在这里等我。”

桑木头走了，他是唱着歌走的。

他刚走到了路口，便看到了毛丫头。

毛丫头说道：“你去，我不放心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傻孩子，我不会出事的，你回去陪他们好了，别让他们跑了。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二哥与大哥不会跑，他们会等你回来。”

毛丫头再回来，看到一阵风与方八正坐在那里呆呆怔怔地看，不知看些什么。

忽地，毛丫头叫道：“你们看！是谁来了？”

远远的，有一辆车来，赶车的人是方刚，坐在车辕上的正是方才。

方刚与方才都出来了，一定是方顿出来，他来吊祭徒弟的。

他怎么此时才来？是不是他的心里有些伤悲，不愿意看见坟前有人，听说桑木头与庄重都来过了，他才再来？

方八说道：“我要去看师父。”

一阵风扯住他，说道：“别去，他此时最不愿意见到熟人。”

毛丫头也信一阵风的话，只是此时她总在心里嘀咕：她再也不是什么大哥了，至多只能算是个大姐，再不就算是二嫂了。

方顿到了坟前，说道：“就是这里么？”

方才与方刚说是，方顿说道：“扶我下车。”

看方才与方刚两人扶他，像是扶一个衰弱老人，慢慢来到了坟前。

方顿说道：“总是白发送黑发，真叫我心痛。”

他坐在坟前，叫方才拿出纸陌来烧，纸烧得飞飞扬扬，方顿说道：“为儿，霸儿，生儿，我对不起你们啊。”

说罢便哭，哭得三佛出世。

方才与方刚也都跟着哭，哭了半晌，方才说道：“师父，我要走了。”

方顿竟是淡淡的，说道：“是么？你要走了？好，走了好。”

方才跪在地上，给师父叩了三个响头，流泪说：“师父保重！”

方才起身便走，竟是一边走一边抹泪，再也不敢回头。

望着方才走远了，方顿问道：“刚儿，你不走吗？”

方刚说道：“我愿与师父一起去，去那个郭免的家里当管家，师父做什么，我总可以帮一下忙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不如你把我送到郭免的家里，你帮不上我的忙。”

方刚说道：“我只是侍候师父，有什么事儿我自去干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有人说越王勾践有本事，能卧薪尝胆，依我看他那不是本事，是没有法子的法儿。我如今也要去做郭免的管家了。想从前郭免小孩子时竟想着骗我，假装一个无父无母的乞儿，到我的家里来，求我收他做义子。我没有收他，那只是眼前的事儿呢。”方顿说完苦笑笑：“世事难易，料不到我竟会去他的家里做管家？我恐怕还不会做什么管家呢。”

方刚说道：“师父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去海外，找一个郭免找不到的地方，好好过日子。我侍候师父一辈子。”

方顿笑一笑，笑得很淡：“你以为他们会放过我们吗？他们会看着我们，如今在山坡下，会有几双眼睛盯着我们。只有走进郭免家，才会无人再看着我们。”

方刚不再声语。

方顿说道：“刚儿，我的几个孩子都死了，你怕不怕？”

方刚看看方顿，他没话说。

方顿说道：“我像你一样年轻时，也怕。我怕人家不承认我，怕人家说我荏弱，便

找机会去拚命，与所有人拚命。那时我很是可笑，总是看路人不顺眼。看人家瞅我，看不起我。总是看人家看不起你，其实人家看得起看不起你并不重要，你自己得看得起你自己。”

方刚说道：“师父的话，我明白了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要去做人家的总管了，如果我从前不是方顿，你也不是盟主府里的方刚，你就会觉得去郭免的家里没什么，而且会很高兴。有人看得起你，用你做总管。但如今不一样了，我从前是盟主，如今要做人家的主管。再说的是，你小师母她……她如今也在那里。刚儿，我让才儿走，是知道他一定受不了那种气。郭免要我去，便是报复我，他会百般折磨我，凌辱我，你要受得住，别管。你要一管，总会给你我惹来杀身之祸。你记住了吗？”

方刚咬牙，流泪道：“我记住了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好了，给他们些银子，让他们走吧。”

那几个是最后跟着方顿的大汉，他们跪下叩头，流泪说道：“我们不走，我们愿意服侍盟主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不是什么盟主了，如今我不用你们服侍我，我也得去服侍别人了。你们在我身边，不光没什么出息，更可能误我的事儿，我要去谋生，你们也自去谋生吧。”

方顿让方刚拿出一些银子来，那是许多银两，分给这些大汉。大汉个个流涕，说道：“老爷待我们恩重如山，我们就是死也要报老爷的恩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要银子无用，你们不要，便只能扔掉了。”

几个大汉无奈，只好再三叩头，含泪去了。

方顿说道：“刚儿，我与你走吧，去那个郭免家，看看他是怎么做盟主的。”

方刚含泪，轻声说道：“师父……”

方顿笑笑，说道：“我看着你们几个长大，也许能看着你长大，成为一个有用之人。刚儿，能刚能柔，才是大丈夫。我怕你到了郭免家，凡事生气，那样会坏事的。”

方刚说道：“师父，我不明白，我们杀不了郭免，去郭免那里有什么好？准是天天受他的窝囊气，你受得了吗？”

方顿道：“受不了也得受，想着为儿、霸儿、生儿，还有栋儿，他们死得冤，我要看着郭免破败，我要看着他死！”

方刚不明白，如果郭免有死的那一天，他必是会杀了师父的，他准不能饶过师父。那时就是郭免死了，又能怎样？

但他再看看师父，看师父的脸是一脸刚毅，看来师父是豁出去了，就是死，也要看郭免的下场！

马车慢慢到了郭免府门前。

忽地有人叫道：“新任主管到！”

郭免的新府，狮头高昂，不可一世，门楼华贵，新贵气派，真是非凡。大门开处，从门里走出许多的人来。

方刚一看，顿时心里大起怒火，原来是七大门派的掌门都被郭免请来，来看方顿进府的。

方刚轻声道：“师父，他们是七大门派的人，你不能进去，我们走！”

方顿摇摇头，说道：“走，扶我过去。”

七大门派的掌门想不到会是方顿前来，他们在门前看着，无话可说。

只听得怨复我说道：“告诉各大掌门人知道，原来的方老盟主感激郭盟主的大恩大德，特地前来投效。郭盟主已是答应了，请老盟主任我盟主府的总管，各位有什么事，尽可以找老盟主去办。”

七大门派的人悚然动容，难道郭免真的要用方老盟主做他的总管，这也太过分了，

不看方老盟主功高垂世，只看他年高德劭，便不忍心用他做主管。再说，方老盟主的腿不良于行，让他做总管，总是一件难事啊。

只听得郭免说道：“各位，老盟主不甘寂寞，情愿做我府内总管，各位如有什么事，便请老盟主办好了。”

七大门派的掌门人都看着方顿，心里很是难受，但又无法表述，只是呆呆看着老盟主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来人！”

有人推来了一辆武侯车，原是诸葛武侯在行军布阵时坐的，那车如今是给方顿准备的。郭免笑说道：“老盟主在府内要忙来忙去，有一辆车会方便许多。”

众人看着，看方刚把方顿扶起来，坐上那车，方顿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这样好多了。”

许多人当场想哭。只见方顿扶着方刚，对着众人一揖，说道：“众位不必客气，自今日起，方顿便做了郭府的总管，有什么事儿，总须照应各位的。”

行痴大师先开了口，他念佛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我知施主心！”

几大门派的人都对着老盟主施礼，他们眼里都噙着热泪。

忽地怨复我大声斥道：“方顿，你是总管，站在那里，岂不误事？你快去准备宴席，一会儿开宴宴客，快去，快去！”

方顿应一声：“是。”

他坐在车里，方刚推着那车，直入府内去了。

第四十四章 生死三试

郭免的新盟主府第很是宽敞，很是华美，浓荫蔽日，怪石嶙峋，流水淙淙，妙绝人寰，恰似天成。

郭免坐在凉亭里，看日落。

全城只有郭府能从凉亭里看日落。在郭府刚刚建成的时候，对面的徐员外家有一座花楼，比郭府的凉亭还高，当郭府的宅第落成时，那徐员外悄悄扒了他的花楼。从那时起，郭府就远眺全城，一览无余了。

郭免的身后有少侠梦雨与狂剑殷没。他们两人站在郭免身后。自从方顿来府里做了总管后，奇异的是，殷没他们四人也不再叫一声他“郭大哥”了，只是称他“盟主”。

这也没什么不好。

郭免请一个城里最有名的艺女弹琵琶，那琵琶声琮琤铮铮，像是脆珠溅玉，很是好听。郭免听不大懂，但听得那点点滴滴的声儿像是下雨，便喝了一声彩：“好！”

有人踏步上亭来了，那人的脚步声不同凡响，郭免一听便听出来了。

那人每一步都走得很稳，很均匀，上了亭来。

郭免看着他：“我猜你该坐不住，来看看我了。”

桑木头笑笑：“听说你练成了怪异的武功，我是嗜武如命，来看看你，顺便领教你的怪功夫。”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桑木头，你像方顿一样，老了，何必还恋着江湖，你没听说过江湖催人老那句话吗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没用江湖催，只是喝着酒，我就老了。”

郭免问道：“桑前辈是不是坐下来，先喝一杯？”

桑木头便坐下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坐在这里，顿觉世事易逝，人生如水，只是感慨不已。如今桑前辈来了，当请前辈看一个人。”

郭免拿起桌上的一只铃来，那只铃像是一只孩子玩的小铃，放在桌上。由郭免身后的那个仆人刚放上去的。

郭免玩起铃来了，铃铃铃响，响得很脆。

有人来了，像是推着车子。到了眼前看看不对了，原来是一辆武侯车，上面坐着一个人。

他是方顿。

他像视而不见，不看桑木头，只是恭恭敬敬地对郭免道：“主人，不知有什么吩咐？”

这一下子可把桑木头气坏了，他的脸很快就不是颜色了，看去一会儿紫一会儿青，他胀着脸看方顿，恨不能一口把方顿吞下肚。

郭免说道：“方总管，我叫你来，不为别事。这里有一个你的故交，要你来叙叙旧。”

桑木头恨恨道：“我不认得他，怎么能与他叙旧？”

方顿手推着他的车子，说道：“桑前辈……”

桑木头大叫道：“我不是你的前辈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该叫你岳父……”

桑木头大吼道：“我不认得你！你再说，我就杀了你！”

桑木头眼中噙泪，但不能流出。

冷艳死了，死在了郭免手里，可这个王八蛋却做了郭免府里的总管！郭免府里的人来来去去，都看得见，他方顿做了人家的狗，他不光是丢了自己的脸，也对不起冷艳！

桑木头说道：“认贼作父，你再也不是我认得的那个方老儿了，你只是一个人渣！”

方顿低头道：“我不是人渣，我是郭盟主府里的总管。”

桑木头如是看到了方顿，方顿有一些懊悔，或是有一些羞愧，变得难见故人的模样，

桑木头也心里好过一点儿。但看他如此模样，竟是真个认贼作父了，桑木头恨极，冲上前去，要一掌击在方顿的头上！

他正在打方顿，方顿一叹，说道：“我与你的一赌，还是你赢了，你能杀了我，你就赢了我。”

桑木头大声道：“我不再与你赌了，你滚吧！”

他坐回石桌前，气咻咻。

郭免说道：“方总管，你气坏了我家客人，还不对桑前辈陪礼？”

方顿低头道：“桑前辈，在下无礼，特此陪罪！”

桑木头气得心头火撞，他起身便走，嗷嗷叫着，如一个疯子般冲出郭府！

他可再也不愿意见那个方顿了，就是不与郭免较量，也不看那个郭顿的丑恶嘴脸。他冲出去，要跑得远远的。

忽地，桑木头站住了，他挠挠他的头：不对啊，我就是看到了方老儿，气得火儿冲天，我也得与那个郭免一战。不然外孙女儿问起，我何言以对？不对，不对，我得回去。看来那个郭免也不是东西，他竟拿方老儿来对付我。我要是真的一气走了，连战也不与他战了，他岂不是占了大便宜？不行，我得回去。

当桑木头再回到了郭免府内的时候，凉亭内已是阒无一人。他站在那里发愣，看着空空荡荡的凉亭，心里发毛。那郭免哪里去了？那个方老儿呢，他去了哪里？他们不会一下子都不见了吧？

再复回头，看到了一辆车在那里，方顿坐在车上，轻声说道：“我猜你会回来的，不然你也不是桑木头了。”

桑木头心头火起，但他压着怒火，对自己道：他只是一人不屑一顾的废人，你与他说什么？能说得通么？

桑木头不语，只是看着方顿。

方顿说道：“这有些对了，只是你要与人动手，须得心平气和，无论有什么事儿发生，只当眼前无物，须视泰山如草芥，不然你定会败。”

方顿不待他尽话，忽地说道：“请随我来。”

桑木头跟着方顿在凉亭间绕，看那回廊，竟有许多当时的名人诗画，看去十分名贵的名画名句，都题在这回廊间任风浇雨蚀，真令人吃惊。就连桑木头这样对于古诗画不那么在行的人看了，也是吃惊。但一向嗜书画如命的方顿竟是看也不看那些价值连城的名物。

桑木头有些吃惊了，他大声道：“郭免这小子，竟把这些字画都弄在这里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”

方顿笑笑，说道：“郭盟主对于字画有喜好，不愿一个人观赏把玩，便放在这里，以供来客观看。”

桑木头看着方顿，像是看一个陌生人。看来他很快就做好了郭免的管家，做得很得主人的欢心。

桑木头心道：我的宝贝外孙女儿啊，你要是看到了他这个熊样子，你会哭的。你会再也不要我来救他了。他这个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去救。他是自甘堕落，你有什么法子？

方顿领着桑木头到了大厅，说道：“你看郭盟主的大厅，真个是宽敞，我从来不曾看过这么大的大厅，就是少林寺的大雄宝殿也不如。”

桑木头大吼道：“够了，你个马屁精！”

他希冀在方顿的眼里看到一丝羞辱，但他看不到，方顿只是有一点点儿怪异，问道：“你怎么又生气了？你是不是因为冷艳喜欢我，你就恨我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冷艳瞎了眼，才会喜欢你这样的人！”

方顿说道：“是啊，你也眼力不够，才会与我斗了三十年！”

桑木头打了个噎，他说不出话。

郭免出来了，他挥一挥手，说道：“方总管，你可以出去了。”方顿很恭顺地揖一下，便推车出去了。

郭免请桑木头坐，说道：“天下事皆如意，人生大乐。”

桑木头冷冷道：“作恶多欠债多，早晚得还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桑前辈，不知道你有何意，说来好了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要与你动手。”

郭免笑了，说道：“请前辈出题一试。”

桑木头心道：你有什么怪异的武功，我可不上你的当。看方顿老小子那战战兢兢的样儿，一定你有什么本事。我就与你赌一赌内力，看是谁胜。就是你老小子再有本事，也不会内力胜我吧？桑木头说道：“我就与你一较内力如何？”

郭免忽地仰头大笑，说道：“人都说做了盟主有些事儿很麻烦，看来真是不错啊。好，我就与你比试内力。”

正说话间，忽听得咯咯笑声，从屏风后闪出了那个庄重，她一身艳丽，俏笑道：“我一天无事，最愿意看热闹，你们要比拚本事，我可得看看。”

郭免喝道：“你回去，休得胡闹！”

庄重却不怕他，说道：“世上两大高手比拚，无人看，就像是最美的玉没人正视，岂不可惜？到了明日，有人问起，谁会添油加醋给你分说？”

郭免一笑，看来他像是胸有成竹，不在意桑木头与他一拚有无人看。

桑木头心道：这小子看来像是心里有数，莫非他真的是有什么本事？也罢，我就来与你试上一试！

两人坐下，郭免顺手推出一只小小的玉杯来，那玉杯玲珑剔透，真个是美玉，郭免说道：“我与你两个把玉杯放在中间，谁用力大了，破了杯子，便算是输了。”

庄重笑道：“果然比得好，还要比得巧。看来你们两人得用心思了。”

桑木头心道：要说比心思，我与方老儿相比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但要说比内力，别说是你，就是不曾失却功力的方老儿，他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好，比就比，我要教训你一下，让你丢脸。

桑木头与郭免各推出一只手来，两人手心相对，中间只有那一只玉杯。

郭免一用力，那玉杯便向桑木头这边滑来。

桑木头有心让他一让，让他知道自己本事，见他真个使出力来，便也不慢，轻轻一顿那杯便停住了，再缓缓向郭免眼前滑来。

郭免一笑，手一顿，那杯停住了，在中间不动。

玉杯此时不动，但承他二人压力，更是极滞，久久不动，无法滑一点儿。

桑木头用出他九分力道，也不见那玉杯有什么动静，不由得心里纳闷，这小子怎么竟有这许深厚内力？看来小看他不得！他再用力，使出十足的气力来。

郭免仍是一笑，再一顿手，那玉杯便再不动了，不再向他一方滑动。

两人使出气力，玉杯受不住，便如一只旋陀，嗖嗖地转动，看也看不清那玉形杯状。桑木头看那杯，知道要是再用力，杯子一定会破碎，但他不能缓力，如是一缓，郭免的内力攻来，他必受伤。桑木头一声闷喝，手下用力，忽地那玉杯波地一声，便即碎裂。郭免的手一顿，叫道：“你输了！”

原来那玉杯受力处，正是桑木头的一边。桑木头顿时脸色通红，原来想用比拚内力的法儿挫挫郭免的威风，岂料得是他自己受辱？桑木头再起身道：“我输了，我走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就这么走了？我看这也不对，人家桑前辈是武林有名的长辈，你与桑前辈一试，只是碎了一只玉杯，还算不得输啊。”郭免倒也大度，说道：“依你说，该怎么才是输？”

庄重媚笑，她笑着看郭免，再看桑木头，忽地顿住，说道：“不说也罢。”

桑木头是一个见猎心喜的人，刚才那一输，本非心服，听得庄重一说，正合心意，

想听她说怎么再比，但忽地她不说了，心里一急，叫道：“你说好了，有什么事儿吞吞吐吐，像是裹脚婆子？”

庄重从没男人如此对她，心里一屈，眼里像是有泪，她大声道：“我不愿说，你能怎么样我？”

桑木头霍地起身，说道：“你不说，我就走了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你输了一场，也输得不甚服气，只是一只玉杯，说来也不算是什么大事。我看莫不如你们真个布下帖子，在郭府门前一战。那时天下武林的人都知道，谁输谁赢，也算是赌一个痛快！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好！”

郭免说：“我派人去给你下帖子，你来好了。”

桑木头出来，看到了方顿。他正坐在那车上，看着回廊里的花。

是鲜的，但眼看就过季了，再也不会看到它最鲜的景色了。

桑木头走至他面前，方顿忽地说道：“你输了？”

桑木头忽地来了气：“我没输，只是我与他比拚内力，两人中间有一只玉杯，谁破了杯子算输。我弄破了杯子而已。”

方顿一叹，说道：“从前你与我比这种事儿时，你总是赢的。”

桑木头大声豪气地说道：“可不是，不是自诩，我内力天下第一！”

可他一想到刚刚输与郭免，不由得黯然。

方顿忽地问道：“如是我记得不错，你的年纪是七十三岁？”

桑木头笑笑，默然。

方顿轻声叹道：“老了，老了，医道说，老者精竭，血枯；若做大事，必乏。困顿，使人缺自信，生惫心。你胜不了他。”

桑木头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会与他一战，从前三十年，我要与你战，我胜不了你。

如今我与他战，也会胜不了他吗？”

方顿轻声道：“你胜不了他。我劝你还是收手，回去的好。你多多照应我的女儿与女婿，我多谢你了。”

桑木头忽地来了感情，他揪扯住方顿：“你怎么不照应你的女儿女婿？我的女儿女婿我照应，你的女儿女婿你照应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你照应不了你的女儿，她死在郭免的手里。你也照应不了你的女婿，他做了人家的奴才。我也照应不了我的女儿，照应不了我的女婿，我才求你，不再与他争，你去带他们走，离开这里，去一个海岛！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不会走的，我要与他一斗，我要与他分出一个输赢！他发了帖子，我不应他，让我桑木头怎么做人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人处顺境时，我做人。人处逆境时，我做狗。我做人时也不十分得意，我做狗时也不十分沮丧。便是庄子的哲学，生者也乐乐，死者也乐乐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会照应他们的，我答应你。到了最后，我不发怒……”

方顿忽地说道：“我谢谢你，来世再报！”

方顿再也不与桑木头讲话了，他推着他的车子，走了。远远地看，他的头上都是花白头发，身子佝在车上，像是一个孩子，他很吃力，他没有武功，没有内力，没有了亲人，只有痛苦。

方顿的身影渐远，桑木头才慢慢走出郭府。

第四十五章 最后一个叛逆

方才坐在酒楼，等着江湖人议论，说着那一件武林大事，桑木头要与郭免一战，就

在郭免的府前。从来人怕输面子，一旦要战，都是选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，一战败北，也无人得知。如今在郭府门前一战，真个是不怕人了。

方才听着，心头恨恨：原来桑木头也出头了，要是桑木头能胜得了郭免，岂不是大仇得报？但不知师父在郭府怎么样了？

忽听得那桌一个人叹息道：“世事难料，我在郭府竟看到了方老盟主，他如今做了郭免的奴才，天天替人家张罗酒宴，真个是大管家了。”

另一个人拍桌道：“凭方老盟主的名声，也不至于做人家的奴才，他这么做，岂不是坏自己的名头？”

这人再笑道：“方老盟主有什么名头？他的几个弟子死的死，散的散，也没几个了，听说只有一个跟着他，在那郭府里受罪，那一个是他的真弟子。”

有人叹道：“做他的弟子也不容易，能忍那苦楚，真是让人哭也无泪。”

方才听着，低下了头，心道：我也是师父的弟子，我在外面，有事无事，总要做做。我怎么能杀得了仇人，替师父与师娘、师兄报仇？

忽地听得有人大声道：“再议说盟主，小心些！”

原来进来了几个人，他们正是怨复我、少侠梦雨与狂剑殷没。如今几个人都是人头狗面了，再也不复往日，一进了酒楼，顿时胸都腆得天高，坐下也不理旁人。

看那些人一见了他们几人，都起身来，像是见了爹，一连气儿地打揖。方才看着，大是气恨，心道：看来那些人就是这等样子，原来到了方府，都是打揖陪笑，像是奴才。如今见了这几个人，也像是奴才一般。

一个笑道：“听说郭大侠要与桑木头一战，是真是假？”

怨复我笑说道：“就在郭府前，诸位可到场看看。”

“一定一定，到时去看郭大侠怎么胜了桑木头，那才好看！”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诸位知道郭大侠一定能胜？”

那人笑说：“怎么不能胜？听说郭大侠曾在暗地里与那桑木头比一场，郭大侠已胜过了桑木头。这事儿是不是真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那只是一场小游戏而已。如今敢挑战郭盟主的人，已是不多了。”

那人陪笑道：“敢挑战郭盟主的人，除非他是傻子，再就是一个疯子，他敢对郭盟主的人挑战，送死么？”

忽地有人高声叫道：“怨复我、殷没、梦雨，你们几个臭奴才出来，我要与你们血战！”

听得有人叫阵，怨复我笑了，少侠梦雨愣了，狂剑殷没皱眉。是方才，是方家最后一个不知死的人！

狂剑殷没的眉头紧皱，他不看方才。在他眼里，方才不屑一顾。

少侠梦雨笑了，说道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连你的那个主子方顿都做了郭府的奴才，你还想与我们斗？”

方才冷笑：“你是什么，你也不过是郭免的奴才罢了。”

怨复我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们只是叫盟主郭大哥，不像你师父，天天腆着脸叫主人，我听他叫主人都听腻了。”

方才喝道：“就是你，怨复我，我与你一斗！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哎呀，你不如找殷没，他是狂剑，他乐意杀人。”

殷没狠狠瞪了怨复我一眼，他不愿意与方才斗。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莫如我们猜枚，谁输了便与他动手？”

看他几个狂妄，方才大吼一声，扑向少侠梦雨。少侠梦雨离他最近，方才一扑，梦雨便跳开，叫道：“不如你与怨大侠斗。”

方才真的与怨复我对面，他喝道：“打！”

一爪抓去，正向怨复我！

看他几个说话污辱方才，但真动起手来，他们也不敢大意。

方才如虎猛扑，此时的他是怨气冲牛斗，反正是一死，就拚他一个轰轰烈烈！

嘶——正撕破了怨复我的衣襟。

少侠梦雨笑道：“怨兄看来动手的本事比说话的本事差些！”

原来他是有些嫉妒怨复我与郭免的亲近，此时便冷嘲热讽。怨复我一听，更是大怒，叫道：“小崽子，我杀了你！”

他一掌击向方才！

方才不躲，方才并不想与怨复我缠斗，只想一拚两伤。他扑上来，正抓在怨复我的肩头上，那鹰爪抓得实在，血噗地飞溅起来！

怨复我大叫一声，少侠梦雨叫道：“原来怨大侠也会受伤？”

怨复我击在方才的胸前的那一掌，因为方才的一击而变弱许多。他再复上步，一抓抓向方才。方才退一退，再复一爪，抓在他的胸前！

梦雨此时站在方才的后面，他忽地出扇，想击杀方才！

那股没的手紧抓住了他。

少侠梦雨失色，叫道：“你……”

殷没说道：“一人泉！”

他是说，怨复我是想喝他一个人的泉水，还是劝说少侠不必管别人的闲事？反正少侠梦雨的脸上若有所思，停住了手。

方才的爪正抓在怨复我的身上，他啊地大吼，叫道：“梦雨，殷没，你个狗娘养的！”

少侠梦雨道：“狗娘养的，就只是狗了，不会是人，既不是人，就不必管人事。”

少侠说毕，竟是坐下来喝酒。

方才与怨复我相斗，本来不如怨复我，但他斗志正盛，便让怨复我又怕又惊。此时的怨复我再也不是原来的他了，他怕死，生且荣，死虽哀，但生荣可喜，死哀难愁了。

他何必再去生死拚斗？他只要跟着郭免郭大侠闯天下，便可尽得荣华富贵了。

他不愿意与方才拚死。

但方才抓住他不放，再攻上来，一爪抓在他的肩头，他也一掌击在方才的胸前！

这一击很重，方才狂喷了一口鲜血，正吐在他的脸上！

他的眼一眨，便没了方向。

方才再一抓，那撕下的血肉离身而飞，他后退了几步，叫道：“梦雨，狗娘养的，你再不帮我，我便叫出来你那鸟事儿！”

可能梦雨有什么事儿在他手里抓着，此时梦雨忽地叫道：“方才，你走，不然我杀了你！”

但方才一顿，手仍不慢，抓在怨复我的身上，大叫道：“我与你一起死！”

忽地他顿住了，他的胸前插入了一支锥，那是怨复我的锥，一支小锥。

这是一支要命的小锥，长一尽三寸，正插在方才的胸前！

方才怒吼道：“我叫你们知道方家人的骨气！”

他噗地拔出锥来，掷向怨复我！

怨复我似乎呆了，再无平时贩呱呱而谈的本事，那锥噗地插在他的肩头，他嗷一声叫起来。

方才大叫一声：“师父，报仇，报仇，报仇！”

他满面是血，转身面对着众人，说道：“你们都屈服于郭免的淫威，不敢与他争雄，天下再无英雄了！”

方才倒地，他笑骂道：“一群狗才，竟也摇头晃脑！”

看着方才倒地，怨复我忽地大怒，叫道：“殷没，你为什么不要少侠帮我？”

殷没说道：“你一人事。”

少侠梦雨也笑：“凭郭盟主的谋士，在这方家小儿的面前，就输了，岂不是太没面

子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就是那个奸细，你就是那个方家的老三！”

他戟指着殷没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就是，你就是！我要告诉盟主，杀了你！”

怨复我满面是血，模样可怖，他怒吼声声，直指着殷没。如果殷没真的是那个方水，他会拔剑相向。

但殷没只是吐了两个字：“疯狗！”

殷没没拔剑，他只是很缓地在怨复我的身旁走过去了，再不回头。

怨复我站在郭免面前，说道：“我看他是方家的那个余党，你不信问问他？”

他指一下少侠梦雨。

郭免看看梦雨，问道：“殷没真的像是那人？”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我看他不像。就说是像，只有一个人像。”

郭免问道：“谁？”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我。”

郭免看着他，忽地哈哈大笑起来，他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帮怨兄？”

梦雨悠悠道：“我正要帮他，他叫起来了，他叫说，如果我不帮他，他就要说出我的丑事。”

郭免的眼光十分锐利，他盯着少侠梦雨：“你有什么丑事？”

梦雨说道：“女人，我有过女人，而且是往事不堪回首的女人。”

郭免的目光变得温柔了：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那事。你是一个喜欢女人的人。”

怨复我走了，他的眼里有怨气。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他不愿做第二人。”

郭免笑笑，他不愿当着少侠等人论说怨复我。他与怨复我总有一些不对人说的秘密。

梦雨说道：“那个人在我们心里，总是一块心病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他有什么了不得？我就是不知道他是谁，我也不怕。”

少侠梦雨问道：“有一个人，你为什么不问问她？”

郭免低下了头，说道：“我与她只是吵。”

梦雨笑笑，说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吵？你对女人可以更温柔些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相信她，我只觉得她根本就不可信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有一件事，我告诉你，就是我不信任何人，我也相信她。”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你们并不很好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对，不很好，但我很相信她。”

郭免看着她，她很温柔地笑，女人像雾像雨又像风，一阵晴一阵阴，你根本弄不懂她的心思。

庄重说道：“你像是有什么心事？”

郭免说对。

庄重说道：“有什么心事，你对我说，我告诉你怎么做。也许你不相信，从前方顿每逢有什么难事，总是对我说的。”

郭免忽地有兴致了，他盯着庄重的眼光，那是贪婪的眼光，他慢慢说道：“你想知道我的心事？”

庆重点头，怕惊着他似的点头。

郭免说：“那就是……”

他的目光变得迷惘起来，深远起来。他说：“就是在少侠梦雨、雷天、怨复我、殷没四个人中，有一个人是方顿的三徒弟。你在方家几年，方三是在近年死的，你一定知道他们哪一个是方三，对不对！”他虎地站起，直盯着庄重，连喘息声也相间。

庄重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就是知道了，也不会告诉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会帮你，但

这一个人我不会告诉你。我只告诉你一件事，他是我的情人。早先在我没与方栋在一起时，我就与他在一起了。他是我第一个偷来的汉子，你要我告诉你这件事，那是休想！”

郭免笑眯眯地，像是在谈情：“你说，你认得他？但你不告诉我？”

庄重笑了：“对啊。”

郭免叭地打了她一个耳光，打得她脸面肿起来。

庄重仍在笑：“你记着，在我还是盟主夫人的时候，你不能打我的脸。我的脸一打坏了，出去时人家会笑你的。笑你管不住女人，还用巴掌，那不明明在说你无能吗？”

郭免大骂道：“胡说，我杀了你！”

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不怕你杀我，我不怕！你杀啊，你杀啊！”她挺着胸，迎上郭免。郭免只好后退，他恨这个女人，但他不能杀这个女人。

庄重说道：“你得想一想，在这四个人里，有我的一个情人，我天天能看到他，但你不知道他是谁。你是盟主啊，你去问啊，你问，你们谁是我老婆的情人？你问一问，那样你就会问出来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能问出来，他就会说，我是你老婆的情人，我早就是她的情人了。那时你得对他笑，说他很了不起，很早很早就给你戴了绿帽子了。”

郭免大声喝道：“你不是给我戴绿帽子，你是给方顿戴绿帽子……”

忽地他笑了，扬声大笑，说道：“我怎么把那个老活宝给忘了？我要告诉他，他是一个老王八，他的妻子曾经给他戴过绿帽子。我要看看他那副嘴脸，看他怎么样？我要知道他是不是能哭。”

郭免大声叫道：“来人！”

来了人，那人手里拿着一只铃。郭免对庄重说道：“很麻烦，像是唤狗一样，还得摇铃。你说是不是很麻烦？”

铃声响起来了。

不一会儿，那辆人人皆知的车过来了，车上坐着方顿。

方顿一揖，问道：“不知主人有什么吩咐？”

他不看庄重，在郭府里他从来不看庄重。

郭免说道：“方总管，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”

方顿一脸的平静，问道：“不知道盟主有什么事儿要问，请问好了。”

郭免看看方顿，再看看庄重，想从他两个脸上看出不安来。但他看不出，庄重真个没什么不安，而方顿是不是修养到家，而令他什么都看不出？

郭免问道：“方总管，我有一事要告诉你，你妻子……对了，如今她是我妻子了，她从前是你妻子的时候，曾与你的弟子在一起同床共枕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方顿毕恭毕敬地答道：“我知道，她与方栋有过。”

郭免大吼道：“什么方栋，我说的是你那个三弟子方三！”

方顿说道：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只是方三死了，他如今埋在坟里，一切也就算过去了。再说，如今她是盟主的妻子，管她应是盟主的事儿了，与我无干。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胡说，我说，她是你妻子时，就与人在一起，你恨不恨她？”

郭免看到了，方顿的眼神真的看着庄重，两人的眼光凝在一起。那是他也解说不明白的眼光，他们必有许多他不知的秘密，他不能说得出的情愫。

他们已是形同路人了，这眼光是怎么回事儿？

只听得方顿说道：“我已经久不恨什么人了，我怎么能恨她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她叫你戴上了绿帽子，你不恨她，你是不是一个男人？”

方顿哑着声音道：“我不是一个男人，我只是一个废人。如果盟主不要我做总管，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。”

第四十六章 蒙羞

当方顿坐在郭免面前时，像一个柔顺的羊羔，不说一句拂逆的话，郭免怎么说，他都只是很恭敬地回答。

如果让人看到，决不会想到，方顿曾是风云一时的盟主，是天下第一的英雄。

郭免忽地大笑，说道：“方顿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我的武功为什么这么好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你是天下第一了，你胜了我都无法胜过的桑木头。”

郭免忽地自语道：“我是天下第一了，我是天下第一！我真的是天下第一了么？”

他看着方顿，再看看庄重，忽地笑了，笑得极狂。他低声说道：“我与他们在一起，我不能大声说话，我怕他们说我很骄傲，说我看不起他们。我真的不敢看不起他们，他们要是不跟我，我岂不是只成了一个空空的郭大侠？但如今我什么都不怕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占有了你的妻子，才有了我的今天的！”

方顿说道：“那很好。”

郭免忽地扯起了方顿，对他吼道：“你是不是一个男人，你怎么没一点儿脾气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一个残废，不会有脾气。”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来人！”

来了一个大汉，郭免说道：“把方总管的徒弟叫来。”

方刚来了，他站在方顿的身后。

郭免说道：“你哭了，是不是？”

方刚不语。他只是昂着头。

郭免在调侃他：“你只是一个总管的徒弟，我问你话时，你得好好答一个是或不是，你不出声，我会教训你的。”

郭免回头对方顿说道：“你教训教训他。”

方顿说：“是。”

方顿回看着方刚，问他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方刚突然放声大哭：“他们杀了六哥。”

方顿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是么？”

再过了一会儿，只听得见方刚的哭声：“他们三个人，那个狂剑殷没、少侠梦雨、怨复我，他们三个人在酒楼上杀死了六哥。”

方顿哦了一声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么说，六儿也死了。”

他说的话冰冰凉，没一丝热气。看得出来他很绝望。

方顿对方刚说道：“郭盟主说，你太不听话了，你以后要听郭盟主的吩咐，听到了没有？”

这话说得很认真，方刚的眼里再流出泪来，他巴巴地看着师父，师父难道不心疼自己的弟子吗？六哥在最后走时对自己说，照顾师父的担子就交与自己了，他去与那些人拚命，他说了，也那么做了，他去拚了，最后死在人手。如今只剩下了自己，方刚大声哭道：“师父啊，只剩下了我，我照顾你，只能是我照顾你了。”

方顿忍不住流泪了，但他猛一下擦去了泪水，对方刚道：“听盟主吩咐。”

郭免太得意了，看方顿的今天，就是天下武林的明日，他要天下武林都膺服自己。

他猛地来了主意，问道：“方刚，我问问你，那四个人中，殷没、怨复我、雷天、梦雨，他们之中有一个是你的三师兄，你说，谁是？”

方刚不看师父，他不知道师父怎么回答这句问话，但他回答得很直截：“没有，他们中没有我的三师兄，我三师兄死了。”

郭免不信：“哦，他真的死了？”

方刚说道：“他做下了坏事，师父要他走，他自尽了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三师兄的尸体没找到。”

方刚随口应道：“那是他家里的人把尸体弄走了吧？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胡说，他家里根本就没有人。他只是一个孤儿！你们都是孤儿！”

方刚应了一个是，再也不说了。

郭免笑笑，那笑容里分明有狠毒：“你当我是傻子，我便当你们是疯子。你们两个站在这里，看我做好事。”

郭免扯过来庄重，要与她亲热。当着她从前的丈夫方顿与她的义子面前，郭免便欲做此事。郭免狠狠地说：“庄重，按说你给了我那么大的好处，我不该让你为难的。但我要让方顿知道知道我的厉害，你就得让我自在。”

他要当着方顿和方刚的面儿，与庄重亲热。庄重一挣，叫道：“你放开我，你是一个畜牲！”

郭免大怒，笑道：“我当然是畜牲，我不是畜牲，决不会要你这么个背叛丈夫的女人。过来，好好服侍我！”

庄重被他扯来，只能解开他的衣服。看庄重的脸色，她一边解衣一边流泪，那神色分明好生委屈。

她受不了这个，就是她与方顿的弟子做那种事，也只是背着方顿，哪曾想到有一日，她会当着方顿，与郭免亲热？

郭免却不管这些，说道：“人有无真情，只有在这种场合下方能看得出来。我让你原先的丈夫在这里看着，你对我再说那些亲热的情话，说啊，说！”

他揪扯着庄重，狠狠地揪扯她，扯得她疼出眼泪。

方顿慢慢说道：“她与我在一起，从来也没有什么情话，与你就不同了。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胡说，怎么会没有情话？一个女人不说情话，便是一餐没有味儿的菜，谁能吃得下去？”

方顿一叹，说道：“老人，一个老人要吃一餐嫩菜，他一定得吃下去。”

郭免不管这个，他狠狠地揪着庄重，把她的衣服都揪掉了，说道：“过来，当着他们的面儿，与我亲热。”

方顿如木偶般坐着，看着，不动。

忽地，方刚吼道：“郭免，你休当面作恶，你这人狼！”

方刚扑过去，郭免只一挥臂，方刚便向上飞去！

他的身子扑上屋顶，再砸下来，砸在方顿的身上。

这时，郭免已是脱尽了衣服，他说道：“庄重，你来啊，来服侍我，要我对你更好些，你卖力些。你告诉我，方顿那老人不行了，他天天在习武，只是躲着你。对不对？你说，他只是一个空心的灯草，不能做男欢女爱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你说啊。”

庄重的眼里噙着热泪，她说道：“方顿他.....不行，他只是一根灯.....草，他做那种事不行。你行，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”

方刚爬起来，他的眼里都是泪，他爬到了师父面前，说道：“师父，我砸疼了你吧？”

方顿笑笑，但那笑是苦的。

他的心里很难受，但对着方刚只能笑笑。

方刚说道：“师父，我受不了啦，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！”

方刚再扑上来，他的手变式为鹰爪，去抓郭免！

郭免的手一回，竟是一边亲吻着庄重，回头给了方刚一下.....方刚的手不动了，他呆滞住了，他的身体站在那里，纹丝不动。

方顿大声道：“盟主，你放了他，你放了他！你.....放.....了.....他.....”

到最后，方顿的话几乎像是耳语，因为他看到了，方刚的耳朵里流血，方刚的嘴角、鼻孔、眼里都是血。

方刚回头，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师父.....我忍.....”

匍地一声，方刚倒地。

庄重如今像是郭免手里的兔子，一只雪白的赤裸的兔子，正在那里挣扎。方顿看着，看着地上流血而死的弟子，看着庄重郭免的手里受折磨，他一言不发。

郭免像一只发狂的野兽，他尽情地发泄着，他大笑道：“方盟主，你完了，你再也不是一个男人了，你不光不是什么盟主了，你连一个真正的男人也不是了，你只是一个混蛋，一个我一摇铃便来的叭儿狗！”庄重不再挣扎了，她如今只能服从，而且从那服从中得到了快乐，她的身体不听她的意志呼唤，她渐渐与郭免一律了。

方顿的身体缩在车上，他的身子像是更小了，他几乎不动，像是再无呼吸。

他是不是已经麻木不仁了？他是不是再也不复有什么雄心了？他可能已是满足做一个活人，能喘气，能活下去，大概就是他最后的意愿吧？

难堪的一时，难堪的一刻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郭免的声音变得细了，再也不喘粗气了，他问道：“方总管，你看我如何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盟主本领非凡。”

如果他的弟子在此，他们如果没死的话，会不会听了他的话，羞愧得自杀？

郭免说道：“如今我信你的三弟子真的死了，你说得可能没假。”庄重蜷在被子里，她不想再抬起头来。

有哪一个女人当着自己过去的丈夫被如今的丈夫尽情地玩弄一番过？她经受过这种事，再怎么抬头？

郭免说道：“我明天就要与那个桑木头一战了，你说，我能不能胜过他？”

方顿笑一笑：“你能胜，但你做盟主的日子可能不会太久了。”

郭免哦了一声，抬起头来，他看着方顿，等他说话。

方顿说道：“做盟主有一个诀窍，就是能饶人处且饶人。你如果胜了桑木头，便会杀人，那时你就寂寞了，从此再也没一个人可以与你练功夫了。你天天自己练，没有一个对手，你再也没有对手了。”

郭免很震惊，他想杀死桑木头，但方顿的话是不是很对？

当年方顿真的能杀死桑木头吗？他没杀桑木头，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？

“你没杀桑木头？”

“没有。我只是约他每十年一次再战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”

郭免念叨道：“当他来的时候，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对啊，他再来，我与他战。”

郭免对方顿说道：“十年太长了，我要每三年一战。”

方顿笑笑：“每三年的时候，他还来不及想出很好的新招。”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告诉他啊，我告诉他我的新招，让他破解，看他想得出想不出。”

桑木头对毛丫头、一阵风、方八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我定了一条船，你们今晚就得走。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我们要看你与郭免比武，你胜了他，我们再走。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外公，我与三妹会跟定二弟的，我们要生死与共。你胜了他，我们走，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我们好好快乐地过日子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跟你们说，我自己斗那个郭免，就会胜的。你们在我身边，我怎么会胜他？我得惦念你们，我怕会败给他。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不要紧，你会赢的。”

但她忽地噤声了，她看到来了一个人，像幽灵似的一个人。她站在四个人面前。

她是庄重，她说：“我来看看桑前辈。”

桑木头哼道：“我不用你看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郭免是不可战胜的，能战胜他的，只有他自己。我来，就是要告诉你这一句话。”

毛丫头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出来好了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是冥冥之中，神与上苍告诉我的，没有谁能胜得了他，只有他自己能杀死他自己。”

毛丫头大叫道：“你疯了吧？他自己怎么会杀死他自己？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谢谢你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明天都跟外公去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桑前辈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望你能想出脱身之策。郭免的武功很厉害，他如果动手，连他自己也收束不住。你要小心！”桑木头哼一声，算是回答。

他心道：我只是一个老不死的，死就死好了，也强似那个方顿，那样子真是可怕。我就是死了，也得轰轰烈烈地死，不做那奴才样儿。他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保重，保重！”

她的身影忽地没了，她慢慢走回郭免的家。忽地在路上，看到了一个人，那人是少侠梦雨。

他笑说道：“夫人忙什么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郭盟主有他自己的事儿，我也有我的事儿。”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我不见盟主，不知道他忙什么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他忙着练武，他越来越忙了，先是每天练七个时辰，再就是九个时辰，最后是十一时辰、十三时辰，一直这么忙下去。”

少侠梦雨沉思道：“那样他岂不是要忙死？”

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忙不死的，只是我会闲得很厉害，我想男人，我会很想男人的，他不在，我便找男人，到处去找敢于碰我的男人。你也知道，他是盟主，如果有一个男人敢碰我，敢给他戴上绿帽子，那人就有勇气，也有一些本事了。那样的男人不容易找，是不是？”

梦雨笑了，说道：“你看我像不像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你不是什么少侠梦雨，你只是崆峒的叛逆许风，因玩弄了你师妹，便

被赶出来了，对不对？”

梦雨说道：“哦，你也知道，我当只有那个怨复我知道这事，看来我的事天下人都知道啊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只是你不要碰我，你要碰我，你也要被赶出去。更糟的是，你不光要被赶出去，你要被杀死，你给郭免戴了绿帽子，他会杀你的。”

梦雨笑笑，说道：“你不是一向愿意给男人戴绿帽子吗？”

庄重笑了，一笑很媚。在月光下看美人，千娇百媚，美不胜收。梦雨说道：“我要惹你，我不与你在一起，便是一个傻瓜了。”

梦雨上来，抱住了庄重，说道：“庄重，庄重，你起这么个名字，叫我觉得好生好笑。你应叫一个淫女才对，怎么叫庄重？”

庄重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想不想知道那个名字是谁起的？”

梦雨问道：“是你的父母？”

庄重笑笑，轻声说道：“不是，你看月亮，我告诉你，是他起的。”

那个他是谁？庄重再说：“他是方顿。”

真个好笑，原来方顿竟给她起这么个名字，叫什么庄重，哪里有什么庄重，她只是一个坏女人，一个荡妇！

梦雨说道：“让月为媒，花草为证，我与你再做一次夫妻，让郭免也当一个绿帽子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庄重的声音咯咯响，她说道：“那有什么不行，好啊，我最愿意了，让他当绿帽子，他知道时，一定会很生气，那生气的样子一定很好看。我真想看一看郭免生气的样子，他一生起气来，那样子真个像是楚霸王啊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梦雨不说，看她那样子很娇美，抱起了她，亲吻起来。

第四十七章 血手印

天亮起来，所有的静寂都让位于吵嚷。武林的聚会时常就是吵吵嚷嚷的大会，所有认识的人都打招呼，像看大戏。所有不认识的人都互相打量，打听，打听出一个故事，一个人物，以备来日茶余饭后与人大谈。除了七大门派的掌门外，所有江湖能赶得来的人都急快赶来，他们决不愿意放弃这一场目睹大战的好时机。有几个如郭免与桑木头这般好手？有几场如他两人这般惊心动魄的厮杀？

来的人都聚在郭免的府门，如今郭免是天下武林的盟主了，那门楣上的“武林一家”分外醒目。

站在门口的大汉也格外威风。

天亮，郭免府第的大门才吱扭一声开了，从里面走出一群人来。他们都是来捧郭免的场，觉得自己是一号人物，与盟主能沾亲带故的，所以脸上都有得意的微笑，对着自己熟悉的人点头，微笑，再打招呼，一时又是忙乱纷纷。

随后出来的是郭免的几大得力手下，他们是狂剑殷没、少侠梦雨、雷天、怨复我。最后走出来的是郭免。

郭免一走出，便暴一阵掌声与喝彩声。

有人道：“果然是天下盟主，有身分的人，那气势果然与人不同。”更有人应：“你看吧，老盟主多少年没治得了那个桑木头，如今郭盟主要治他了，今天他必败无疑。”

再有人说：“听说连老盟主都十分佩服新盟主，特地给新盟主做总管，不知此事是真是假？”

有人就应声：“有什么假，你看，老盟主也出来了。”

响起了一片稀稀落落的掌声。

对面，走来了桑木头，他一个人慢慢走，走时胸也不抬，腰也不挺，那神气不比平

时喝酒更有劲儿。

有人也喝彩，这些人是黑道中人，他们盼着桑木头能胜得了郭免，郭免任盟主，对黑道人物更狠，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。

桑木头站住了。

忽地，怨复我一举手，众人都噤声了。怨复我说道：“今日盛会，必是永垂青史，为我武林更添佳话。就请今日一战的评判人，原武林盟主方顿总管说话！”

人都惊讶，方顿说是进了郭免府里做了总管，看来是真的了。就见方顿慢慢摇车，到了人前，说道：“我是一介老朽，从前几年身残力衰，便不再想武林中事了。幸得郭盟主收留我，要我做一个总管。其实我身残体弱，哪里做得了什么总管，只是郭盟主的一片好意，让我能有些事儿做。”

方顿停了一停，众人看他，心里百感交集：如果我是方顿，我能不能去屈尊做郭免的总管？看来他这人是与人不一样。

方顿再说道：“我平生与桑木头战三十年，那三十年是我最光辉的时刻。如今桑木头挑战郭免盟主，看来他胜算不大。”

方顿怎么能一张口便说桑木头胜算不大？人凭什么这样说？

众人看看桑木头，看他站在那里，如山屹立，不理睬方顿说什么。

郭免意得志满，对桑木头一揖，说道：“桑前辈，请了！”

桑木头不动，只是瞪眼看着郭免，他知道郭免的内力惊人，但他的手下功夫如何，便不得而知了。依桑木头想法，如不是有奇遇，郭免四十来岁年纪，决不会有如此功力。桑木头推出一个散手来，那是“如来八法”的“一味说禅”。

郭免一见桑木头出手了，便也划了一个圈子，那圈子划得疾，只是一划，把桑木头的杀气消弥于无形。郭免再向前一步，推了一招，那是一招“平凡尘世”。看似平凡的一招，桑木头的脸色却是凝重，一推一挡，两人凝滞，如山如渊，静止无波。

桑木头看郭免的头上冒出氤氲热气来，心道：他本事不小，看来我与他硬拚，大是不利。但郭免的手已是抵住桑木头的手，使他再也挣脱不开。桑木闲忽地像是老人苦雨，满身的筋骨都酸疼，十分难受。但他说不出，只是用力抵挡。

郭免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桑前辈，我看你还是像方老前辈一样，来我的府里做一个总管好了，你如做我的总管，我会更照应你的。”

桑木头哼一声：“放屁！”

依桑木头的性格，就是死了，也不会向郭免认输。但他此时自苦，别人哪里看得出？有人高声叫喊：“桑前辈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让他白道三十年无主！”

更有人厉声而喝：“杀了桑木头，黑道无人行！”

吵嚷声中，郭免仍是微微笑着，他轻声对桑木头道：“我三十多岁，血气正旺，你七十多岁了，已是油尽灯干。再要苦熬，只怕你没得明年的灯看！”

桑木头道：“郭免，人得意时须自敛，你小心些！”

两人急急出招，竟是看也看不明白。

蓦地，桑木头一收，他退出去了。

当场中人只有少林行痴大师与方顿能看得出，桑木头已经败了一招。

郭免端凝而立，如不是与庄重在一起，郭免就有王者之气，那沉凝急重确乎有霸主雄风。

郭免说道：“桑木头，你要死了。”

桑木头的嘴角沁血，只见郭免一挥手，桑木头一挡，两人相隔十步远，郭免空空地挥手，那声音竟像是空谷传音，十分沉闷，大地传响，如磬音弥远，久久不绝。

桑木头的手挥动得慢了，他的胸前突地有血痕。

行痴大师叹道：“血手印！”

人皆惊叹，原来郭免用的是血手印！？

六十年前，江湖上有一个恶魔，他练成了十成功力的血手印，与江湖十大门派的掌门人斗，十大掌门五死五伤，但到了最后，还是天门派的方不觉与他相拥相抱，两人一齐坠崖，方才死了那恶魔。十大门派的传人便把那血手印秘籍交与方家保存。誓约天下武林人再不得习那秘籍。如是谁习得了那秘籍，便天下人共诛之，共讨之。

如今郭免怎么又习得了血手印？

行痴大师喝道：“方盟主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方家保存的那秘籍说是丢失了，怎么郭盟主会有这血手印的功夫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众人一声呐喊，方顿的话听来扎心。本来那秘籍是从天门派丢失的，说是他的弟子偷了那血手印大法，此时怎么问方顿，他竟说个不知？

行痴大师喝一声：“阿乐陀佛，请郭盟主与桑前辈先停手，老衲有话要说。”

两人住手，静等行痴大师说话。

行痴大师道：“十派联议，血手印秘籍放存于天门派，如今郭盟主竟使出血手印来，请问郭盟主从哪里得来？”

有人尖声叫道：“什么狗屁盟主，偷人家封禁的血手印秘籍，就是胜了，也是丢人！”

“岂止丢人，更是为贼！”

“偷人家的秘籍，就是恶魔！谁用血手印，谁就是当世恶魔，人人得而诛之！”

忽地，郭免扬声大笑，说道：“是你说的话么？”

他一指，那人顿时语塞，原来他背后有人用剑刺他，一剑刺穿他的胸膛！他叫道：“杀人！杀……人！”便倒地而毙。

另一个人立刻噤若寒蝉，他身后传来一声冷冷的问话：“是你说，人人得而诛之么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！”

怨复我哪里管他什么，只是一掌，便拍在他头上！那人立时七窍流血而死！

郭免扬声道：“我是盟主，盟主说话，人人寒栗。你们听着，我说什么，你们便做什么好了，有谁不愿意，当场说出来，我便要他立时死在此地！”

行痴大师叹道：“武林灾劫，武林灾劫！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武林三十年寂寞，都是因方顿领导无力，总是平平淡淡，剑在匣中鸣，人握酒杯老。再怎么是武林，再怎么是江湖？难道你与人说，我习剑三十年，只是对着木桩练剑？如今有了郭盟主，他要我们有处用剑，有人不服盟主的，便是一死！”

有人跟着吼道：“有谁不服盟主的，便是一死！”

跟着喊的，都是郭免的人，甚至连那坐在车上的方顿也跟着喊。

有人不屑方顿的为人，叫道：“什么狗屁老盟主，我看他是老跟屁狗！”

方顿对着那人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我就得做好狗才行啊，不然郭盟主不用我了，我这么老，还能哪里去讨喝酒的地方？”

那人本来以为方顿能有些气恨，但看他笑吟吟地说话，全然没有一点儿气生，不由得怔住了。

行痴大师说道：“郭盟主，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，你偷了秘籍，便是做下了恶事，你不配做我们的盟主！”

郭免昂然道：“你说错了，我没偷那秘籍。是有人给我的。”

行痴大师说道：“是谁给你的？”

依在场的众人想，一定是郭免的手下，或许是那十一人中的一个，郭免让他们去偷了秘籍，如今只要推在一个死去的人身上，那就够了。他可以说是煞生煞死两兄弟，也可以说是朱亭，更可以说是疯僧、何不济、吴当。他说是谁便是谁，有谁能指证他？

可是，正当人皆寂然，静等着他说话时，忽听得有人说道：“是我，是我给他的。”

人看时，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从前的老盟主方顿。

方顿把秘籍给了郭免？真的是他给的？

这可是世上最大的耻辱，他没做，怎么肯认？

忽地，那方刚叫道：“师父，是我偷拿的，我偷拿给郭盟主的。”

方顿笑一笑，扶着方刚的手，说道：“刚儿，我知道你的心，你不愿意人看我是恶魔。但我真的做了，我偷拿了那秘籍，给了郭盟主。我还冤你师弟方八，我说可能是他偷了秘籍，我赶他出门了。我不能狠心处置他，因为我知道他没偷秘籍，所以我只是赶走了他。”

方刚跪在地上，哭道：“师父啊，师父……”

行痴大师说道：“方老前辈，这事儿非同小可。你真把那秘籍给了郭盟主？”

有人脆声接言道：“我能证明是那回事。”

走来了袅袅的庄重，她仪态端庄，看去大方稳重。不熟知她的人，此时更生出无限绮念。

庄重说道：“方顿把秘籍给了郭盟主，是想托庇于一个能保护他的人。因为……因为他知道，他胜不了桑木头，他会死在桑木头的手里。如果他找到了郭盟主，他不仅不会死在桑木头手里，还会有更光明的前程。”

说方顿不会死，那是可能，有什么更光辉的前程，那可就未必了。他难道不知道，这一部秘籍会毁了他一生的清誉？

人都看着方顿，看他坐在车上。他的身子是伛偻的，看去那么衰弱。他还能活多少年？他说不清，人们也说不清。

方顿说道：“我的几个徒弟死了，都死在郭盟主手下人的手里。他们死得很不值，人生百年，如白驹过隙，只是眨眼间。他们何必那么死？我老了，七十多岁了，我不能与郭盟主争霸天下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这是古话。我曾贵为天子，但也能做一个老臣，是不是？”

看着方顿坐在车上，他的头发都是白的，在风中吹散着，更给他添几分凄凉。他真

的老了，真的不是郭免的对手了。看来江山转瞬易手，人生百年多变，这不假啊。

行痴大师问道：“方顿，请问你知道不知道，十大门派会约，那一部秘籍任何人不得开启，任何人不得习练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行痴大师再问道：“你拿那秘籍给郭免，郭盟主知道不知道那秘籍是不准练的？”

众人都看着方顿。

方顿不答。

看来他是怕郭免，他怕郭免，自是不能说出郭免追要那秘籍，只能说是他拿出来的，如今他真个是郭免的好总管。说不定他是进献了那一部秘籍，方才能做得了郭免的总管的。

行痴大师说道：“郭盟主，你如是用那血手印功夫，人会天天如饮鸩止渴，越喝越渴，难道郭盟主不知道么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行痴大师说道：“那如正在疾行的奔马，马不停蹄，但你不能止住。先时你一天得练五个时辰，再慢慢七个时辰、九个时辰、十一个时辰，最后是十三个时辰……直至最后你会变得很是暴戾，一直到死。你难道没听说过吗？难道方顿没对你说过这话么？”

众人想着，一定是方顿没对他说过此话，但郭免长吁了一口气，他盯着方顿看，看了许久，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人皆哄然。一切都知道，也知道必死，还苦练那功夫做什么？蓦地，郭免仰起头来，他高声叫道：“我就是要做盟主，我就是要天下无敌！”

行痴大师问道：“方施主，我想请问你，为什么你擅自将那秘籍给与郭免？”

方顿扬起头来，他的白发在空中飘荡，有些苍凉意味。他大声说道：“我做了几十年盟主，到最后黑道竟一日更比一日昌盛，我有什么法子能让武林正义得行？说到底，

我只有一个法子，那就是把秘籍的功夫练出来，用强权来一统江湖。我自己是残废人了，便只能把那秘籍交给一个能练它的人，让他一统江湖！”

方顿的声音渐渐高昂，他大声道：“有人杀人，有人放火，有人用很好听的借口干最肮脏的事儿。只有一个法子能制止他们，杀！我做了几十年的盟主，不想杀人，养了许多的恶魔，如今郭盟主想制恶，我便把血手印交与他。就是十大门派想惩罚我，我也在所不惜！”

人都无言，谁也没料到方顿仍是如此执拗，他一心要再江湖晏宁，便想出这个主意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拿了血手印，用一年时间练成了，我如今练到了九重功力。如果谁不服气，可以上来与我一斗。”

第四十八章 荡妇

无人敢应。

要知道血手印的功夫天下无敌。当面与敌手相搏，只是放手恣意，只须手轻轻一动，对手便可能皮肉开裂，成为一具尸体。谁敢与他争锋？想当年十大高手齐斗那个恶魔，都不曾胜得他，便足见那血手印的霸道了。

郭免喝道：“我也许能活三年，也许能活五年，也许能活十年，但我要活过，我要做一个威震天下的盟主。你们记着，看着！”

忽刺刺，在街口冲出无数的大汉，人人手持弓箭，对准众人。

郭免说道：“听我说，你们稍安勿动，如是谁动一下，想冲出去，只是乱箭下的刺猬！”

有人高声喊道：“郭盟主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拿椅子来！”

有人搬来了大椅，郭免坐在台阶上，说道：“我不屑于同桑木头决战，我与他决战，在我府门，只是一个借口，我要在这里发布我的命令！”他大声说道：“拿下连心岛的岛主风失中！”

便有人从风失中的身后一探，便拿住他的穴道，那是狂剑殷没。他提着风失中，来到了台阶上。

郭免说道：“风失中在连心岛设卡子，劫持往来客商，我派去的人劝他，他敢不听，杀！”

一个“杀”字刚刚吐口，便即出手，血手一探，只见红红的光芒一闪，那风失中惨叫一声，肚腹都暴裂开来。

风失中叫道：“我不.....”

还没听得他有什么辩白，人便死在场上。

郭免说道：“南十八骑与北六刀在不在？”

南十八骑的人谅是躲不过，说道：“在！”

郭免怒声一喝：“在，还不上台阶前来？”

南十八骑的人都上来了，他们心里怕，战兢得要命，但面上装得若无其事，反正我不曾害人，他能当场杀了我不成？

郭免厉声再喝：“北六刀上来！”

六个壮汉上来了，六人中只有一人是一个细高的汉子，但人人威猛，全都不怕死。

一个满面大胡子的壮汉叫道：“你要杀我，随便，只给我一个交代！你是盟主，不是山大王！”

郭免说道：“我派人拿玉牌令去找你们，要你们再别厮杀。你们不听，仍是天天打，今天为什么不打了？”

北六刀的大汉说道：“他们无理！”

南十八骑的一个文士说道：“他们欺弱怕强，不是江湖人所为。”郭免叹气，说道：“我当你们有悔过之心，我便饶你们，谁知道你们竟如此顽冥不灵！”

他跳起来，跳到了那大汉的身旁，喝道：“死一人，不足惜！”再复跳到了那南十八骑人丛中，叫道：“杀他一人，莫非不能杀你一人么？”

南十八骑见他杀了北六刀的人，也是惧怕，吼道：“排阵，不让他杀人！”

可他们哪里来得及排阵，只见红光一闪，那长者文士的头便跳一跳，到了郭免手里。郭免再复站在台阶上，仍是若无其事，他问道：“南十八骑，不知道你等有何话好说？”

南十八骑那老二是一个暴性汉子，他怒吼道：“王八蛋，郭免，你是王八蛋！你敢杀我大哥，我跟你拚了！”

郭免再复冲入，那十七人此时已知他手段，便一齐出手！

刀棍戟鞭笔剑，齐向他身上招呼！

也不见郭免躲避，看来他也不屑于躲避，他只是冲来，拿住那个暴性汉子，说道：“死吧！”

那汉子的身体在空中跳，再复一跳，人便栽倒。

看此时那汉子一死，十六骑的刀剑无功，他复再站在台阶上，说道：“谁再骂我，便是一死！”

北六刀的老六也是一个烈性汉子，但老二扯住了他，用手捂住他的嘴，不让他说话。

郭免看一看，说道：“好，还是北六刀知事，如今你们的事儿便算是完了，如果有谁再去挑战，我便灭了他的名号，让江湖上再也没了北六刀的名号，或是南十八骑的名头！”

此时江湖人都不吱声，看的人都是瞅着郭免，看他暴戾如此，心里恨恨：原来方老

盟主主事那阵子，天下何等太平，人们何等相安？就是到了崆峒岛上，你也不必担心，你的命在你的手里。如果有谁冤枉了你，方盟主会一五一十地问仔细，决不错杀一个好人。虽说方盟主有一点儿荏弱，但荏弱有什么不好？弱一点儿，人们的命就不会冤死，那时好多了。

人们再怀念方顿，真的很想念他当盟主的日子。

人啊，真是怪物，原来一心怨尤方顿的人们，顿时想起他百般的好处来。

郭免厉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们这些狗才，什么白道黑道，都不是好东西。手里握剑，嘴里胡吣，说东道西，指南划北，哪里有一丝人样儿？方老盟主的心伤透了，他就是让你们看看，换一个盟主，你们的样子能不能好些？我看能行。我能让你们都变得好些！如今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再见了我，都得三叩头，叫我万岁，叫我万寿无疆！谁不叫，便是对我不忠！”

所有的人都看得出，这是一个狂人，但他们如果不叫，便会当场给郭免格杀。

有人高声叫道：“叫吧，全当他是一场戏，谁知道他哪一天会死？！”

有人便叫道：“郭免大侠万岁！郭盟主万寿无疆！”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子民！”

怨复我出来说道：“请各位记着，天下无论黑道白道，你做什么事儿，如有违郭盟主的命令，只是格杀勿论！”

众人一齐声喏，就连行痴大师也叹息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夜很深了，两人在绞缠，他们的身体很有劲，能曲拗成各种姿势，女人的腿很有力，缠住了男人，手也很有劲，把男人的身体缠得很亢奋，他的身上全都是汗水，全身心都被水洗过一番。

这是男人女人的销魂夜。

女人说道：“他只喜欢练功，他如今每一天要练十一个时辰了。”

男人说道：“那么说，他吃饭、睡觉外，就不停地练功。已经没有人能打败他了。他只能与自己打。”

女人笑笑，说道：“桑木头走了，他不知去了哪里，带着那三个孩子。如今他再也无玩物了，本来留下桑木头，是给他玩的，如果哪一天他玩腻了，再杀桑木头也不迟。但如今桑木头没了，他走了，带走了那三个孩子。”

男人笑：“他自己天天跟他自己打，是不是？好啊，他永远也不知道哪一个人胜了，哪一人败了。是郭大侠输与了郭盟主呢，还是郭盟主输与了郭大侠呢？”

忽地有人冷冷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是郭大侠输给了郭盟主。”

男人的身体变得僵硬了，他不动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人说，色胆包天，他真的是色胆包天，竟然偷了盟主的女人。可他来了，他本来该在练功，但他来了。

他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我找到了一种方法，我能自己平息心里的火气，我不必再练那么久了。我成功了，我不会死，我永远不会死！”

男人嗫嚅着，说道：“盟主，我.....我.....”

“你没什么，你只是给我戴上了一顶绿帽子。”

男人大声道：“不对，是她，是她找我的。”

郭免笑得像冰：“对啊，我的妻子就是爬在你身上，你也不能有念头，你一生了念头，人便得死。”

那少侠梦雨忽地乐了，他说道：“盟主，你是不是想错了，像她这种尤物，爬在你身上，你怎么能不顿生绮念？你说错了。”

郭免哼一声：“是么？”

他慢慢说道：“我念你跟我几年，你自尽吧！”

梦雨说道：“盟主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你听听，你听完了再杀我不迟啊。”

梦雨很紧张，所以他的故事讲得就不怎么精彩，但总算是讲完了，他讲的是一个古时的君王的故事，那个君王有一天夜里宴客，忽地所有的灯都灭了，有一个将军便摸他的爱姬。他的爱姬摸到了他身边，说道：“是君王么，有人污辱我，他摸我的乳，狠狠掐我。我摘下了他的帽缨，大王，你可得为我作主啊。”那君王听得人们正在张罗点灯，便大叫道：“不要点灯，我有一个很好的提议，你们都听着，今天是欢宴，不欢不散。我命令你们都把自己的帽缨扯下来，扔在席正中间，我们就叫一个‘绝缨大会’如何？”众人当然听君王的，都扯下了帽缨，扔在正中，那个调戏他的爱姬的人便找不到了。后来那个将军在阵中舍尽全力，把君王救了出来。他再承认，就是他当晚在酒醉时摸了大王的爱姬，他有死罪。大王赦了他的死罪，说道：“你有功，我赏你一件东西，你回去看吧。”他一回到帐中，看到了那个大王的爱姬，你猜他怎么了？他狠狠地弄了那女人一顿，叫她再也不敢对他轻视了。如今她是将军的女人了，再也不是大王的女人。

郭免在听，他看着梦雨，说道：“你说，那个君王做得好？”

梦雨的眼光中有一丝希望，他叫道：“对啊，盟主，你说对不对？你要放了我，我必为你效死！”

郭免笑了，他大笑，说道：“梦雨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那个大王，我不要你救我。我这一辈子都不要你救我，第二，她也不是我的一个爱姬，她是我的妻子。人说，朋友妻，不可戏。你明白这句话么？”

梦雨见势不妙，他大叫道：“来人，来人！”

真的来了人，那是三个人，一个是雷天，一个是狂剑殷没，另一个是怨复我。

他们惊呆了，想不到梦雨会那么张狂，连盟主的女人都敢污辱。

庄重忽地笑了，她说道：“我要不要披上一点儿衣服？”

郭免哼道：“随便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你说错了故事，我不是盟主的爱姬，我是他的妻子。你也说错了故事，

郭免忽地一叫：“别说了，我宰了你！”

郭免看着狂剑，看到了殷没的嘴角有一丝笑，看来这个狂剑有些看不起他。再看看怨复我，怨复我也没什么法儿，只是摇头，看着他摇头。怨复我不要他杀少侠梦雨，梦雨是他的心腹，梦雨会帮他查江湖上的一切事儿。怨复我要他不杀梦雨，但不过明天，这件事便会有人说出去。从前方顿是怎么失信于天下的，他的弟子拿了他的秘籍，传说沸沸；再就是他的弟子污了他的妻子，他做了活乌龟。郭免大声道：“我要你好死！”

梦雨大叫一声：“我能帮你，我能帮你，我能帮你

不走火入魔，我能制住那血手印的魔气！”

梦雨倒下了，忽地郭免的眼睛亮了，他扑过去，抱住了梦雨，说道：“我是骗你的，

我是骗你的，你告诉我，如何能制得了那血手印的火气？”

怨复我与狂剑殷没要上前，郭免厉声喝道：“远一点儿，谁上来谁死！”

两人不敢靠前。看来梦雨要告诉郭免了，他要告诉郭免如何制住那火气，郭免便真的能长霸天下了。

梦雨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就是那个十大门派剿杀的恶魔的孙子，我叫雨天生。我祖父告诉我，那是一个秘密，那是一个秘密，你如果饶了我，我一定告诉你那个秘密，可是你不放过我，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死吧，再过两个月，你就是一个死人了。”

郭免的手狠狠地掐在梦雨的头上，那坚硬的额头也被他掐出了血来，血汨汨流，他如不见，只是吼道：“你说，你说，你叫我万岁，你叫我万寿无疆，你叫啊，你叫我，我便免你死罪！”

梦雨的尸体扑通一声落在地上。

怨复我大声道：“盟主，你太大意了，如果你不杀他，他会救你的。”

郭免不语，他有些后悔，但他的火气一点便着，怎么能止遏得住？

忽地庄重笑了，她说道：“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他？他如果知道了那秘密，也只有一个目的，才会这么久不告诉盟主。”

殷没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庄重悠悠说道：“他想夺过那秘籍，或是等盟主死时拿走那秘籍，他一定知道那秘籍在哪里。他如果有了那方法，他是想着给自己用，他要做一个天下霸主。”

怨复我大声恨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一个祸胎！”

庄重俏笑，说道：“如果我告诉你，是我帮盟主制服方顿的，你该不会不信吧？在盟主身旁，我是最有功的。”

怨复我大声道：“淫妇！”

庄重笑了，说道：“不错，盟主的妻子是一个淫妇，但她能帮盟主。你当梦雨是什

么好人？他早晚会杀了盟主。如果他知道了那秘密，他就是盟主要杀的第一个人！”

三个人都看着郭免，郭免长吁了一口气，他已经不能停手了，天天必得练那秘籍的血手印功夫，他已是怕了，他说：“对，我要第一个杀了他，他怎么能不告诉我那秘密呢？”

只有怨复我看清了，郭免的手在抖，他的手是第一次在抖，他是定性最好的人哪。

怨复我忽地高声叫道：“郭盟主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女人留不得，如果留下她，必是遗患无穷。”

雷天也忽地说道：“杀了她，杀了她！”

郭免忽地看着狂剑殷没，殷没从来不多说话，但郭免对他说的话很是在意。

殷没说道：“我想，她或许会有法子，帮盟主，如果她有法子帮盟主，盟主便放过她。如果没有，杀！”

殷没头一回说了这么多的话。郭免点头。他问：“庄重，你能帮我，你能让我不死于那血火之焚么？”

庄重笑了，她说道：“我与梦雨在一起，我便注意到了，他习一种怪异的内功，或许就是那法儿呢，我知道了他练内功的心法，不知道能行不行。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你说，你说！”

庄重说道：“对不起，郭盟主，你只能说你不再生管我的事儿了，我才会说出来。”

郭免不语，怨复我点头。郭免说道：“我不会管你了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不信你，我只信我自己，你对梦雨也不错，但你一怒之下便杀了他，说不定你哪一天会再杀人呢？”

郭免怕她胡说，大声道：“我不会杀我信任的人！”

庄重笑说：“哪一天你不信了呢？我不信，我以后会告诉你，只是你得给我一个保证。”

郭免看着怨复我，庄重说：“他不行。”

郭免再看雷天，庄重说：“不行！”

只有一个殷没了。

庄重说道：“殷没，你说，你能保证盟主不杀我吗？”

殷没看看郭免，再看看庄重，忽地说：“能！”

第四十九章 人生巅峰

凉亭上，已是深秋。

郭免坐在那里，他派庄重与殷没等四人在四外守候，他下了一道命令：“我要与方顿好好谈谈，凡有人走近扰我，格杀勿论！”

他在等着方顿，他头一次把那个叫唤方顿的铃儿放在石桌上，没有摇它。

他明明知道，如果他摇一下那小铃，方顿便会很快地赶来。但他没有，他派一个下人，说要他去请方顿。那个请字他咬得很重。如今他的命令已是毫不犹豫地被执行，他只要一声令下，要人跳火海，人们也得毫不犹豫地跳，因为他是威风八面的盟主。

方顿久久不来，他等了足有半个时辰。

他等得不耐烦了，但他还是不动声色地等。

终于传来了方顿的车声，方顿到了他眼前。

如今的方顿不是原来他看到的那个方总管了，他衣着鲜丽，人也精神许多，像是那个从前的盟主方顿。

方顿声音很平静：“盟主请我？”

郭免斜着眼看他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请上凉亭说话。”

方顿看着城内景色，忽地说道：“树高风摧，必是常理，要我做盟主，我就不住这么高的府第。”

郭免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是你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对了，盟主请我，想必有事要说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人心不足蛇吞像，当初我找到你时，我只想做一个人人羡慕的人，想做天下盟主。我做到了，我当时说，我不愿意长寿，只要能做盟主，只做一年也可。我只愿意活一年，但如今我不愿只活一年了，我要活得久远些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你可以废去自己的武功，成为一个比我差不许的废人，那样你便可以活得久些了。”

郭免冷笑，说道：“那样我只能活几天，你以为怨复我他不想做盟主？他也想着渴饮一人泉。如果我是一个废人，他们会跟着我吗？”

方顿笑笑，说道：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。”

郭免看着方顿，说道：“我做了盟主，方才知，我的权力有多大。想当年你做盟主时，那心境也不比我差。只是你杀的人比我少一些……”

方顿说道：“杀人一多，必多结怨。他们在等着你，等着你不行的那一天，那时他们会杀了你，像是宰一头猪，问也不会问。”

郭免慢慢说道：“他们并没杀了你。大概是你做的事多是善事吧？”

方顿笑笑：“你错了，我做的事再好，也一定得罪了一些人，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他们放过了我，只因为两个理由，一个是，我已是一个残废；再一个是，我做了你的总管，这一点，我还得谢谢你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也没你那么幸运。如果我真的成了一个残废，他们会……”他摇摇头，还是不想那事儿的好。

方顿忽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有一个法儿，你可以在死前去一个海岛，自己默默地

去死，让江湖的人以为你没死，以为你可能在哪个荒岛上，他们会战战兢兢地等着你，一天天等着，他们怕你。那也很好。”

郭免笑笑：“这主意不错。”

当他们两人独自面对时，两人都是心平气和，他们不愿意多说。忽地，郭免问道：“有一件事，问你，有些难于启齿。”

方顿淡淡道：“是关于庄重？”

郭免重重地点头。

方顿不语，等待他开口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她不喜欢我，但我喜欢她。她与那个梦雨在一起过，她还可能与别的男人在一起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虽没练过那血手印，但我知道，她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，她才不到二十岁，所以她的欲望很强。她看着你，你不应她，她一定会找你周围的男人，她会报复你，一直到你死，她都不会让你安静。”

方顿说一说，忽地不说了，说道：“你恨她么？”

郭免说得很慢，像在嚼一个苦果，说：“她是我的妻子，我得照应她。她找别的男人，我要杀了她。”

方顿叹息，说道：“我当初就要杀她的，但她被捆在床上，哭着，我的心软了。她是一个好女人，我天天忙，根本就照应不了她，便只好让她去胡做了。”

郭免再问道：“她与别人，你知道？”

方顿点头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也装作不知。她是一个有血的女人，她想那种事，你给不了她，便只好休了她。你说，你能休了她吗？”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我？一个武林盟主休妻，让妻子与别的男人在一起？不行，不行！”

方顿说道：“你可以杀了她，也可以把她关在家里，但那都不是法儿，你只能活一个多月了，是不是？”

郭免点头，方顿说道：“人生有一个巅峰。你想想，你做到了吗？”

郭免振作起来，问道：“什么是人生巅峰？”

方顿望着远方，说道：“人生有大事三：一是事业，你做到天下一统，所有人见了你都是又敬又怕。你是天下所有人都瞩目的人。二是家室，你娶一个最美最好的女人。她是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，所有的男人为了她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。三是造诣，你自己有一身本事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本事。有了这三种，人生便到了极致，连天地都会嫉妒你，都会降祸给你。你要小心了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曾有过这三样，后来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现时心境如何？”

方顿笑笑，说道：“我对我自己说，方顿，你再也不是武林盟主了，人家看见你时，会视而不见。所有的人都比你更有本事，他们都能自行其是，但你不能。”

郭免问道：“你做盟主时，杀了那么少的人，如今有人谢你么？”

方顿一叹，说道：“这你还不明白么？他们如今会想着我如何如何。但如果再有一个新的盟主出来，他们会再想着郭免做盟主的时候如何如何。我想，说我的时候，是说我宽厚大度，仁以待人。再说你时，说莫不如你在时，那时你刚毅果决，处事果断，武林天下，一片肃然。还会再说别的什么吗？”

郭免大笑，他心头的云翳经方顿一说，烟消云散。他对方顿说道：“我听得那个梦雨说，血手印也有解法，能破解得开。我便不必一死了。”

方顿皱眉说道：“想必该有一个法儿，只是有那么一个法儿，当年的恶魔雨不休总该知道，你知道，他的本事已臻化境，决非你我功力可比。”

两人沉默。

郭免说道：“你该不会说我是忘恩负义的人吧？”

方顿一笑，说道：“不会。我是总管，总管自有总管的心情。”

郭免忽地抬头问方顿：“你说，你愿意不愿意我得了那法儿？做一个不死的武林盟主？”

方顿哈哈一笑：“我做了你的总管，我使得照应你。我活着，得仰仗你。我不愿意再流离了，不然我与我的弟子去海岛上，也得自在自由。可我不去了，我不能再去流离颠沛，我不愿。”

郭免看着天外，那里有一群群走动的商队，郭免的眼光忽地柔和起来，他问道：“方总管，你说，你喜欢她么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是一个老人，老人喜欢一个女人时，与你们年轻人不大一样。”郭免笑笑，不再问了。

方顿说道：“一个人老时，便知道了自己许多不足，我对她有些苛刻，她做下了那种事，我也有些内疚。当你喜欢一个人时，你便可以为她着想了，你想着她，便知道应该如何做。”

郭免不语，他看着城外来来去去的人，忽地有些失意，他说：“当年我装作穷人家的孩子，你看破了我，赶我出来。你后悔不悔？”

方顿笑了，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后悔？我收下的孩子都是没父母的孩子，我不收下他们，他们也得死。不然他们就会变成一个乞丐，我收他们，让他们风光一时，但也能让他死在武林人手里。我当时不收你，因你有父母……”

方顿不再说了。

郭免忽地扯住他的衣襟：“我的父母去求你了，对不对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不错，你母亲对我下了跪，她不要你跟我。”

郭免再不吱声了，他恨他的母亲，但此时他的心有些酸。

方顿说道：“我从小便没有父亲，是母亲带大我的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我如你所说，是到了人生的巅峰，我只有一件事没有做。我在有生之年，一定做下这事儿。”

方顿忽地笑了：“我去一趟，让他降服你，那样岂不是更好？”郭免说道：“桑木头不会听你的。”

方顿的脸上有了疲惫的笑意，他说：“他不听我的，那没什么。只我是他的老对手，我来对他说，还好些。如果他不听我的，我就劝他与你一斗。”

郭免忽地说道：“你知道他在哪里？”

方顿慢慢一顿，说道：“我想听你说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他在破庙里，从前那个毛丫头住的破庙里。”

方顿见到了桑木头，桑木头正与毛丫头、一阵风、方八三个人在说笑。

他们在吃着一锅狗肉，狗是桑木头去弄的，是方八拾掇的，他们吃着狗肉，喝着酒，唠得正热闹。

方顿说道：“我也能吃一块狗肉么？”

桑木头一见他来，气得哼了一声，不理他。

一阵风有些激动，她说：“我拿来给你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这肉不如我和臭木头在泰山顶上那一顿，那一顿肉，是他飞跑去正兴鼎拿来的，到了泰山顶上，还热着呢。”

毛丫头故作惊讶：“哎呀，那不是早就凉了吗？怎么跑也跑不赢啊。”

一阵风笑笑说道：“他用内功逼热，那也没什么。”

方八神往道：“那是了不起的内功。”

方顿看桑木头脸色微霁，说道：“我来找你，是要你带他们走开的，郭免要杀你。”

桑木头气哼哼道：“难道我坐在这里等着他杀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你与他们三个乘船出海，那样最好。”

一阵风忽地跪下了，她对方顿说道：“爹爹，你也跟我们一齐走，何必要做人家的奴才？我看你在那里也够累的，你跟我们走，我侍候你，你一定会天天有笑脸的。”

方顿笑了，笑出了泪，他说道：“丫头，我早就知道你是我的女儿了，我也知道八儿为什么要出去。我要他照应你，果真不差，当你与他一起来时，我就知道，你有托付了……”

方顿忽地看到了毛丫头，他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女儿，你能不能凑近一点儿我，我跟你说了几句知心话？”

一阵风凑近了方顿，方顿轻轻在她的耳旁说了几句话。一阵风很羞怯地点点头。

方顿对毛丫头道：“丫头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与我女儿一齐，跟着八儿生活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毛丫头不料得他会如此说，她急得叫道：“你说些什么？”

她脸红脖子粗，急得乱跳。

方顿说道：“世事难料，人心不测，我看你也是一个好人，你便跟着雏儿与八儿一齐，去海外好了。”

桑木头粗声大气地说道：“我不听你的，我见郭免的功夫不错，我愿意陪他玩玩。”

方顿大声道：“你陪他玩，会玩丢了命的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有人顾命，有人不惜命，命值几个钱？我要这条老命做什么，宁可不要它，也不给人做狗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郭免只有一个月可活了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有心机，你有本事，你能弄得他死，你那算是什么本事？你……害了我女儿，你不是人！”

说到了委屈处，桑木头泪如雨下，他哽咽道：“我女儿跟你，你害死了她，还弄什么假瞎子？我杀了你也不解恨！”

方顿说道：“世上只有你可以杀我，你杀我好了。”

他静等着桑木头动手，桑木头恨道：“我为什么不杀你，我杀了你，可以替我的艳儿报仇！”

桑木头扑上去，忽地一阵风扯住了他，叫道：“外公，外公！”

方八也来扯他，叫道：“外公，你放过了师父，他已经……”

毛丫头也落下了泪，她不明白，方顿有时想得那么细心，为人着想。有时他还那么执迷不悟，莫非他真的就是恋着那个郭免与那一份权力吗？

一阵风说道：“爹，你跟我们走吧，你要跟我们走，我们就一齐走。”

方顿笑笑，那是苦笑，他说道：“我们一走出去，郭免的人就会出手杀人。至少我会拖累你们，我不做那种傻人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你一辈子都不傻，只是我女儿傻，我外孙女儿傻，我傻！”

方顿说道：“桑木头，你走吧，我把女儿交与你了，我只有一个女儿。”

桑木头叫道：“方老儿，你个老混蛋，我也只有一个女儿，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，你把她交出来！”

方顿走出来，他在破庙外看到了殷没与怨复我，他们两人在那里等他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郭盟主对方总管十分放心，只是不放心你的安全，要我们两人跟着，看来桑木头不会怎么样方总管的，我们也是多余担心了。”

殷没似乎不愿意听怨复我那阴阳怪气的话，他只是吐一个字：“走！”

两个便跟着车慢慢走，再回到郭府那深宅大院里去。

桑木头说道：“八儿，我要去与郭免一战，我要赢了他，如果赢不了他，我这一辈子都后悔。你想想，再过一个月，他就是一个什么功夫都没有的人了，我怎么去赢他？我再与谁打？不行，不行，我得去找他，今夜就去找他。”

方八扯着他，叫道：“你不能去，你胜不了他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你没看过上一次吗？我胜不了他，也死不了。”一阵风扯着他，说道：“外公，你那么大的年纪了，你不必去拚命。”毛丫头说道：“师父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就去海岛，一个坏人也看不到，省心多了。”

桑木头大喝道：“你们等着，我去去就来。我带你们去海岛，我说话就算。”

桑木头大叫，跳着叫着，直逃走似的跑了。

第五十章 死亡

郭免看着方顿走进来，他心道：如果方顿想要他们逃走，我便杀了他们，同时也杀了方顿。

方顿的车慢慢回到他的屋子里去了。

方顿的屋子在院前面，那里是仆人住的，但是方顿乐意住在那里，他说，如果谁有事，可以很快找到他。

方顿的屋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。方顿说，他不需要桌子，但是记账记事得用桌子，他就也接受了。他的桌子上从没有一字一纸，除了那些记事的帐簿。他的椅子也很空闲，平时他很少坐。

方顿坐下来，他对自己说道：“很可能桑木头会死，他会死在郭免的手里。”

可是，桑木头如果逃走，他就不会死在郭免的手上么？他也会的，他也会死在郭免的手上。

当方顿不是郭免的对手时，桑木头就必死。

方顿对他自己说：“他死就死，干我什么事儿？莫非我还要为他的死流泪么？”

他躺在床上，他对自己说：“不管别人，你只是你自己。”

但他还是流出了泪水，他的泪水很多，流得无声无息。

郭免让殷没与怨复我都走开了。他说：“雷天，你等我一等。”雷天在等着，郭免说道：“我要你看看我如何杀一个人。”

雷天忽地惊叫道：“盟主，我不是那个什么方三，我不是！”

郭免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也知道你不是，你急什么？”

雷天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天天担惊受怕，几乎差不多要认定我自己就是那个方三了。”

郭免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好，过几天我就找出那个方三来给你看。”

郭免坐在桌旁，他的手按在桌上，只见那块大理石的山水云雾图桌面碎了，碎裂成一片片，像是有人用十几把大锤锤击了桌面，它碎成了几片儿。

来人了，他是桑木头。

郭免说道：“请！有人敢来找我一斗，我佩服你！”

桑木头指着他，说道：“小子，没人敢叫你小子了，你是不是有一点儿不大舒服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是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与你决一死战。我要死了，只求你一件事，你是盟主，想必会一言九鼎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肯定一死，你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，你直说好了。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我要死在你手，我要你放过我的徒儿与外孙女儿、女婿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就是同你住在破庙的那三个人，毛丫头、方八，还有那个一阵风？”

桑木头看着郭免，看来郭免不简单。他长吁道：“不错，你答应不答应我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我答应你。来，喝酒。”

酒是好酒，是皇宫大内的好酒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派人去了京城，请求皇上把他的御酒赐与我一些，果然皇上给了我。

连皇上也怕我，你说我心里高兴不高兴？”桑木头喝道：“拿大碗来，这小杯子不过瘾！”

雷天便拿来大碗，放在桑木头与郭免面前。

一碗再一碗，两人喝得半醉。

郭免说道：“你如何看方顿？”

桑木头说道：“哦，哦？不说他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我最佩服的人便是他。我知道他是图我，但我一见到了他，便心软了。我想，他拿那秘籍给我，是他想图我。他杀不了我，要报仇，便拿那秘籍来害我。我每一这么想，便决心第二天杀他。可我第二天看到了他，便不想杀他了。”

桑木头喝得醉眼眊斜，看着郭免，说道：“你是盟主，你是盟主啊，你做盟主，有什么好么？”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自是不如你痛快！”

桑木头站得笔直，他不像一个酒鬼了。

对面的郭免也站得笔直。郭免说道：“我与你只动三招，我杀不了你，就放你也走。”

桑木头大笑：“我不必你放，我杀不了你，我就走。”

忽地，两人凑向一处。桑木头出手，是暴烈的“九阳三折梅”，一招折臂，两招拿骨，三招击顶！

郭免不理他，只是一招，血手印直拍桑木头的头！

如果给他拍中，桑木头拿到了他的臂又能如何？桑木头急急一退，便输了一招。

郭免不饶人，再复一上，拍击桑木头的胸！

桑木头忽地拿住了郭免的手，他咯地折断了郭免的手。但郭免也同时击在桑木头的胸前！

哇——桑木头吐血了。他也知道，他与郭免一战，不免一死，但他存着侥幸，要是他胜了呢？

只是郭免一拍，便拍没了他的万丈雄心，他的心碎了，他直挺挺地立在那里，兀自看着郭免，说道：“你答应了我，你不做，做鬼我.....也不放过你！”

桑木头的身子不倒，直立着。

郭免一叹，说道：“有时你想了许久，想达到一个目的。但忽地一日你做到了，你才觉得味同嚼蜡，你说，那有什么好？”

雷天笑一笑，说道：“盟主，我只知道你胜了天下唯一能与你争雄的人。就是那个老盟主方顿，他一辈子也没胜过桑木头。”

雷天抱起了桑木头，很恭敬地抱着，走出去了。

刚走到了院门口，他看到了一辆车。

那车上坐着方顿，他看着雷天，问道：“是桑木头？”

雷天说道：“不错，你也算计死了他。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能算计死我？”

方顿不语，说道：“你把他给我。”

雷天大怒，叫道：“你算什么？你只是郭府的一条狗，你让开！”雷天不理方顿，抱着桑木头出去了，他一直走，一直走到了坟茔。他把桑木头放在地上，说道：“桑前辈，我对不住你了。”

雷天用手挖地，他的手很快挖出血来，但他仍不停地在挖。来了几个人，他们来帮雷天挖，他们是方顿请来的挖墓人。

再过来了一辆车，那是一辆破车，车上装着一口棺材，方顿的车在那车后，他说道：“把老人装入棺材。”

那些人七手八脚把桑木头装入棺材，放入那坟穴中。

方顿说道：“桑木头，你错了，你真的错了，你应该早就走的，你早走，决不会死在这里。”

雷天大吼道：“胡说，你就是那个恶魔，你就是恶魔！你说，你方家的人死了多少

了？还有几个是活人？我看你是作孽够了。你怎么不杀死你自己的女儿？你杀啊，把她也杀死，你方家再也没人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不杀，我替你杀。我替你杀了她！”

雷天指着方顿，说道：“我看你做事，像猪像狗，没一丝光明正大的气儿，我要杀了你，替桑前辈报仇！”

雷天一边吼一边骂，吓得那些仵作都不敢出声，天哪，怕今天的银子不好赚，弄不好会丢了性命。

但方顿说道：“我走了，银子给你们。”

他丢下了一锭大银，便摇着他的车，走了。

只剩下了雷天与那些仵作，他们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大爷，要不要再添土？”

雷天大吼道：“怎么不填？填土，填土！”

郭免到了方顿的屋里，他看到了方顿在喝酒，一杯一杯，永无止境地喝。看样子他想喝到天亮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杀了桑木头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去劝他走了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越是劝他，他越是想与你动手。他是桑木头，不是方顿。”

是啊，如果是方顿，就会听郭免的，做郭免的总管。但他是桑木头，他不愿意屈服，只愿意一死。

方顿说道：“他要你做什么了么？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他要我不动那三个小家伙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你答应了他？”

郭免忽地扬声笑：“我怎么会不答应？我答应了他。”

方顿说道：“你答应了他，你当时答应了，但你还是想杀人。对不对？”

郭免轻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知道，而且我知道你杀不成了。你看！”

方顿一指，在屋口，有三个人，他们是雷天、殷没、怨复我。方顿说道：“当着他们三人，你不能再说话不算了。”

郭免笑笑：“你有算计，因为那三个人里有你的女儿，有你的女婿。”

方顿的眼里有苦：“我的徒弟都是我的儿子，他们都死了，都死在你手里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一直想报仇？是不是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我从前想了，但我现在不想了，我只想着，再过一个月，我就不必再想着你了，我也得再找一个新地方去做事。你那时就是一个死人了，我报什么仇？”

郭免听着他说每一句话都是实话，找不出一丝瑕疵，他气哼哼地说道：“你盼我死，还早哩。”

郭免走回了屋子，看到庄重坐在窗边，正在看秋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杀了桑木头。”

庄重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再杀，你再杀，就没有什么人可杀的了，到了那时，你不死也得死了，你会很无聊，你会很气闷，你没有对手，像是人生没有目的，根本就没有一件事可能引起你的兴趣。你那时不死也只是死了，你明白么？”

郭免本来想折磨她一番，但忽地改了主意，他问道：“你没有男人便不行吗？”

庄重没答他，只是反问他一句：“你可不可以不练那武功？”

郭免不答，他知道，他无法不练功，庄重也无法没有男人。

他走上去，庄重扯起了他的手，热切地悄悄说：“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，我就再也不会找男人了。我的丈夫杀死了我，我也死得十分安然，以后你在活着的时候总会想起我，你在睡不着的时候，想到了我，你会坐立不安。那时你会后悔，你会后悔杀了我，你该想我了，你叫着我的名字，你想着我的身体，你渴欲，找许多的女人，但她们哪一

个也不像我，哪一个也没有我那么好。你多后悔啊。”

郭免的手停在空中，他真的下不去手。庄重的身体像是魔鬼，有着那么香的香气，她的身体玲珑剔透，看去像是玉做的一般。

庄重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方顿的脚筋是我挑的，他对不住我。他一连有几十天不来看我。那一天他喝醉了，他做盟主有许多的事儿，喝酒喝得醉了，来找我了。我也算是高兴，我侍候他，我总算看到我男人了。我侍候他躺下，我给他做了一碗醒酒汤，可他喝了，一会儿反是吐了我一身。我特地穿了来取悦他的那一身新衣，被他给吐脏了。我看着他，叫他，我扯起来了，喊他。我叫他的名字，我骂他，全都无声。我想，你不是有本事吗？我叫你没本事，我叫你再也当不成盟主了，我便给他的醒酒汤里下了迷药，下过了药，我便挑了他的脚筋。这一回他醒了，他大叫一声，醒来了，但他的身体动不得。我说：好乖乖，你好好躺着，看我挑你的脚筋。你以后就再也不会去忙什么盟主的狗屁事儿了，你会从早到晚陪着我。我就挑了他的两根脚筋。方顿也算是男人，他被我挑了脚筋后，便自废了武功，再也不去当什么盟主了。他说他再也不做什么盟主，风高树摧，我听得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是怕有人再害他。”

郭免看着庄重，说道：“臭婆娘，你告诉我这些做什么？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听说过，你如果真的会了血手印，你将来会死。我不要你死，我到时也挑断你的脚筋，再挑断你的手筋，让你也成一个残废，那时你就能活命了。”

郭免忽地大叫：“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成为残废！”

他明白，方顿能成为残废活着，但他不能。他说：“我告诉过你，不干方顿的事儿，我要他拿出来那秘籍的，他那一天告诉了我秘籍的秘密。他说我不适宜练那种功夫。原来对武林中人说那是方府的秘籍，不说是十大门派的掌门人共同夺来的，就是不许任何人练那功夫。方顿说，如果练那种功夫，我会做一年天下无敌的人，但我必死。我还练吗？我说练。方顿说道，一个人最美好的东西就是性命，你没了性命，连朝阳日落都看

不到，你还有什么乐趣可言？我告诉他，我要做一年的盟主，我要做一年的武林霸主，一年后我死与不死，谁管他？”

庄重流泪了，她抚摸着郭免的头，说道：“你是一个男人，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男人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花朝拥，月相偎，尝尽温柔滋味。忙忙乱乱真情在，两人合一副肠和胃。”

郭免的头在庄重纤纤素手的抚摸下，很是舒服。

他轻声说：“你被人看不起过吗？”

庄重一叹，说道：“我小的时候，谁也看不起我。我发誓，长大了也要报复他们。到了我长大，再去看他们，他们那个笑啊，笑得脸骨都酸了，我再怎么报复他？我才认识到，他们很可怜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要好好陪你，我要好好陪你。”

她的手很轻柔，解开他的衣服，把他的身体慢慢放在床上，说道：“有妾浓滋味，只有郎心知。你听知了一声声唱，说痴。”

郭免似懂非懂，他不懂得那温柔情味，不知道女人的心境，只知道那滋味儿很好，便任由她做。

庄重说道：“你把女人的心头火抽出去，抽得干干的，女人便成了你的奴才，那时要打要杀任你。”

郭免忽地脸抽搐了，他大声道：“不行，你起来！”

他推开了庄重，他此时的行止粗暴，一把推开了她，起身抓起衣服便跑。

庄重失神地呆怔着，坐在床沿，说道：“又去练功，又去练功了！”

她嘻嘻笑着，扬起头来，她看着那玉瓶，忽地抓起来，叭地把那玉瓶掷在地上，叫道：“你去练吧，练得武功好好的，早日死吧！”

她忽地躺在床上，呜呜地哭起来。她抓着绵被，把那被子抓得稀烂，竟是扬起飞絮，她叫道：“你去死吧，你死了才好！你越是练得快，越是死得早，你死得早早的，有多好！”

忽地她的身后有了一人，那人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庄重凝神看着床沿，忽地说道：“你是来看我疯的吧？”

那人轻声说道：“不是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你愿意做我的男人？”

那人一吐声：“愿意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可我不愿意。你会像那个梦雨，死在他手。”

那男人说道：“不会，他要死了，我会取代他的。”

庄重笑了：“是么？那么说我只能取悦于你了？”

男人沉声道：“不错，你知道一人泉的故事，但你不知道，那最后能喝到泉水的人是我。”

第五十一章 交心酒

只有两人坐在那里喝酒，当殷没站在酒楼里，只皱皱眉，店主人便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，只留他与雷天两人喝酒。

店主人很小心地侍候着，他想着，如果他得罪了殷没，殷没会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拔剑一刺，他就完了，老婆也归别人了，孩子也流落街头，店铺也是别人的了。

他不能做傻瓜，就是今天殷没要他学猪叫，他也学，而且笑着叫，一定叫得很像猪。

殷没手里有一块盟主发下的玉牌，那是可杀人的令牌。

如果心烦时，你会讨厌身旁有一个像梦雨那样的人，他会絮絮叨叨地对你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可喝酒时，面对着像殷没这种人，你也是心里不安。他危襟正坐，坐得笔直，只是两眼凝视前方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你能受得了他？

雷天不愿意同殷没喝酒，但他还得喝，很受罪地喝。不是他情愿来喝酒的，是殷没扯他来的，殷没只是说了两个字：“喝酒。”便扯他来了。

如今他们正喝到第二坛，两人都醺醺然有些醉意。

殷没问道：“打算？”

雷天看看殷没，他明白殷没的意思，再过不了一个月，郭免就会死，他们几个人当然得替自己打算。雷天忽地大声说道：“我要走！”

殷没说道：“走不了。”

殷没的话雷天当然明白，殷没是他，他们几人替郭免杀了许多人，到时恐怕你不走，人家也会来追杀你。你想走，走到哪里去？雷天忽地说道：“如果我能拿到了盟主的秘籍就好了。”

殷没看他：“你会死！”

雷天说道：“死与不死有什么关系，再说，我只要找到少侠梦雨的亲人，说不定会解了那谜，那时我就能成为天下第一人了。”

殷没不语，他看着雷天，雷天在梦幻中，他当然不会说话。忽地，雷天说道：“我知道盟主的那秘籍在哪里藏着，我去拿来，我要去拿来。那样我会成为天下第一人。如果他死后，我再去拿，岂不是晚了？”

殷没说道：“你晚了。”

雷天看着殷没，殷没的意思他懂。怨复我！那个怨复我一定会去拿秘籍，他会拿走那一部秘籍的，决不会给雷天以可乘之机。

雷天的心跳得咚咚响，他拿不定主意，如果去拿秘籍不成，会送了他的性命。

但殷没看看他，忽地把那酒杯砸了，说道：“我走。”

殷没走在雨中，他头也不回。他不屑与雷天为伍，因为雷天是一个寡断的人。

雷天来到了郭府，他知道，如果他能到郭免的练功室内，那部秘籍一定会到手。

他知道，郭免把那一部秘籍放在秘室里。他是听庄重说的，那一日庄重有意无意地说，郭免把秘籍放在秘室内，他怕人偷他的秘籍，可他不怕人家偷他的老婆。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当时雷天听到了，心一阵子狂跳。

他忽地明白了，他不想与别人分饮那一人泉。

雷天进到了郭府，他很快走到了郭免与庄重的卧室前，他看到那个不甘寂寞的女人正偎在窗前，看着雨夜的雨，她的桌上放着一部书，一杯酒。想必她用书解闷，借酒浇愁。

雷天绕过了她，向秘室走去。

郭免此时会在秘室里么？不会。

他听得有人叫请盟主，原来是殷没，他来看着重，站在窗前的雨地里。

殷没不吱声，雨顺着他的眼眉慢慢淌，一直淌到了下巴，再流下去，滴成了水溜儿。

对这几人，庄重大概最没兴趣的便是殷没了，她看着殷没，说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殷没说道：“与盟主喝酒。”

殷没说酒，舌头也大了，字也吐不清。

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你该趴在床上，睡到天亮，再起来看你要喝什么。”

殷没道：“酒。”

忽地在室内传出郭免的笑意，他说道：“你要我做什么？”

殷没说道：“喝酒。”

郭免乐了，说道：“我很想喝酒，走，我们去喝。”

两人走了，只听得雨中呱呱地脚步声。

雷天不知道殷没是不是在帮他，但殷没约郭免去喝酒，确是给他一个时机。

他冲进了郭免的练功室内。

秘籍在哪里？秘籍在哪里？

他找不到，找不到，他找来找去也找不到。忽地他抬头看到了一堵墙。墙上画的不正是那秘籍功夫吗？他看不懂，但假以时日，他一定会看得懂的。可他如今怎么把那秘籍抄下来？

雷天急中生智，他用尖刀割了自己的腕脉，让一条静脉血管的血流出。

血足够用了，他坐下来，开始一条条抄写那秘籍。

他太用心了，以至于不知道他流了多少血。他一边抄写一边念叨：“此秘籍所载，足以乱人情性也。凡我后代子孙，不宜习此功夫，不应翻检，以致贪念顿生.....”

这一段文字无用，他跳过去不看。再看下面，开始抄写了。

他抄得很快。

郭免与殷没在喝酒，郭免忽地大笑，说道：“殷没，我看你也同他们几个一样，是盼着我死，对不对？”

殷没摇头，他说：“我废你！”

郭免的脸上升起了惊讶：“你愿意动手？”

殷没点头。

郭免叹息：“你愿意帮我，那是好事。可是我一成了废人，天下武林有许多人愿意杀我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方顿的做法才是笼络人心的，我何必多杀人？”

殷没点头，他也赞同。

郭免喝得醉了，他大声道：“殷没，我与你好好喝一杯，谋个一醉如何？”

殷没点头，郭免大笑，击节而歌：

“人生何忧，

把酒何求，
只信杜康，
不言春秋。
人生苦短，
我心实忧，
实忧实忧，
不复再求！”

郭免说道：“我觉得怨复我想当盟主，你一语不发，看来没什么野心。只是雷天与怨复我他两人必有野心！”

殷没摇摇头。郭免摇摇晃晃，说道：“你不信，我让你看看！”郭免扯着殷没，说道：“我要回去了，我有一个老婆，你没有。我可以抱着她睡，我可以吐在她的身上，你没有老婆，你没有办法。”殷没点头，他扶着郭免走，在雨中走，绵绵秋雨，像浇人的愁肠，越浇越愁，越浇人越难受。

到了郭府，郭免看着那门楣，指着那匾道：“殷没，你念念，那上面的字，是武林一家。你当这怎么讲？就是说武林只此一家，或许是说武林唯有一家，或是说武林第一家？我看是只此一家，只有郭盟主我……”

郭免跌倒了，他倒在石狮前，看到了石狮在张牙舞爪。郭免大喝道：“你算什么？你敢对我张牙舞爪？我是盟主，你是什么？你是石头！我杀了你！”

郭免叭地抓过去，一只血手印正印在那石狮头上，吼一声，那石狮便炸没了头。郭免笑了，大笑：“你没了脑袋，还怎么狂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能胜得了郭盟主么？明日你用一元大武来祭我，我会让你再长上一个脑袋的！”

他摇晃着走了院子，对殷没说道：“我到家了，我不要你看我妻子，她长得很美，你喝醉了，会乱性。你会动心，咳，你会……”

殷没放开了他，郭免闯进了门。庄重正在窗边呆呆看雨，见他喝醉了回来，不理睬他。

郭免大声道：“快来，快来侍候我。不然我杀了你！”

庄重不理他，郭免大声豪气道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再死了我郭免，你还找一个男人，那个人也是盟主吧？你总得嫁给盟主是不是？那个人是老头子，还是小孩子？”

庄重稳稳地骂一句：“狗嘴吐不出像牙！”

郭免急了，扯着她，骂道：“你说，谁是狗嘴？”

庄重媚笑，说道：“你呀，你就是狗嘴，怎么能吐出像牙来？”郭免大骂道：“你再给我戴一顶绿帽子，没那么容易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你陪我死！”

庄重笑笑：“我早就想陪你死了，只怕你死不了！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我怎么死不了？”

庄重笑笑：“你想想啊，你有多少仇人？他们最好的办法是怎么对你？他们不会让你死，只能让你也像那个方顿，做人家的奴才，让人家喝来喊去的。那当然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人都说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你做人家的奴才，岂不是也一样？”

郭免忽地大声道：“我做谁的奴才？我做谁的奴才？你告诉我，谁想当盟主，我去杀了他！”

庄重笑，说道：“你能杀得过来么？你杀十个人，还有第十一人当盟主。你死了，武林总不能没有盟主，对不对？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我不死，我要做武林盟主，我要做武林盟主！”

他跌跌撞撞地进了他的密室，他忽地发现那密室里有人了，那是一个正襟危坐的人，他坐在那里做什么？

他是雷天！

郭免的酒醒了，他站在那里，眼里都是嘲弄，他慢慢说道：“雷天，你抄那墙上的

文字，我拿笔砚来，好不好？”

雷天忽地如听炸雷，他抬起头来，看到了郭免，此时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人。

雷天说：“我.....我.....”

郭免笑了，他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是等不及了，你怕我一旦死了，那秘籍便失落了，江湖人再无人知晓那秘籍，岂不是大大可惜？”

雷天说道：“对，我要抄下来，我用血抄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该把那手臂包起来，再过一会儿，你的血流得太多，会晕头转向，你就走不出这秘室了。”

雷天有些迷忽，说道：“是么？”

郭免扯下他的衣襟，哗地一声，吓了雷天一跳。

雷天忽地怔住了，他愣愣地问：“那我拿什么写那秘籍？”

郭免帮他包上伤口，说道：“你不妨拿别的写。”

雷天看看他，郭免低声说道：“你杀了我，用我的血写，不是最好？”

雷天如被雷殛，他惊住了。

他看到了郭免的冷笑，他大惊，起身想走。

忽地郭免抓住了他，郭免大吼：“你个王八蛋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？你是雷家的逃人，但你也是雷家的三少爷，你家里的大哥死于痨病，你二哥又死了，你可以回去承继烟火了。你想得秘籍，讨好雷老爷子吗？”

雷天忽地跪下，说道：“郭大哥，我求你了。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求我？你求我？我求谁？我要死了，我求谁去？我问梦雨怎么能活命，他不答我。我求你了，我也给你跪下，你告诉我，怎么能活命！”

雷天不料得他会说这种话，顿时呆住，呆呆地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了.....”

郭免尖声而笑，像失常的疯子：“你就是知道了，也不会告诉我。”

雷天大声道：“我会告诉你。”

郭免摇头：“你别哄我，你当我是孩子吗？你们全当我是孩子一样好哄么？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我要你知道，我杀了你！”

郭免抓起雷天，说道：“你还不快动手？”

雷天一吼，手一抖，射出两粒暗器。那暗器因为太近了，便没力道，一射便落，落在地上，叭地炸开，炸了郭免与雷天一脸。

雷天的脸上肉便炸得血肉模糊，可郭免竟是没炸怎么样。

郭免大笑：“用你这样的小伎俩便能吓住我？你太低看我了。”郭免把雷天丢在一旁，说道：“还有多少，扔啊，扔啊！”

那雷天一狠心，把怀里所有的暗器都丢出来，秘室里炸得狼烟四起。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雷天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啊。”

他走去，抓起雷天，说道：“我杀了你，你白抄了那么多的秘籍，你说，我要不要把你抄的秘籍送去你家，告诉你爹，你没背叛他，你只是想贪这一部秘籍？那样你爹会把你再葬在雷家祖坟了。”

雷天忽地笑了，他低声说道：“谢谢你！”

郭免大吼一声：“杀！”

他的手印在雷天的胸前！

叭叭炸裂了雷天的五脏！

郭免丢下了雷天的尸体，他喃喃自语道：“我不怕死，我要死前怎么也能杀死你们，我能把你们全都杀死！”

他听到了怨复我的声音，那声音是有些埋怨的：“你不该杀了他，他已经对你跪下了。”

郭免抬起头来，他看到了两个人，那是怨复我与殷没。

两人都静静看着他。

郭免说道：“他想杀我。”

怨复我仍不答他的话：“他那暗器对你只是小孩子玩艺儿一般。”

殷没看他，竟一句话也没有。

殷没过来，抱着雷天的尸体，说道：“我送你。”

殷没再不与怨复我与郭免说话，只是抱着雷天的尸体，一直走出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你再杀，就会只剩下你一个人，你那时就真的是孤家寡人了。”

郭免冷冰冰道：“我就是孤家寡人，我只能饮一人泉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一人饮有什么意思，莫不如大家饮！”

郭免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怨兄，我佩服你，我佩服你！”

殷没抱着雷天的尸体走出来，忽地看到了庄重，他两人对面站立，站了一会儿，殷没也无话说，庄重也没话讲，两人再站开。

殷没说道：“我送他回家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不管你多好心，他爹见了儿子的尸体，对你也不会好的。”

殷没笑笑，他不怕，人家对他不好，他怕什么。他抱着雷天的尸体，走出去了。

传来了一阵马蹄声。

忽地走出来了怨复我，他低声在庄重的耳旁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如今才明白了，那个殷没是装痴卖傻，他才是那个方水，是方家的三师兄，我知道他是，他一定是的。”

庄重笑吟吟说道：“要我是郭免，我就怀疑你们两人，不是只有你们两人活着吗？那么不是你，便是他。”

忽地有人阴沉着声音说道：“对啊，不是你，就是他。”

怨复我猛回头，他看到了郭免，看到了郭免疯狂的眼光。

第五十二章 千里送尸

一骑马上骑着笔直如钉的殷没，他的头上系着孝带，身着孝服，头一回把宝剑背在背上。

他的身后是一辆大马车，六匹马拉着的重车。

车上有一只大大的箱子，箱子是破木头的，但箱子里有一口很华贵的楠木棺材。

在那箱子里，装着许多的冰。虽说是大秋后，但也偶尔会有秋后热，尸体放在棺材里会发出臭味的。大箱子里满是冰，走一路流一路水。

但那个赶车的老板与他的四个伙计谁也不敢出声。

他们怕殷没，他们知道，这个阴沉着脸的汉子说打就打，说杀就杀。

只是一个伙计说：“歇一会儿吧！”他上来便打了那个伙计两个耳光，把他的门牙打落了两颗。

他们不敢出声。如今只好分成两班，一班睡在大车的后梢儿，用绳子把自己的身子捆在那车梢上，随着车晃荡着睡。另一班赶车。白天黑夜赶路。

他们也佩服这个钢铁一般的汉子，他只是偶尔吐出一个字，但你无论何时睡醒，都会看到前面走着一匹马，那匹马的身上坐得笔直的一个汉子。

马已经换了五匹了，他每一次都是一剑刺心，那马连哀鸣一声都来不及，只是瞪圆了眼看着他，汉子的剑飞快，一剑刺中马心。然后他再上了马，新买的马的命运会与前一匹一样，早晚吃他一剑。

老板与伙计吓得战兢，他们早就后悔了，不该贪他的那两锭大银，不然他们也不会受这苦。

进了中州地面了，远远能看到那中州的标志——一座白塔。

殷没喝道：“快些，叫醒他们两人！”

那老板也知道，进了中州，再在车后梢上捆着两人，人家都会看怪物一般地看他们，他忙忙叫醒那两个人，叫道：“看，快了，快了！”

到了中州，进了城门，便见到了远处的雷家院子。

雷家的院子好大啊，远远看去，门前停着许多的车马。大车停在门外了。

殷没指着那老板，叫道：“哭！”

老板此时最是听话，殷没叫他做什么，他便做。他叫道：“哭，哭啊，哭！”

哭声大起，哭声惊来了雷家的人。

雷府的管家走来了，他叫道：“你们哭什么？”

他刚要上来扯老板，忽地看到了殷没的眼光，那冷冷的目光，像一把尖刀！

他吓退了，说道：“雷家可不是好闹的地方，你们还是走吧！”

殷没不语，那老板与几个伙计只好哭下去。

终于哭出来了雷家的老爷，老头子站在门口，细细地端详，他看着，看着，忽地身子一抖。

他看到了殷没的剑。天下只有一人这么裹剑，但那个人不是背着剑的，他只是把剑插在腰里。

他看到殷没下马了，把那剑拔出来，是那柄裹着破布的长剑，他慢慢把那剑插在腰里。

雷老爷子叫道：“殷没！”

他不认得殷没，但听说过殷没。

谁没听说过那几个追随盟主郭免郭大侠的人的名字，他们的名字如日中天，分外响亮。

从前他们都不那么有名，但跟着郭免，他们名声鹊起。他们是朱亭、疯僧、何不济、狂剑殷没、雷天、煞生煞死、少侠梦雨、吴当、怨复我。早先一与他们在一起时，就死了一个徐知子，这十一个人，他们都是盟主的左右手。

如今狂剑殷没到这里来，为什么？

老爷子的眼光落在那棺材上，那棺材让他不安，他问道：“你是殷没？”

殷没点头。

他一挥手，那老板与几个伙计把棺材抬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，再赶着车，慢慢走了。一待得走远，那老板一声叫，那车像是惊了马，狂奔不已。

老爷子说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他隐隐已是觉出不妙，但他不愿相信，只是想着，盼着殷没能说出几句话，说那只是一个玩笑。但殷没只看他，不吐声。

老爷子叫道：“三儿！”

他扑过去，扯开了棺盖。

果然是雷天，是雷天！

雷天的脸上有恨，胸前开裂，但他的手紧紧地抓着，他手里抓着一幅帛。那是从他的衣服上扯下来的下摆。

老爷子问道：“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殷没用头点点那一丝布帛。

老爷子恍悟，是三儿要看那秘籍，他抄下了秘籍的一部分。那就是给天下人带来夜思梦想的方家秘籍，如今他在郭免的手上。据说郭免得了它，竟在一年内练成了绝世神功，连过去的天下武林盟主方顿都不得不去拜在他门下，做他的总管，做他的奴才。那神功一定很惊人。

老爷子大声道：“三儿，三儿啊！”

当初雷天要去方家寻方顿，做方顿的人，就是要寻那一部秘籍。但后来他跟了郭免，对那秘籍有染指之心。可郭免得手了，雷家的三儿也死了.....

从府里出来了许多的人，他们都是雷天的亲人，他们都跪在那棺材前，跪着哭泣，他们再也不顾身后那些来他雷府拜访的人，只是伏地哭泣。

男人不光有眼泪，还有仇恨。他们恨恨地看着殷没，恨不能杀死他。是他杀死的三哥吧，不然他怎么会送三哥来家？

忽地，殷没苦笑了笑，他叫道：“酒！”

暴躁的雷雨叫道：“我杀了你！”

老爷子看着殷没，殷没没动，只是站在那里，仍是笔直如钉。忽地老爷子叫道：“四儿！”

雷雨站住了，听得老爷子的声音很平静：“三儿不是他杀死的，三儿的胸是被炸烂的，这就是那传说的血手印！”

众人皆惊，都看着那死不瞑目的雷天。

老爷子叫道：“拿酒去！”

果然拿来了酒。

殷没根本不管那些雷家的人怎么哭，他坐在地上，坐在棺材头前，大声说道：“雷兄，喝！”

他喝一口，倒地上一口，就这么喝着，一瓶酒便没了。

他再喝道：“再拿酒来！”

他摇着头对棺材里的雷天说：“我送你，喝够！”

他说的话，老爷子听得明白，他说他是千里送雷天，要与雷天好好痛饮一番，要好好地喝个够。

再喝两瓶，殷没弹剑唱道：

“雷兄雷兄，

我来送终。

明日天地，

你我再逢。”

殷没再行一礼，飘然而去。

那雷雨上前要拦他，老爷子叫住了雷雨，叫道：“我要去杀了那个郭免！”

殷没看看他，摇摇头：“不行！”

雷雨说道：“我们一门都去，我们有雷门的暗器！”

殷没摇头：“没用。”

老爷子流泪：“我们这也没用，那也没用，莫非只能看着他杀了我儿子吗？”

他哭得很悲切，老人的哭泣，痛在心底。像是野兽在嘶吼，低低地嘶吼。

殷没说道：“他要死了。”

人皆默然，他们不懂殷没的话。

殷没说：“谁习那秘籍武功，自焚而死！”

老爷子听明白了，他问道：“郭免还能活几天？”

殷没这一回没一丝迟疑：“二十天。”

殷没走了，他跳上了马，仍是腰里插着那一柄剑，骑马走了。

老爷子的眼里闪着鹰一样的光，他说道：“好啊，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。我能不能让他早死几天？我能不能让他死得更惨些？我能，我能！”

老爷子抚着棺材，说道：“三儿，我会替你报仇的，我会的！”一串老泪从他的脸上洒落。

怨复我与庄重在一起，他说道：“如今月亮又圆了，我想夫人是不是对月亮满有感情的？”

庄重一笑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想夫人一定喜欢月亮，有时独守空帏的女人，一定对月亮啊、花啊什么的都很有感情。”

庄重柔柔地说：“你是说我无所寄托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世上有一种人，他们是呆子，根本不知道他们拥有的东西多么贵重。只有他们快死了时，才知道他们做错了。如果他们能未雨绸缪，那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了。”

庄重像是不感兴趣，她不愿听怨复我的话，只是如坐针毡，坐立不安。

怨复我冷笑：“你是怕他出来看到你？我告诉你，再过三四个小时，他才会出来。”

庄重对他一笑：“我比你清楚。”

怨复我忽地笑起来：“你很可怜，何必总要嫁一个盟主，盟主有什么好？他天天忙着练功，如果他出来，便会像是一个死人一样，先是吃，再就是睡。你还是眼巴巴地看着他，不能得到他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我不愿意得到他，他还是守着秘籍，过他的一辈子吧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不是一辈子，他只有十五天。”

庄重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算得很准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天天在算，我也知道我会怎么做。”

庄重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会怎么做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还知道，你是一心挂着一个人。”

庄重淡淡一笑：“胡说！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不胡说，我告诉你他是谁。他不是那个方家的三师兄，虽说我不知道他是谁。但我会杀了他，让他在我身边消失。你最惦念的是……”

他忽地止住了，不说了。他问道：“你不愿意再听么？”

他的手已经在摸庄重的脖子了，真奇怪，女人的脖子竟会那么细嫩如玉，那感觉真妙。

庄重不愿再听了，她闭上了眼睛。

怨复我微微笑着说道：“你惦念着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方顿。你是方顿的人，虽说你再勾上了他的徒弟，但我一看他看你时的目光，我便明白了。你与他根本就是一条心的，他念叨的那个一上青山便化身的女人，其实就是你。”

庄重冷笑笑：“胡说！”

怨复我忽地声调一转，说道：“不管胡说不胡说，我要做的就是三件事，当郭免一死，我第一件事就是，拿来秘籍，把秘籍抄下来，然后炸毁那密室。第二件事，我要杀死方顿。他没有武功，但他是我的第一劲敌。一个对自己的徒弟生死不顾的人，他必是有一个大目标。我要做的第三件事，便是把你那个心里的情哥哥三师兄杀了。他也是你挂念的人，你知道不知道他是谁？”

庄重笑了，抚摸着怨复我的脸，那张脸上有伤，从前与人斗时被人弄坏的。

怨复我恶狠狠地说：“他就是殷没，他就是方家的三师兄！”

庄重忽地笑了，她说道：“不错啊，剩下的人，除了你，就是他了。你不是三师兄么？我看你有一点儿像啊。”

怨复我大声喝道：“郑重些，我要掐死你！”

他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知道，郭免什么事儿都与我说，我便是他的智囊，你小瞧我，便不得好死！我只看你与殷没一件事，便知道他就是三师兄。他从来不与你说话，他也从来不看人，他装得好像是正人君子。但我看到了他的目光，他看你与人在一起时，那目光很怪。我只看到了一瞬，但那也够了。”

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是啊，我真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愚，我只知道你们十一个人跟着郭免，最后只剩下了你与殷没两人。你再杀了殷没，就真的只剩下你一个了。真不

错，真不错！”

怨复我扯下了她的衣服，叫道：“我要带你走，我与你去一座荒山。我要参悟透那些秘籍……”

庄重笑一笑：“哦，这一回不大一样了。然后呢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要参悟透那些秘籍，我就是天下第一人了。”

庄重再说：“然后呢？”

怨复我大声道：“我就要出山，我要做天下第一人，我要人人听我的，我要一人喝那泉水。那就是一人泉，它就是我的！”

庄重叹一口气：“说到后来，又都是一模一样了，怎么男人都是这样子的，就没有一个新奇一点儿的，让我看一看？”

怨复我大叫道：“我就很新奇，你看一看好了。”

庄重笑了，她不推拒怨复我，准备与怨复我大做一番，快乐快乐，也是她渴望的。

忽地，怨复我点了她的穴道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也知道，你一直为方顿杀人，你杀死了几个人，我都明白。你当我是傻子，我不傻。我只是没告诉郭免，我如果告诉了他，你就没有命在了。”

庄重的身子软软的，她不能动了，只能任怨复我轻薄……

方八与毛丫头、一阵风坐在破庙里，他们无所适从。如果不是桑木头死了，他们或许还有些乐趣，但如今他们都低着头，坐在那里不声不响。

来了一个人，他是风尘仆仆的殷没。

他站在毛丫头的前面，说道：“我有一件事要问你。”

毛丫头嘟哝道：“有什么事儿，你说好了。”

殷没说道：“那天在方家大院睡，拿死人的玉牌！”

毛丫头睁大了眼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这无异是承认了，她真的拿了死人的一块玉牌。

方八大声道：“三妹，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毛丫头再讲一遍这件事儿，她曾对桑木头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桑木头已死，她哽咽伤心。

殷没说道：“拿来，那是大祸！”

一阵风忽地叫道：“不行，那是我爹爹的玉牌，你凭什么拿去？”

殷没说道：“拿来！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我不给你！”

殷没说道：“不给，埋起来！”

殷没走了，他再也没回头。

他要那玉牌有什么用？

郭免在练功，他的心如被火焚，他恨不能把心掏出来，再晾一晾。

忽地他跳起来，叭叭推掌，掌风疾厉，炸坏了一面石墙。那秘籍不全了，他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就是我死后，也没有人能得到那秘籍了，他练不成，他练不成！”

他死后，第一个能进入密室的人就是天下第一人物。他会是谁？是怨复我，是那个一心助他，完全不计名利的怨复我，还是那个天天跟他吵嘴，怨尤满天的庄重？或许是那个一言不发、总是默默盯着他的殷没。

他仿佛看到了他们：怨复我袖着手看他，庄重指点着他，殷没抱着剑看他……

哇——他吐血了，血狂喷在墙上。

他抓起了玉牌，那是武林盟主的十令牌之一。

他对着那令牌，叫道：“我做什么盟主？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死了做什么也没用！”

忽地，他把那令牌贴在胸口，心扑扑跳，要跳出来了。

他蓦地感到一阵清凉。

怎么回事儿？

他再把那令牌拿开，他的心再度不好受。

郭免试了几次，他哭了，他知道他找到了救他自己的办法，他要找回那几块玉牌，他还能活下去，他能做武林的盟主，只要他找齐那十块玉牌令，说不定能救了他自己。

第五十三章 丧心病狂

郭免冲出密室，他出来的太快了，甚至来不及让怨复我与庄重分开。

郭免冷笑，他站在床前。

庄重是此中老手，自是临事不慌，怨复我先是惊惶一阵子，随即镇定下来了，他说道：“盟主，你出来了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那语调明明是讥讽，是调笑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只是做方栋该做的事儿。”

怨复我是自辩，他说他是方栋，因为庄重不老实，总是要找寻男人，所以他自当犯险，去安慰这个女人，是为了盟主的府内安宁。但他看着郭免那可怕的面孔，知道说什么也是没用。他大喊道：“盟主，你得小心！”

郭免的声音尖刻如冰：“小心什么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你身旁已经没有贴心的人了。”

庄重笑笑，说道：“贴心的人就是你这样子的么？”

怨复我大喝道：“臭婆娘，住口！”

怨复我急急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们一齐起事的有十二人，后来都死了，如今只剩下我

与那个殷没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殷没就是方家的三师兄方水，他就是方水，绝对不会错的。你再审一审这个臭婆娘，给她一点儿厉害，她就会说出来的。她与那个方顿是一齐来骗你的，他们要杀你，你要小心啊！”

郭免忽地不笑了，他沉思着，似乎怨复我的话有些道理。

他要不要杀死方顿？如果他在临死前杀了方顿，那么他就永远胜了方顿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！

他说道：“你说得不错……”

怨复我的脸上有一丝惊喜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终于明白了。”

郭免再缓缓说道：“我与这个臭婆娘结了婚，我与她成亲时，你也在场的。”

怨复我的脸再度苍白，他害怕地看着郭免。

如果郭免盛怒之下对他使出血手印来，他只能一死！

他忽地觉得他很傻，这个郭免此时有些可怕，盛怒之下的郭免谁也制他不住，何不早早逃离？

但怨复我忽地看到了郭免的笑，他问道：“你有一块盟主令牌，是不是？”

怨复我的心一松，如果他只是拿去了玉牌，做为对怨复我的惩戒，那他就是一个大蠢蛋了。怨复我笑笑，说道：“盟主，我的令牌在这里，令主要，拿去好了。”

郭免拿那令牌的手有些抖。

怨复我忽地奇怪：他为什么那么在意那一块令牌？

郭免拿着令牌，他想去好好证实一下他的推测，他要试一试那令牌的作用，如果他的令牌真能让他得救，天下再度会是他郭免的，武林人物都得再匍伏在他的脚下！

郭免忽地出手，点住了怨复我的穴道，说道：“我要去做一件事，我要办我的事儿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郭大哥，你放了我，这个臭婆娘会不利于我的。”

郭免笑了：“不会的，你刚刚与她春风一度，人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的，你与她也

说不定有几度了，恩情一定不浅。”

郭免再冲进了他的密室，他拿出那两块玉牌，忽地发现，那玉牌原来是一整块的暖玉，被人弄成了十块，分割后的十块玉牌成了盟主令。

他是盟主，他应能拿得到那十块玉牌。

郭免躺下来，他的身子躺在冰冷的地上，他把那两块玉牌放在心窝处。

但有些不对，他试着再拿一块玉牌放在心窝处，另一块玉牌放在脚心上，他试着用功力吸住那玉牌。忽地他觉得有些舒服。

郭免的手一挥，吸力使得那一枚玉牌飞来飞去，放在他的心头，放在他的膝上，放在他的斩命、捉命大穴上！

他最后发现，十枚玉牌如果都放在他的十大穴位上，他会很舒服，说不定会从此治愈他的病！

如何去拿回十枚玉牌？

他拿回了几枚。外面如今只是失散了一枚，那一枚玉牌不知去向。它在哪里？庄重手里有一枚，殷没手里有一枚玉牌，加上他手里的所有玉牌，就是九枚了。

郭免哭了，他跪在地上，对天叩祝：“苍天保佑，我一定要拿到那十枚玉牌！”

当郭免再出来时，他的脸上都是喜气，怨复我说道：“恭喜盟主，你一定练成了绝世神功！”

郭免坐在怨复我的身前，说道：“怨兄，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，你听了不免要失望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有什么事儿，郭兄说来听听。”

郭免笑说道：“我无意中发现了个秘密，在那十块玉牌上，可以解得我身上的毒。”

怨复我笑笑，说道：“郭兄差了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那十块玉牌是暖玉，你身上所得的毒素也是热毒，血热便沸，人身焦躁，便行立不安，坐卧不宁，热毒怎么能用暖玉

解？”

郭免笑笑，说道：“你在等我死？”

怨复我看他那恶毒的目光，心中不寒而栗，他笑道：“当初我们跟你时，只眼盼着你能做盟主，没有一个人盼着你死的。如今你不死了，我自是死心蹋地跟着你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平时你常给我出个主意什么的，你说方顿那人不可靠，人总没有向低处走的。就像是流水，一旦向低处走，肯定是受憋受阻，你说方顿不会甘心……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不错，他不会甘心，我看他早晚杀了你！”

郭免说：“为什么不是我早晚会杀了他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你自己练成了功夫，你的日子不多了，你也知道。你要是真的能用玉牌解毒，为什么不早做，还在这里弄什么？”

郭免笑说道：“我哪里去找最后一块玉牌？它在谁的手里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你放了我，我替你去找，一定找得到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说哪里去找，我会放你去的。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去找所有与方家有关系的人，一个也不放过。”

郭免的眼睛亮了，他明白了，他要去找方家的所有人，找方顿，找方八，还有那个桑木头的人，毛丫头，一阵风……

“那个方家的三师兄真的是殷没？”

怨复我大笑：“你以为我会看错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与少侠梦雨都看出来的。”

郭免走近了怨复我，他忽地失声而笑，说道：“你什么都告诉了我，你太贪功了，我对你更不放心了。你死吧，明年的今天便是你的祭日，如果我不死，我会替你设祭的！”

郭免的手一探，他的手突地变得血红，再一掏一扯，像是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在扯着，怨复我哇地一声吐血，他的胸开裂了！

怨复我大喝道：“你杀我，早晚会后悔！”

郭免看着胸前裂开一个大洞的怨复我，笑嘻嘻道：“杀了你，我现在就后悔了！”

地上躺着一个死人，郭免再看庄重，他说道：“拿出你的玉牌！”

庄重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令牌在我手里本来就没有用，你愿意拿就拿去好了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拿来。”

郭免再拿过那一枚令牌来，他心想：只要再得到殷没的那一枚令牌，我便有九枚了，看来得十枚令牌也并不是难事。我要去找那个方八，找他们要那个玉牌。如果他们不给我，我就杀了他。

郭免走了，他点了庄重的穴道，走了。

庄重独一个坐在窗前，她的姿势很别扭，一看便知道给人点了穴道。

方顿摇着他的车子进来了，他看庄重，庄重忽地泪水滂沱。

方顿为她擦去泪水，说道：“他只有九天了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他找到了疗伤的方法，他要找到那十枚玉牌。他去找方八了。”

方顿的脸色忽地很难看，他大声道：“不行，我要去，不行！我要去看看他们，要是郭免杀了他们，我会一辈子都后悔的。”

庄重柔声说道：“你来不及了，你去了，只能看到他们……”

庄重忽地失声而哭，她抱住了方顿，说道：“你这么做，值得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郭免站在方八与一阵风、毛丫头面前。

他嘻嘻笑着，说道：“方八，我有一件事来找你，你把那玉牌令拿出来，那是盟主的信物，岂能再留在你手？”

方八说道：“我没有令牌！”

一阵风看看郭免，再看看毛丫头，心想：他怎么会找上我们？他莫非知道了，毛丫

头的手里有一块令牌？就是他知道了，也不会此时急煎煎地来要，必是他要那令牌有什么用处。一阵风道：“郭盟主，你找错了人，你要那赏善罚恶大会上已把方家的令牌都拿去了，找我们要什么令牌？”

郭免看着他们，忽地扬头大笑，说道：“十枚令牌，只缺其一，你们拿出来便罢。不拿出来，我便杀了你们三人！”

郭免的手拿出来了，他的手是血红的，他盯着方八，叫道：“你拿不拿？”

方八吼道：“我没有什么玉牌，我怎么会拿出来？”

郭免大吼一声，叫道：“那好，我要杀人了！”

毛丫头叫道：“你走开，我给你玉牌！”

她看到郭免的眼睛血红，一双手又是那么淋淋血般的恶模样，心内害怕，怕他真的杀了方八，便失声叫起来。

郭免大喜，说道：“拿出玉牌令来！”毛丫头叫道：“你放开我二哥，我便拿给你！”

郭免放开方八，说道：“谅你也弄不出什么鬼花样来！”

他跟着毛丫头，拿到了那玉牌令，心里大喜，拿着那令牌便走。一阵风忧心忡忡，说道：“三妹，殷没说过，那令牌要好好保住，你轻易便拿与郭免，只怕有什么祸事。”

毛丫头大大咧咧说道：“有什么祸事？你放心好了，我不想让他伤害二哥与你，只要能救你们两个，我死都行。”

一阵风爱怜地抱住她，说道：“傻丫头，我与你二哥也何尝不是如此？”

方八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郭免回到了府内，他来到了密室，他想：已是得到了九块玉牌令，至少也可疗伤。他突地凜住了，看到了墙上的字：我走了，你杀了十个人，第十一人必是我！那是用红漆写就的字。而且那人用剑在墙上狂划一通，把他的练功图都划乱了。

郭免忽地大怒：“殷没，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”

他杀不了殷没，如果殷没逃走了，他哪里能找得到殷没？

他突然一啸，来了一个大汉，那是盟主的手下。郭免说道：“传我的令，让武林中人急速捉拿殷没，拿到的有赏！”

大汉去了，郭免把门关好，他躺下来，对自己说道：“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要在这里呆上九天，我能治好我自己的病，那时我再出去，就是天下第一人，谁也不能伤我了。”

郭免躺下了，只要有九天，他就会治好自已的病。

他把那九块玉牌放在地上，再运功吸起，贴在他的大穴上，只有左脚下的涌泉不曾有一块玉牌。

他运功而作，顿时汗水便出。

他觉得冷极了。

三天三夜，方顿与庄重都是那么静静地坐着度过的。

如今在这郭府里，反是他两人最悠闲。

方顿令所有的人都出去找人，找殷没。

偌大的郭府只剩下几个人，方顿与庄重无事，就对面而坐。

他们在等，等着那最后的五天。

如果郭免走不出密室，他们便胜了。如果郭免真的走出来，他们便得一死！

他们很平静，该做的事儿都做了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，面面对。

方顿哭了，他说道：“为儿他们死得很惨。”

庄重说道：“要为他们报仇！”

忽地有人失声而笑，说道：“怪不得盟主府总是阴气森森，原来有这么多的鬼？”

方顿抬头，看到了许多人，他们是雷老爷子和带着的雷家子弟。雷雨说完了，吼道：“我问你，方顿，郭免在哪里？”

方顿笑了，说道：“他在练功的秘室里，如果再过五天，他是死是活便不一定了。”

雷老爷子说道：“那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方顿悠悠道：“他如今的神力，能功参造化。就是武林中的任何人去了，都不是他的敌手。你们这许多人去了，只是在那秘室里添几具尸体罢了。”

雷老爷子一犹豫，雷雨叫道：“爹，你听他的做什么？他算是什么，他连自己的弟子都照顾不了，只是一堆行尸走肉。弟子都死于仇人之手，他却替仇人当起狗来，这种人你理他做什么？！”

雷老爷子呸了一声，走了。

方顿低下了头，庄重抚摸着他的头，说道：“这不算什么。”

方顿忽地抬起头来，他的眼里都是泪：“我知道我不能再做下去了，但我想到为儿死了，栋儿死了。后来再死了霸儿、生儿，再死了才儿、刚儿，我几乎一个弟子也没剩下。我不杀了郭免，誓不为人！”

一个老人，竟是呜呜地哭。

他哭得很哀伤，他说道：“我应该放了你，让你去嫁人。你不能与一个老人活在一起，你对我说，你愿意与别的男人抱在一起，但你愿意与我谈天。我便答应了你。我真糊涂……”

方顿像是一个迟暮的老人，他要死去了。

庄重抱着他的头，说道：“从前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我以为那只是奇人所为。但我看到了你，你做的比他们更好，你是世上最强的男人。”

他们只顾在那里私语，不曾看到在窗外有一个人静静地站立在那里。那人像一段木头，像一棵树，静静地立着。

雷老爷子带着弟子冲到了密室前。

雷老爷子说道：“小心！”

奇的是，郭免的密室前并没有机关。也许是他太过自信了，便不屑于置放机关。

雷老爷子看到了那扇门，他叫道：“炸开！”用雷家暗器，把那扇门炸开了。

雷雨忽地看到了，郭免正脱得精光，躺在地上，他的身上吸附着九枚玉牌令，正在做什么功夫。

雷老爷子叫道：“郭免，你还我的儿子！”

他一招手，便有几个雷家弟子扑向郭免！

第五十四章 拚死

郭免觉得他的身子底下有一股急流，正在一点点将他的内力抽走。他不愿意损失内力，他也看到冲进来了人。他想喊人，但想到他已是无人可喊了。那些大汉可能去找人，去传他的命令了。怨复我他们都死了，只剩下一个没死的殷没，他也走了。

他真的成了孤家寡人。

郭免想站起来，虽说他的身子很慵懒，但他的心里告诫他自己：必须站起来，必须站起来，不然只有一死！他头一回感到面对敌手时的疲惫。

雷老爷子吼道：“杀了他，他杀了小三儿！”

郭免大声笑，说道：“雷天？呸！”

他不屑于看雷天，杀死雷天像是杀死一只虫子！

但雷天的家人居然敢来找他复仇，真是胆大！

他忽地挺起身子，坐直了身子，那身下的几块玉牌令被他揣在了怀里。

他不知道他能不能有时机治他的伤。

雷雨吼道：“杀了他！”三个人扑向郭免！

郭免的手伸出去了，这一会儿比以往手更红得慢些。

那是血手印！

雷老爷子叫道：“当心！”

但已晚了！

那三个人正扑向郭免，忽地觉得摘心掏肝地难受，一看自己的胸前，好像是开了一个大洞，血正淋淋地淌。

一个雷家弟子叫道：“我完了！”

他扑通倒地。

另两人是扶持着，慢慢倒下的。

两下对峙。

郭免数了数他们的人，共有十三人，已是死了三人，还有十人。

雷老爷子恨道：“郭免，我儿子帮你打天下，你却杀他，你有人性没有？”

郭免不愿意睁眼，他轻声说道：“你想杀我，你便有人性？”

雷雨喝道：“爹，不必与他多说，杀了他！”

雷老爷子一声喝吼，所有人都对着郭免射出暗器！

炸得山响，暗器都是威力极猛的火器，雷雨叫道：“杀了他！”扑上去两人，那是两个最凶猛的雷家弟子，他两人两刀，直搦郭免！

刀直插在郭免的肚腹上了，郭免一声怪笑，用力一挣，那两把刀反射出来，直插在那两弟子身上。

两人倒地。

雷雨吼道：“看我的！”

他扑上去，忽地身子一轻，被人当时扯回。扯他的是雷老爷子，雷老爷子身子一轻，向前一飞，扑向郭免。

郭免只是一挡，便身子一退，说道：“你是雷天的父亲，我让你一让！”

雷老爷子满腔悲愤：“你要让我的儿子，他不至死！”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是他要杀我，我怎么让他，莫非让他杀死我不成？”

郭免上步，叫道：“我要杀人了！”

雷老爷子准备生生硬挺接他一掌血手印。忽地郭免笑了，他说道：“我不拍你的胸，那样你死得怪难看！”

他拍击老爷子的头一下。那一下很轻，像是在警告雷老爷子，要他莫管闲事。

但雷老爷子怔住了，他呆站在那里。

他的头流血了，他的头颅骨看得出来是碎了，碎成了一片片儿。雷老爷子的脸上满是流下的鲜血，他恨恨地说道：“天必惩你，天必惩你！杀贼，杀贼！”

雷老爷子僵而不仆，只是站着。

雷雨叫道：“爹，爹！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们几个自尽吧，我不会让人从我这里走出去的。”

雷雨喝道：“你休想！”

他再冲上去，身子在空中一拍而起，郭免对着他拍了一掌，雷雨的身体便荡出去。他叭地撞在墙上，再跌在地上，昏死过去了。六个人看呆了。他们身经百战，从未有过这种经历，你战也是死，逃也是死，你只有一条死路。

六个人一齐扑上来，那六人的手与火器都是射向郭免！

刀飞回去，插在身上。那两人趑趄，扑向郭免，倒在他的脚边。四个人扑到了郭免，一个抓住了他的臂，一刀插向他的臂！另一个抓住了他的腿，把那刀插在郭免的腿上！

再有一个抱住了他的腰，把那两支笔直刺入他的腰！再有一人双手卡住了郭免的脖子！

郭免只是在那人的头上拍了一下，那人的头成扁的了。他再拔出那刀来，对那刺他

腿的人说道：“我最讨厌人刺我的腿，我要走路。”

他把那刀一狠心，噉地一声插在那人的背上！

再回头，他把那个插笔在他腰间的男人扭过来，他说：“你死吧你！”他扭断了那人的手臂，只听得咯咯响声不断，只一会儿，那人的手腕、脚上关节都被他弄断。

最后一个雷家弟子惊呆了，只是把手抓在郭免的衣领上，忘了再动手。

郭免说道：“你愿意用刀，还是用剑？”

那人应声道：“剑！”

郭免说道：“好！”

他仍提着那人，从地上拎起一把剑来，把那剑一寸寸插入那人的心脏。一边插还一边问：“好不好？好不好？”

那人无声，他早就死了。

雷雨醒来了，他看到了满地血腥，他大声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，要杀了你！”

忽地有人应声道：“你杀不了他，他虽然很累了，但杀你还很容易。”

郭免不回头，说道：“你怎么一句话了？你从来只是吐几个字的。”那人是殷没。

他说道：“我想了一想，我不想逃，不逃的方法只有一个。”

郭免大声道：“你作梦！”

郭免有些吃惊，殷没再也不是那么寡言了，如果是原来的殷没，他只会说三个字：“我不逃。”

郭免冷笑道：“你逃也是死，你不逃也是死。我已传下了盟主的生死令，要所有武林人都追杀你。”

殷没说道：“你得死了！”

郭免喟叹道：“你当我不知道你就是那个方水？”

殷没抬起了头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方水！”

郭免愣一愣，当他得知殷没就是方水时，他的心里好生后悔，后悔他杀死了怨复我，如果怨复我不死，会帮他一次的。

殷没说道：“我要杀你，是早就定下来的。”

郭免的心忽地一抽搐。他能胜得了殷没吗？他看着殷没的剑抽出来，直对着他。看着殷没的手在他眼前晃，他的腿如从石中抽出，千斤重，坠铅似地沉重。他的眼皮也沉得要闭上，他嗜睡，想好好地睡上一觉。他觉得像雷天那样，因为失血过多而想好好地睡，一睡不起。

殷没的剑突地一刺。

殷没进攻了。

他想得很好，如果他不接近郭免，就不会被他的血手印击中，但那样他的剑的威力也大大减弱了。那雷雨叫道：“再近些，杀了他！”

殷没却不听他，只是在周围绕来绕去，想趁时机杀死郭免。

郭免要不行了，他对自己说道：“我要死了，我要死在这个殷没的剑下了。但殷没不靠近他，他就不敢睡觉。如果他们两人都接近他，来到他身旁，那有多好？几拍死那个殷没，再打死雷雨，他就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。那时他会用那九枚玉牌令来治疗他的伤势。

郭免问道：“殷没，你既是反对我，拿出我的盟主令来，我要收回我的盟主令！”

殷没冷冷道：“你再也不会占有盟主令了，你只是一具死尸，要盟主令做什么？”

对峙，殷没的剑总在他眼前晃，郭免大喝一声，扑上前去。

但殷没退开了，他再退回来，依在墙上，喘气道：“殷没，我会杀了你！”

殷没说：“我能九天九夜不睡，我只看着你练功，看着你喘息。你只要有一点儿松懈，我就宰了你！”

郭免闭着眼，他觉得很麻烦，如今那个雷雨也不急着杀他了，他也等时机。他说道：

“你杀不了我，你是个狗养的，你像那个狗养的方栋，也是那个臭婆娘的男人，是不是？”

方水说道：“你管不了那么许多了。我只要你尝还我师兄师弟的性命。你得死七次！”

郭免更困了，他低下了头，多想睡啊。殷没说：“郭免，你睡吧，睡吧。我在你身旁等了好久，就等着你睡着，你一睡着，我便有了机会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没有机会的。”

殷没说道：“只有一个机会，那就是趁你睡着时，把剑插在你的捉命穴上，只插一剑，你会死。”

郭免叹气，殷没有备而来，他定会杀了自己。

如果有时机，有人帮他一下就好了，他此时更想怨复我，如果怨复我活着，会帮他顶着殷没，会杀了殷没。

可他杀了那个怨复我。他想起了那个故事，那个摘下帽子上的簪缨的故事。看来女人真的不可信，只有勇士才最可信任。但他晚了，再无一个亲信能帮他，世上有的只是想杀他的人。

都是那个庄重，他必要杀了那个庄重。

远远看着，郭免已是昏昏欲睡。

雷雨大声道：“杀他啊，你还等什么？”

殷没看着郭免，他是睡着了。但他还在等，他决心等到第四天的早晨才动手。那时郭免必会睡得死死的。

但雷雨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吼道：“你是一个胆小鬼，你怕死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雷雨扑过去，狠狠地把剑刺向郭免！

忽地郭免的眼睛睁开，他盯住了雷雨：“你想死！”

他抓住了那剑，剑在他的手里，他的手渐渐变红。雷雨嘶吼，叫着，他才知道郭免

的厉害。他觉得浑身的脏器都在移位，他的身体像是要爆裂，他像是被郭免碾得扁扁，但殷没不动。

郭免喝道：“胆小鬼，你过来啊！我连你一块撕裂！”

殷没不动，剑与人化成了一块石头。

如果郭免向前扑，那块石头才会逃移，不然决不会动。

郭免吼着，撕裂了雷雨，他一掏，竟掏出雷雨的心来，咯咯地咬了两口。他说道：“殷没，你会饿了，是不是？我让你拿走那秘籍，你拿走吧！”

他扔过去半部秘籍，希望殷没会动。但殷没不动，只是以剑指他。

等待，耐心地等待。

殷没在等待他死，等待杀死他的时机。郭免几乎要崩溃了，知道他遇上了劲敌。殷没不怕时间久，他在一天天地等。郭免的眼睛睁着，他几乎看不清对面的殷没了。他得更勤地练功，只有练功，他才能不睡。但每一次练功，他都得消耗体力。他要疯了，他开始咬自己的手指。他把手指咬得血淋淋的。但那也没用，他还是累，还是很困。郭免知道，现在他的生命只有一天了，如今天还是亮的。外面已经很亮了，盟主府里怎么那么静，像是无人的地方？

郭免能说出话来，他想认输：“殷没，我服输了，你走开。我走出去，好不好？”

殷没只守在门口，他说道：“别叫我殷没，叫我方水！”

郭免念叨着：“方水，方水……”

他不知道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了。

方水说道：“你只能活一天了，但我不想等着你死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在这几个时辰杀了你！”

郭免大笑，放声而笑，那笑声也是嘶哑的。他说：“你算个什么？至多算是一个小丑，你替方顿卖命，你死也只像一只蚂蚁！”

正说着，郭免的头一低，他睡着了。

殷没抓住了这一时机，他扑上去了！

只一剑！

他一剑刺在郭免的捉命穴上！

刺中了，殷没的剑从来没有不准的时候。但那剑只是在什么锐器上刺了一下，便斜了，在郭免的身上一滑，刺入他身体！

郭免大吼一声，他扑住殷没的手。

手一摸，殷没的手像是刺入了万枚钢针，爆裂开来！

血淋了他一身！

殷没回身，再以另一只手抓住郭免的眼角，一抓，抓瞎了郭免的一只眼。郭免的眼球吊在外面，他怒吼一声，把殷没的另一只手也抓断，扔向一旁。

他扑上去，用牙咬，撕咬着殷没的脖子！血流出来了，郭免恨恨地叫道：“你不叫我睡觉，你不叫我睡觉！”

他恨恨地撕着殷没的身体，把他的腿、他的头都摘下来，扔向一旁。殷没死了，密室再复寂寞。

郭免睡了，他睡在地上，冰冷的地上睡着一个郭免，他睡得很香。

但他只睡了一个时辰，便再醒了，他的胸疼，他胸前有一个洞。那是雷雨与殷没弄的，捅了一剑的身体很疼。他的眼睛更疼，他已没了右眼。

郭免找齐了他的九枚玉牌，他在方水的身上找啊找，怎么也找不到那一枚玉牌令。他还有没有机会？他的身体告诉他，他已经没有机会了，他的心跳得太快了，他自己也觉得几乎无法控制他的心跳。

他要出去，在他死前，要杀死两个人，那两个人是方顿与庄重。

天很亮了，郭府里的人都走了，他们像是知道了要有大祸临头，都悄没声地走了。

只有两个人仍在那郭免的秘室外，坐在那花草间，在那山石间。他们两人一个睡一会儿，另一个守夜。另一个再睡一会儿，这一个守夜。

到了这时，两人忽地都醒了，他们忽地感到，郭免要出来了。忽地庄重抓住了方顿的手。

方顿明白她的心意：如果郭免是精神抖擞地走出来，他们两人不免一死。

如果郭免走不出来，他们就赢了。

他们这一赌赌在郭免的身上。

突然传来了脚步声，从他们的身后慢慢走来了人。

方顿早就把生死放在脑后，来了谁，对于他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从那秘室里会不会走出一个活着的郭免。

来人走到了他身旁，那是方八与一阵风、毛丫头。

一阵风说道：“他拿走了那枚玉牌令。”

方顿点头，拿走不拿走，都不重要。

方八说道：“师父，如果三师兄也死了的话，就只剩下了我，我也得死。”

他的神态很坚定，看着方顿。

他欠方顿的，当方顿把他们从那饥饿、死亡中扯回来，方顿便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了，他们的命就是方顿的。

他们三人都站在方顿的身旁，在等，等待着那个郭免出来。他能不能出来呢。

还有半天的时辰，如果他出不来，便得有人进去看一看。

毛丫头、一阵风都扯着方八的手。

方顿看看方八，他笑了，很难看出的一丝笑，浮在他的嘴角。

第五十五章 胜者寡人

天是亮的，很明亮的太阳挂在天上。

人沉默，他们在等待命运的最终判决。

是郭免走出来，还是他们活下去？

等了很久了，等得太久了。

只听得门吱扭一声开了，门开得很慢，像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在推门，在想着要不要出来，终于出来了一个人。

他是郭免，真的是郭免。

郭免的样子很狼狈：他的身上满是血污，全身的衣服都浴在血中，那些血有的已经巴结，有的仍是湿的。那是许多人的鲜血。但也看得出有他自己的鲜血，他的眼睛没了一只，他右眼那里只有一个空空的洞。他的胸前有一个洞，那里在流血。他的手臂也流血，浑身受了许多伤。

他已是精疲力竭，他走出来时，像是怕阳光，用一只手挡着阳光，另一只手里却拿着一一条人腿。

他声音嘶哑，不细听听不出：“这就是殷没，也就是你的三弟子方水的腿！”

原来三师兄也死在他的手里。

郭免看着庄重，说道：“骚婆娘，你哭啊，我知道你那个老公原来就是一个草包，他根本就不能人道。他很喜欢你，所以便允许你与他的弟子乱弄……”

方八听不下去了，他吼道：“住嘴！”

但他喝止不住郭免，郭免嘲弄地看着一阵风，说道：“据说你是他的女儿，那是谁和你娘生的？他不会生女儿的，他连一只蛋都生不出来……”

一阵风想冲过去，但毛丫头紧紧地扯住了她。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你是哪一个野种生出来的，还不一定！只你娘不是那个骚货，可是一定的！”

郭免把那条腿打向方顿！

叭——一声响，那一条血淋淋的腿打在方顿的脸上。方顿说道：“我对他说，方府面临艰难，他听了，只问了我一句：‘我能做什么？’我告诉了他，要他去找郭免，他去了，他就去了。那是很久前的事儿了，我那时便算定，武林中不安分，一心想做霸主的的就是你郭免。”郭免说道：“我拿回了九块玉牌，你告诉我那第十块玉牌在哪里，不然我杀了你的假女儿与你的女婿！”

方顿淡然一笑：“既然你说她是我的假女儿，你杀她不杀，对我有什么要紧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是么？”

他慢慢走向一阵风。

一阵风忽地扑向方顿：“我是你的女儿，是吧？你说话啊，你说！”

她拚命摇着方顿，想让方顿说出来。她多盼望方顿能告诉她，她是。

但方顿沉声说道：“你不是我的女儿，我没有女儿，我在这世上只有一个亲人，那就是我的妻子。”

一阵风看庄重，原来她才是方顿唯一的亲人？

郭免冷笑，说道：“庄重，你别以为他是爱你，他爱的是那个死去的老婆，他天天念叨的‘一上青山便化身’，说的也不是你。你别自作多情……”

庄重在流泪，她轻声说道：“我不是自作多情，我只知道，我离不开男人，那一天夜里，我睡不着。在他的床上翻来覆去，我只听得他叹息，他说了一句：‘去找男人吧，他们都不错。’我以为我听错了，谁知道他再说一遍，还是那几句话。我走了，离开了他的屋子，去找他的三弟子。我告诉他，他师父要我来找他。那个殷没不信，我正与他说，忽地门外咳了两声，是他的声音，他说：‘水儿，听她的吧。’方水随即应声，喊道：

‘师父，师父！’但没声儿了。从那天起，方水实际上成了我的丈夫。我与他欢狂了一夜，他一边流泪叫师父，一边与我相爱。我不知道除了有方水外，我心里还有什么人。但到了天亮，我倏地惊醒了，我得回去，我不能让所有的方家子弟知道我与方水的事儿。我就偷偷回到了他的屋里。那是天刚亮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，他躺在床上，眼睛睁得很大……从那一天起，他便命令所有的弟子不得关门睡觉，也不得互相去别人的屋里，要自在自屋，说他随时会去他们那里看。他当时对几个弟子说道：‘你们决没有什么隐私，尤其是对着你们的师父，像生身父亲一般的师父，你们只能开着门睡。但不得在夜里来去窜屋，好好休息。’自从那时起，我便与方水在一起了。白天，我与方顿在一起，我是他的妻子，我对他很愧疚，我对他很好。他需要什么，我便做什么，就是把我的性命都给了他，我也在所不惜。但到了夜晚，我便得去找方水。直到以后，方水走了，他走了……”

庄重的话如梦，她说时方顿像是一段木头，只是呆呆看着郭免。

真相大白，原来方府是这样的。

一阵风轻声说：“我不是你的女儿，真的不是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不是，但你是冷艳的女儿。我与冷艳有过亲情，那一晚，我抱着她，说了一晚上的话。她说，我是世上最倜傥的男人。”

郭免的身子站不直，方顿冷冷道：“你站都站不直了，想必是太累了，你想不想像我一样，好好歇一歇？”

郭免冷笑，说道：“我要杀了他们，再歇一歇！至于你，你只是一个废人，我杀你也没用，我想什么时候杀你，我便杀。”

郭免向方八大施杀手！

一阵风喝道：“避开他，拖着他！”

忽地，庄重大声道：“莫非要避他一世么？”

她飞身上去，叫道：“我恨死了你，你害死了方水！”

庄重咬牙切齿，扑上去欲杀郭免。郭免微微哂笑，只是迎头一击，便把她击飞。

郭免说道：“我这一次没用血手印杀你，是顾念我与你有一段夫妻之情，你再逼我，我定杀你！”

庄重忽地尖声叫道：“他没多少气力了，他使出血手印，也不能立逼人死。我要杀了你，替方水报仇！方水，方水，你死得惨，我要杀了他，祭你！”

方顿坐在车上，他不能动手，如果他也能动手，他会不会扑向郭免，以性命相搏？

又战到了午时，看看太阳光已是到了头上，秋后的太阳光不该如此毒烈的，但那阳光照在人的头上，毒辣辣的。

毛丫头喝道：“围住他！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郭免，你杀了那么多的人，你该死！”

方八说道：“你尝我师兄的命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！”

郭免不屑看他，说道：“你扑上来，我一掌便要你死！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我们急什么，你死定了，我不急！”

忽地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，从门前冲进来了十几个大汉。他们都是盟主的手下，看着院内的情形，吓呆了。

郭免厉声道：“你们来得正好，方顿这几个毛贼反叛，快杀了他们！”

大汉刚欲动手，忽地方顿叫道：“住手，请先听我说。”

大汉们停手了，看着方顿，他们知道他是老盟主，一定有要紧的话说。

方顿说道：“你们知道，随郭免起事的人一共有十一人，现在他们十一人全都死了。先头的人是被别人所杀。但后来的几个人都是被郭免杀死的。那是对他最忠心的少侠梦雨、疯僧、怨复我，刚刚他还杀了殷没，那一条腿便是殷没的。他疯了，见人就杀，你们愿意帮他杀人，再被他杀死吗？”

一个大汉显是头领，他问道：“方总管，盟主失心疯，能救不能救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除非废了他的武功，让他成为一个废人！”

那大汉看看郭免，郭免忽地叫道：“我杀了你们，我不要废武功，我要杀了方顿，杀了庄重，杀了那个骚婆娘！”一个大汉离郭免太近了，突地被他揪住，扯着他的手臂，叫道：“我是盟主，我是不是盟主，你为什么不听命？”

那大汉刚叫一声，手臂便被郭免揪下来，血淋淋的，大叫一声，起身就逃。

院里复又只有方八几人与郭免对峙了。

郭免忽地扑向方八，扯住了他的衣袖，叫道：“莫走，有本事一决！”

郭免一抓，正抓在方八的胸前，忽地那一阵风叫道：“莫伤了二弟！”

她扑来，生生挺过了郭免的一抓。她的胸裂开了，雪白的酥胸裂开了，血流出来。她哀声倒地。

毛丫头叫道：“松手！”她用尽全力在郭免的后背上印了一掌，那一掌使得郭免一歪欲倒。但他挺住了，哇地吐几口血，叫道：“你还杀不死我！”

他回头一掌，正砸在毛丫头的肩头，毛丫头的臂膀被他砸断了，耷臂而倒。

方八大喝道：“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”

他眼睛红了，也不顾自己，只是一味地对着郭免拍掌，叭叭叭叭击了无数掌。他一击掌，郭免就吐血水，一直哇哇地吐，他的脸都被血糊住了，他抓着方八的手仍是不放。

郭免说道：“方老儿收了那么多的弟子，都是野种。我不是野种，他还不收我呢。我把你们这些野种都杀光，让方顿老儿成为一个老不死的，我放你在门前，与那只狮子拴在一起，让你看狮子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他再扯起方八，嘶声道：“我宰了你，让天下再也没有姓方的人！”

他正欲击掌，向方八的头上猛地一击。蓦地一声清叱，庄重扑上来，她揪住郭免的手臂，叫道：“杀了他！”

郭免一带，竟把她带出几丈，他嘶吼道：“这是婆娘的打法，狗屁婆娘！”

郭免气急了，如是让他出手，几掌也拍死了方八，但庄重扯着他的手臂，他使不出气力。看看一阵风再冲来，一剑刺出，直插在他的胸内！

郭免带着剑，回头一挥，把那方八放了，一掌把一阵风击倒。方八叫道：“大哥！”

他扑向一阵风。毛丫头也大叫：“先杀了他！”

她扑过来，看郭免的另一只手也空出来，便知道他要杀庄重。

只见他咬牙道：“臭骚货，我宰了你！让你再上别人的床？！”

忽地，他的手抬在空中，再也挥不出去了，原来毛丫头抓住了他的手，把它扳得死死的。

毛丫头叫道：“拿剑来，杀了他！”

方八坐在那里，不动，只是说：“你会死了，你再也不能逞雄了。”但他不动，他无法拿剑杀人。

郭免大笑，说道：“指望一个废人来杀我？”

方八再扑过来，忽地一挺，再复把那剑刺入进去。

郭免一松手，把庄重丢向一旁，他抓住方八，一挺一拍，方八的胸前便迸血！

方八昏死过去。

庄重再扑过来，她咬住了郭免的手臂，叫道：“我宰了你，我宰了你！”

庄重的手掌拍击在郭免的身上，他再复吐血，气喘吁吁，已看出是强弩之末了。他说道：“我杀死你，我不管别人，只杀死你就够了！”

他的两只手都来掐庄重。

庄重大呼道：“救我！”

毛丫头再扑上来，但被格飞，郭免叫道：“我不会让你活，我不会让你活！”

他撕开庄重的衣襟，吼道：“让天下的男人看看你这骚货，看吧！”

他撕裂庄重的乳，把她的一只乳扯开，血淋淋的。再去撕另一只，叫道：“看你再如何对男人叫春？”

庄重的两只乳没了，郭免忽地没了杀念，他丢下了庄重，看着她，说道：“你真的要死了吗？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！”

他疯了，看着庄重，笑了，傻咧咧地笑着。

他在唱：

“一上青山便化身，

你我不是意中人。

我若不是得那秘籍，我得了你，也真不错。我就再也不练功了……”

郭免忽地放手了，他坐在方顿的对面，说道：“我要死了，我不想再活下去了，我愿一死。”

方顿看着他，叹息道：“你愿意做霸主，做霸主多半要惨死的。”郭免笑笑，说道：“我要自尽。”

庄重挺直身子，说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你来杀我，也好，好。”

他在等着庄重来杀他，忽地庄重笑了，她笑得很苦，对方顿说道：“我对得起你了吧？我再也不是什么江湖最美的美人了，我只是一个庄重，一个自己再也不必庄重，男人再也不会瞧我一眼的丑女人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”

郭免把他怀里的玉牌令一块块放在地上，说道：“这东西没用，我要得十块，还要试一试，我能不能治好我自己。”

他胸腔里插着一柄剑，浑身无一处不伤，一咳都是血，耳旁、鼻孔、眼睛都沁血，看来他必死无疑了。

忽地，郭免大声说道：“我死了，也要你陪我！”

他扑向方顿，掐住了方顿。

这真是变生须臾！

庄重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她当然还是惦念方顿，方顿是一个再也无武功的人，他手无寸铁，当然会死在郭免的手下。

毛丫头叫道：“我来帮你，小心！”

她扑过去，但她看得清，已是晚了，方顿必是会死在郭免手下！

正在此时，方八悠悠醒来，他惊叫道：“师父！”

一阵风也呻吟着，她不敢再看，说是方顿不是她的父亲，说不定早先年他真的能行，与冷艳女侠是真个情实意笃，那样他真就是她的生身之父。她叫道：“爹！”

这一声叫嘶肝扯肺！

天地静止了，万物皆无声。

只听得一声嘭地巨响，方顿在车上跃起，一击击在郭免的头上，他的掌紧贴着郭免的头，郭免一退，他亦跟进，手掌仍按着郭免的头！咯咯骨响，郭免的头骨裂了，他的头上冒出血来。

郭免道：“好，方顿，你还有功力！”

方顿大声道：“不错，你杀了我所有的弟子，你杀了我的女儿，你想要我死在你手，我让你死，我让你死得更惨！”

方顿叭叭地拍击郭免的头，直把他的头拍成一块扁扁的血葫芦。

郭免死了，他的手被方顿扯下来，扔在一旁，他的腿也被方顿劈下来，抛到了一边。方顿像一个疯子，他把郭免大卸八块。他嗷嗷地叫着，直折磨早就死去的郭免。

院内的血腥气太浓了，忽地方八呕吐起来，一阵风也跟着呕吐。只有毛丫头皱着眉，她不吐，只是看着方顿。原来他玩鬼，原来他玩鬼？他可是真沉得住气啊。庄重的眼里

忽地流泪了，她知道她与那几个死去的方家弟子所做的一切都太不值得了。她轻声说道：“方水，方为，你们都是傻瓜，我也是傻瓜！”

她轻轻呻唤着一阵风，说道：“雏儿，你能不能替我包一下我的胸。”

一阵风过来了，她默默地撕开了衣襟，包着庄重的胸。庄重伤得太过厉害，情不自禁地呻吟着。

方顿问道：“你疼吗？”

庄重不理他，只是说：“能不能抬我到那车上去？”

方八与一阵风和毛丫头三人小心翼翼地抬她到了那车上。

庄重只是手摇着车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走在门前，她忽地回头了，一字一顿地清楚地对毛丫头三个人说：“我没挑他的脚筋，是他自己挑的。”

方顿再对三人说：“我们可以再建起方府……”

三个人不理他，他们相扶着，走出府去。府门外，再也没有血了，地上是黄的，秋天的黄色，收获的季节，他们三人怀着一颗空空落落的心，走了。

冲进来十几个人，都是更年轻的人，他们中的一个对方顿一跪，说道：“义父，我们来晚了。”

方顿忽地再微笑了，他说道：“不晚不晚，为儿！”

原来这几个人也叫方为、方水、方才、方霸……

方顿慢慢把那九枚玉牌令放在地上，再令那方为去石山洞里拿出殷没藏的那一块玉牌令，十块玉牌令放在眼前。

方顿说道：“天下正乱，大事须定，再收拾旧山河，须得治乱。你们兄弟十人，一人拿一枚盟主令牌，对武林中人告知，老盟主再出收拾残局，先禀报七大门派，他们一定会来贺的。到冬月十日，在新庄内会齐。”

方为一揖道：“义父，这盟主府怎么办？”

方顿说道：“烧了它！看它也晦气。”

方顿再坐在车上，这是新弟子带来的车，很华贵很舒服的车。旧车让庄重弄走了，破车无用了，新车更好。

忽地，方顿回头，笑着对方为说道：“对了，我是盟主，为体现大局，你们兄弟再在公开场合，不能再叫我义父，只叫我师父好了。”

方为点头听命。

他的身后，依次跟着方生、方霸、方才、方刚、方八、方雏儿，最后才是方栋与方水。那个方栋有点儿眼斜，长得很是难看。那个方水是一个矮子，矮得叫人吃惊。

方八一天天不说话，他与一阵风、毛丫头两人用眼睛问话，也用眼光回答。

——他怎么自己挑了自己的脚筋？

——他是习那秘籍的功夫，结果见势不妙，便挑了自己的脚筋，但他怕郭免做了盟主，便会杀他，他才让所有的弟子都为他赴死。

——他为什么要叫庄重与师兄们.....

——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他的心啊。他真的比那越王勾践更能忍，而且他能忍得不动声色。只是他夜里睡得着睡不着？

一阵风说道：“我不知道妈妈对他，咳.....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他不会对女人有真心。”

方八说道：“可是女人对他有真心。”

一阵风幽幽地说：“女人都痴，都傻，一个心眼儿，一门心劲儿。苦等。所以世上只有等成了石块的女人，哪听说有一个等成了石块的男人？”

毛丫头大声说道：“男人不必等，他们没有心，不会等的。”

想着方顿所做的一切，每一步都是精心而做，如今想来，令他们不寒而栗。

忽地方八说道：“他.....他是一个狂人，一个魔鬼。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可惜，庄重对他一片深情，竟不知他身怀武功。我们那么要死要活，他也不管。”

一阵风说：“他只管他自己。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他把自己的弟子一个个送上死路，也不心疼。他根本就没有心。”

一阵风说道：“他不会是我爹，他不会是我爹！”

忽地她噤口了，要真是她的亲爹，她能怎么样？

只有方八不出声，他不能说师父不好。他只是想着大师兄方栋，那么好的一个人。二师兄方为，一心为方府。三师兄竟那么能忍，他也死在郭免的手下。四师兄、五师兄、六师兄，还有那个从前专与他过不去的七师兄，小师妹雏儿.....

方八忽地哭了，他低声说：“不说了，再不说了。”他大喊道：“不说他了，我们再也不说他了，好不好？”

毛丫头问道：“我们说什么呢？”

方八忽地搂紧了她与一阵风，左右各一个，他轻声说道：“我们只说我们自己.....”

一阵风忽地流泪，她轻声吟道：“一上青山便化身，三妹，我与三妹在等你，我们就是等成了化石，也得等你。”

方八轻声说道：“我个子矮，走路慢，你们多等一会儿，但一定等得到的，不必把自己等成了石头。”

三个人一齐吟诵：

“一上青山便化身，

不知何代怨离人。”

吟罢，相顾而嘻。

远处，有一簇骑冲上了大路，他们站住了。

车上的方顿斜倚着车桌，为自己斟了一杯酒，看着远处的几个人沉吟，那个新的方为忽地叫道：“八弟！”

走出来了又一个新的方八，方八如今是一个很魁梧的汉子，只有十几岁的汉子，他躬身道：“大哥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方为说：“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有事来报我。”

方八走了，方顿微一颌首，说道：“走吧。”

（全书完）